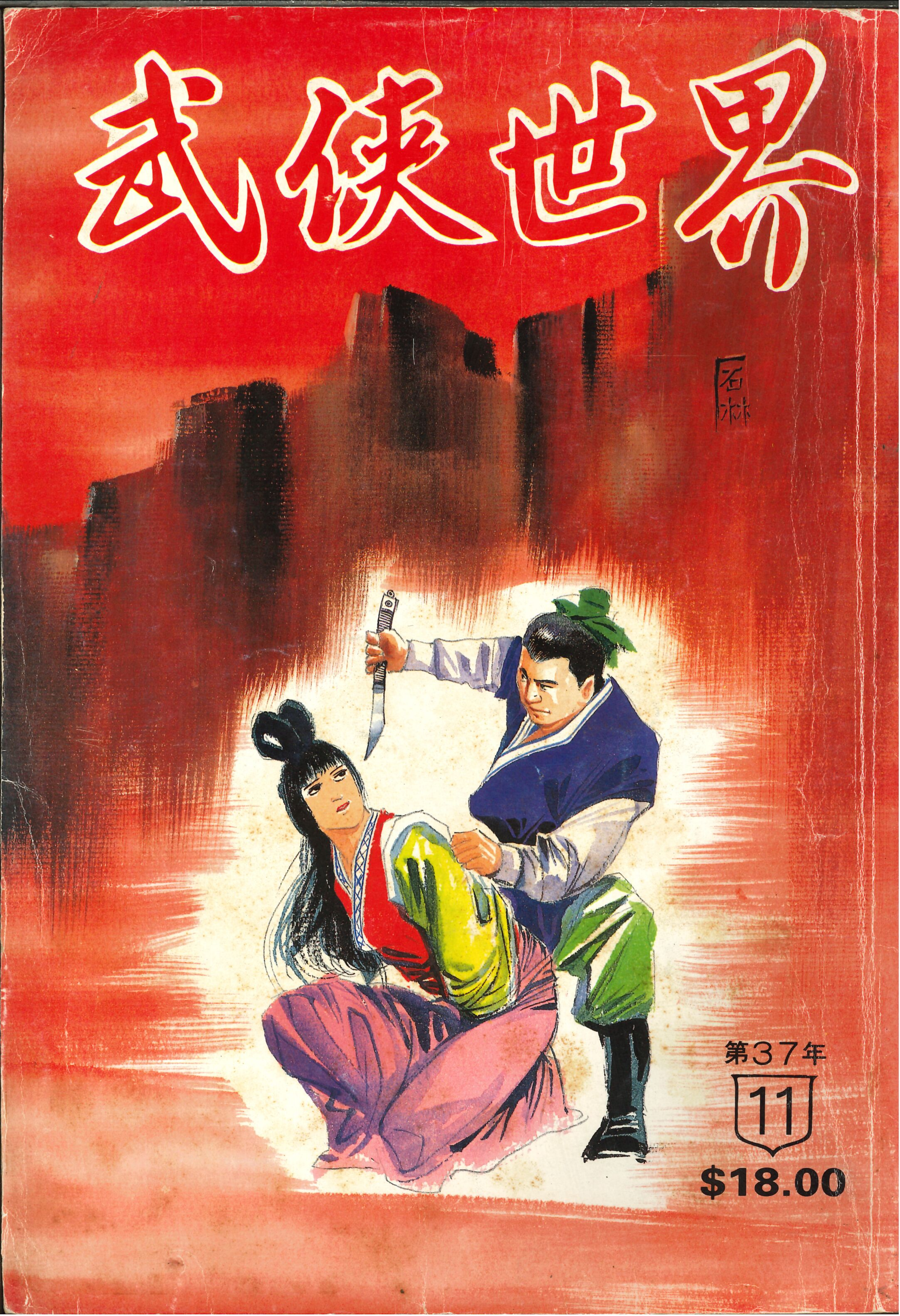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石林
第37年
11
$18.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的巨型小說乃易水寒先生撰著的「書劍恩仇」。黑道魔頭司徒本爲報私仇玩了一手「換嬰把戲」，致使江湖起了混亂，他更爲了借刀殺人，借其義子司徒仇之手，無情的殺戮了龍總鏢頭一家……易水寒先生所著之文章峯廻路轉，表面上謎團重重理還亂，連環懸疑縱深至中心焦點方一一爲您解開，佈局之巧之妙令人拍案叫絕，是一篇江湖、宮廷藕斷絲連的復仇、權力之爭故事。欲知嬰兒是誰家之子？諸多讀友您亟欲解開之謎，有待您去細心探索。

*　　*　　*

本期選刊墨客先生撰著的短篇「鬼域」，林太慶與邱素貞乘機赴美留學，不幸遇到空難而進入時光隧道，看到了……

另有一篇乃冷霜先生所著，介紹廣東十虎之一的蘇黑虎夜戰扭紋柴，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機屠龍記之一的「天機風雲」，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7.7.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1期
(總號187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仇恩劍書

侠義奇情倫理故事／易水寒・文　可飛・圖

換嬰把戲　後果嚴重

一年容易又秋風，這是初秋午未之交。

雲貴邊區官道上，聚集十多個裝束怪異的人，在圍觀橫陳官道旁邊的一具屍體，並七嘴八舌的談論着。

死者是一個年約半百的精壯男人，致命傷的是穿胸一劍，創口猶有鮮紅血水冒出，顯然是不久之前才被殺害的。

官道一株巨松的樹幹上，被人以利器削去一大片樹皮，以死者鮮血寫着令人悚目驚心的海碗大的六個血字：

「殺人者司徒仇」。

由圍觀者的七嘴八舌中獲知，死者是名震兩湖的鏢師，也是兩湖地區四家鏢局的總鏢頭「騰天金蛟」龍雄。

至於司徒仇，則是黑道上坐第二把交椅的「陰風蛇叟」司徒本的徒弟兼義子。

龍雄可說是流年不利，不久之前，他的夫人才死於在武林中有泰山北斗之稱的「皓首神龍」謝音的外孫女冷雪手中，事後才知道是誤殺，而冷雪也不是謝音的外孫女，司徒仇才是謝音的外孫，只因爲司徒本這個老魔爲報劫鏢不成的私仇玩了一手「換嬰」的把戲。結果搞得武林天下大亂，他自己也「作法自斃」死於由他一手培植出來的徒弟司徒仇之手，而受害最深重的却是目前陳屍官道旁的龍雄，龍雄不但家破人亡，連唯一的愛子龍慕白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龍雄不但家破人亡，而且，凡是跟龍雄有點淵源的人，不論是親戚朋友，相繼於最近半年之內被殺，連目前的龍雄在內，共計三十九人，而殺人者竟然都是司徒仇，手法一樣也都是殺人後蘸血題名。

司徒仇跟龍雄之間究竟有甚麼血海深仇，值得他以這種「誅九族」的殘酷手段來報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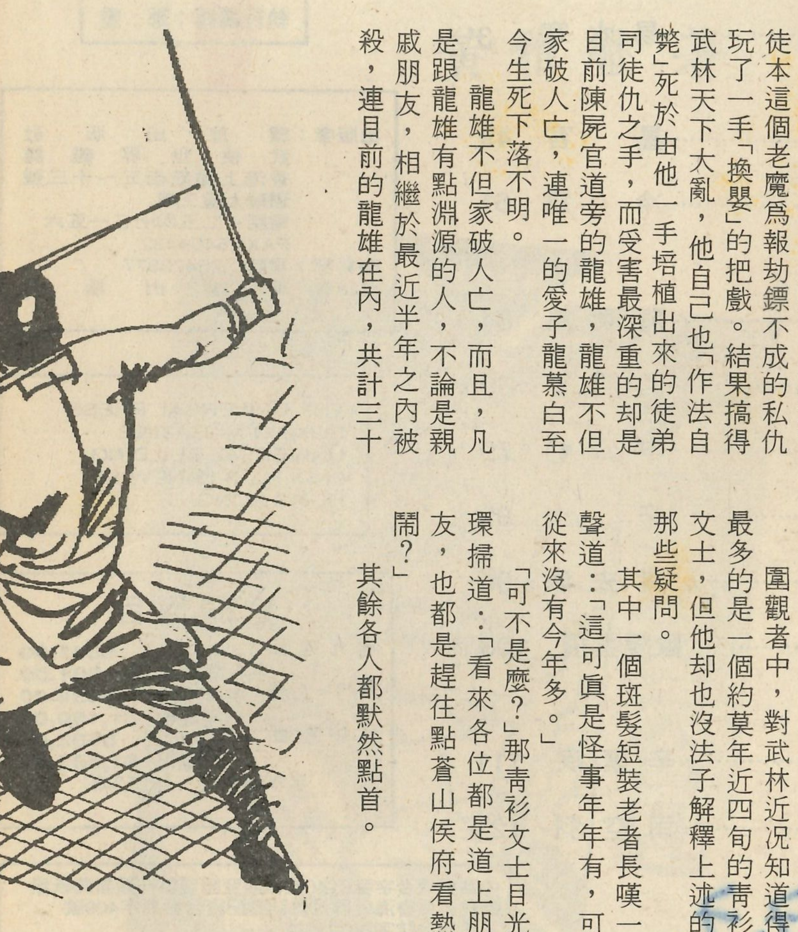
目前的龍雄是被一劍穿胸致命，他能爲兩湖地區的總鏢頭絕非倖致，而司徒仇雖然是黑道上的第二號魔頭的弟子，畢竟是後生晚輩，他的殺死龍雄，怎麼會殺得這麼容易？

圍觀者中，對武林近況知道得最多的是一個約莫年近四旬的青衫文士，但他却也沒法子解釋上述的那些疑問。

其中一個斑髮短裝老者長嘆一聲道：「這可眞是怪事年年有，可從來沒有今年多。」

「可不是麼？」那青衫文士目光環掃道：「看來各位都是道上朋友，也都是趕往點蒼山侯府看熱鬧？」

其餘各人都默然點首。





站在最外的一個年輕小伙子顯得有點怯生生地問道：「這位大叔，請問點蒼山有甚麼熱鬧可看？」

這個年輕小伙子是書生裝束，年約二十來歲，身穿一襲竹布長衫，顯得一派斯文的樣子。

那青衫文士目光一掃，反問道：「這位兄弟也是道上人嗎？」

那年輕書生訕然一笑道：「也該算是道上人，但，小可却是第一次走江湖。」

「準備上那兒去？」

「去大理探親。」

「那很巧哦！剛好可以趕上看點蒼山的熱鬧。」

「大叔，你還沒有說明，那是甚麼熱鬧呢？」

「說來很簡單，半年之前，有人到處貼上通告，訂於八月中秋月圓之夜，向點蒼山侯府借劍，希望武林同道，屆時前往觀看。」

年輕書生有點失望地道：「借劍有甚麼好看。」

那青衫文士道：「借劍固然沒有甚麼好看，但借劍乃於半年前就發出通告，廣邀武林同道觀禮，箇中玄虛，是否值得耐人尋味呢？」

「唔……」

「而且，你如果知道借劍的雙方當事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會明白這事爲何值得耐人尋味了。」

「噢……」

「你既然『也該算是道上』的，那麼，對於武林中有名人士的前輩人物，當也有個耳聞吧？」

「是的。」

「那麼『冷面閻王』董路，聽說過了沒有？」

「聽說過。」

「『劍痴』侯子青呢？」

那年輕書生笑道：「當然聽說過，人家都叫他猴子精！」

「很好，」那青衫文士含笑接問：「這麼說來，大理南詔的段氏王朝，你更應該聽說過了？」

「是的。」

「段氏王朝雖然已經烟消雲散，但段皇帝的家傳武學，却仍是武林一絕。」

「是的。」

「侯子青的夫人『南天一鳳』段翠，就是段氏王朝的嫡系傳人，聽說過嗎？」

「這個……」

「沒聽說過？」

那年輕書生訕然一笑，道：「是的。」

那青衫文士又笑道：「那麼，我接着要說的，你可能更沒有聽說過了。」

那年輕書生苦笑着沒接腔。

那青衫文士輕輕的嘆了一聲，道：「一年之前，侯子青受老友天

魂上人之託，以『震天精英』煉鑄『震天雙劍』，雙劍煉成之後，侯子青、天魂上人雙雙死於『陰風蛇叟』司徒本的暗算，而司徒本又死於自己愛徒司徒仇手中，而『震天雙劍』也隨之失踪，這些，也聽說過嗎？」

「沒有。」

「還有，據說，當天魂上人協助侯子青煉劍時，董閣王的女兒董小梅，和龍總鏢頭的兒子龍慕白，也是助手之一，侯子青與天魂上人遇害後，侯夫人段翠認爲董小梅、龍慕白二人嫌疑最大，結果是董小梅被迫跳崖，龍慕白却從此失踪，下落不明。」

一旁有人輕嘆道：「這眞是聞未所聞的武林秘事。」

「現在，話說回來。」那青衫文士深深地接道：「訂於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就是傳說中被逼跳崖的董小梅，各位請想想看，此中是否大有文章？」

旁觀者還來不及答話，只見一位鬢髮如銀的高大老人疾奔而來，一見現場情形，不由頓足恨聲道：「這孽障，如碰在老夫手中，非活活撕了他不可！」

「你行嗎？」

語聲就發自圍觀的衆人之中，聲音不但充滿「不屑」的意味，也是冷峻之極。

那銀髮老人一怔之下，怒聲叱問：「誰？」

「我！」

隨着話聲，一個短裝的漢子越衆而出，那是一個從外表看來，各方面都是很平凡的人，平凡得隨時隨地都可以碰上的那種平凡人物。

那銀髮老人目射神光，沉聲地問：「你知道老夫是誰嗎？」

那短裝漢子披唇一哂道：「你？食古不化，剛愎自用，沒有人性，浪得虛名的『皓首神龍』謝音，謝老頑固。」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一有人指出這個銀髮老人就是當代武林泰山北斗「皓首神龍」謝音，圍觀的人不由齊都悚然動容，下意識地退後五尺。

謝音不但武功爲當代武林中泰山北斗，性情之剛烈火爆，也是大大的有名。

像這麼一位大人物，碰上這麼一個膽敢當面辱罵他的小人物，會有怎麼樣的後果呢？

只見謝音臉色大變，精光暴射，衣衫無風自動，連鬍子都氣得翹了起來。

這是圍觀者意識中應有的現象。

因此，所有圍觀者都屏息靜氣，靜觀其變，並默然再向後面挪動。

但，那平凡的漢子的表現，却實在太不平凡了。

他，不但敢膽當面辱罵謝音，而且，面對目前謝音所顯示出的這一副懾人的威態，竟然滿不在乎地像一個局外人似地平靜。

這情形使得謝音更是火上加油，鬚髮怒張，沉叱一聲：「小子，如果你不說出一個所以然的理由來，當心老夫活劈了你！」

那短裝漢子平靜如故地道：「我當然會說出理由來，但，即使我不說出理由來，我也算準你絕對活劈不了我的！」

這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個外表平凡之極的短裝漢子，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非常的不平凡。

而且，他話聲一落，又有更不平凡的行動——身形就地一陣疾旋之後，就像變戲法一樣，已變成另外一個人。

一張陰沉的臉，一雙怒極的目光，一身玄色勁裝，顯得格外的陰沉、恐怖。

他原先套在外面的那套粗布短裝，已碎成了片片，撒落在他的周圍地面上。

觀衆中有人驚呼：「司徒仇！」

謝音怒道：「畜牲躺下！」話出招隨，一式「力劈華山」向司徒仇迎頭擊下。

以謝音的身手之高，儘管他以極平凡的招式進攻，但，對付像司徒仇這後生之輩，應該是可以一擊奏效的。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謝音一掌擊出，眼前人踪已杳，背後却傳出了司徒仇的話聲道：「外公，這是我第一次叫你外公，也是最後一次叫你外公……」

「老夫沒有你這樣的外孫。」

「呀，呀，呀……」兩句話當中，謝音已攻出了十三掌。

但司徒仇只是一味地閃避，不接招，也不反掌出擊，並以牙還牙地冷笑道：「我也沒有你這樣的外公……」

謝音仍繼續搶攻，强勁無比的掌風，逼得本已退後的圍觀者再度紛紛後退。

司徒仇仍然是只避不攻，並沉聲喝道：「停，我有話說。」

謝音邊攻邊冷冷道：「去向閻王爺說吧。」

司徒仇也冷冷道：「誰還怕了你不成……」

「砰砰砰！」三掌硬撞，謝音被震退了六步——第一掌退一步，第二掌退兩步，第三掌退了三大步。

這也就是說，司徒仇所施展的掌力，一掌强過一掌。

三掌硬拚的結果，威震武林的「皓首神龍」謝音初嘗敗跡，黯然

傷神，只見整個高大的身軀，都在劇烈地顫抖着。

而司徒仇却好像沒事人一樣，安詳地一笑道：「老兒，如果覺得還不過癮，待會我再捨命奉陪。」

也不管謝音的反應如何，轉身向圍觀的觀者中，方才跟一位青衫文士對話的年輕人咧嘴一笑道：「冷姑娘，別藏頭露尾了，現出本來面目吧。」

那年輕書生怔了一下，道：「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司徒仇皮笑肉不笑地道：「小母鷄就是小母鷄，絕對不會在插上幾根羽毛後，就能變成一隻小公鷄的。」

那年輕書生嘴唇動一下，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妳如果不是冷雪所喬裝，我立刻自挖雙目。」

冷雪？

就是曾經被誤認爲是「皓首神龍」謝音的外孫女，一年之前誤殺龍慕白母親的冷雪？

這可能嗎？

一時莫名其妙地在靜觀變化的旁觀者，這時全將目光射在那「年輕書生」的身上。

連初嚐敗跡氣得暈頭轉向的謝音，也不例外。

只見那年輕書生沉思着，毅然的點首道：「不錯，我就是冷雪。」

她雖然已經承認是冷雪，却並未卸除僞裝。

同時，由於曾經服過變音丸，嗓音方面仍然是小公鷄的嗓音。

司徒仇含笑接道：「這才乖。」

冷雪注目問：「你是怎麼樣發覺我的身份的？」

「因爲妳是跟龍慕白有淵源的人，所以，我一直在注意妳。」

「凡是跟龍慕白有淵源的人，你都要殺他？」

「不錯。」

「爲什麼？」

「當然有理由，但我不會告訴妳。」

「你也準備殺我？」

司徒仇笑道：「我不會殺妳。」

冷雪冷冷地一笑道：「也有理由？」

「當然，第一，雖然妳心中愛着姓龍的，也算是跟姓龍的有淵源的人，但妳曾經殺過他母親，儘管那是誤殺，但你們之間的愛，是不可能有結果的，所以，妳可以例外。」

「還有第二呢？」

「是的，第二，妳我都是二十年前，司徒本所玩『換嬰把戲』的雙主角，也是受害最深的人，對了，侯子青跟段翠是妳親生父母，妳該已聽說過了吧？」

「已經聽說過，但還是沒機會查證。」

「這都是司徒本臨死之前，親口告訴我的，毋須查證，錯不了。」

「唔……」

「咱們倆是同病相憐，也算是同氣連枝，所以，我不該殺妳。」

冷雪一片冷肅，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第三，自古英雄愛美人，現在我是英雄，妳是美人，放眼當今武林，只有我能夠配妳，也只有我有力量保護妳，所以，我不但不會殺妳，還要跟妳比翼雙飛，直到白頭……」

冷雪截口叱道：「閉嘴！」

司徒仇邪笑道：「冷雪，目前可由不得妳了，妳要乖一點，別想開溜，溜也溜不了的。」

頓住話鋒，轉身向謝音輕鬆地一笑道：「謝老兒，儘管你倒行逆施，混賬之極，但你我之間，畢竟有那麼一點兒血緣關係，所以，你不用怕，我不會殺你。」

謝音冷冷的道：「只要你有本事殺得了我，你儘管下手。」

「我說不殺你就不殺你。」司徒仇也冷笑道：「但是，我必須當衆宣佈你的罪狀……」

謝音截口叱道：「老夫有何罪狀？」

司徒仇道：「我問你，你有沒有逼死我的母親？」

「那是老夫的女兒，老夫有權自由處置。」

「那麼，你殺我生父饒化奇，又是爲了什麼？」

「因爲他誘姦我女兒，生下你這個小畜牲，敗壞我謝家的門風。」

「當年，你爲什麼拒絕我生父的求婚？」

「因爲饒化奇是黑道人物。」

「人走錯了路，就不能改過自新嗎？」

「你是否聽過，狗能改變吃屎的習慣嗎？」

「但事實上，先父自從認識先母之後，已經改過自新了，一直到被你殺害爲止，不曾做過壞事……」

「誰看到？」

「我說的是事實，不需要有人看到。」司徒仇冷笑地接着道：「你只不過是爲了虛僞的面子與門風，拒婚於前，後逼死女兒，殺死女婿之後，不但毀了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畢生的幸福，而且，你知不知道，如果沒有二十年以前的拒婚，就不會有司徒本老兒爲先父報仇的『換嬰把戲』，也不會有最近一年半以來的一連串殺戮！」

謝音老臉上的肌肉抽搐，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所以，方才我

罵你食古不化，剛愎自用，沒有人性，浪得虛名，都絕對不算過份。」

謝音仍然默默無語。

司徒仇又再侃侃地接道：「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但由於你我之間又有那麼一點血緣，我不殺你……」

邊說邊揮揮手，道：「你走吧。」

「走？你說得多麼輕鬆。」謝音冷哼了一聲道：「告訴你，小畜牲，今天，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活着離開這兒。」

「算了吧，謝老兒，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何必逞一時之快，求榮反辱呢？」

接口的是一個面孔冷漠得不帶一絲表情的糟老頭兒。

觀衆中有人脫口驚呼：「董閻王！」

是的，這糟老頭兒就是「冷面閻王」董路。

謝音微微一怔，道：「你老兒是幾時到達這兒的？」

董路道：「就當你老兒被司徒仇三掌震退六步的檔口兒到達的，由於你們爺兒倆吸引住全體注意力，所以，如果我不出聲，還不會有人發覺我。」

「那你來得正好。」

「此話怎講？」

「聽說你閉關潛修之後，功力已大爲增進？」

「『聽說』的話，可不一定可靠。」

「不管可靠不可靠，合你我二人之力，一定可以宰掉這個小畜牲！」

「你要我跟你聯手作戰？」

「不錯，今天我謝音第一次丟人現眼，也是第一次請人助拳。」

董路苦笑了一下道：「省省吧！謝老兒，我不想步你那丟人現眼的後塵矣。」

謝音愕了一下道：「你認爲，咱們兩個老不死聯手之下，也宰不了他？」

「不錯，誰都看得出來，這小子最近有過某種曠代奇遇。」

「所以，咱們聯手之下，不但不一定可以宰得了他，而且很可能無法自保。」

「照你的意思，就這樣算了？」

「不算又能怎麼樣？你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了，還有什麼事情想不開的哩！」

司徒仇插口朗笑道：「董老兒，我幾乎懷疑你這個『冷面閻王』是個冒牌貨。」

董路漠然地反問：「何以見得？」

「以往的董路，豪氣干雲，有不凡的英雄氣概。」

「現在，你覺得老夫變了？」

「不錯，現在變得好像換了個人似的。」

「是的，我是變得換了一個人，以往的雄心壯志都已消失了，現在，我只想把女兒找回來，不許她玩什麼『借劍』的把戲。」

謝音注目問道：「是什麼原因，使你這老兒變得這麼快，又這麼徹底意志消沉？」

董路意味深長地一嘆道：「目前，你們爺兒倆的教訓還不值得我警惕嗎？」

謝音雖在沉思，臉上的肌肉却劇烈地在抽搐着。

良久，良久，才仰首長嘆了一聲，轉身徐徐離去。

這片刻之間，這位威震武林達半個甲子，被武林同道認爲泰山北斗的「皓首神龍」，好像是突然間蒼老了二十年，連脚步都有點兒蹣跚起來。

現場中寂靜得落針可聞。

半晌，董路才正容的向司徒仇道：「年輕人，能否聽老夫說幾句不中聽的話？」

司徒仇冷漠的道：「既然連你老兒都自認爲是『不中聽』的話，那就不說也罷了。」

董路固執地道：「除非你立刻殺了我，否則，老夫非說不可。」

「我暫時提不起殺人的興趣，你就說吧。」

「關於你殘殺和龍慕白有淵源的人，這半年以來，實在殺得太多了。」

「我倒是不覺得。」

「不管你殺龍家的人，是基於甚麼原因，老夫倒希望你到此爲止，不要再殺了。」

「你老兒想要說的話就是這些了？」

「不錯。」

「那你是白說了。」司徒仇忽然大喝一聲道：「站住！」

原來冷雪已乘這當兒悄悄離去。

冷雪是離去，並不是「逃走」。

因爲，她走的速度不快，也可以說是走得很從容。

當司徒仇發現而發出了「站住」的喝聲時，冷雪已到了約莫十丈左右。

司徒仇像鬼魅似地，一晃就攔在冷雪身前道：「冷雪，妳又不乖了。」

冷雪瞪目怒叱道：「閃開！」

「方才，我說過，咱們要作那比翼雙飛，直到白頭。」

「你不配！」

「我不配，誰配？」

「你不配過問。」

司徒仇冷笑道：「好，我不配，我不過問，但大爺有個毛病，

自己得不到的，也絕對不讓別人去享受。」

他的精目殺機一閃，並徐徐逼近道：「現在我就要作辣手摧花了，妳認命吧！」

一聲冷笑，司徒仇面前閃起了一道耀眼的寒芒，逼得目無餘子的司徒仇駭然疾退丈八之外。

司徒仇面前站立着一個丰神如玉，白影飄拂的年輕人，手持一支戰巍巍的耀眼生輝的長劍，凝視着司徒仇默然不語，但一口鋼牙，却咬得「格格」的作響。

此人身材頎長，臉色蒼白得不帶一絲血色，由外表看來，年紀約莫二十四五之間，目光如電，冷厲得懾人心魄。

這刹那之間，現場靜寂得落針可聞，所有目光，一齊向那年輕人集中投射。

司徒仇目光一凝之下，啞然失笑道：「我還以爲是龍慕白哩。」

那年輕人冷然問道：「你對龍慕白那麼害怕？」

這年輕人雖然外表看似二十四五歲，但嗓音蒼勁，絕對不是一般年輕人的清朗嗓音。

司徒仇眉梢一揚道：「笑話，現在，我敢誇句海口，放眼當今武林，實在找不出一個值得我害怕的人。」

他這番話，好像是太過狂妄，但以他挫辱「皓首神龍」謝音的表現來說，却也並不過份誇張。

那年輕人冷笑道：「那你爲甚麼疾退丈八之外？」

司徒仇道：「你聽說過『震天雙劍』嗎？」

那年輕人道：「聽說過又怎麼樣？」

司徒仇道：「聽過就該知道，『震天雙劍』是無堅不摧的寶劍，據我所知，『震天雙劍』目前就在龍慕白手中……」

「所以你才誅盡跟龍慕白有關的人，逼迫龍慕白的出現？」

「不錯。」

「方才，你誤會我手中劍是『震天雙劍』之一？」

「不錯。」

「你害怕的不是龍慕白本人，而是龍慕白手中的『震天雙劍』？」

「完全猜對了，不過，你手中這支寶劍也不錯了。」

那年輕人笑笑道：「你很識貨，這柄寶劍，雖然比不上『震天雙劍』，却也是千中選一的精品。」

他邊說邊回劍入鞘，並輕輕一嘆，道：「方才，我一時氣憤之下，本想用這柄寶劍宰了你，但仔細的想想，儘管你豺狼成性，死有餘辜，但却理當留下你的狗命，由龍慕白來收拾你才對……」

司徒仇截口冷笑一聲：「別說夢話了，拿來。」

那年輕人訝問道：「想要我這一柄寶劍？」

司徒仇道：「獻劍可以保命。」

那年輕人道：「劍與命都是現成的，我也不在乎，問題是，你有沒有這個本領將它拿走？」

司徒仇道：「你很自負，我知道你戴着人皮面具，也知道你並不年輕，更認準你不可能强過被尊譽爲武林泰山北斗的『皓首神龍』謝音……」

那年輕人截口冷冷一笑，道：「那你爲何不試一試？」

司徒仇也冷笑道：「我正要試……」

話聲中，從容舉步，他却是一晃就到了那年輕人身前，就好像他們之間那將近二丈的距離，根本就不存在。

而且，他一到那年輕人身前，他那駢指如戟的右手同時點向那年輕人左胸。

那是要命的招式，快、狠、準，都可以算是發揮到極致。

這情形，對旁觀者的人來說，可遠比方才所發生的一切更精彩，更令他們爲之大開眼界。

但是，更令他們眼界大開的，却是那年輕人的反應。

那年輕人以同樣的身形快速在後退着。

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被司徒仇的右手推着向後退。

但實際上，司不是那回事，那年輕人的左胸跟着司徒仇的右手之間，至少還有八寸以上的距離。

雙方就以這點距離，在原地十丈方圓之內，一退一進的兜着圈子。

他們那一進一退的速度已由最初的快若驚鴻，變成普通人的慢速度，好像是那年輕人始終脫離不了司徒仇的威脅。

但仔細看看，可又不是那回事。

因爲已經可以很顯明地看出，司徒仇的神情已經呈現焦急煩躁不安，額頭上已經沁出輕微的汗珠，但那年輕人却始終是一副從容不迫的安詳神態，他那不帶血色的俊臉上，也依然冷漠得不現一絲表情。

現在，那年輕人開口了：「司徒仇，以你目前的身手，是可以說，放眼當今武林，沒有甚麼人值得你害怕的了，可惜你的運氣不好，偏偏遇上了我。」

司徒仇索性停下來，注目問道：「你……究竟是誰？」

那年輕人道：「我是誰，說出來你也不知道。」

司徒仇道：「你也獲得了……」

那年輕人飛快的截斷他的話道：「不必說，你明白就好了。」

話鋒一頓，又道：「司徒仇，你能有目前的成就，算得上是福緣深厚，可惜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偏偏要倒行逆施，濫殺無辜，你知不知道，善惡到頭終有報，祇差來早與來遲。」

司徒仇默然無語。

那年輕人又道：「方才，我已經說過，我不殺你，我要留着你的狗命，讓龍慕白復仇……」

司徒仇截口問道：「你知道龍慕白的下落？」

「當然知道，套用你方才說話的口氣，放眼當今武林，知道龍慕白的下落的人，到目前爲止，除了我之外，不會有第二人。」

「眞的？」

「信不信由你。」

「你跟龍慕白之間，是甚麼關係？」

「龍慕白是我的救命恩人，也等於我的徒弟。」

這話好令人費解。

以此人所表現的超絕身手來說，做龍慕白的師傅，自然是綽綽有餘。

但問題是，如果此人有甚麼生命危險的話，憑龍慕白那點微末道行，又怎能救得了他？

這是司徒仇和所有旁觀者心中的疑問，但他們都沒有開口問出來。

那年輕人揮揮手道：「我不殺你，也不屑出手教訓你，你走吧！」

司徒仇也冷冷地一笑道：「你不殺我，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那年輕人語氣一沉道：「我絕不後悔，小子，你如果不識相，惹惱了我改變主意，吃虧在眼前的可就是你自己。」

司徒仇臉色微白，向一旁的冷雪深深注視着，好像欲言又止。

那年輕人厲聲叱道：「小子，還不給我滾！」

司徒仇冷笑道：「好，我走，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長身疾射而去。

那年輕人精目環視，沉聲說道：「各位，沒有什麼熱鬧可看了，除冷雪之外，各位可以走了。」

旁觀者包括「冷面閻王」董路在內，全部意興闌珊地紛紛離去。

冷雪却以男人方式向那年輕人徐徐一躬，道：「方才多承這位大……大俠義伸援手，冷雪這廂有禮了。」

她本來想尊稱對方一聲「大叔」，但說到唇邊，又覺得還是稱「大俠」比較妥當。

那年輕人目光深注，沒接腔，少頃之後，才沒由來地發出幽幽長嘆。

冷雪微顯不安的道：「這位大俠……」

那年輕人截斷她的話道：「我叫文百川，妳暫時叫我文伯伯吧！」

「是，文伯伯。」

「這位龍總鏢頭，跟妳我都很有淵源，他死得已經夠慘了，我不能讓他曝屍此間不聞不問，我想到鎮上去弄副棺木來，將他就地安葬，然後，我想跟妳好好的談談有關妳身世的事。」

「我的身世？」

「是的。」

「關於我的身世，我已經知道。」

「這一點，我也知道，妳已明白，妳是侯子青與段翠的女兒。」

「難道不是嗎？」

「是的，段翠是妳的母親，是不錯的，但是侯子青却不是妳的父親，關於妳的生父，除了段翠之外，我是唯一知道的另一個人。」

「那……我的父親是否還健在？」

「他當然還健在，不過，段翠却以爲他早已死去了。」

冷雪默然無語。

文百川道：「妳不相信？」

冷雪苦笑道：「我……我不知道。」

文百川也苦笑着道：「可憐的孩子。」

冷雪身軀微微一震，向對方深深打量着。

此刻他心中有着太多的疑問。

這個文百川究竟是什麼人？他又怎麼會知道我的身世？

憑他剛才嚇走司徒仇所顯示的超絕身手，絕不可能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爲什麼從來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位叫文百川的絕世高人？難道說，他這姓也是假的？

他這聲「可憐的孩子」叫得多麼奇妙，也太突然，難道……

文百川好像看透她的心事，適時一聲清咳，打斷了她的沉思，道：「別胡思亂想，等我由鎮上弄副棺木回來，安葬了龍總鏢頭，經過詳談之後，一切妳就會眞相大白了。」

冷雪無可奈何地點點頭，道：「好，我在這兒等妳。」

文百川又道：「這條路上，來往的江湖異人太多，壞人也不少，爲免節外生枝，妳最好找個地方隱藏起來。」

「好的。」

「我最多頓飯工夫就回來了，再見！」

「再見！」

冷雪的再見聲中，文百川的身形已到了十五六丈之外，端的快速無比。

現在，冷雪開始爲保護自己而找尋適當的隱藏地方了。

游目四望，她發現約莫十來丈外，有一個密集而高可及人的草叢，而且，剛好這一段時間中，官道上沒有來往的行旅。

於是，她毫不猶豫地飄落草叢中將自己隱藏了起來。

可是，她沒有想到，約莫箭遠外的一片草叢中，正有一雙神秘的眼睛，透過雜草的空隙，向她注視。

這也就是說，冷雪一切的行動，都在那雙神秘眼睛的洞察之中。

那是誰呢？

如果那人對冷雪不懷好意，而方才是由於對文百川有所忌憚而不敢下手，那麼，現在冷雪落了單，他爲什麼還沒有採取行動？

那個神秘的人不但夠神秘，也很有耐性。

因爲，他一直等到文百川由鎭上弄回棺材，將龍雄的屍體就地安葬，跟冷雪相偕離去之後，他才離去。

文百川、冷雪二人都沒有發覺他。

其實，即使文百川、冷雪二人看到了他，也不可能看出那人是誰來。

因爲此時天色已薄暮，暮色蒼茫中，只見一道幽靈似的人影，飛快地一閃而逝。

* * *

現在，冷雪跟文百川已對坐在小鎭上一家客棧上房中，享受着飯後的香茗。

冷雪自己也覺得奇怪，對於文百川這個陌生人，爲什麼會如此信賴。

她也已經算是老江湖了，深知江湖步步驚險和人心的險詐，這也就是她女扮男裝的主要原因。

文百川雖然由司徒仇手中將她救回來，也告訴她說知道她的身世，但她心中明白，這些，都不是她信賴對方的主要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她對文百川有一種沒來由的親切感。

她是二十年前司徒本所玩的「換嬰把戲」的主角之一，自她懂事起，就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孤兒，儘管謝音的女兒謝蓮也很疼她，並瞞着乃父傳給她謝家的武學，但她却一直不知道什麼叫父愛與母愛。

自從謝蓮被乃父「皓首神龍」謝音折磨死去之後，她已經是擧目無親了。

儘管她最近已獲知自己是侯子青與段翠的女兒，並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孿生的不知該叫姐姐還是妹妹的侯銀鳳，但在她下意識中，這些親人是那麼的遙遠，也那麼的陌生。

而相反地，目前這個文百川，儘管是陌生人，也儘管他的表面看來是那麼年輕，但對她的言行，却洋溢着長者的慈愛，使她倍感親切，也有着無比充實的安全感。

文百川喝了一口香茗，目光柔和地注視着，並柔聲問道：「妳在想些什麼？」

冷雪怔了一怔，道：「我……我自己也不知道。」

文百川一笑道：「眞是傻丫頭。」

對於這句本來很平常的話，冷雪却沒來由地身軀爲之一震。

相處半天來，這是文百川所說的令她心神震顫的兩句話之一，另一句是「可憐的孩子」。

冷雪强忍心頭的震顫，注目地問道：「文伯伯，你眞的知道我的生父是誰？」

文百川點點頭道：「是的。」

冷雪飛快的接問：「那麼，現在你是否可以說明了？」

文百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平靜地問道：「如果說，我就是妳的生父，妳相信嗎？」

冷雪正容道：「我相信的是事實，我也希望能有一位如你這樣的父親。」

文百川禁不住的熱淚盈眶地道：「好孩子，爹實在太慚愧了。」

這等於是已經承認他就是冷雪的生父了。

但，此刻的冷雪，却反而顯得很鎭靜地沒有接腔。

文百川强定心神，徐徐接道：「當然，爹會說出讓妳能夠完全相信的事實來。」

冷雪仍未接腔。

文百川輕輕地一嘆道：「往事如烟，前情如夢，一時之間，眞不知由何說起才好。」

一頓話鋒，才沉思着道：「我想，還是先由妳姊妹身上的特徵說起吧！」

冷雪一怔道：「你……知道我身上的特徵？」

文百川苦笑道：「如果我不能說出妳們姊妹身上的特徵，又怎能讓妳相信我是妳們的父親？」

「好，你說。」

「到目前爲止，我還沒弄清楚，妳跟侯銀鳳之間，究竟誰是姊姊。」

「據說，我跟侯銀鳳是雙胞胎？」

「是的，雙胞胎也有出生先後，先出生的自然是姊姊，我記得很清楚，妳們姊妹倆的大腿內側，都有一塊銅錢大小的胎記，姊姊是

右大腿，妹妹是左大腿。」

冷雪不禁截口一聲歡笑道：「那我就是姊姊了。」

這，表示冷雪的右大腿內側，確有一塊銅錢大小的胎記。

須知大腿內側，是隱秘部份，如非是特別親密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冷雪激動之下，又歡呼一聲道：「爹，我終於見到了自己的父親了。」

文百川目含熱淚，臉上的肌肉抽搐着，嘴唇牽動，內心的激動可能更甚於冷雪。

冷雪畢竟還太年輕，不能體會文百川此刻的心情，入目之下，不由訝問道：「爹，您是怎麼啦？」

「沒什麼。」文百川含淚微笑道：「爹太高興了。」

話鋒一頓，又道：「孩子，聽說妳們姊妹倆都是大美人，現在，妳卸下套在外面的男裝，洗去面上的易容劑，讓爹看看妳，爹的乖女兒，究竟美到什麼程度？」

冷雪羞赧起來，却並未站起來。

文百川又道：「在爹面前不用難爲情，從此刻起，有爹照顧妳，不用再改裝易容，也從此刻起，爹不讓妳受到一絲一毫的委屈。」

冷雪禁不住的熱淚雙流地，截口嬌笑道：「爹，夠啦！」勿勿站起，三兩把地卸去套在外面的男裝，並掏出手帕擦去臉上的易容藥，立即恢復了她那柳媚花嬌的絕代姿容，並在原地轉了一個圈，嬌笑道：「爹，您是不是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不，見面更勝聞名。」文百川含笑接道：「『玉面郎君』文百川與『南天一鳳』段翠所生的女兒，當然是艷壓羣芳的大美人呀！」

「爹，我不來啦！」

「只是……只是……」

「只是什麼呀？」

「只是，便宜了龍慕白那渾小子。」

冷雪楞了一下，接着，却是幽幽長嘆。

文百川也輕輕一嘆，說道：「關於妳跟龍慕白之間的一切，龍慕白都跟我說過了。」

冷雪默默無語。

文百川道：「孩子，放心吧，爹一定設法完成妳的心願。」

冷雪凄然一笑，道：「可是我誤殺了他的母親。」

「那是誤殺，那筆賬應該記在司徒本、謝蓮二人的頭上，而司徒本與謝蓮二人都已經死了，事情也都過去了。」

「這些，龍慕白也都已經知道？」

「是的。」

「他能諒解嗎？」

「他敢不諒解？」

「爹，妳好霸道！」

「爲了達成我乖女兒的心願，更霸道的事情，爹也會做得出來。」

「對，爹，你跟龍慕白究竟有什麼淵源？」

文百川笑笑道：「方才，我跟司徒仇所說的話，妳沒聽到？」

冷雪道：「當然聽到了。」

「聽到了又何須多此一問。」

「這是說，龍慕白眞是您的救命恩人，也是您的徒弟？」

「不錯。」

「那……這該怎樣說呢？」

「丫頭，」文百川含笑接着說：「妳是要聽有關爹的故事，還是先聽聽龍慕白的故事？」

冷雪微微一怔，才嬌笑道：「還是先聽聽您的故事。」

文百川道：「這是妳心底的話？」

冷雪不依的道：「爹，您老是欺負人家。」

「欺負人家，這跟妳不相干呀！哈哈哈……」

「爹，人家要聽聽您的故事呀！」

「好，爹現在開始說。」

「不，慢一點。」

「怎麼說？」

「您……先將臉上的人皮面具揭了下來吧！」

「妳這丫頭可眞難纏。」

說歸說，他還是將面上人皮面具揭了下來。

呈現在冷雪眼前的，是一張年約四十開外，五官端正，面相清癯的臉兒。

冷雪只覺眼前一亮，禁不住的脫口嬌笑道：「哇，好一個英俊的老男人。」

「妳以爲爹這『玉面郎君』的綽號是隨便加上去的嗎？」

說話間，他下意識地做撫長髯狀。

可是爲了戴上那張年輕人的人皮面具，他的下巴早已刮得光光地，實在沒有什麼可撫。

冷雪入目之下，又嬌笑道：「爹，您要是蓄着長髯，一定更具有成熟男人魅力。」

文百川佯嗔地道：「丫頭口沒遮攔，不害臊。」

就這當中，送茶水的店小二推門而入，一見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小子變成了丫頭，一下子給楞住了。

文百川含笑道：「小二哥，咱們父女倆爲避仇而改裝易容，請勿大驚小怪。」

店小二哈腰諂笑道：「小的怎敢。」

文百川又將人皮面具戴上道：「對了，隔壁房間是否打掃乾靜了？」

店小二恭應道：「還沒有，小的忙完之後，就去打掃。」

「那就偏勞你了。」

說罷，隨手遞過一些碎銀。

店小二連稱謝謝，離去之後，冷雪又笑問道：「爹，您怎麼又將那個勞什子戴上了？」

文百川苦笑道：「丫頭，已經快進入雲南地區了，我暫時還不想讓認識我的人認出來。」

冷雪哦了一聲道：「爹，原來你是雲南人。」

「是的，爹本來就是大理段氏王朝的金衣武士。」

「金衣武士的地位，一定很崇高。」

「唔……不過，比起妳娘那公主身份來，就差得太遠了。」

「那……當年你們是怎麼樣結合的？」

「結合？」文百川苦笑道：「誰說我曾經跟她結合過？」

這話可妙得很！

沒有結合，又怎麼會生娃兒？

當然，做爲女兒的冷雪，對這問題却不便問出口來，而只有用一雙美目不斷地在乃父臉上劃着問號。

文百川輕輕一嘆道：「孩子，談到妳娘，妳必須在心理上先有一個準備。」

冷雪一楞道：「很嚴重嗎？」

「嚴重不嚴重，那要看妳是站在什麼角度去看了。」文百川又徐徐地接道：「首先我要告訴妳的是，妳娘可不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說得實在一點，她是一個壞女人。」

冷雪苦笑着沒接腔。

文百川又道：「從十六歲開始，她就亂搞男女關係，但任何一個男人，都跟她好不到三個月，就會死在她的手中。

「憑她的綺年玉貌，憑她的公主身份，凡是被她看中的男人，就像是撲火的飛蛾一樣，一個個英勇地前仆後繼，甘心死在她的手中，從十六歲到二十歲，死在她手中的男人，至少在二十個以上。」

冷雪輕輕地嘆了一聲。

文百川接着苦笑道：「當她二十歲時，我也加入了這個『飛蛾』行列，很幸運，從我加入那個『飛蛾』行列開始，她沒有再找別的男人。

「但我也不過跟她相好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一年半當中，她生下妳和妹妹一對雙胞胎。

「可是，當她生下妳們姊妹倆之後，却又故態復萌，碰上了『劍痴』侯子青，但她對我，總算格外開恩，沒有殺我。

「她跟侯子青好不到一個月，就正式舉行婚禮，但在那盛大的婚禮中，却發生了意外的慘劇。」

冷雪身軀一震，說道：「是什麼慘劇呢？」

文百川道：「當婚禮進行中，有人向侯子青潑下了腐蝕性極强的藥水，結果，侯子青不但被毁容，激鬥中連生殖功能也因而斷絕，而妳娘也受到了池魚之殃，臉部留下了一些疤痕。從此，這一對同命鴛鴦成爲了有名無實的掛名夫妻，也從此，他們夫妻倆都一直戴着面紗，而侯子青從此更專心練劍、練武，而獲得『劍痴』的稱號，這就是婚禮進行當中的慘劇之一。」

冷雪苦笑道：「還有慘劇之二？」

文百川點點頭道：「是的，慘劇之二就是『陰風蛇叟』司徒本乘虛而入，將妳抱走，玩出『換嬰把戲』，造成今日一連串兇殺的後果。」

「那麼，造成那兩宗慘劇的罪魁禍首，是什麼人呢？」

「那當然是妳那水性楊花的母親。」

冷雪苦笑道：「這一點，我了解，但那個潑强力腐蝕性藥水的人，也是元兇之一。」

文百川道：「是的，但那個人的武功很高，乘混亂逃走了，據事後分析，應該是與妳娘有關連。」

說到這兒，他苦笑着一嘆道：「可是，不幸的是，妳娘竟然認定是我因妬生恨下的毒手，教人將我制住，帶上點蒼山，投入一條山洪爆發的溪澗中。」

「還好她沒有當場殺掉了你，否則，我就成爲一個無父的孤兒了。」

文百川道：「她雖然沒有當場殺死我，但也等於將我當場殺死一樣，妳想想看，將一個人制住穴道之後，投入亂石如林的山洪中，不淹死也得被亂石撞死，而且，死之前還要飽受精神上的威脅，所以她的用心，比當場殺死我還要狠毒。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居然沒有死，而且，還有意外的奇遇……」

冷雪忍不住截口問道：「當時，是什麼人救了您？」

文百川苦笑道：「是老天爺救了我，當時，我灌了不少水，也被亂石撞得遍體鱗傷，却傷不着要害，而且，當我快要支持不住的時候，居然將我被制的穴道撞開了，也就在這個時候，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將我扯進一道暗流之中，我當場昏了過去。」

他頓住話鋒，喝了一口香茗，才輕嘆着接着道：「當我甦醒過來的時候，發覺我是躺在一個奇妙的

地方，那是一個奇妙的絕壑，就像一個覆蓋着的大碗，不過週圍弧度比碗來得小，方圓達十畝以上，高度沒有千丈，總有八百丈以上。

「當然，那個大碗是沒有底的，所以，可以看到天光，我既像是被一個絕大的大碗覆蓋着，也好像是陷身在一口巨大的深井中。

「當我甦醒的刹那，我是興奮多於憂懼，因爲我畢竟還是活着。

「於是，我振作精神，强忍遍體鱗傷的痛苦，在這個巨大的覆蓋碗中慶祝了一番。

「這兒，只有一個山洪的入口，山洪進入這兒之後，進入一個其深不知幾許的深潭中，那深潭只通地底的陰河，所以，這兒只有山洪進口唯一的一條通路，當山洪消退時，可能通往外面，但很不幸，當三天之後，我傷勢略癒，準備循進水口外出時，忽然發生一陣輕微地震，將那個通道完全封閉了……」

冷雪又插口問道：「那您以後是如何脫險的？」

文百川苦笑道：「脫險？還早得很哩。」

冷雪道：「您的奇遇，也是在那兒獲得的？」

「不錯。」文百川沉思着接道：「自從通道被封之後，我只好靜下心來，做如何求生的打算，幸虧那兒還有少許林木，也有黃精、茯苓，深潭中還有魚蝦，生存條件並不太差，而且，我還在一處十數丈高的峭壁上，發現一個有人住過的天然石洞，妳猜那個曾經在這兒住過的人是誰？」

冷雪笑道：「我怎麼猜得着？」

「告訴妳，乖女兒。」文百川口沫四濺地接着道：「那是段氏皇朝中成就最高的一代怪傑『天龍子』段不撓。」

冷雪苦笑如故地道：「這個人，我沒有聽說過。」

文百川道：「段不撓是段氏皇朝中第三代的太子，按例他將成爲第四代皇帝，但他是天生練武材料，視富貴如浮雲，放棄帝位，自號天龍子，畢生研鑽武學，終於成爲大理段氏皇朝中成就最高的武學大師。

「須知段氏在武學本來就是獨樹一幟，獨霸南天，經過段不撓的發揚光大，更使段家武學，達到了極致。

「同時，段不撓也想到，權勢能腐蝕人心，段氏皇朝總有沒落的一天。他是有心人，生前將自己精研光大段家的武學，錄成兩本秘笈，分藏於兩個秘密場所，以待有緣……」

冷雪截口問道：「您就在那個石洞中獲得一本秘笈？」

「是的。」文百川點點頭道：「現在，我已經知道，另一本秘笈，爲司徒仇所獲得，但他火候還淺，爹制住他不難。」

冷雪苦笑道：「老天爺也不免那個了，爲什麼另一本秘笈竟然落入司徒仇那樣人的手中？」

文百川道：「有關這一點，段不撓在秘笈的扉頁上也曾說明，他說兩本秘笈不可能全部落入壞人手中，只要有一本落在好人手中，就有制衡的力量，如果萬一不幸全部落入壞人手中，那也是天意，非人力所能左右。」

冷雪道：「這麼說來，老天爺畢竟還是仁慈的。」

「是的。」文百川苦笑着接道：「但對我來說，却並不怎麼仁慈。」

「此話怎講？」

「因爲由於那一次地震，將通路封死，使我困在那個『覆碗』中近二十年。」

「那將近二十年中您沒有想過脫困的辦法？」

「誰說的，但妳想想看，四週峭壁光滑如鏡，高達千丈，又有向內凹的弧度，根本沒有可供手足借力的任何東西，而我又手無寸鐵，所以，除非能飛，否則，我只有終老在那兒了。」

冷雪俏皮地一笑道：「其實，終老在那兒，也蠻不錯的，當時爹好像成了不食人間烟火的地仙了。」

文百川含笑接道：「是的，最初爹也是這樣想法，可是當我練成了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後，想法就不同了。」

冷雪問道：「是怎麼樣不同？」

文百川道：「我只想趕快脫困，憑一身所學快意恩仇，開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當然，這是人之常情。」

「但天險難渡，百無聊賴之中我只好寄望於有人經過那兒時出聲呼救，可是，多年以來，除了飛鳥之外，始終不曾見到半個人影……」

「爹，那地方是在那兒？」

「現在，我才知道，就在點蒼山的羣峯之中。」

「那……以後呢？」

「以後，」文百川苦笑道：「以後我完全絕望了，心如止水，眞的沒打算走出那絕境，可是老天爺就是那麼歡喜捉弄人，就在這時候奇跡出現了。」

他一頓話鋒，又沉思着地接道：「現在說來，是十個月之前，那是一個晴朗的中午，我居然發現岩頂上映下一個正在舞劍的人影子在晃動着……」

冷雪截口嬌笑道：「我明白，

那個人就是龍慕白。」

「不錯。」

「龍慕白等於救了你的命，以後，您也成了他的師傅。」

「同時我也了解了二十年來武林大勢的變遷，和目前江湖的動態。」

「脫困之後，有沒有去侯府看過？」

「有。」文百川輕輕一嘆道：「人，就是那麼奇怪的動物，當你急於想脫困又無法脫困時，總是幻想着，一旦脫困，一定要快意恩仇，我也絕不例外，我曾經幻想過，當我脫困後，我縱不殺段翠，也一定要好好地消遣她一番。」

「你去侯府，有沒有見到我娘和我妹妹？」

「有，但她們都沒有見到我。她們跟那個叫崔姑娘的中年女人在練劍，當時我心中很平靜，連一點報復的念頭都沒有，但是，當我隱身於暗中，靜觀她們所練的劍法時，却不由令我爲之悚然一驚……」

冷雪接口問道：「怎麼說？」

文百川道：「因爲，她們所施展的劍招，可以說是集奇絕、毒辣於一身，連我目前的成就，也不易於破解。」

「那是什麼劍法呢？」

「爹看不出來，但，却敢肯定，那絕不是段家或侯家的武學。」

文百川又道：「我雖有奇遇，但限於本身的資質，未能將段家武學練到登峯造極，但我也很自負，認爲憑目前成就已足傲視當代武林的了。可是，發現上述事實之後，使我警惕到武林中眞正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於是，我立即趕返住處，以『開頂傳功』之法給龍慕白輸入了十五年的內功……」

「那可眞便宜了他。」

「是的，龍慕白那小子資質絕佳，我本來只是想以三年工夫將他培植成爲年輕一代的第一高手，但經過我轉輸十五年的內功後，短期內就可以强過我這個師傅了。」

冷雪笑問道：「爹，你所說的短期，究竟是多久？」

文百川道：「最多一個月，就可以啓關了。」

冷雪道：「那太好了，還有足夠的時間可趕上中秋節侯府借劍那場熱鬧。」

得知身世　錯綜複雜

突地，一聲冷笑劃空傳來道：「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

文百川的反應很快速，對方語聲未落，他已擊滅室內燈光，將愛女拉到了身後，右手也亮出寶劍。

「嘩啦」一聲，窗外青蛇飛竄中被毀掉。所謂「青蛇」，是一蓬快速而又無比霸道的劍光。

淒迷月色下，窗外丈八遠處，傲立着一個白衣勝雪，長髯垂胸中年男人。

此人身材頎長，面相清雅，顯得既瀟洒，又飄逸，比起文百川這個「英俊的老男人」來絕不遜色。

當文百川冷眼向對方一看，打量之間，那個白衫人竟沉着說道：「文百川，滾出來。」

文百川訝道：「你認識我？」

那白衫人道：「我本來不認識你，但我以『天視地聽』之術，於二十丈外聽到你的說話，所以，現在我等於已經認識你了。」

「高明。」

「也許我不夠稱爲『高明』，但我了解你是段家武學的正統傳人而敢向你挑戰，就憑這一點，我認爲自己足以自豪了。」

「你好像很謙虛？」

「錯了，如果我很謙虛，就不會向你挑戰。」

「如果你只是爲了印證武學，那很抱歉，我現在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

「目前由不得你，我也不妨坦白的告訴你，不是印證武學，是生死之搏。」

文百川一怔道：「你我才不過是初逢乍見，該談不上有甚麼深仇大恨吧？」

「不錯。」那白衫人冷然接道：「武林中的血腥殺戮，有時候，是不須要有甚麼恨仇的。」

文百川沒接腔。

那白衫人又道：「出來吧！請放心，我不會傷害你的女兒，我不妨坦白的告訴你，如果我有傷害你的女兒之心，午後，你替龍總鏢頭弄棺材時，冷雪在官道旁落單時，我就下手了。」

難道說午後，隱身官道旁雜木林中的那雙神秘眼睛，就是他？很可惜，文百川不知道，冷雪也不知道。

不過，儘管文百川父女倆不知道，却都深信對方所言是實，因爲，文百川父女倆都心中明白，那時候，冷雪是落了單。

文百川仍未接腔。

那白衫人問道：「你好像不相信？」

文百川一笑道：「我好像應該相信……」

話聲中，人已穿窗而出，但却並未離開窗口，並回身說道：「雪兒，小心一點，不要出來。」

冷雪點點頭道：「我知道。」

現在，文百川跟那白衫人相距約莫丈五。

文百川笑道：「我已經出來了。」

那白衫人道：「很好。」

白衫人雖然回答得很簡短，但一雙眼睛却在文百川的週身上下溜個不停。

文百川笑笑道：「你好像一點都不肯吃虧。」

白衫人一楞，道：「此話怎講？」

文百川道：「方才，你由明窺暗，沒有看清楚，所以，現在才特別看一個夠，撈回本錢。」

白衫人啞然失笑道：「正是。」

文百川道：「看過以後有何感想？」

那白衫人道：「最大感想的是美中不足……」

「由於我戴着人皮面具？」

「對，其實你大可不必多此一舉。」

「也有理由。」

「當然，第一，我已經知道你的過去和現在，你的身份，已經沒有繼續保密的必要。」

「第二呢？」

「第二，你已隱居二十年，你該想二十年的變化有多大，你已由青年進入中年，即使當年知交，也不一定認出你來了。」

文百川含笑接道：「有道理，看來，我好像成了後知後覺。」

那白衫人又道：「你也不是後知後覺，只不過是當局者迷而已！」

文百川禁不住的啞然失笑道：「有道理，這勞什子是沒有理由再戴下去的了。」

於是，隨手摘下人皮面具，又笑問道：「現在，你該滿意了嗎？」

那白衫人目光一亮道：「果然是『好一個英俊的老男人』！」

文百川道：「你也不賴呀！」

那白衫人道：「不錯，不論人品、武功，你我都是『一時瑜亮』，但很可惜，咱們之間，不但不能惺惺相惜，而且，還絕對不能並存的。」

文百川苦笑道：「如果只是由於咱們是『一時瑜亮』，你才認為不能並存，那我可以永遠戴着人皮面具，也永遠不過問江湖中事。」

「你怕死？」

「你怎樣想，我怎麼算吧。」

「你當然不是怕死的人，不過由於二十年隱居，磨盡了你的雄心壯志。」

「不錯，現在，咱們這場不必要的生死之搏，是否可以免了？」

「不行！」那白衫人沉聲接道：「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碰上我。」

文百川的忍讓，已到了仁至義盡的程度，但對方仍然蠻不講理地咄咄迫人。因此，文百川忍無可忍地臉色一沉道：「你好像自信有把握可以勝我殺死我？」

那白衫人平靜的道：「我沒有這個把握，但我堅信，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見到明天的太陽。」

「至少，你該先報個名字。」

「沒有這個必要，接招……」

話出招隨，「刷刷刷」地一連串快攻，把文百川迫退後三尺。

文百川退後三尺後，却不再退，他一直只守不攻。

外表看來，只見他從容揮洒，見招拆招地守得無懈可擊，並朗聲笑道：「閣下，別藏私呀！」

那白衫人冷笑道：「別急，我不會令你失望。」

文百川道：「像目前這樣子，除非我想自殺，否則，你絕對殺不了我的，我也不能不失望！」

文百川說得輕鬆，其實，他心中可也一點兒也不輕鬆。

因為接白衫人不但劍招奇幻、玄妙，而所蘊含的內力也無比雄渾。

他明白，如果他不會輸給龍慕白十五年的功力，他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制勝，並能殺死對方。

但是到現在，他知道只能自保。

至於他目前之所以故作輕鬆狀，並不反擊，無非是想給對方一個「莫測高深」的感覺，迫使這個難纏的敵人知難而退。

因此，雙方交手百招，仍是一個不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那白衫人一面長劍翻飛，盡出奇招，一面喝問道：「文百川，為何不反擊？」

文百川道：「我只守不攻，你都奈何不了我，如果我反攻，你難道能神氣得起來。」

那白衫人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用心？」

文百川截口問道：「你以為我是有甚麼用心？」

那白衫人道：「你根本就沒有能力攻擊，只不過是故作鎮定，希望我產生錯覺。」

文百川心中暗罵一聲「老狐狸」，口中却呵呵笑道：「你既然這樣認定，為甚麼不加點勁，立即把我殺掉？」

那白衫人冷笑道：「你等着看吧？」

室內，忽然傳來冷雪的一聲驚呼。

文百川臉色一變道：「雪兒……」

「刷刷刷」一連三劍，將那白衫人逼退五大步，並沉喝一聲：「停！」

文百川心急愛女安危，第一次

使出看家本領反擊，三劍就將對方逼退五大步。

那白衫人臉色微變，沒有反擊。

這場沒分高下的惡鬥暫時停止。

室內的冷雪寂然無聲，這當然不是好現象。

文百川臉色再度一變，方待回身穿窗而入，但室內即時傳出司徒仇的語聲道：「文百川，為了令嫒安全，你最好是不要進來。」

文百川强制住即將躍射的身形，並猛吸一口氣，抑住內心的激動，道：「你是司徒仇？」

司徒仇道：「不錯。」

文百川道：「你將雪兒怎麼樣？」

司徒仇道：「不怎樣，不過是穴道被制而已。」

文百川道：「你有何企圖？」

司徒仇的語聲道：「這個……可就有得談了。」

一旁的白衫人插口笑道：「文百川，我不會落井下石，你仍可以慢慢的談談，我樂得涼快涼快。」

司徒仇已出現在窗口，含笑接道：「不，閣下，暫時不能涼快。」

那白衫人注目問道：「你就是『陰風蛇叟』司徒本的徒弟司徒仇？」

「不錯。」

「你，好像比你的那老鬼師傅還要奸狡，也還要狠毒！」

「何以見得？」

「你總不能否認，司徒本不是你殺死的吧？」

「我不否認。」

「目前，你這撿便宜的功夫，也好像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多謝誇獎。」

「一個連自己授業的恩師都忍心殺死的人，還能不算狠毒嗎？」

「我們的想法不同。」

「如何一個不同法？」

司徒仇冷冷一笑道：「你既然知道司徒本是我殺的，當也知道司徒本二十年前所玩的那個混帳『換嬰把戲』？」

那白衫人點點頭道：「我知道。」

「也知道我跟冷雪，就是那『換嬰把戲』中受害最嚴重的主角？」

「不錯。」

「你知不知道，一個從來不知道父母之愛是甚麼滋味的人，是一種怎樣的心態？」

「我懂。」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我不認為我殺司徒本是殺自己授業恩師，而是殺一個毀滅童年幸福，人人皆曰可殺的惡魔。更何況他在盜得震天雙劍後不留給我，反而送給龍慕白那個混帳小子。」

「唔……」

「至於我目前的撿便宜，那也是一個失去親情的溫慰與渴求照顧孤兒，自幼養成的求生本能。」

「我承認你說的都有道理。」那白衫人含笑問道：「祇是，這些都跟我涼快一下不相干呀？」

司徒仇笑道：「我說相干，而且是大大的相干。」

那白衫人含笑注視，沒接腔。

司徒仇又道：「你要明白，目前，你跟文百川才是正主兒，我司徒仇祇是第三者。」

那白衫人仍未接腔。

文百川却忍不住沉聲問道：「小子，你劫持我的女兒意欲何為？」

司徒仇皮笑肉不笑地道：「閣下請稍安毋躁，我首先保證令嫒毫髮無損。」

文百川道：「你要是損傷她一條頭髮，我會剝你的皮，抽你的筋。」

司徒仇冷笑道：「文百川，你要明白，我司徒仇在苦難中長大，可不是被人嚇大的。」

文百川也冷笑道：「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對，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司徒仇陰陰地一笑道：「現在，就談到對你女兒『意欲何為』的問題了。」

文百川嘴唇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司徒仇目光向文百川和白衫人的臉上一掃，道：「方才，我已經說過，你們二位是正主兒，我是第三者。」

文百川、白衫人都沒接腔。

司徒仇道：「有道是，旁觀者清，看過你們的方才那一着惡鬥之後，我敢大膽斷定，目前你們是半斤八兩，誰也殺不了誰。」

文百川、白衫人未接腔。

司徒仇又道：「如果勉强打下去，縱然是同歸於盡，也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

話鋒略為一頓，又道：「在此種情況之下，我這個第三者，就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那白衫人笑問道：「你打算站在誰的一邊？」

「目前，我自己也不知道，」司徒仇沉思接道：「按說，我跟冷雪同是『換嬰把戲』中的受害者，是名副其實的同命鴛鴦，如果能夠一雙兩好，那麼，文百川就是我的老丈人，我理當站在文百川的一邊。」

那白衫人笑笑道：「怕祇怕，文百川不希望有你這個樣的女婿。」

司徒仇苦笑着道：「這一點，我也了解……」

「那麼，你打算站在那一邊

了？」

「目前還沒有決定，我要聽聽我這位未來老丈人的高見。」

文百川不等對方發問，就冷然地道：「我不會有你這樣的女婿，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

文百川語氣不但堅決，神態方面，也顯得無比鎭定。

這情形，不但使司徒仇楞住，連那白衫人也爲之大惑不解地緊皺雙眉！

目前，情況很顯明，姑且撇開司徒仇「換人質以自重」的這一點不談，文百川也是站在絕對不利的一邊。

這也就是說，即使文百川是顧慮愛女的安危，當司徒仇倒向白衫人那邊時，他絕對的不利。

那麼，文百川怎會有目前的這種堅決的語氣，和鎭定的神態呢？

司徒仇一楞之後，道：「文百川，你不要以爲，我說過保證對令嬡毫髮無損，就有恃無恐。」

文百川披唇一哂道：「你的保證，能値幾文錢？」

「這是說你根本不重視我的保證？」

「你的保證能値得別人重視嗎？」

司徒仇冷笑道：「那很好，現在，請聽着，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也不管冷雪願不願意，冷雪要做我的妻子是做定了。」

文百川冷然一哂，再沒接腔。

文百川的鎭定態度，實在令人莫測高深，看情形就像是被司徒仇所刼持的冷雪，跟他毫不相干一樣。

文百川不接腔，那白衫人却笑問道：「你小子準備先來一個霸王硬上弓，造成事實不成？」

司徒仇點點頭，道：「不錯。」

那白衫人道：「這麼一來，你就站在文百川那邊了。」

「不可能。」

「不可能，你不承認這個老丈人？」

「他既不承認我這個女婿，我又爲甚麼要承認他這個老丈人？」

「噢……」

司徒仇忽然岔開了話題道：「今天午後，官道旁那場鬧劇，你閣下也是旁觀者之一？」

那白衫人道：「也可以這麼說。」

司徒仇道：「那麼，當時我跟我那老頑固外祖父的一切，你都聽到了、看到了？」

那白衫人道：「不錯。」

司徒仇道：「對於蠻不講理，剛愎自用的外祖父，我都可以折辱他，對於一個八字還沒有一撇的所謂老丈人，你認爲我會怎麼樣呢？」

那白衫人目光爲之一亮，道：「這是說，你已經決定站在我這一邊了？」

「不錯。」

「那好極了。」

「可是，我有條件。」

「說說看。」

司徒仇道：「第一，我幫你制住文百川，但不能殺他！」

那白衫人道：「就由於他即將成爲你的老丈人？」

「不錯，但這祇不過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呢？」

「原因之二是要由他身上找出龍慕白來。」

「爲了『震天雙劍』？」

「也爲了斬草除根，而且必須乘龍慕白啟關之前下手！」

「那是當然，如果等那小子神功大成之後才下手，那就事倍功半了。」

「不錯，我也答應，震天雙劍，咱們每人一支。」

「你好像還有第二個條件？」

司徒仇點點頭，道：「是的。」

那白衫人道：「請說。」

司徒仇道：「咱們的合作，祇此一遭，下不爲例。」

那白衫人道：「理由何在？」

司徒仇道：「理由很簡單，今後，你我可能是勢不兩立的敵人！」

那白衫人笑道：「好，好坦白，夠豪爽，你這個朋友，我是交定了。」

司徒仇道：「那麼，我這兩個條件，你都答應了？」

那白衫人道：「其實，你的第二個條件，根本不算條件，所以，也毋須答應或不答應。」

「唔……」

「至於第一個條件，也不必再加考慮了……」

「那是說，已經答應了？」

「不錯。」

司徒仇目光轉向文百川道：「文百川，文大俠，有句老掉了牙的俗語：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不至於沒聽過吧？」

文百川仍然是一副鎭靜如故得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態，含笑反問道：「聽說過又如何？」

司徒仇道：「聽說過嗎？最好是乾脆一點兒，自己封閉功力。」

「你認爲，你們兩個人可以將我吃定了嗎？」

「不錯。」

「我也有兩句老掉了牙的俗語：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們也聽過了吧？」

文百川的話沒說完，司徒仇跟那白衫人已同時爲之臉色一變。

緊接着，文百川又笑着問道

：「沒聽懂？」

司徒仇，白衫人臉色陰晴不定，都沒接腔。

此時，却有一串嬌甜語聲接道：「他們又不是死人，怎會沒聽懂？」

隨着話聲，祇見兩道人影，手攜手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徐徐地而來。

不，看似徐徐而來，實際上是快速之極，一見之間，已俏立在文百川的身邊。

這兩位不速之客，赫然是冷雪和已經訂於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董小梅。

現在，情況豁然開朗了。

方才文百川之所以鎭定得出奇，是由於董小梅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告訴他：「冷雪已經被她救出。」

所以，文百川才有那「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說詞。

對司徒仇來說，自己控制之下的人質，被人家神不知鬼不覺而救走，還懵然不知，可比當場被摑兩記耳光還要難過。

因此，這剎那之間，他幾乎以爲自己是在惡夢之中，而震得目定口呆，作聲不得。

至於那白衫人，雖然不像司徒仇那麼震驚，情況却也好不了多少。

失踪已一年的董小梅，丰姿依然，却比一年前要成熟得多了。

按說，她今年才十七歲，却已跟二十歲的冷雪一樣地風華絕代，儀態萬千，已經成爲一個十足十的大美人。

那白衫人不認識董小梅，當場一怔之下，首先打破沉寂道：「哦……這位姑娘是……」

「董小梅。」董小梅含笑接道：「『冷面閻王』董路的女兒。」

文百川也含笑接道：「也就是已經訂下中秋節向侯府借劍的董小梅。」

那白衫人「哦」了一聲，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白衫人這話，絕對是由衷之言。

他是大行家，董小梅出現時，手携着冷雪，那種看似緩慢，實際上却是無比快速的身法，他當然懂得那是輕功中的極致「千里戶庭縮地大法」。

「過獎。」董小梅披唇一哂之後，扭頭向冷雪嬌笑道：「冷姊姊，方才司徒仇制住妳時，妳心中一定很不舒服？」

冷雪點一點頭，却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現在，妳將我方才傳妳的一招，現買現賣的給那小子一點教訓。」

「得令。」

「得令」之中，只見冷雪嬌軀一晃，並傳出「劈啪」兩聲脆響。

脆響方歇，冷雪已回到原處。

仍然卓立窗內的司徒仇，莫名其妙地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像中邪似地楞住了。

這情形，使文百川精目異彩連閃，也使得那白衫人禁不住脫口驚呼：「『大挪移身法』！」

董小梅笑笑的淡然道：「你很有一點見識。」

那白衫人不理會董小梅的冷諷，又向冷雪問道：「妳……這還是現買現賣？」

冷雪含笑反問道：「難道不可以嗎？」

那白衫人苦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妳……」

忽然一嘆住口。

冷雪又笑問道：「我怎麼樣？」

那白衫人又嘆了一口氣道：「不愧是個練武的絕佳材料！」

文百川却一臉得意地笑道：「虎父無犬女，信然，信然。」

挨了兩記耳光的司徒仇，忽然厲叱一聲，穿窗而去，以身劍合一之勢，向冷雪疾射而去。

可惜他又碰了一個硬釘子——迎向他的竟然是董小梅。

現場中人都沒有看出董小梅是什麼招式，但只聽得一聲震响，一聲驚呼同時發出。司徒仇的身形凌空三個觔斗，倒飛三丈之外。

董小梅却沒事人似地，美目向司徒仇、白衫人一掃道：「二位，你我雙方，都有很多重要的事要辦，目前，是否可以暫時罷戰，另訂時地，再較量高下？」

董小梅年紀雖輕，武功却已是頂尖兒身手了，而所言所行，更具有大將之風範。

她首先教冷雪給司徒仇一個下馬威，並且，還特別說明冷雪的招式是急就章的現買現賣。

然後，她自己再輕描淡寫地給司徒仇又一次的挫折。

自己明明佔了上風，却不爲已甚。

明明是自己有急事，要抽身而退，却於言語中替對方鋪好了下台的台階。

這些，即使是一般老江湖，也未必見得會比她處理得更好。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對方二人還有拒絕的可能嗎？

* * *

那白衫人向司徒仇交換了一個會心的一瞥之後，才點點頭道：「好，我同意！」

董小梅道：「那麼，時間和地點？」

「妳說吧！」

「我說嘛，我已經訂在中秋節，向侯府借劍，咱們之間，也訂

於那天在侯府一併解決如何？」

「行！」

「那麼，再見！」董小梅扭頭向文百川父女道：「文伯伯、冷姊姊，咱們走吧！」

目送文百川等人離去之後，那白衫人却向司徒仇笑道：「司徒老弟，咱們緣份不淺啊！」

司徒仇沒好氣的說：「難得你還能笑得出來！」

「不笑，就能解決問題嗎？」

「這個……」

「老弟台別洩氣，一時的挫折，算不了什麼！」

「閣下有何良策？」

「老弟台，方才，你是被那兩個丫頭片子的『先聲奪人』弄昏了頭，我是旁觀者清，其實，董小梅武功比你我固然强，但所强的却有限度得很。」

「何以見得？」

「老弟台，如果董小梅不是比你我所强有限，方才，她會那麼輕易的放過咱們嗎？」

司徒仇若有所悟的「唔」了一聲，道：「是有道理。」

「山人自然言之有理。」那白衫人拈鬚微笑道：「所以，方才我說，咱們緣份不淺。」

司徒仇一楞道：「此話怎麼講？」

那白衫人道：「方才，你不是說過，咱們的合作，只此一遭吧！」

「不錯。」

「現在，情況劇變，咱們就有繼續合作下去的必要了。」

司徒仇禁不住的苦笑道：「這麼說來，咱們的確是緣份不淺。」

那白衫人道：「老弟台，只要你能誠心跟我合作，我敢保證，不但今宵所受的屈辱，可以得雪，並可以獲得一位跟冷雪一樣如花美眷。」

「噢！」

「你不相信？」

「也不是不相信，只是，由於閣下說的太美好了，我不能不保留一點。」

「老弟台，冷雪有一個孿生姊妹侯銀鳳，你該不會不知道吧？」

「知道，你認識她？」

「我認不認識她，你不必過問，但我有辦法促成你們這一段良緣，而且，很可能讓你來一個一箭雙鵰。」

司徒仇目光爲之一亮，道：「你說的也包括冷雪？」

「不錯。」

「那我先謝了。」

「不用謝，只要你誠心誠意跟我合作就行了。」

「好，請指示。」

「附耳過來。」

這「指示」，足足「指示」了半個時辰的時間。

但由於貼耳低頭交談，「指示」的內容，却只有他們兩個當事人知道。

司徒仇聽完之後，只見他滿臉興奮地道：「妙！妙！妙極了！」

那白衫人道：「多謝誇獎！」

司徒仇道：「現在，是否該告訴我你的姓名來歷呢？」

那白衫人說：「既然咱們已成了志同道合的夥伴，我自會將姓名來歷都告訴你。」

一頓話鋒，才又含笑接道：「我複姓東方，單名一個亮字。」

司徒仇一怔道：「不是臨時揑造出來吧！」

「你怎麼樣會有這種想法？」

「因爲像你這樣的高人，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這是由於你太年輕，同時也是由於寒家已經多年不過問江湖中事了。」

「噢！」

「武林中老一輩人都知道，一甲子之前，獨霸南天的，不是大理段氏王朝。」

「還有你們東方世家？」

「是的，當時是東方世家跟段氏王朝雙雄並峙的局面呢。」

「以後，又怎會變成段氏王朝獨霸南天的局面呢？」

東方亮沉思着一嘆：「那是由於五十八年前，在鷄足山上一場惡鬥，也是一場豪賭。」

「豪賭的主角，就是你們兩個世家的主人？」

「不錯。」

「結果是東方世家輸了？」

「是的，當時雙方曾經說明，誰輸了，誰就退出江湖，一直到自信自己的武功可以勝過對方時，再向對方挑戰。」

東方亮說到這裡，又輕嘆一聲，道：「想不到這一退隱，就是五十多年。」

司徒仇沒接腔，却陪着他嘆了一口氣。

東方亮又道：「那時候，我父比我現在還年輕一點兒。」

「這是說，那場豪賭，是在令祖父之手？」

「是的，現在先祖父的墓木已拱，我也自信武功已經足以勝過段家了，可是，我却已失去挑戰的對象。」

「是由於段氏王朝已經烟消雲散？」

「唔……」

「那是好事呀，可不戰就獨霸南天。」

東方亮苦笑道：「以目前情況來說，你認爲可以不戰而獨霸南天嗎？」

司徒仇也苦笑道：「不錯，目前，文百川和龍慕白這干人是最大的障礙。」

「我認爲董小梅更爲可怕。」

「不管他們如何可怕，按着咱們的計劃行事，一定可以將他們擺平。」

東方亮陰笑着，不接腔。

司徒仇又道：「我這個人，沒甚麼大志，有醇酒美人，就於願足矣，所以，目前我可協助你重振東方世家獨霸南天的雄風，你則幫我獲得文家那雙姊妹花，這也算是各取所願，各得其所。」

東方亮一掌拍在司徒仇的肩膀道：「好小子，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 * *

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密談的同時，文百川父女也在董小梅的臨時落脚處安頓了下來。

那是一座尼姑庵的客房中。

董小梅、冷雪都是龍慕白的情人，她們兩人該算是情敵，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但經過雙方的一場患難，冷雪對董小梅的芥蒂消除，這一路行來，彼此之間，也混得相當融洽了。

大夥兒落座之後，冷雪首先道：「大妹子，方才爲甚麼不乘勝除掉那兩個敗類？」

「除掉那兩個敗類？」董小梅苦笑道：「雪姊姊，妳說得輕鬆。」

冷雪一楞道：「此話怎講？」

董小梅道：「不是不想除掉他們，是力量不夠。」

「可是……可是……」

冷雪「可是」了半天，還沒有「可是」出一個所以然來。

董小梅却代她接下去道：「可是，方才却嚇得那兩個敗類一楞一楞的，對不對？」

冷雪苦笑道：「是啊！」

「雪姊姊，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妳還不知道我的武功的來源？」

「是的。」

「也不知道那白衫人的來歷？」

「是的。」

「現在我先說那白衫人的來歷。」

文百川截口「哦」道：「我也想起來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也想起那白衫人的來歷來了？」

「是的。」文百川沉思接着道：「方才，我跟他交手時，總覺得他的劍招，有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來，是在哪兒見過？」

「現在想起來了？」

「是的，不久以前，我暗探侯府時，看到了段翠練劍的劍招，就跟那白衫人所練的一樣。」

「還有嗎？」

「現在，我也想到了，那很可能就是已經遁跡近一甲子的東方世家的『靈蛇劍法』。」

董小梅嬌笑道：「文伯伯完全說對了。」

「那白衫人果然是東方世家的人？」

「是的，他叫東方亮，他目前就是東方世家的現任主人。」

冷雪苦笑，插口道：「爹，怎麼又鑽出一個東方世家來了？」

文百川道：「這個，說來可就話長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對於東方世家的過去，我也不太了解，你能詳細的說一下嗎？」

「好的……」

當文百川將東方世家與段氏王朝的淵源娓娓加以說明之後，董小梅才輕呼一聲，道：「原來如此！」

冷雪接問道：「這麼說來，東方世家跟段氏王朝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文百川點點頭道：「本來就是。」

冷雪又問道：「那麼，東方世家的劍法，又怎會傳入段氏家族的後人，段翠的手中呢？」

文百川苦笑道：「這問題，我也沒法回答。」

董小梅插口嬌笑道：「雪姊姊這問題，還是問我比較好。」

冷雪道：「大妹子，妳知道？」

「當然。」

「那妳就快點說吧。」

「先告訴妳，現在的東方亮，就是侯府的男主人。」

「噢……」

「東方亮已經鵲佔鳩巢了，侯府中，那個武功高强的女總管崔姑娘，本來就是東方世家的人。」

文百川接口問道：「這些，董姑娘又是如何知道的？」

董小梅嬌笑道：「文伯伯，我已經和雪姊姊平輩論交，你還是叫我小梅吧！」

文百川訕訕一笑道：「對對……文伯伯好像是老糊塗了。」

董小梅又嬌笑了一聲，才道：「文伯伯是怕我提供的消息不確實？」

「那倒不是。」文百川苦笑着道：「我只是覺得奇怪，妳怎會對侯府的事，知道得那麼多？」

董小梅道：「因爲大難不死之後，我曾暗中下過半個月以上的時間去探查，所以，事實上對侯府中事，我還不僅知道這些。」

「還知道一些甚麼？」

「還知道東方亮與那位崔姑娘的武功，都高過段翠。」

「還有嗎？」

「還有，現在的侯府中大權，完全掌握在東方亮手中。」

「這倒是意料之外。」

「還有……還有……」

她忽然一笑住口。

文百川笑問道：「怎麼不說下去啦？」

董小梅伸了一伸舌頭道：「我還知道文伯伯跟段翠之間的往事，不過，這是方才在客棧外，以『天視地聽』之術偷聽到的。」

文百川苦笑道：「很好，這就省了我另一番唇舌了。」

一頓話鋒，又輕輕的嘆着接道：「怪不得方才在客棧外，東方亮堅持要殺死我。」

董小梅道：「他是躭心段翠，對你舊情復熾。」

「妳認爲有此可能嗎？」

「好像不大可能，即使有此可能，以她當年對您的那麼絕情，您也不可能再接受她。」

「唔……」

「不過，我也覺得很奇怪。」

「奇怪甚麼？」

「段家跟東方世家，本來是水火不相容，他們兩個又怎會湊合在一起呢？」

「因爲東方亮是一個美男子，而段翠却是一見了美男子就走不動路的水性楊花的女人。」

「這也算是臭味相投。」

冷雪蹙眉接道：「大妹子，改變一下話題，好嗎？」

董小梅歉笑道：「雪姊姊我很抱歉！」

文百川道：「雪兒，妳大可不必由於有這樣一個母親而難過，其實，妳自幼無母，就當作她是早已死去了吧！」

冷雪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雪姊姊，我現在就說妳喜歡聽的了。」

冷雪凄然一笑道：「謝謝妳，我在聽。」

董小梅道：「文伯伯，我現在要說的，您一定喜歡聽的。」

文百川反問道：「是不是關於妳那武功的來源？」

「是的，文伯伯您可眞會猜。」

「也許我還會猜一個八九不離十呢！」

「是猜我武功的來源？」

「是的。」

「好，你猜吧！」

「我想，有九成九是來自傳說中的『九源清笈』？」

董小梅畢竟還不過是一個才十七歲的大姑娘，叫道：「文伯伯您是怎麼知道的？」

文百川又含笑反問道：「又猜到了？」

董小梅道：「是呀！」

冷雪接問道：「大妹子，聽說妳是當侯子青與天魂上人被司徒本暗盜去『震天雙劍』之後，替司徒本背上黑禍，被我娘和妹子逼下絕崖的？」

「不錯。」董小梅想起一年前那一種含冤莫白，被迫跳下絕崖的慘景，仍有餘恨地一挫銀牙道：「當我絕處逢生，並獲奇遇之後，一心只想早日練成絕藝，將段翠和侯銀鳳好好地折辱一番，才能消心頭之恨，可是，現在我却不想折辱她們了。」

冷雪道：「由於她們是我母親和妹妹？」

「那不過是原因之一。」

「還有原因之二？」

「是的，有些事情，好像都有正反兩面的看法，以我的遭遇來說吧，由正面看，她們冤枉我，逼我走向死路，是我的仇人，我應該報復，但由反面來看，她們促成我獲得多少武林人物千方百計、夢寐以求，而求不到的『九源清笈』，那麼，我是否該向她們道謝呢？」

文百川長嘆了一聲，說道：「眞難得，賢侄女年紀輕輕，居然能有此種襟懷。」

董小梅嬌嗔地道：「文伯伯您別太寵我。」

冷雪也禁不住嬌笑道：「好啦，妳不報復，也不用道謝，我爹也不寵妳，現在，該言歸正傳吧。」

董小梅一楞道：「還有甚麼正傳歪傳的呢？」

冷雪道：「說說被迫跳下絕崖以後的經過呀！」

董小梅啞然失笑道：「原來妳是說這個。」

一頓語鋒，才沉思接道：「說起來，那可眞是一項奇跡。」

「當然是奇跡，否則，妳又怎麼會活到今天？」

「當時我只覺得一落千丈，人也昏了過去，但當我醒過來時，却發覺自己躺在一個洞口朝天的石洞中，居然毫髮無損。」

「是誰救了妳？」

「當時，我不知道，也想不通，直到三天之後，我才明白，是那石洞中的子午風救了我。」

冷雪一怔道：「子午風是甚麼呀？」

董小梅道：「那是來自洞底深處的一股陰風，每日子午時都會向上吹大半個時辰，很準時，也從來不間斷，所以我叫它子午風……」

「子午風又怎能救人？」

「那是當第三天的午時，陰風發作時，我突然醒悟到，並經過試驗證明的。那風力很强，我站在洞口向下飛跌，居然能抵住我的身體徐徐下降。」

文雪兒聽了董小梅的肺腑之言，心胸爲之……

「這情形看來，倒的確是可能這子午風救了妳。」

「不，不是可能，而是絕對。」

「妳怎能這樣肯定？」

「因爲，我記得很清楚，當我被迫跳崖時，是半夜時份，也正是子午風發作的時候。」

冷雪含笑道：「那『九源清笈』就在那石洞中發現的？」

董小梅道：「是的，除了那綜合各門各派早已失傳的武學精髓的『九源清笈』之外，還有兩粒助長功力的大還丹。」

「說來妳可眞是福大命大。」冷雪嬌笑道：「教人又羨又妬。」

董小梅幽幽一嘆道：「其實，我可一點也不希望這種福大命大，只求平平淡淡無災無難渡過此生，就於願足矣。」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雪姊姊、文伯伯，二位心中一定很奇怪，『這丫頭年紀輕輕，怎會未老先衰，暮氣沉沉的』？」

冷雪嬌笑道：「我正在這麼想呢。」

冷雪也畢竟還是一個大孩子，不了解對方此刻的心情，對這麼嚴肅的問題，居然出於玩笑態度，老於世故的文百川却正容道：「賢侄女，苦難都已經過去了，妳也不必再難過了。」

「可是我一經想起，就禁不住的熱血沸騰。」董小梅接着道：「當一個人飽受含冤莫白的痛苦，局外人是難以體會其萬一的。」

文百川父女倆，也不禁爲之同聲嘆息。

董小梅訕然一笑道：「好，不說這些，言歸正傳吧。」

一頓話鋒，又沉思接道：「當我發現『九源清笈』時，內心的興奮，是不可言喻的，可是，當我看過附頁的前言之後，不由又凉了半截。」

冷雪禁不住截口問道：「怎麼說？」

董小梅苦笑道：「因爲『九源清笈』上的武功，大多屬於陽剛性質，適合男性而不宜由女性研練。」

「哦……」

「其中最適合女性研練的是輕功，所以，到目前爲止，我自己認爲小有成就的只有輕功一項。」

「可是……方才，你使那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嚇得一楞一楞的表現，可不止是輕功啊！」

「不錯，那不止是輕功的表現，但妳却知其一，不知其二。」

「噢……」

「當時我爲了造成『先聲奪人』的聲勢，全力施爲，才將對方唬住，那是經不起長期考驗的。」

「會有這種情形？」

「這絕對是實情。」董小梅苦笑着接道：「由於女性先天上體態的缺陷，加上我當時復仇心切的影響，以致事半功倍，因而目前我對『九源清笈』的武學最多只有五成成就，而且，這還由於一粒大還丹，助長功力所致。」

一頓語鋒，又道：「所以，方才我才不得不故示大方唬住對方，並主動撤退，以便另籌補救良策。」

文百川插口笑問道：「賢侄女一定已有甚麼良策妙計了？」

董小梅謙笑道：「良策妙計是談不上，但我相信這辦法一定很管用。」

文百川問道：「是甚麼辦法？」

董小梅含笑反問道：「文伯伯，您是否認爲龍慕白的資質秉賦都是上乘之選？」

「是的。」

「您也正在成全他，目前，已經有很好的基礎，短期內就可以超過您目前的成就？」

「是的。」

「您也知道我手中還有一粒足以增長半甲子功力的『大還丹』？」

文百川禁不住爲之目光一亮，道：「妳準備以『大還丹』助長他的更速成？」

董小梅含笑點頭道：「是的，我要於最短的時間，造就他成爲當代武林第一人。」

文百川道：「賢侄女所說的最短期間，不知是多久？」

董小梅肯定道：「最多七天！」

冷雪禁不住歡呼一聲，道：「那眞是太好了。」

董小梅正容道：「雪姊姊，這對武林大局而言，的確是一件好事，但對妳我而言，却不一定是件好事，妳同意我這說法嗎？」

冷雪苦笑着，點點頭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我們都是江湖兒女，敢愛敢恨，毋須效世俗女兒家的忸怩作態，是不是？」

冷雪又直點頭。

「妳我都很愛龍慕白，但龍慕白心中是怎麼想法，却只有他自己明白，現在，妳我是朋友，也是情敵，今後，可能連朋友的關係都沒法維持，而只是情敵，也可能妳我兩人都得償夙願，或者是兩個人都落空，當然，更可能只有一個人得償夙願，一人落空。」

冷雪輕輕一嘆道：「大妹子，妳說得很坦白，也很有道理，男女間之事，『緣』字好像是決定一切，今後的演變，就讓緣份去安排吧！」

董小梅點點頭道：「我也正是這樣的想法。」

冷雪又嘆了一聲道：「至於妳我之間，由於妳曾經由司徒仇手中救過我，我會永遠的感激妳。」

「感激倒不必，我那不過是順手人情而已。」

「但我有我的原則，所以，不論今後情況如何演變，在我心目中，妳永遠都是我的朋友。」

「好，我希望咱們永遠是好朋友。」

文百川插口笑道：「夠了，難得妳們年紀輕輕，能識大體，並能有這樣的襟懷，現在，甚麼都不要談了，讓我們共同去爲龍慕白効力吧！」

董小梅含笑道：「我舉手贊成。」

冷雪道：「我當然也贊成，但我却有話說。」

文百川道：「妳還要說甚麼？」

冷雪道：「爹，我已經認祖歸宗了，總不能再姓這個沒來由的冷字吧？」

「那是當然。」文百川沉思着接道：「那麼從現在起，妳就叫文雪兒！」

董小梅嬌笑道：「好極了，雪兒二字，叫起來既親切又響亮，而且……」

文雪兒嬌聲笑笑道：「而且怎樣？」

董小梅道：「保留一個雪字，對那位將妳撫養成人傳妳武功，替妳取名爲『冷雪』的謝阿姨，謝蓮，表示並未忘本。」

文百川却苦笑着一嘆道：「賢侄女冰雪聰明，我的一點兒苦心，竟給妳一語道破了。」

董小梅道：「文伯伯過獎了。」

高帽子人人愛戴，董小梅雖然謙謝，却難以掩飾眉宇之間所洋溢的一片興奮心情及一片歡暢的神采。

但文雪兒却沒來由地，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看得一楞道：「雪姊姊，妳是怎麼啦？」

文雪兒苦笑道：「提起謝阿姨，使我很難過，也爲我未來的處境不安。」

「此話怎麼說？」

「大妹子，妳想想看，司徒仇這個人，以他目前的作爲來說，是否比他的師傅司徒本還要壞得多？」

「可以這麼說。」

「可是，他却是謝阿姨的兒子。」

「這眞是造化弄人。」

「不，這都是司徒本那老混蛋所一手造成的，如果可能的話，我會挖他出來鞭屍八百下。」

董小梅忍不住的嬌笑道：「好啊，妳比伍子胥還要厲害。」

當年伍子胥爲報父仇，助吳滅楚後，也不過是將楚王的屍體挖出來鞭屍三百，而目前的文雪兒却要將司徒本鞭屍八百，豈非比伍子胥更厲害！

文雪兒却苦笑道：「大妹子，我可笑不出來了。」

不待對方接腔，又道：「可憐的謝阿姨，一直想念他的兒子，也一直誤信司徒本的讒言，將龍慕白當作她的兒子，因而造成我誤殺龍夫人的慘劇，可是，却沒想到，她眞正的兒子司徒仇却是這樣的一個人，如果謝阿姨英靈不泯，可會死不瞑目哩！」

* * *

董小梅、文百川都輕輕嘆了一聲。

文雪兒也輕輕嘆着接道：「現在更要命的是，司徒仇成了龍慕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妳替我想想，我該怎麼辦？」

董小梅沉思道：「目前，妳不必怎麼辦，一切順其自然就是。」

文百川也附和道：「對，船到橋頭自然直，目前妳大可不必爲這些操心。」

董小梅道：「不過，有關司徒仇慘殺龍家數十口的事，暫時還不能讓龍慕白知道，以免影響他的進境。」

「那是當然。」文百川正容接道：「爲了爭取時間，現在咱們馬上起程。」

震天雙劍　初試鋒芒

大理素以「風、花、雪、月」四景著名，那就是「下關風」、「上關花」、「點蒼雪」、「洱海月」。

姑且撇開風、花、月三景，而單獨對龍慕白正在閉關的點蒼山的「點蒼雪」略加說明。

點蒼山週圍七十餘里，共十八峯，十七溪，也就是說，每兩峯夾一溪。

十七溪的溪水，都注入洱海中。

點蒼山的妙處在峯高雖僅四千尺，却是峯峯有雪，皚皚白頭，終年不化，故「點蒼雪」被列爲大理四景之一。

「劍癡」侯子青的侯府，就在點蒼山北部的「光英峯」麓。

令人絕倒的是，龍慕白閉關的所在，就在「雪人峯」，與「光英峯」祇不過隔一座「應景峯」而已。

這情形，如果讓侯府現在的主人東方亮知道了，才夠他啼笑皆非哩！

這對文百川、龍慕白二人來說，大概也就是所謂「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所在」的策略運用吧！

但事實上，龍慕白的閉關場所，還是很安全的。

由於峯頂終年積雪，遊客罕至，即使有人到達他那閉關處的所在的「門口」，也不可能發覺。

因爲，那是一個位於峭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口又爲冰雪所封，必須施展最上乘的縮骨神功，通過一道長達十七八丈的冰巷才能到達洞口。

* * *

現在，以文百川爲首的董小梅等人，已到達那冰封的巷口。

由於三人中，以文雪兒功力最差，不能施展縮骨神功進入洞內，又如果將文雪兒一個人留在洞外，又不放心，所以臨時決定，讓董小梅也留在外面陪伴文雪兒，而祇由文百川一個人進入石洞。

很意外，文百川居然在冰巷中的半途遇上了龍慕白，而雙方都爲之驚喜不已。

由於雙方都施展縮骨神功，交談起來頗不方便，因而文百川首先打了一個「出冰巷再談」的手勢。

當他們走出冰巷時，龍慕白一見到董小梅和文雪兒二人，不禁目光爲之一亮。

但俏皮成性的董小梅，却首先嬌笑道：「喲，才一年不見，龍大哥怎麼變成侏儒了。」

龍慕白由於施展縮骨神功，由昂藏七尺之軀變成不滿四尺身材，誰說不像侏儒，而且，目前的侏儒，無獨有偶地還有一個文百川哩！

祇聽一陣骨節的爆響聲過處，兩個「侏儒」都恢復了原有的正常身材。

龍慕白立即以牙還牙地笑道：「妳也不賴，黃毛丫頭變成大姑娘了。」

文雪兒却含眸凝視，一副若不勝俏狀，而且，她的靈目中還含有一抹濃得化不開的幽怨。

龍慕白可能不會察覺對方靈目中的幽怨，也可能已經覺察到了而故意假裝迷糊地向着文雪兒笑道：「冷姑娘，妳好！」

對董小梅一見面就開玩笑，相形之下，對文雪兒這句應酬話，就顯得生份得多了。

之所以有這種情形，自然是由於文雪兒曾經誤殺他的生母。

這是一個沒法解開的死結。

世間上本來就有很多的無可奈何的事，像龍慕白和文雪兒之間的這種無可奈何，唯能教普天之下的有情人爲之同聲慨嘆。

文雪兒美目中的幽怨更濃，勉强擠出了笑容，道：「謝謝龍兄，我很好。」

董小梅抿嘴一笑道：「你們這情形，可眞有點兒相敬如賓的味道哩。」

一句話使得其餘三個人都笑

了。

不過，龍慕白、文雪兒兩人笑得頗爲尷尬，文百川也笑得並不自然。

但，不管怎麼樣，總算都笑了，僵硬的局面，也好像輕鬆了一點兒。

董小梅的確是個可人兒。

男女間事，是容納不下第三者的，即使是親姊妹也不例外。

以龍慕白、董小梅、文雪兒這三人的三角關係來說，不論由哪一個角度來看，董小梅都佔了絕對的優勢。

按說，董小梅正該利用目前這局面，打擊對方，以便增加自己的優勢才對，但她却反而一句話化解了目前的僵局——至少表面上是化解了。

是她眞有寬容的襟懷，還是她城府特別深沉，別有用心呢？

* * *

文百川乘機故意輕鬆地笑道：「慕白，她現在叫文雪兒，別叫冷姑娘了。」

龍慕白微微一怔，道：「是是……是我太迷糊。」

董小梅又含笑接道：「迷糊近半傻，傻人有傻福，龍大哥，你猜猜看，我跟文伯伯、雪姊姊趕到這兒來，爲的是甚麼？」

「我怎猜得着呢？」龍慕白苦笑了一下道：「對了，妳是怎麼絕處逢生的？」

提起往事，董小梅不由神色一黯道：「這個……說來就話長了。」

文百川插口接道：「這些，待會都會說到的，慕白，先說你自己，是不是提前啟關了？」

龍慕白興奮地道：「是啊！我連『任督』二脈都已經打通了。」

文百川、董小梅二人爲之目光一亮。

連滿懷幽怨的文雪兒也是目射異彩。

董小梅更是歡呼一聲道：「那太好了，這一來，方才我說的七天的奇跡，就更加容易實現了。」

文百川也含笑點頭道：「這小子雖是傻有傻福，但他這副絕佳的資質，可的確是百年難見。」

龍慕白却楞了一楞，道：「七天的奇跡是甚麼呀？」

文百川向董小梅笑問道：「賢姪女，是你說，還是由我說？」

董小梅含笑答道：「還是由文伯伯您來說吧。」

文百川說道：「好的，那我就開始說了。」

董小梅却拉着文雪兒的手嬌笑道：「雪姊姊，讓他們去說故事吧，咱們姊妹倆偷得浮生半日閑，享受一下由點蒼絕頂遠眺洱海風光，的確是美妙而又壯觀。」

游目環視下，那如詩如畫的湖光山色，令人不由不感慨造物者的神奇，與大自然的偉大，也不由不感到自我的渺小而爲之塊壘盡消。

因此，滿懷幽怨的文雪兒，也爲之愁懷盡去，而胸懷開朗起來。

董小梅更是乘機加以開導道：「雪姊姊，我看得出來，妳一直放不開，尤其是當妳見到龍大哥時，眞教人替妳着急。」

文雪兒苦笑着，不接腔。

董小梅又道：「五天前，在那小尼庵中，曾談過妳我間之事，咱們是情敵，也是朋友，那些話，還記不記得？」

文雪兒幽幽的道：「當然記得。」

「撇開龍大哥對妳我的感情輕重不論，光就形勢上來看，我是佔盡了優勢，妳認爲是麼？」

「我同意妳的說法。」

「所以，站在情敵的立場上，妳實在不是我的對手。」

「這一點，我也同意。」

「但我不利用這種優勢，而且，還要協助你們解開心頭死結，使妳能得償夙願，這也就是說，從現在起，我們不是情敵，是好朋友，是好姊妹。」

「噢！」

「妳不相信？」

「如果妳我易地相處，妳相信嗎？」

董小梅楞了一下，才苦笑道：「我了解，這必須有事實證明才行，我很快就會有事實證明的。」

文雪兒苦笑道：「我也這麼希望。」

「首先我要開導妳，要放開心胸，不要老是以爲自己曾經誤殺了龍夫人而耿耿於懷。」

「可是，要不耿耿於懷談何容易？」

「別灰心，我有辦法開解妳和龍大哥二人的心頭死結。」

「噢！」

「現在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加以說明，官府中執行死刑的劊子手，經常殺人是不是有罪？」

「那當然不會有罪。」

「被殺者的家屬，也不應該向劊子手尋仇，是不是？」

「唔！」

董小梅神色一正道：「那麼，我要提醒妳和龍大哥，在龍夫人遇害的事件中，妳不過是劊子手的身份，是不應該負殺人責任的。」

文雪兒的臉上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董小梅又道：「將妳比喻劊子手，等於將龍夫人當作罪犯，是對龍夫人的大大不敬，但爲了消除妳和龍大哥二人的心中芥蒂，我却不能不做這樣的一個不倫不類的比

喩。」

「我了解。」

「所以殺死龍夫人的主犯，應該是玩『換嬰把戲』的司徒本，其次才是將妳撫養成人、並傳給妳謝家武學的謝阿姨謝蓮。」

一頓話鋒又道：「現在，主兇與幫兇都遭了報應。如果妳跟龍大哥能夠有情人終成眷屬，我想，龍夫人於地下有知，不但會諒解，更會含笑九泉的，反之，龍夫人的英靈必會深感不安哩！」

文雪兒嫣然一笑道：「大妹子，經妳這麼一說，我是眞的心情開朗起來了。」

「這才好。」董小梅笑問道：「現在，是否完全相信我的話了？」

「相信是相信了，但我還是有點想不通的。」

「是那一點想不通？」

「妳爲什麼這麼好，尤其是對我？」

董小梅娓娓道：「這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說，主因是因爲我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劫。」

文雪兒道：「我還不懂，妳經過一場生死大劫，跟妳對我好有何關係？」

董小梅長嘆了一聲道：「一個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劫的人，還有什麼看不開哩，古人說得好，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人生如夢，世事如棋，那男女間的情愛，又何嘗不能這樣看法，既然一切都看開了，看化了，那麼，有關妳我之間的事，又何不樂得大方一點，這，對我來說，犧牲有限，却可以換來像妳這樣知心的密友，如果說，這是商場上的一筆交易，我還是穩賺不賠，妳說是不是呀！」

文雪兒苦笑道：「現在我懂了。」

董小梅道：「雪姊姊，妳我都是女兒家，說謊是女兒家的天性，有人說，女兒家所說的話中，十句之中有一句眞話就很不錯了，妳認爲，我所說話中，有沒有一句眞話呢？」

文雪兒正容說道：「大妹子，我相信，妳所說的這些，都是披肝瀝膽的肺腑之言。」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謝謝妳，雪姊姊，我總算沒有白交妳這個好朋友。」

文雪兒苦笑道：「你太好了，該道歉的是我呀。」

「一樣，姑且算是禮多人不怪吧。」

「大妹子，妳說的這些，只不過是某個主因吧？」

「是的。」

「那麼，次要的主因又是什麼呢？」

「我現在就說到了。」董小梅含笑接道：「雪姊姊，我略懂命理，也懂得麻衣相法，妳信不信？」

文雪兒道：「我信，只是，妳怎麼突然提到這些不相干的問題？」

「山人自有道理。」

「哦……」

「無論是由命理或是相法上推斷，龍大哥都命犯桃花，他這一生絕對不是屬於某一個女人的。」

「所以，妳才特別的成全我，拉我入伙，以免肥水落入外人田？」

「對對對，所以從現在起，妳必須放開胸懷，採取主動。」

文雪兒好像沒有聽懂，楞了一下道：「主動什麼呀？」

董小梅道：「主動向龍大哥說明妳的心中秘密，也主動說明方才我所分析的道理，再加上我在旁伺機協助，旁敲側擊，就能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謝謝妳替我設想得這麼週到。」

「這一聲謝，我倒是受之無愧。」

文雪兒幽幽地嘆了一聲。

董小梅訝問道：「好好地，爲甚麼忽然又嘆起氣上來了？」

文雪兒苦笑道：「我好慚愧。」

「慚愧什麼呀？」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想想妳的世故，妳的老練，我這個做姊姊的人，還不該慚愧麼？」

一頓話鋒，又苦笑接着道：「我想，今後，我不該叫妳大妹子了。」

董小梅笑道：「準備叫我什麼？」

文雪兒回答道：「叫妳董前輩，董先生。」

董小梅截口嬌笑道：「不行，這，豈不是把我當成老太婆。」

接着却又神色一正道：「雪姊姊，妳不用慚愧，我之所以世故、老練，都是因我曾經經歷過一次生死大劫所造成的。」

不遠處傳來文百川的語聲道：「對，憂患能助人成長，也能助人提前成熟。」

董小梅撒起嬌來道：「文伯伯，原來你在偷聽人家的悄悄話。」

龍慕白含笑說道：「別撒嬌，妳們二位的悄悄話也說得差不多了，現在，準備活動一下筋骨吧！」

董小梅一楞道：「是不是司徒仇那批人追踪到這兒來了？」

「很可能。」

「這殺胚眞是陰魂不散。」

龍慕白冷笑道：「這也好，他不忘『震天雙劍』，今天，就讓他嘗

嘗那『震天雙劍』的滋味吧！」

隨手遞過一支連鞘的寶劍道：「這個，請留在身邊。」

董小梅接過寶劍道：「這是幹嘛？」

「這是震天雙劍之一，送給妳。」

「這……」

「別這個那個了。」龍慕白含笑接道：「我馬上就要拜師，就算孝敬師父的見面禮吧。」

「可是……」董小梅向文雪兒瞟了一眼，欲言又止。

文百川接口說道：「小梅，妳別顧慮雪兒，以她的目前情況，即使分給她一支，也沒有力量保護住。」

接着目光轉向文雪兒道：「雪兒，妳隨龍大哥暫時避開一下，目前，不管來的是什麼人，這第一陣，暫時由我和小梅應付。」

龍慕白也向文雪兒招手含笑道：「請隨我來，快！」

情況很明顯，方才文百川、龍慕白二人的懇談中，已經有了若干程度上的溝通了。

也由於有了若干程度上的溝通，這才使龍慕白對文雪兒的神態方面也比較自然了。

也因而稱呼方面，不再那麼較生疏的稱呼「文姑娘」。

雖然不用較生份的「文姑娘」，但一時之間，却又不便用較爲親密的稱呼，所以，索性什麼稱呼都不用，而以含笑招手來代替了。

女兒家對這些事情，最爲敏感。

董小梅笑了，笑得好神秘。

文雪兒忸怩地道：「爹，爲甚麼要我避開呀？」

文百川苦笑道：「傻丫頭，這還用解釋嗎？妳在這兒，不但不能幫忙，反而要我們分神照顧妳。」

文雪兒仍然猶豫道：「可是……可是……」

董小梅搶先接道：「雪姊姊，强敵馬上就要來了，趕快跟龍大哥去吧！」

她一面說着，一面迎向文雪兒連連打了幾個眼色。

當然，這種眼色，也只有她們兩個當事人心中明白，剛好這時一聲厲嘯劃空傳來。

文百川沉喝一聲：「丫頭，快走！」

龍慕白也採取斷然手段，一飄身，拉着文雪兒的手道：「快走！」

就這樣，文雪兒被半强拉地跟着龍慕白隱入十多來丈的一片巨大的冰壁之後。

文百川向董小梅喟然一嘆，道：「小梅，妳太善良了，老朽由衷的感謝妳，也由衷的欽佩妳。」

董小梅却俏皮的一笑道：「文伯伯，您這是幹嘛？」

文百川含笑接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不遠處，傳來了東方亮的語聲道：「咦！怎麼只有兩個？」

文百川頭也不回地道：「東方亮，你們來了多少人？」

東方亮的語聲道：「一共八個，我預計你們是四個人，兩個伺候一個，不算輕視你們吧？」

「多謝你那麼抬舉我們。」

話聲中，文百川、董小梅二人已徐徐地轉過身來。

時已薄暮，但在四週積雪反映之下，視野却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約莫十來丈外的那八個人。

那八個人中，除了東方亮跟司徒仇外，還有一女五男。

女的是侯府中那位被稱爲「崔姑娘」的中年女人。

五個男的當中，是兩個年約六旬上下，着灰色長衫的斑髮老者，三個着玄色勁裝的中年壯漢子。

就在目光一掃之間的機會，董小梅以傳音入密功夫又向文百川道：「文伯伯，那個女的，就是功力尤高於段翠的崔姑娘了。」

文百川也傳音的問道：「那五個男的呢？」

董小梅答道：「也是東方世家的高手。」

東方亮含笑道：「文百川，你說得不錯，我的確是很抬舉你們，你我都心中明白，你們四位中，龍慕白在閉關，你女兒在目前這陣仗中還上不了枱盤，所以，事實上我可是以四對一來伺候你們二位。」

文百川也含笑說道：「那我更應該多謝你的抬舉了！」

東方亮道：「我想，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麼追踪到這兒來的？」

「我是有點奇怪。」

「那我可以告訴你！」

「噢……」

「五天前，你們在那小尼庵中的談話內容，可以說我都全部偷聽到了。」

「那就怪不得啦！」文百川啞然失笑地接道：「閣下也是以『天視地聽』之術偷聽的？」

東方亮道：「不錯，這就是見鞍思馬啊！」

不等對方接話，又說道：「所以，對於你們的一切，現在，我可以說是瞭如指掌了。」

文百川道：「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於『知彼』方面，閣下已經是很清楚了。」

「咱們也算是『彼此彼此』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只是，對於『知己』方面，又如何呢？」

「這個，更不勞費心，我早已估計好了，由我和司徒老弟聯手對付董小梅，崔姑娘和兩位王兄聯手對付你，絕對可以在百招之內擺平了你們兩個。」

「很好，」文百川徐徐地亮着長劍，道：「請！」

東方亮却輕鬆一笑道：「不忙。」

文百川道：「還等甚麼？」

東方亮道：「不等甚麼，只不過還有一些不大中聽的話沒說完。」

「是要我們束手就擒？」

「不錯。」

董小梅截口一聲嬌叱：「作夢！」

一聲清越龍吟，震天劍已經出鞘。

澄如秋水，薄如蟬翼，戰巍巍，亮晶晶，那逼人寒氣，比週圍的冰雪還要森寒幾分。

這就是震天劍——劍痴侯子青以人間罕見的「震天精英」，歷時兩個月所精煉而成的「震天雙劍」之人。

東方亮、司徒仇二人目射異彩，司徒仇並朗笑一聲道：「還有一支呢？」

董小梅冷笑道：「只要你有本事取得這一支，還怕另一支弄不到手麼？」

「有道理！」司徒仇冷笑接道：「不過，我勸妳最好是自動獻劍並獻出『九源清笈』來，我保證不傷害你們。」

震天劍吹毛斷髮，無堅不摧，即使使用者功力較差，也能藉此寶劍的威力予以彌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目前，董小梅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加上震天劍，更有如虎添翼。

所以，儘管東方亮已由偷聽中得知董小梅的功力並未大成，還是要跟司徒仇二人聯手來對付。

而且，做此項決定時，還顯然不知道董小梅手中使的是震天劍。

現在，東方亮等人已經知道，並且也見到董小梅手中的震天劍。

這也就是說，由於震天劍在董小梅手中，雙方實力已有顯著的變化，那麼，東方亮、司徒仇二人憑甚麼還能這麼鎮定，並且還這麼大言不慚呢？

董小梅畢竟年紀太輕，江湖閱歷不足，還不曾想到這些，但文百川却感到事態不尋常，而暗中遊目四望，終於發現對方的陰謀，促聲喝道：「小梅快搶上風。」

董小梅於匆忙之間還沒有領悟到「搶上風」的意思，司徒仇已先發制人地揮劍進攻，並冷笑一聲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司徒仇是話出招隨，一式「天網伸張」，只見一片劍網向董小梅迎頭罩落。

一陣輕微脆响過處，劍網倏斂，兩人週圍撒滿一地鐵屑，司徒仇手中已只剩得一個光禿禿的劍柄。

這還算是司徒仇應變神速，退得快，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不過，董小梅雖然一下子毀掉了對方的長劍，並使對方嚇出一身冷汗，但她自己也一個踉蹌，如非立時被文百川扶住，勢必當場倒了下去。

但文百川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儘管他及時將董小梅扶住，他自己却也是搖搖欲倒，目注東方亮冷笑道：「你……好卑鄙……」

文百川、董小梅都徐徐倒下去了。

雪光反映下，兩人的臉色都一片鐵青，顯然是在不知不覺中中了毒。

東方亮陰陰地一笑道：「這叫做無毒不丈夫啊！」

司徒仇俯身由董小梅手中取過震天劍，得意地笑道：「一支青鋼長劍換一支震天劍，這交易划得來。」

一聲冷笑發自背後道：「撒手！」

司徒仇只覺眼一花，剛剛到手的震天劍已到了別人手中，人也已經變成泥塑木雕似地不能動彈了。

那是龍慕白，緊跟龍慕白後面的是文雪兒。

龍慕白突然出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制住司徒仇之後，東方亮才發覺到他所帶來的一女五男，已經悄沒聲的倒下了三個。

倒下的三個，是站在上風位置施毒的中年漢子。三個都是身首異處，死狀悽慘。

這是龍慕白神功初成，初試震天劍的傑作。

龍慕白心急救人，又心憤對方暗中施毒，無巧不巧地，那三個剛好擋住他救人的道路，於是便首先成了他祭劍的犧牲品。

＊　＊　＊

龍慕白將由司徒仇手中收回的震天劍遞給文雪兒，道：「雪兒，守住司徒仇，誰敢妄動，就賞他一劍。」

「得令。」

由龍慕白對文雪兒的稱呼，以及文雪兒的答話當中，不難想像，方才他們單獨相處的時間雖然不多，但橫梗在他們之間的無形鴻溝，好像已經消除了。

即使還沒完全消除，也是已經縮短了距離了。

目前的情況，龍慕白雖然制住了司徒仇，但相形之下，東方亮還

是佔絕對的優勢。

何況中毒倒地的文百川、董小梅二人更急須施救。

但，由於龍慕白表現得太突出，老奸巨猾的東方亮不願硬拚，他爲了避免再增加無謂犧牲，因而避實就虛地一脚踏住文百川的胸膛，手中長劍却抵住了董小梅的左胸，陰笑一聲道：「龍慕白，看情形，你是提前啟關，神功大成了？」

龍慕白冷笑一聲：「廢話。」

東方亮笑笑道：「好，咱們不說廢話，說點正經的。」

「說吧。」

「你是志在救人，我要的是震天雙劍，和九源清笈，對不對？」

「唔……」

「現在，咱們各取所需，你交出震天雙劍，和九源清笈，我馬上放人。」

「這是說，你不打算將司徒仇要回去了？」

「不，司徒仇也在交換之列。」

龍慕白沉思道：「你先放人，並交出解藥，一切都好商量。」

緊接着，沉喝一聲：「雪兒當心。」並交給她一支震天劍。

原來在一旁的崔姑娘和兩個王姓的老者已採取包圍之勢，準備由文雪兒背後偸襲。

文雪兒雖然在目前這陣勢中「上不了枱盤」，但她藝出「皓首神龍」謝音門下，本身並非弱者。

尤其是目前，心理負擔減輕，又有震天劍在手，更重要的是，最近這五天以來，她利用每一寸的時間閒暇，在董小梅處獲得了不少好處，正想乘機在意中人面前一顯身手。

所以，她聽到龍慕白的警示之後，一聲不响地陡地一回身，一招最普通的「野戰八方」，距她最近的一個王姓老者，首當其衝的被腰斬而只發出半聲悽厲的慘叫。

另一王姓老者和那崔姑娘二人，不約而同地駭然疾退了三丈之外。

那兩個王姓老者和崔姑娘都是東方亮的主要助手，片刻之前，東方亮還預定他們爲三戰文百川的主將。

像這樣的一個高手，似乎不可能一招就死於像文雪兒這樣的人手中。

但是由於那姓王的老者心存輕敵和貪功。同時，文雪兒又像五天前以現買現賣的「大挪移法」揍司徒仇的耳光一樣的故技重施。

而且，目前文雪兒的「大挪移法」比五天前更施展得得心應手，再加上震天劍的無敵威力，那王姓老者就註定要遭殃了。

對東方亮來說，自己帶來的人，四死一受制，儘管己方也毒倒了對方兩員主將。但比較之下，還是讓他很沒有面子的。

因此，他臉色一沉，怒聲叱道：「不許輕舉妄動！」

也就當他憤怒而又說話分神的剎那間，已中毒倒地、並被他以左足踏住胸部的文百川忽然雙手齊揚——左手暴點他的「氣海」大穴，右手屈指彈向他抵住董小梅左胸的長劍。

文百川跟東方亮，是功力在伯仲之間的高手。

在功力相當情況之下，誰能搶佔先機，誰就能穩居優勢。

目前，文百川就是以出人意料的行動，並乘對方微一疏神的機會搶得先機。因此，東方亮只有駭然疾退三丈之外。

這還是東方亮的功力高，反應神速，否則，又是後果堪虞了。

文百川挺身而起，瀟洒一笑道：「很抱歉，在下不能不『輕舉妄動』一下。」

這對東方亮來說，眞是煮熟的鴨子又飛了，而且，也算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文雪兒首先歡呼一聲，道：「爹，原來你並沒有中毒！」

文百川笑笑道：「二十年來，爹經常以百草爲生，目前，已成爲百毒不侵的金剛不壞之身，如果被一個跳樑小丑毒倒了，爹這二十年的幽居，豈非是白費了麼？」

文雪兒嬌笑道：「那眞的太好了，太好了。」

「我看不怎麼好。」東方亮冷笑着接道：「董小梅的中毒，總不會也是假的吧？」

文百川道：「她是眞的。」

「那麼，咱們就有得談了。」

「好，你說吧。」

「我還是那句話，放回司徒仇，交出震天劍和九源清笈，我可以交出解藥。」

「如果我要你先交出解藥呢？」

「免談。」

「很好，如果你改行經商，一定比陶朱公更能發達。」

「你認爲，這筆交易你太吃虧麼？」

「難道你認爲不是？」

東方亮冷笑道：「我也了解，這筆交易你太吃虧，但是我提醒你，這虧你是非吃不可的。」

文百川道：「什麼理由？」

東方亮道：「理由很簡單，你握有人質，我握有解藥。所以我也等於握有董小梅這個人質，而且，比較起來，董小梅對你比司徒仇對我的份量更爲重要，你認爲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我再進一步的分析，司徒仇

在你們手上，你們不一定會殺他。」

「唔……」

「即使你們要殺他，短時間內，他也沒有生命危險。」

文百川苦笑了一下，道：「好像是這樣。」

東方亮道：「不是『好像』，而是本來就是這樣。」

「好，請說下去。」

「但，董小梅的情形不同，即使我不殺她，她也會死。」

「唔……」

「而且，時間拖得越久，對董小梅越危險，你自己看看。」

不用東方亮提醒，文百川就看出了。

現在的董小梅，不但全身膚色發青，連呼吸也急促了起來。

因此，文百川又蹙眉苦笑道：「看來，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東方亮道：「你明白就好了。」

文百川沉思着道：「我看就這樣吧！我先放司徒仇，你交出解藥，然後……」

東方亮截口道：「在下是一言堂，不還價。」

文百川道：「那可不行，你要明白，人質可以馬上交還，震天雙劍也可以立即送出，但九源清笈不在現場。」

「在哪裡？」

「只有董小梅知道。」

「這是說必須先將董小梅救醒，才能知道九源清笈的下落？」

「不錯。」

「那麼，你先向董小梅問明白，她應該還可以說話。」

董小梅忽然接口說道：「不必問，我不答應。」

東方亮冷笑道：「不答應，就只有一死。」

「死，並沒有什麼可怕的。」

「可是，人只能死一次。」

「我等於已經死過一次了，再死一次又有何妨！」

是的，自古艱難唯一死，如果連死都不怕，世間上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東方亮沒有接腔。

文百川却正容的說道：「東方亮，請聽我一言。」

東方亮無可奈何地一嘆道：「說吧！」

文百川道：「我說，如果董小梅活着，今後你還有獲得九源清笈的機會，是不是？」

「唔……」

「但如果董小梅現在死了，你就連那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你的意思是，要我先交出解藥救人麼？」

「不錯。」

「不，必須你先放人，並交出震天雙劍，我才交出解藥。」

文百川道：「先交出解藥。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不遠處有人「噗嗤」一聲笑道：「東方亮手中根本沒有解藥，你堅持有個屁用。」

此話一出，現場雙方人馬，都爲之臉色一變。

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這邊，更是臉色爲之大變而特變。

情況很顯明，對東方亮而言，不過是揭開他沒有解藥的謊言，面子掛不住而已。

但對羣俠這方面來說，沒有解藥，就等於是宣判董小梅的死刑。這又怎不教羣俠方面的人臉色爲之大變而特變呢？

因此，現場的氣氛，一下子就好像凝結住了。

俄頃過後，東方亮才首先沉聲喝問：「誰？」

「我。」

話聲中，人影微閃，香風輕拂，現場中多出一個全身火紅的女郎來。

此人約莫是二十三四歲年紀，論姿色，有八分以上，一頭披肩秀髮，一身紅色勁裝、外罩紅色披風，全身火辣辣地紅得艷光照人，但俏臉上却是一片冷漠。

眞個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東方亮微微一楞，隨即說道：「妳是誰？」

那紅衣女郎道：「我就是我。」

妙極，這話說了等於沒說。

東方亮冷笑道：「總該有個姓名。」

「當然有姓名，但是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妳……怎能斷定我沒有解藥？」

「你身上本來就沒有解藥，是不是？」

「我身邊有沒有解藥，跟妳何干？」

紅衣女郎那冷漠的俏臉上，居然綻出一抹笑容，說道：「你怎能斷定跟我不相干？」

東方亮臉色一變，道：「妳是爲文百川助拳而來的？」

紅衣女郎方才出現時所顯示的身手非常高明，如果她是爲文百川助拳而來的，那等於東方亮已增加了一個勁敵，也就怪不得他變色了。

紅衣女郎漠然地道：「我只是幫我自己。」

東方亮苦笑着說道：「這話好像很新鮮。」

「我倒是不覺得。」紅衣女郎目向雙方一掃道：「有句老掉牙的俗語：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那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歷時萬載而常新

的。」

東方亮笑問道：「那麼，妳也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源淸笈而來？」

那紅衣女郎道：「不是。」

「眞的？」

「信不信由你。」

東方亮苦笑道：「這就奇了。」

這的確是有點奇。

紅衣女郎明明說是爲了她自己而來，却又說不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源淸笈而來，那麼，她口中的「爲自己」，又是如何的解釋呢？

一直冷眼旁觀的文百川接口道：「這位姑娘所說，東方亮身邊沒有解藥，可是眞的？」

紅衣女郎點一點頭，說道：「絕對是眞的。」

文百川禁不住神色一黯，長嘆了一聲，道：「那麼，董小梅是註定要死在此間的了。」

紅衣女郎道：「不，有我在此，董姑娘是死不了的。」

文百川目光爲之一亮，脫口問道：「眞的？」

紅衣女郎微慍地道：「閣下認爲我有騙你的必要嗎？」

文百川歉笑道：「請恕老朽心急董小梅的安危，語無倫次，並請明示來意。」

紅衣女郎目光分別向文百川、東方亮二人臉上一掃，繼續說道：「我想毛遂自荐，暫時做一次魯仲連，二位能否給我薄面？」

東方亮搶先冷笑道：「這樣的魯仲連，不要也罷。」

紅衣女郎方才說得夠坦白了，她是爲了自己而來，並保證董小梅絕對死不了，在這樣情況之下，也難怪東方亮會一口拒絕了。

紅衣女郎說道：「你懷疑我的公正態度？」

東方亮道：「不用說：「妳總算是有自知之明。」

紅衣女郎苦笑道：「這是一個應該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世界，說老實話的人，總是到處吃虧。」

東方亮冷笑着沒接腔。

紅衣女郎又道：「東方亮，你且衡量一下，目前情況之下，如果沒有我從中調解，你能全身而退嗎？」

東方亮冷哼一聲道：「這些，不勞費心。」

紅衣女郎目光轉向文百川道：「閣下你呢？」

文百川笑問道：「我怎樣？」

「歡不歡迎我這個魯仲連？」

「歡迎。」

「那我就說出我的調解辦法來了。」

「好，請講！」

那位紅衣女郎徐徐地接着道：「你們雙方的糾紛，到此爲止，董姑娘所中劇毒，由我負責解除，司徒仇立刻還給東方亮。」

一頓話鋒，目光左右一掃道：「二位意下如何？」

文百川首先點首道：「衝着姑娘的面子，我答應了。」

東方亮漠然地道：「我不反對。」

「那麼一言爲定。」那紅衣女郎含笑接道：「文大俠請放人。」

紅衣女郎那冷漠的俏臉上，難得見到一絲笑容，目前這一笑，却有如百花初放，份外地嫵媚動人。

在紅衣女郎的調解之下，這一場難解的糾紛算是圓滿解決了。

但，乘興而來，弄得灰頭灰臉而去的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却於臨去之際，狠狠地盯了那紅衣女郎一眼。

一直不曾開口的龍慕白，這才接着一笑道：「這兩位臨走的『秋波』可一點也不動人。」

到目前爲止，龍慕白還不知道司徒仇已經成了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還有心情去風趣一番，否則，目前的局面，恐怕就不是這個樣子。

那紅衣女郎也爲之淡淡地一笑道：「現在，我先替董姑娘解毒。」

探懷取出一顆大如鵝卵，黝黑而光亮的寶珠，俯身納入董小梅的口中，反身向文百川道：「最多盞茶工夫過後，董姑娘就可以康復了。」

「多謝姑娘。」文百川含笑接道：「請問，這是不是傳說中的武林瑰寶『辟毒珠』？」

那紅衣女郎道：「不是，這是千年毒蟒的內丹，其袪毒功效，比『辟毒珠』只强不差。」

文百川「哦」了一聲，道：「那眞是太難得了。」

那紅衣女郎輕輕一嘆道：「說來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我想，我的突然出現在這兒，各位一定感到很訝異的是嗎？」

文百川點點頭，沒接腔。

那紅衣女郎又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偸聽到東方亮要對各位計算後，才暗地裡跟踪到這兒來的。」

「哦！」

「文大俠知不知道，董姑娘中的是什麼毒？」

「不知道啊！」

「那是毒天王送給東方亮的『子午斷魂散』，中上之後，子不過午，午不過子，歹毒無比。」

文百川又「哦」了一聲道：「毒天王送給東方亮毒藥時，怎麼沒有將解藥一併送給他？」

那紅衣女郎道：「據東方亮

說，本來是有解藥的，由於解藥跟毒藥分別密藏，結果在一場小火災中解藥被毀，毒藥却保存了下來。」

文百川輕嘆了一聲，道：「怪不得方才他堅持不肯先交解藥，這老小子實在夠陰毒。」

龍慕白却插口笑道：「幸虧小梅福大命大，有了一位天外飛來的救星，否則，可眞是不堪設想了。」

那紅衣女郎却幽幽地接道：「所以我方才說，一切都好像是冥冥中早有安排。」

文百川點首輕嘆道：「是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風萍偶聚，總是有緣，這話是有道理的。」

一頓話鋒，又道：「姑娘方才出現時，身手高絕，又能跟踪像東方亮、司徒仇那樣的高人而不被發覺，想必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文大俠過獎！」那紅衣女郎苦笑着一嘆道：「談到我自己，我眞不知該怎麼說才好。」

文雪兒插口嬌笑道：「那……這位姊姊就慢慢地說吧。」

董小梅也欠身而起，向着紅衣女郎盈盈一揖，道：「多謝這位姊姊，大德不敢言謝，這份恩情只好永銘心底了。」

那紅衣女郎連忙還禮道：「董姑娘千萬別這麼說，其實我也正有求於妳哩。」

董小梅雙手遞過那千年毒蟒內丹，正容說道：「這位姊姊，如有所命，請儘管吩咐，小妹赴湯蹈火，決不敢有托辭。」

那紅衣女郎美目投向龍慕白、文雪兒、董小梅三人的臉上，來回掃視之後，忽然目蘊淚兒，淒然一嘆道：「寒家如果不是慘遭滅門橫禍，我那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跟三位一樣大了。」

原來她是身遭滅門慘禍的人，怪不得她的臉色是那麼冷漠。

董小梅一方面是感恩圖報，一方面也是基於同情心，不加思索地，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道：「這位姊姊，如承不棄，從現在起，我就是妳的妹妹了。」

文雪兒也含笑接道：「我也是。」

龍慕白附和的笑着道：「那麼，我是理所當然成爲妳的弟弟了。」

那紅衣女郎帶淚嬌笑道：「那是太好了，只是我這個做姊姊的，可生受了。」

文百川笑道：「好，好，從現在起，我又多了一位色藝雙全的賢侄女了。」

接着又是神色一正道：「從現在起，妳是大姊，慕白老二，以下是雪兒、小梅，今後，大家休戚相關，生死與共。」

那紅衣女郎嫣然一笑道：「多謝文伯伯。」

論姿色，紅衣女郎與董小梅在伯仲之間，却比文雪兒略遜一籌，但她却比文雪兒多出一份成熟美。目前，她這含淚的微笑，有如帶雨梨花，更別具一番撩人風韻。

董小梅禁不住脫口說道：「大姊，妳好美啊！」

那紅衣女郎嬌嗔地道：「小妹，別吃我這個老大姊的豆腐了好不好？」

董小梅理直氣壯地道：「大姊，我可是由衷之言呀！」

龍慕白含笑地接道：「我的姊姊妹妹，都是天仙化人的大美人，只是，我們都還不知道大姊尊姓芳名。」

那紅衣女郎美目橫掃，苦笑一下道：「咱們換個地方再談好嗎？」

現場中，不但有死狀奇慘的屍體，和刺鼻的血腥味，而且，遍地冰雪，寒氣逼人，實在不是談什麼往事的適當場所，何況，時已入夜，該是進晚飯的時候了。

昭雪沉冤　艷福不淺

經紅衣女郎一提醒，全體無異議通過，相偕下山而去了。

這是山脚下的一家獵戶中，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晚飯方罷，仍圍坐飯桌旁，董小梅有點迫不及待地笑道：「大姊，現在，該可以說了吧？」

那紅衣女郎道：「還不行，我的事情，不能讓別人聽到，這兒不適合。」

董小梅俏皮地一笑道：「再回山頂上，那兒再適合不過了。」

那紅衣女郎道：「那倒不必，剛才下山時，我已經注意到了離這兒約莫里半處，有一座廢棄的山神廟……」

董小梅截口嬌笑道：「好，咱們打道山神廟吧。」

文百川忍不住地笑道：「就是妳這小丫頭心急。」

董小梅嫣然一笑道：「就由於我是小丫頭才心急呀！」

以文百川等人的脚程，里半路程片刻就已趕到了。

那山神廟顯然是荒廢已經很久了，斷瓦殘垣，四通八達，裡面不會有人偸聽，外面有人進來，也老遠就可以看到，所以在這兒談話，絕對不可能有人偸聽。

董小梅靈目橫掃，嬌笑道：「大姊眞是有心人，這兒可眞是一個談機密事情的最佳場所。」

那紅衣女郎輕嘆一聲道：「小妹，妳不知道我那仇人有多麼厲害，所以，我的一切行動，不得不

格外小心。」

大夥兒在雜草中就地圍坐之後，紅衣女郎才沉思着說道：「我姓杜，叫冰心，說來也算是當今大理杜氏王朝的皇族。」

不等有人接腔，又道：「段氏的王朝氣數已盡，被當今杜氏王朝所取代，先父是當今杜氏王朝出力最多的開國元勳。」

說到這兒又幽幽地一嘆道：「可是，杜氏王朝天下大定之後，寒家却於一夜之間遭到滅門慘禍，全家五十餘口，無一倖免。」

文雪兒接口問道：「那……大姊妳是怎麼逃出生天的？」

杜冰心苦笑道：「我也不是逃出生天，是命不該絕，慘案發生時，我剛好在舅舅家跟小表妹玩牙牌，才逃過那一劫。

「事後，舅父將我改裝易容，送往貴州一位遠親家中，當時，我才十三歲。」

文雪兒問道：「大姊是幾時回到大理的？」

杜冰心道：「是三年之前，當我重回大理之後，才知道我舅父也由於將我秘密送往他鄉，也同樣遭到滅門之慘禍！」

接着幽幽地一嘆，說道：「收留我的那位舅父遠親，爲了怕影響我的武功進境，一直沒有將這令人氣憤的消息告訴我。」

董小梅接口道：「大姊學的是家傳武學？」

「是的。」

「妳的仇家就是當今杜氏王朝？」

「表面上是的，但實際上元兇却是另有其人。」

「那是誰呢？」

「是現任杜氏王朝的國師阮文才。」

「阮文才跟先伯父有仇？」

杜冰心幽幽地一嘆道：「沒有仇，也沒有怨，爲的祇是權勢和利慾。」

文百川也喟然一嘆道：「古往今來，權勢和利慾四字，不知促使多少人瘋狂，多少無辜的生命受摧殘，對於身爲萬物之靈的人類而言，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文百川這一段感慨良深的話，使四個年輕人也爲之默然無語而輕嘆，好像突然之間，成熟了許多了。

一時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大理地區，就是這麼的怪。

點蒼山頂，終年積雪，寒威迫人，但山腰以下，却是四季如春。

現在已經是初秋，而且是秋夜，但却一點沒有北國地區那種初秋的寒意。

明月在天，銀河耿耿，陣陣和風，送來野花的花香，中人欲醉。

此情此景，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

可是，現在的文百川等人，不但都成了不懂得欣賞詩情畫意的俗人，而且，每一個人的心頭，都好像壓着一塊鉛似地沉重。

半晌，杜冰心才歉笑着打破沉寂道：「對不起，由於我的不幸遭遇，影響了各位的心情。」

董小梅一本正經的道：「大姊，說這種話，就該罰妳三杯了。」

文雪兒道：「可惜這兒沒有酒。」

龍慕白接口道：「那就暫時記賬吧。」

董小梅道：「記賬可要加利息。」

杜冰心却又向文百川撒起嬌來：「文伯伯，弟妹們都欺負我，您也不替我主持公道。」

眼看這一羣年輕人的嬌憨神態，文百川也好像年輕了三十歲，居然呵呵地笑了起來。

當然，文百川深知此時此地不宜大笑，祇好勉强忍住了笑，一本正經的道：「如果說公道話，文伯伯也要罰妳，罰妳繼續說下去。」

董小梅向着杜冰心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大姊，公道自在人心啊！」

杜冰心好像無可奈何地一嘆道：「好，說就說吧！」

她沉思了一下，才又長嘆了一聲，道：「先父跟阮文才，不但是軍中同袍，私底下也算是很要好的朋友，對朝廷的功勞，也難分軒輊。

「所以，在皇上的心目中，先父與阮文才的份量，是相等的。」

文百川道：「如果我的猜想沒有錯，禍根就埋在這『份量相等』上了。」

「是的，當時皇上有意在先父與阮文才二人之間，挑選一人出任國師。」杜冰心說到這兒，並加以補充道：「各位也許經已了解，大理皇朝的國師，地位相當於天朝中的宰相，是皇帝以下的第一人，地位是無比的顯赫。」

文百川道：「如果地位不顯赫，誰還會昧着良心，幹這傷天害理的事去奪取。」

杜冰心道：「也由於皇上對這兩位功臣難以取捨，因而國師的任命，遲遲未曾發表公佈。

「先父淡泊名利，對於能不能任國師，根本不在乎，也不聞不問。

「可是，利慾熏心的，狼子野心的阮文才，却志在必得，而着手進行陷害老父的陰謀……」

董小梅忍不住截口問道：「阮文才是怎麼設計的？」

杜冰心道：「栽贓誣陷。」

文百川道：「阮文才栽的是甚麼贓？」

「造反。」杜冰心一挫銀牙道：「那老殺千刀的，仿冒先父的筆跡，僞造通敵函件，並且還買通一個江洋大盜，做爲傳信的人證，就這樣，使我全家及舅父一家將近八十餘口的人命，寃沉海底。」

董小梅道：「這麼說來，貴府的滅門慘案，是阮文才假藉皇帝之命所造成？」

「不是假藉，阮賊是眞的奉皇帝之命行事。」

「像這等要命的事，也不查明就下令滅門，這位杜皇帝怎麼會那麼的糊塗？」

文百川長嘆一聲，道：「這眞是孩子話，小梅，妳實在太幼稚了。」

董小梅苦笑道：「文伯伯，我說錯了？」

文百川道：「妳沒說錯，但妳不明白，古今中外，有幾個做皇帝的人，是眞正夠稱得上爲精明的，何况，事關他皇帝的寶座安危，即使是眞正的精明皇帝，在這節骨眼兒上也絕對是採取寧枉毋縱的殘忍手段的。」

「文伯伯，這就是伴君如伴虎的最佳註解了。」

「可以這麼說。」

龍慕白意味深長的一嘆道：「奸邪當道，忠良慘死，寃沉莫白，老天爺也未免太糊塗了。」

杜冰心幽幽地一嘆道：「老天爺是夠糊塗，但也不能說，冥冥中沒有報應。」

文雪兒接口問：「大姊，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因爲，那位糊塗而又心狠手辣的杜皇帝，已經遭到了報應。」

「是甚麼報應？」

「阮文才取得國師相位之後，就蒙上欺下，結黨營私，不到三年，就掌了整個杜氏王朝的大權，糊塗皇帝成了他的玩物，將他視爲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傀儡，然後不到二年，就被氣得一命嗚呼。」

文雪兒嬌笑道：「這雖然不是現世報，却也不算太遲。」

杜冰心苦笑道：「但在我的感覺上，還是太遲了。」

董小梅接問道：「以後呢？」

杜冰心道：「以後，是由七歲太子登基，當然，阮文才更可以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而成了實際上的皇帝。」

「阮文才爲什麼還沒有正式奪取皇帝的寶座？」

「那是時機還沒有成熟，因爲，還有部份的文武官員，是忠於杜氏王朝的。」

「噢……」

「不過，如果沒有奇跡出現，目前才不過十一歲的娃娃皇帝，早晚都會完蛋的了。」

「大姊心目中的『奇跡』，是否指阮文才也遭到了報應？」

「是的。」杜冰心輕嘆了一聲道：「但，這不能寄望於老天爺，而必須靠自己，不，應該說是靠文伯伯和弟妹們的鼎力協助了。」

文百川正容的說道：「這種事情，於公於私，我們都義不容辭。」

董小梅義憤填膺地道：「大姊請吩咐，我打頭陣。」

龍慕白也含笑道：「我和雪兒，當然也都樂意爲大姊效勞。」

「多謝各位弟妹的熱情，可是……」杜冰心輕嘆着接道：「事情沒這麼簡單。」

董小梅道：「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因爲阮文才本身武功高絕，近年來，更網羅西南地區一些多年未履江湖的老魔頭，實力太强了。」

不等有人接腔，又苦笑道：「不瞞各位說，先父跟阮文才的武功，原本在伯仲之間，因此，當我自信已將家傳武功練成，重返大理之後，由於心急報仇，曾經暗探過阮府。」

董小梅接問道：「結果怎麼樣？」

杜冰心苦笑如故道：「結果，差點連老命也賠上了。」

「啊！」

「那還是一年半前的事，現在不難想見，必然是更加戒備森嚴了。」

「大姊認爲，憑我們目前的實力，還殺不了阮文才？」

「是的。」

董小梅有點兒不相信地道：「大姊，有沒有錯估了雙方的實力？」

「沒有錯估。」杜冰心正容的接道：「各位對於段皇帝的武學，應該是耳熟能詳？」

文百川苦笑道：「不但耳熟能詳，而且，目前我和慕白的武學，也等於是段氏的武學。」

「而且，還是段氏武學的精華。」

「不錯。」

「但段氏王朝被杜氏的聯合陣勢所滅亡，却是事實。」

「唔……」

「不錯，段氏王朝的覆亡，跟他的子孫腐化、武學式微有關，但杜氏、阮氏兩家武學的高明，却也算是主要原因之一。」

「唔……」

杜冰心不自然地一笑道：「很抱歉，我除了偷聽過東方亮那批人

談話之外，也曾偷聽過各位的談話。」

文百川笑笑道：「這是妳本身的高明，用不着抱歉。」

杜冰心還是不自然的笑道：「所以，對於各位跟東方亮的武功深淺，我已經有個概念，同時爲了實際體驗，我還改裝易容，跟東方亮交過手，過幾招。」

董小梅又問道：「結果呢？」

杜冰心答道：「結果我奈何不了東方亮，東方亮也奈何不了我。」

「哦……」

「所以，我估計我的功力，跟文伯伯在伯仲之間，强過三妹雪兒，却比二弟慕白、四妹小梅要遜上一籌。」

文百川點點頭道：「照以上所說，這該算持平之論。」

董小梅嬌笑道：「我想，最多七天之後，大姊跟二哥之間的武功差距，就不止是一二籌了。」

杜冰心道：「是的，這也是我暗中跟踪東方亮那批人，及時救了小妹妳，並有所求於各位的原因。」

龍慕白豪氣干雲地道：「沒問題，等我再閉關七天之後，首先就替大姊報雪這段血海深仇。」

杜冰心幽幽地道：「那我先謝了。」

董小梅却皺眉問道：「大姊，我還有個問題沒有想通。」

杜冰心問道：「是什麼問題？」

董小梅道：「人所共知，過去的段氏皇朝，武功獨霸西南，江湖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不錯。」

「目前的杜王朝，建國也有十年以上，武功又那麼高絕，怎麼江湖上、武林中，從來沒有人提起過呢？」

「問得好，小妹，咬人的狗不叫，這答覆，妳該聽得懂吧。」

「哦……」

杜冰心幽幽地接道：「杜皇朝雖然在武林中默默無名，但事實上，他們對武林中的動態，却一直都是瞭如指掌。」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不過，如果沒有人企圖侵犯他們，他們是不聞不問而已。」

董小梅道：「一年半之前，大姊暗探阮府之事，他們爲何沒有追究？」

杜冰心道：「怎麼沒有追究，一直到現在阮老賊的狗腿子還在暗中追查！」

文百川道：「這麼說來，咱們跟東方亮之間的糾紛，也必然逃不過那批人的耳目了？」

「是的。」杜冰心輕輕一嘆，道：「不過，阮老賊的用心，目前我非常的了解，對於江湖的殺戮，他只是暗中煽風點火，不會插手的。」

董小梅訝問道：「煽風點火？爲什麼？」

杜冰心道：「有他在暗中煽風點火，殺戮才有增無減，死傷的武林人物愈來愈多，阮老賊的皇帝夢想才愈易實現，實現皇帝夢之後，也易於永保他的江山。」

文雪兒忍不住長嘆一聲道：「那阮老賊好惡毒的用心。」

「這大概也算是無毒不丈夫吧！」龍慕白含笑接口道：「大姊，才年半的工夫，你能對阮老賊了解得這麼深刻可實在很不簡單啊！」

「但事實上我却慚愧得很。」杜冰心幽幽地一嘆，道：「身負血海深仇，沒法昭雪，光是了解對方，有什麼用？」

文百川正容說道：「還是有用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呀！」

董小梅附和着道：「對對對，如果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憑咱們目前的實力，貿然去替妳復仇，那後果才糟呢。」

龍慕白忽然壓低聲音道：「有人來……」

龍慕白是面對廟前通道，而來人又是正面而來，所以，龍慕白能首先發現。其餘各人斂聲投注，只見來人仍在箭遠之地外，暗淡的星光下，一隊至少二十個人以上的夜行人，成一列縱隊，疾奔而來。

杜冰心目光一凝道：「這批人，很可能是阮老賊的狗腿子。」

董小梅道：「如果眞是阮老賊的狗腿子，則很可能是東方亮、司徒仇二人在暗中搗的鬼。」

杜冰心道：「是有這個可能。」

龍慕白笑道：「若如此，則反而成爲東方亮在替阮老賊煽風點火了。」

文百川道：「爲了坐收漁人之利，東方亮這一招是夠高明的。」

杜冰心臉寒似冰地說道：「如果眞是老賊的爪牙，咱們絕對不能留下一個活口。」

龍慕白笑笑道：「那麼今宵這個震天雙劍的祭劍大餐，就非常豐盛了……」

說話間那一隊夜行人的行列已到達山神廟的十來丈處。

現在，大致上可以看清楚了。

一共是二十一個人，全是黑色勁裝，黑布包頭，手持牛耳鋼刀。

也就在這時候，這批人由一路縱隊改爲一列橫隊，取包圍之勢，向山神廟進逼，一直到山神廟前丈遠，才停了下來。

正面對廟門，是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此人可能是這批人的頭兒。

此人約莫四旬上下年紀，雖然矮小精悍，並不起眼，但一雙精目，黑夜中看來，却是烱烱有光，顯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這山神廟殘破得四通八達，裡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也可以看到裡面。

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雖然已經看到了外面的情形，但却一個個視如不見，仍然在低聲交談着。

那漢子向裡面凝視少頃，才自言自語似地道：「不錯，是兩男三女一共五個。」

那漢子雖然是自語，但語聲不低，廟中人應該都能聽得清楚。

但妙的是，廟中的人不但視如不見，竟然還聽如未聞。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夠沉着，果然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廟中人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那漢子忍不住怒聲叱道：「你們五個，都給老子滾出來！」

龍慕白這才首先打破沉寂道：「你先滾一個給我看看。」

雖然已經打破沉寂，但還是沒有任何人正眼看那漢子一眼。

那漢子已夠稱得上爲老狐狸了，儘管，他早已被對方那種不理不睬的態度所激怒，但目前，却反而平靜下來，陰陰一笑道：「夠沉着，也夠橫，希望你們待會還橫得起來！」

龍慕白仍然是正眼也不望他一眼地道：「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那漢子冷哼一聲道：「據說，你們五個，都是段氏王朝的餘孽。」

龍慕白反問道：「是不是東方亮向你說的。」

「不錯。」

「那你們這些不長眼睛的東西，就是杜氏王朝的狗腿子了？」

「不是。」

「既然不是杜氏王朝的狗腿子，爲甚麼要替杜氏王朝賣命？」

「天下人管天下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懂不懂？」

「噢……眞看不出來，你倒是滿有正義感的。」

龍慕白邊說站起來，緩步走到已經塌了大半邊的廟門前，那一副旣瀟洒，又從容的神態，使得那漢子不自覺的接連退了三大步，並色厲內荏地叱道：「少廢話，快回答我的問話。」

龍慕白笑笑，問道：「是甚麼問話？」

「你們是不是段氏王朝的餘孽？」

「不是，也可以算是。」

「你這是甚麼話？」

「當然是老實話。」

不錯，龍慕白說的果然確是老實話。

因爲，他跟文百川練的是段家武功，但却跟段氏沒有任何淵源。

但，龍慕白的老實話，那漢子却沒法聽得懂，而楞了一下之後，才沉聲說道：「老子沒工夫跟你嚕嗦，現在，你們五個乖乖地跟我走。」

龍慕白安詳地向前逼進了一步，道：「你再在我面前『老子，老子』的，當心我敲爛你的狗嘴巴。」

龍慕白的語聲並不高，神態也並不是凌厲，但却有一股無形的懾人英氣，使得那漢子又不由自主地退了三大步，並冷笑地道：「不跟我走，就只有死路一條。」

緊接着手一揮，振聲喝道：「拿下他們，如敢拒捕，格殺勿論。」

一串暴喝，一陣人影飛閃，另外二十個黑衣漢子，由四面飛射廟中，將文百川等四個人困在當中，並同聲大喝道：「不許動！」

文百川笑笑道：「站起來，總可以吧？」

眞絕，此情此景之下，除了龍慕白已卓立廟門口跟那爲首的黑衣漢子對峙之外，已經陷入包圍中的四個人，居然還困坐在原先的草地上，不曾站起來。

那二十個黑衣漢子，又同聲喝道：「不行。」

文百川又笑笑道：「我這個人最好說話不過了，你們都不行，那我不動就是了……」

那位漢子厲聲道：「別聽他們廢話，給我剁！」

「殺！」

二十個人同聲暴喝，二十把鋼刀一齊向仍然坐在草地上的文百川等人「剁」了下去。

二十個人的「殺」聲，震得山鳴谷應，二十把鋼刀的寒芒之下令人怵目驚心。

但，這些不過是曇花一現，一下子就被一片慘呼聲和腥風血雨所淹沒了。

二十個人倒下了十雙，全部都是當場斃命，沒有一個活口。

二十個活人，一下子就變成二十具殘缺不全的屍體。

其中有十二個被砍下腦袋，五個被腰斬，三個被一劍穿胸。

更妙的是，其中還有六柄鋼刀把柄也斬成兩段。

當然，那六把鋼刀，是被董小梅的手中震天劍所斬斷的。

出手大開殺戒的，也不過是董小梅和杜冰心二人而已。

而且，這兩個女煞星，還是原姿地坐在原地，就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似的。

剎那之間，現場中血腥刺鼻，靜寂無聲。

不，也還是有聲音的，那是被

嚇得臉色發白，唯一倖存的為首黑衣漢子牙床捉對兒廝打發出的聲音，「格格」聲和沉濁的呼吸聲音。

龍慕白冷笑的聲音道：「別裝蒜子，像個男子漢一點，進招吧！我讓你十招，十招中，只要你能沾上我的一點兒衣邊，我可以饒你不死。」

那漢子沒進招，也沒有接腔，不過，方才那副「窩囊相」却已經不見了，代之的是一雙精目滴溜溜在直轉，也不知在打甚麼主意。

龍慕白又道：「如果你自知難逃一死，就自行了斷也一樣。」

那漢子還沒有反應。

龍慕白冷哼一聲，道：「你好意思讓你的手下久等！」

那漢子忽然悶聲不響地發出一串連瘋狂的搶攻。

由於龍慕白說過要讓他十招，所以他根本不用防守，而完全可以放手搶攻。

因此，一時之間，只見刀光霍霍，有如捲起千層雪浪，一波一波地湧向龍慕白的前胸。

平心而論，這漢子也夠稱得上是一流高手的高手，尤其是刀法方面，不但勢沉勁猛，刀招也是奇詭而又無比地凌厲。

尤其是由於不必擔心對方反擊，可以放手搶攻，更增加他攻勢的威力。

很可惜他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強了。

龍慕白連震天劍都不曾出鞘，就在原地的三尺範圍之內，手舞足蹈着。

像給徒弟餵招，也像在表演舞蹈，所以看到對方的鋼刀，好像砍在他的身上，但就差那麼一點點距離，鋼刀忽然自動滑了開去。

有時候，明明看到龍慕白的身體好像是主動的迎向鋼刀，而鋼刀反而莫名其妙地改變方向而落空。

龍慕白所禮讓的十招，就在這奇異的打鬥方式中很快的過去了

也就在第十招禮讓完畢時，龍慕白大喝一聲，道：「十招已完，我要反擊了！」

一聲清越龍吟聲過處，震天劍已經出鞘。

按說，龍慕白對付目前這樣的對手，實在毋須動用震天劍，隨便一掌或一指，都可以置對方於死地。

但，由於他說過要用對方祭劍，所以他還是亮出了震天劍。

也就在當震天劍出鞘，寒芒一閃之間，另兩道寒芒也疾如電掣地，成交剪狀向龍慕白攔腰一剪過來。

不過，這及時的攔腰一剪，並沒有「剪」着龍慕白，也沒救下那黑衣漢子。

龍慕白原式不變，以毫釐之差，逃過那攔腰一剪的同時，那黑衣漢子却也成了震天劍祭劍的犧牲品——被攔斬成兩段，而發出半聲慘號。

然後，龍慕白電疾回身，攻向那對他「攔腰一剪」的人。

避招、殺敵、反擊，一氣呵成，快得就像一個動作。

此刻的龍慕白，已充分顯示他那超級高手的架勢和風範。

本來，當方才有強敵向龍慕白實行偷襲時，文雪兒幾乎給嚇得驚叫出聲來。

現在，文雪兒她的一顆芳心，却還在急劇的跳着哩！

那兩個向龍慕白偷襲的人也不簡單，在龍慕白的電疾反擊之下，居然能分向避了開去——倒縱三丈之外。

那是兩個一高一矮，鬚髮全白的灰衣老者。

這兩個灰衫老者都手持長劍，高的一個在左，矮的一個在右。

龍慕白精目左右一掃，淡淡地一笑，道：「二位偷襲的行動，雖然不夠光明，但能逃過我的反擊，連兵刃都完整無損，却也足以自豪。」

那兩個灰衫老者，四道如冷電似的目光向龍慕白的手中上下掃視了一陣之後，右邊一個發話道：「你很自負。」

龍慕白劍眉一揚，道：「我有自負的本錢。」

那左邊的灰衫老者，道：「不錯，你有自負的本錢，年紀輕輕，能有這樣的成就，也的確足以自豪，不過……」

他目光向廟內那一批死狀奇慘的屍體一掃，冷然接道：「這手段，未免太殘忍了。」

龍慕白說道：「憑兩位的年紀，應該早已懂得，寬恕敵人，就是虐待自己的道理。」

「唔……」

「如果我方才的功力不敵，被剁成肉醬，或者方才我被兩位不聲不響的攔腰一剪，二位如何說法？」

龍慕白侃侃而說，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我了解，方才，二位心急救人，才有那『不光明』的行動，所以，我不說二位不夠光明，二位也不說我手段太殘忍，咱們雙方也都不必過問對方來歷，請進招！」

那右邊的老者呵呵一笑道：「痛快，痛快，你這個脾性，很對我的胃口。」

那左邊的灰衫老者道：「老夫兄弟，有個規矩，必須先加以說明。」

龍慕白道：「我正在聽。」

那左邊的灰衫老者道：「老夫兄弟，不論是對付一個人也好，對付千軍萬馬也好，都是兩人聯手。」

那右邊的老者道：「所以，目前也不例外。」

「我已經知道。」

「當然，你們可以五人聯手。」

「用不着。」

那左邊的灰衫老者道：「年輕人自負是好的，但過於狂傲，就不好了。」

龍慕白冷然接道：「這些，都跟兩位不相干，我倒是希望兩位能有點眞材實料，像那麼二十一個，可太教人失望了。」

左邊的灰衫老者冷笑一聲道：「很好，咱們兩位老人家，決不教你失望就是。」

龍慕白冷笑一聲，道：「那你們還等什麼？」

兩個灰衫老者都沒有接腔，但却不約而同地納劍入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情況很明顯，他們自知憑手中凡鐵，不能對付對方寶劍，乾脆就以徒手對付。

只聽得一陣骨節爆响過處，兩個灰衣老者好像突然長高了三寸以上，兩手的手掌，也脹大了一倍，並變成了一片烏紫色，。

同時，目光也變成了碧綠色，在黑夜中看來，就像貓頭鷹的眼睛那樣令人恐懼。

這情形，使得神功初成，豪氣干雲的龍慕白，也為之微微一楞。

杜冰心忽然嬌喝一聲：「二弟當心！」

喝聲中，她已拉着董小梅飄落現場，跟龍慕白成鼎足之勢站在一起。

而且，杜冰心還有意無意之間將龍慕白擠離了原來的位置，由她自己面對那兩個灰衣老者。

那兩個灰衣老者已併肩站在一起，見狀之下，也是微微楞了一下，並由較高的一個說道：「很好，現在五人聯手還來得及。」

文百川已攜着愛女的手飄出廟外，但却並肩立於五丈之外，淡然一笑道：「三對二，已經是殺鷄焉用牛刀了，在下就暫時樂得涼快一下吧！」

杜冰心却美目深注地沉聲道：「你們兩個，就是『梵淨雙兇』的獨孤兄弟了。」

那兩個灰衣老者面色微變，仍然是由那個較高的答道：「不錯。」

文百川亦臉色為之大變，並低頭向文雪兒說幾句話，只見文雪兒一臉凝重之神色，連連點首。

「梵淨雙兇」是以梵淨山為根據地的一對兇人，也是西南地區黑道中老一輩的頂尖高手。

高的一個是老大獨孤行仁，矮的一個是老二獨孤行義，但實際上是無惡不作，滿手血腥，罪孽滿身。

他們的武功就是獨樹一幟，尤其是那以苗疆瘴毒練成的五毒掌，更是歹毒無比，堪稱武林一絕。

他們的年紀，至少也在八十以上，而且，已經有二十年以上未涉足江湖了。

所以，目前，除了文百川曾經聽過他們的來歷，杜冰心曾經於暗探阮府時知道有這麼兩個老魔頭之外，其餘的三人還不曾聽過武林中有這麼兩個老魔頭哩！

不過，儘管龍慕白、文雪兒、董小梅等三人還不知道「梵淨雙兇」是何方神聖，但他們看到杜冰心和文百川二人的凝重神色之後，也都了然於胸，對方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　＊　＊

獨孤行仁話鋒一頓之後，又注目問道：「妳年紀輕輕不可能知道老夫兄弟的來歷，妳師父是誰？」

杜冰心冷然地答道：「你不配問。」

獨孤行義道：「老大，不必浪費唇舌，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面。」

文百川接口笑道：「好主意。」

獨孤行仁問道：「你就是這丫頭的師父？」

文百川搖搖頭道：「不是。」

「那你是誰？」

「我當然是我呀。」

「廢話。」

「廢話是你自己找的呀。」

文百川一臉的盎然笑意，氣得獨孤兄弟連白鬍子都翹了起來。

董小梅也為之嬌笑一聲，道：「大敵當前，可不能生氣啊！」

杜冰心更是冷笑道：「我不但知道你們兩個的來歷，也知道你們兩人已成為阮文才的狗腿子。」

獨孤行仁「哦」了一聲道：「老夫明白了。」

獨孤行義道：「明白了什麼？」

獨孤行仁道：「這些小輩，如果不是不久之前，曾經暗探阮府的人，也必然跟那暗探阮府的人，有深切的淵源。」

獨孤行義點點頭道：「不錯。」

杜冰心冷笑道：「現在，你們兩個有機會建一次大功了。」

「是啊！」獨孤行仁那碧綠的目光環掃，沉聲問道：「上次，暗探國師府的是誰？」

杜冰心傲然接口道：「是我。」

「妳？」

「不錯，你不信？」

「本來老夫是不相信的，但由於妳身邊這男娃子表現突出，我倒是相信了。」

「咱們在這兒狹路相逢，也不知是該說你們兩個的運氣太好，還是太壞？」

獨孤行仁一怔，道：「此話怎講？」

杜冰心道：「你自己多想想吧！」

其實，杜冰心的話意很簡單。

由於兩個老魔有可能建功的機會，也有可能會栽在這幾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輕煞星手下，所以才有上面的說法。

憑獨孤兄弟在江湖上的經驗，自然是略一沉思，就可想通的。

但杜冰心却乘這個機會以「傳音入密」功夫分別向龍慕白、董小梅二人交代着。

只見龍慕白、董小梅二人同聲說道：「好的，就這樣辦。」

獨孤行義冷笑：「後事交代好了。」

杜冰心道：「不錯。」

緊接着笑問道：「你們兩人呢？」

獨孤行義道：「老夫兄弟怎樣？」

杜冰心道：「你們兩個的後事交代好了沒有？」

獨孤行仁冷笑道：「小丫頭，嘴皮子犀利，可不管用的。」

杜冰心屈指輕彈劍葉道：「但我手中，這三尺青鋒和我二弟、四妹手中的震天雙劍，却絕對比我的嘴皮子更犀利，也絕對管用的。」

獨孤行仁冷笑道：「那你們爲何還不進招？」

杜冰心仰臉悠悠地道：「對付你們兩個已經入土半截的老廢物，還要先行進招，如果，傳將出去，今後，我們還有臉在江湖上混嗎？」

「你們這些小狗就註定沒有今後了。」獨孤行義怒聲的接道：「老大，上！」

獨孤兄弟雙雙騰身飛撲，四掌齊揚，發出一片急勁無比而又腥臭難聞的掌風，向杜冰心擊來。

以兩個老魔數十年性命交修的五毒掌力，聯手對付一個年輕而名不見經傳的杜冰心，在兩個老魔的想法中，眞是殺鷄用上了牛刀。

可是，就是這刹那之間，杜冰心却失去了踪影。

迎接兩個老魔的，是兩道森寒徹骨的寒芒，龍慕白、董小梅二人手中的震天雙劍。

血肉之軀不能跟削鐵如泥的寶劍對抗，兩個老魔自然明白也早已安排好對策。

他們兩個冷哼聲中，將本已運足八成的歹毒掌力猛然提高到十二成。

只聽「呼」地一聲，震天雙劍居然被那霸道的掌力逼得盪了開去，龍慕白、董小梅本人也被逼得接連退了七大步。

但也在這檔口，兩個老魔忽然一個跟蹌，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一下子跌坐在地面上。

杜冰心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口氣，道：「二弟、小妹，沒中毒吧？」

龍慕白道：「沒有。」

董小梅道：「我們都遵照大姊的指示，暫時停止呼吸。」

這一戰，發動得快，結束得更快。

而且，看似輕鬆，實際上却是驚險至極。

目前，雖然大功告成，但杜冰心等三個當事人，却於驚定思驚之下，在冒着冷汗。

因爲，獨孤兄弟這兩個對手，實在太强了。

羣俠方面以目前的實力，即使是五人聯手，也未必是他們二人的對手。

所以，杜冰心不得不走險招，先以「傳音入密」功夫向龍、董二人指示機宜，然後以言語激怒對方先行出手，她却「臨陣脫逃」，退過一旁，趁對方掌力已盡的刹那之間，以家傳百發百中的暗器手法，射出一把菩提子。

杜家的暗器手法，也是武林一絕，不但百發百中，而且，手法奇特，可以迴環飛舞，趁隙傷敵。

更妙的是，杜家暗器發射時，沒有破空之聲，無聲無息，令人防不勝防。

也由於這原因，功力奇高，經驗豐富如獨孤兄弟，也不得不當場認栽了。

而且，兩個老魔都栽得很徹底。

因爲，杜冰心是「打蛇打在七寸上」打中了對方的「氣海」大穴，使得獨孤兄弟，功力盡失，一下子成了個平常人。

不可一世的獨孤兄弟，現在，可眞像是一對入土半截的老廢物了。

兩人互望一眼，頹然一嘆之後，由獨孤行仁向杜冰心問道：「娃兒，妳的暗器，使的是『環飛無聲手法』？」

杜冰心點點頭道：「不錯。」

「聽說多年前，曾經有一個擅長此手法的人，叫甚麼『千手準提』……」

「那是先慈。」

「那麼，妳姓杜，也是杜氏王朝的人了？」

「不錯。」

獨孤行仁扭頭向乃弟苦笑道：「老二，咱們栽在『千手準提』白雪女兒的『環飛無聲手法』之下，也不算太寃了。」

獨孤行義長嘆了一聲道：「眞想不到，橫行一世的『梵淨雙兇』，居然栽在一個乳臭未乾，胎毛未褪的陰人手中。」

獨孤行仁也長嘆了一聲道：「這也算是報應吧！憑咱們兄弟之所作所爲，是不應該得到善終的。」

接着，向杜冰心沉聲喝道：「娃兒，給老夫兄弟一個痛快吧！」

杜冰心向文百川投以詢問的目光。

文百川道：「雖然他們二人死有餘辜，但對一個失去功力的人，殺之不武，放他們一條生路吧！」

不等杜冰心接腔，又道：「他們不可能再有力量危害江湖了，至於洩密問題，既然有東方亮在暗中協助，咱們也沒甚麼秘密可言，而且，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咱們的行動和計劃，以及目前的一切經過，都在東方亮那批人的洞察中。」

不遠處，傳來了東方亮的狂笑聲道：「文百川，你我之間，不論由那一方面來說，都該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遺憾。哈哈哈……」

狂笑聲搖曳長空，逐漸遠去。

杜冰心向獨孤兄弟冷然說道：「你們兩個人，可以走了。」

「走？」獨孤行仁苦笑道：「咱們兄弟還能走到哪裡去？」

「我管不着。」

「妳雖管不着，却有力量給咱們兄弟一個痛快的死法。」

「我已經提不起殺人的興趣。」

「你們已經殺了二十多個人，又何妨再多殺兩個呢？」

文百川插口沉聲說道：「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惡活，你們兩人，爲甚麼一定要求死呢？」

獨孤行仁向乃弟投過一個會心的苦笑之後，說道：「因爲，咱們兄弟已經活膩了……」

話落，雙雙拔劍向頸際一抹，鮮血激射中，雙雙的倒了下去。

以文百川爲首的羣俠們，齊都爲之長嘆出聲。

少頃過後，杜冰心才幽幽地道：「文伯伯，姪女想改變一下原訂的計劃。」

龍慕白搶先接口道：「大姊，我也正是這麼想。」

「噢……」

「大姊，先不要說出來，咱們分別以指功凌空寫在地上，看看咱們的想法是否相同？」

董小梅含笑接道：「好呀！看看是否英雄所見略同。」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背轉身，分別以指功凌空在地面上寫了幾個字。

結果，龍慕白寫的是：「乘勝追擊」。

杜冰心寫的是「打鐵趁熱」。

董小梅忍不住又嬌笑道：「字雖不同，但含意一樣，果然是英雄所見略同，而且……而且……」

她故意欲言又止。

杜冰心笑問道：「而且怎麼樣？」

董小梅扮了一個頑皮的鬼臉，道：「而且心有靈犀一點通……」

話還沒說完，人已躲到文百川的背後。

杜冰心洋嗔道：「丫頭討打！」

「我是一番好意。」董小梅由文百川背後探出半個頭來，故意裝成可憐兮兮地道：「大姊，妳眞能忍心打我嗎？」

武林兒女，豪邁而熱情奔放。

杜冰心跟董小梅等人雖訂交還不過兩個時辰，却已親熱得有如同胞姊妹。

目前，董小梅這一胡鬧，使得杜冰心俏臉飛紅，連連跺足不已。

龍慕白心中甜甜地，張嘴傻笑。

文百川、文雪兒二人則都抿唇微笑。

董小梅看看杜冰心，又看看龍慕白，忍不住發出一串「格格」的脆笑道：「妙啊！好一個心有靈犀一點通。」

文百川也忍不住呵呵一笑道：「少年不識憂滋味，這小丫頭可眞是一個開心果啊。」

是的，由於董小梅這一個開心果的一陣胡鬧，使得現場中的血腥氣和屍體雜陳的恐怖氣氛，也好像爲之消除盡淨了。

文百川神色一正道：「我想，這附近不會再有甚麼人竊聽了，現在，正好談一談正經事。」

話鋒一轉，目光一掠杜冰心、龍慕白二人，又道：「你們的意思是，不用等慕白閉關七天之後，現在就乘勝追擊？」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同時點頭道：「是的。」

文百川道：「我也是這麼想，雖然慕白的武功，尚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未免是美中不足，但目前乘勝追擊，却也有不少好處。」

杜冰心道：「是的，最大的好處，是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文百川道：「其次的好處是，免得兩面作戰。」

董小梅訝問道：「何謂兩面作戰？」

文百川道：「我是指東方亮那一批人而言。」

董小梅道：「對，有東方亮在暗中協助，咱們就成了兩面受敵。」

文百川道：「現在，先解決了阮文才這一邊，然後，再全力對付東方亮那批人，就輕鬆得多了。」

一頓話鋒，又沉思着接着道：「儘管馬上乘勝追擊，咱們的實

力還不盡如理想，但阮文才那邊，少了獨孤兄弟，也减少了實力……」

杜冰心截口接道：「不，應該說是減少了很大的實力，據我暗探所悉，獨孤兄弟是阮賊用重金禮聘來的最得力的助手。」

文百川道：「那就再好不過了，急不如快，咱們馬上出發。」

＊　＊　＊

這是大理杜氏王朝國師府的官邸。

天女神仙府，人間宰相家。

大理王朝雖然是南邊的小國小朝廷，但身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師府的豪華，還是足以令人羨慕的。

何況，目前的阮大國師，還是大理王朝事實上的皇帝哩！

所以，目前的阮府，不但豪華得賽皇宮內苑，警衞之森嚴，也是無以復加。

樵樓已起四更。

刁斗森嚴的阮大國師官邸中，一片寂靜，也一片漆黑。

整個官邸，除了大門口照着四個雄赳赳氣昂昂的跨刀武士的兩盞巨形燈籠之外，祇有一個地方還透着燈光。

那邊透着燈光的地方，是阮大國師，阮文才專用的小花廳。

小花廳還亮着燈光，自然表示小花廳中還有客人。

四更天還在接待的客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貴賓。

是的，這位貴賓，就是東方亮。

東方亮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不可能是為了煽風點火，也不可能是報喜，而絕對是報憂而來——向阮文才報告獨孤兄弟的死亡和杜冰心的來歷。

不說別的，祇要看阮文才不斷的踱着方步，不斷的以右拳猛擊自己的左拳，就足以證明了一切。

長得五官端正，福福泰泰，滿有大官氣概的阮文才，此刻，濃眉緊皺，一臉憂急的神色，在繞室徬徨着。

東方亮這位貴賓，則安詳地坐在客位上，獨個兒飲着香茗。

半晌，阮文才才停下來，在東方亮對面的主位上坐了下來，注目問道：「東方兄，你這消息可靠嗎？」

東方亮正容道：「在下親目所見，親身所聞，絕對不會錯。」

阮文才苦笑道：「那幾個年輕人，目前已如此高明，如果等那個什麼姓龍的閉關七日，神功大成之後，那還得了？」

「是的，是很嚴重，不過……」東方亮神秘地一笑道：「國師，十天當中，很可能有不少的變化。」

「噢……」

「不瞞國師說，我已經派司徒仇在暗中盯着他們，只要知道了龍慕白閉關的地點，準保他在這七天之中吃不了，兜着走呢！」

「對，這個倒是個好辦法，只是……」

阮文才欲言又止。

東方亮注目接問道：「國師有什麼顧慮？」

阮文才沉思着道：「我在想，他們會不會臨時變動，來一個出其不意的乘勝追擊？」

阮文才不愧是個深謀遠慮的老狐狸，居然一下子就猜中了羣俠方面的企圖。

東方亮道：「國師是躭心他們今宵就進犯國師府？」

「東方兄認為呢？」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

「那麼，東方兄有何良策？」

「我想，我也暫時留在國師府中，必要時，可以助上一臂之力。」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還有，方才我說過，此行帶來了一項很管用的小禮品。」

阮文才笑道：「來自東方世家的禮品，一定無比珍貴，看來，我不可能有拒收的勇氣。」

東方亮神秘地一笑道：「可以這麼說，國師……」

微頓話鋒，忽然岔開話題道：「有沒有見過『南天一鳳』段翠？」

阮文才道：「十多年前見過，很美，人如其名，武功也很高。」

東方亮道：「我所帶來的禮品，論面貌，是不如段翠，但很耐看，越看越有味道……」

阮文才目光為之一亮道：「東方兄的禮品，是一個美女？」

「是的，國師是大行家，當明白，越看越覺得美，比起那越看缺點越多所謂的美女來，有意思得多了。」

「對對對……想不到咱們還有此同好的呢。」

「我所說的這個女人的武功，比起段翠來，也只强不差。」

「那好極了，還可以作為貼身的保鏢。」

「我也正是這個意思，我了解國師武功高强，加上這位貼身保鏢之後，更可以高枕無憂了。」

阮文才的一臉興奮，沒接腔。

東方亮又道：「而且，她還善於內媚，床笫功夫，也同她的武功一樣高明。」

阮文才嚥下一口口水，仍未接話。

東方亮也嚥下一口口水道：「還有，對於一般人要求女人所具備的五字訣，她也全行……」

越說越荒唐，也越說越不像話。

還好，總算還沒將那「五字訣」明說出來。

但，阮文才已經心癢難搔地有點兒迫不及待了。

他再度嚥下一口口水道：「東方兄，人在哪兒？」

東方亮笑道：「人就在屋頂上面。」

接着，仰首低喚一聲道：「媚娘，下來吧！」

如斯響應，一道人影穿窗而入，燈影搖晃中，小花廳中，已多出一個綽約多姿的黑衣女郎。

那赫然就是崔姑娘。

不錯，崔姑娘就是那種初看不怎樣，但却越看越有味道的女人。

崔姑娘的年紀也不小了，應該是三十出頭的人，但却還保持着少女的身材。

以往，由於一直穿着既寬又長的衫裙，將她那美好的身材埋沒了。

今宵，她穿的是黑色勁裝，襯托得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一點都不含糊。

尤其是她雪白的皮膚，在黑衣裳的陪襯下，更顯得瑩白如玉，光滑可人。

而且，平常不打扮的她，今宵却是薄施脂粉，淡掃蛾眉，更平添幾分撩人的風韻。

阮文才目光為之一亮間，崔媚娘已向着他盈盈一福道：「崔媚娘參見國師。」

阮文才那貪婪的目光在她週身上下掃視着，樂得呵呵大笑道：「好，好，好，好一位既美又艷的巾幗英雄。」

東方亮含笑接道：「不是英雄，是英雌。」

「我阮文才就是喜歡英雌。」阮文才一掌拍在東方亮的肩頭，咧嘴笑道：「東方兄，這一個厚禮我是敬領了，記着，當有一天，我夙願得償時，你東方兄就是我的國師。」

「那我先謝了。」東方亮向崔媚娘笑笑道：「好好的伺候國師，隨時隨地都要特別留心。」

崔媚娘嬌聲應道：「妾身記下了。」

東方亮向阮文才笑道：「打擾太久了，我該告辭了。」

緊接着，却擠擠眼睛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國師也請快點安歇吧。」

阮文才含笑揚聲喝道：「來人，送東方大俠去賓館安歇……」

東方亮截口道：「不用，已經快天亮了，我還要去四週巡視一番。」

「那就有偏勞東方兄了。」

「哪裡，哪裡，這是我這個未來的國師應盡的職責呀，哈哈……」

「哈哈哈……」

狂笑聲中，阮文才擁着崔媚娘的纖腰，走出小花廳。

＊　＊　＊

阮文才的官邸後面，是一條小巷道。

雖然有一道高達三丈圍牆，將小巷通道隔開，但自從上次杜冰心有過暗探阮府又脫逃的記錄之後，這兒的警戒也加强了，不但圍牆內有暗樁，圍牆外也有跨刀武士定時巡邏。

就當東方亮在小花廳跟阮文才密談的同時，以「識途老馬」的杜冰心為嚮導領着文百川等人，已到了巷道中。

不過，那只有文百川、龍慕白、董小梅、杜冰心等四人，功力較次的文雪兒却沒有看到。

但他們剛剛進入巷道，就碰到定時巡邏的兩個跨刀武士。

巡邏武士碰上文百川等人，好比兔子遇着了獵犬在劫難逃。

不過，那兩個武士比獵犬利爪下的兔子幸運得多，並沒有丟掉性命，只不過是被點了昏穴，外衣被剝掉了而已。

那被剝掉的外衣，套在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身上。

由於距天亮不遠，不得不一切都講究速度。

所以，龍慕白、杜冰心二人假裝成巡邏武士的同時，文百川、董小梅也已經將那兩個「活死人」隱藏在拐角處的陰影中。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藝高膽子大，一式「旱地拔葱」，越過圍牆，飄落後花園中。

迎接他們的，是兩把雪亮的鋼刀。

但兩把鋼刀才遞出一半，又在一聲驚「咦」中硬行收了回去。

發現是自己人，當然是會中途收招。

由這一點證明那兩把鋼刀的主人應變神速，並非庸手。

但碰到龍慕白、杜冰心二人，並非庸手的人也變成了庸手，莫名其妙地被制倒了。

掃除障碍之後，杜冰心輕輕彈指，文百川、董小梅二人也相繼越牆而入。

杜冰心低聲招呼道：「跟我來！」

一行四人，在杜冰心引導之下，向阮文才所住的精舍前進。

＊　＊　＊

東方亮很有信用，他果然在四週巡視着。

現在，在阮府總護院江珩的陪同下，跟杜冰心等人不期而遇。

幸虧杜冰心等四人是分成明、

暗兩路前進──杜、龍二人在明；文、董二人在暗。

好在是黑夜，後面花園中，又多的是假山和花木，憑文、董二人的高明身手，很容易混過去。

當龍、杜二人發現東方亮、江珩迎面而來時，一面凝功待變，一面向對方默然行禮。

東方亮含笑點首，並搶先說道：「好，好，各位多辛苦一點，尤其是在這天亮前的最黑暗時間中，更要特別當心。」

龍慕白含糊的應了一聲，等對方兩人通過之後，才繼續前行，並在心中咒罵着：「見你娘的大頭鬼……」

後面却傳來東方亮的聲音：「江兄很能幹，這兒的警衛，已經是非常的嚴密了。」

江珩的語音說道：「多謝東方大俠的誇獎！」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互投過一個會心的微笑，繼續向他們的目的地前進。

＊　＊　＊

阮文才那豪華的寢室中。

牙床上，一張薄薄的棉被，遮蓋着一對極度狂歡後的男女，阮文才和崔媚娘髮亂釵橫，俏臉上酡紅未褪，顯得格外嬌慵，也格外逗人遐思。

阮文才好像意猶未盡，仍然擁着她的嬌軀溫存着，並恣意嘻嘻地笑道：「東方兄沒有騙我，媚娘，妳算得上是女人中的女人，尤其是乾、香、熱、緊、淺五個字齊備，篩、簸、扭、擰四功俱佳……」

崔媚娘嬌嗔地截口叱道：「你還敢說出……」

阮文才涎臉邪笑道：「夫人叫我不說，我就不說。」

崔媚娘又給了他一個白眼，說道：「身爲國師，這種話，也虧你說得出口。」

阮文才邪笑如故的道：「國師也是人，床笫之間，裸體相對之下，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寢室外忽然傳出一串奇異的語聲道：「國師，有客來。」

阮文才臉色一變，反手一掌，將丈外的燭光擊滅，挺身而起。

這是天亮之前的一段最黑暗的時刻，怎麼會有客人來？

即使是眞有緊急事非要前來的客人，也必須經過通傳才行。

沒經過通傳，就到了寢室門外的客人，那只有一種情況，絕對是惡客或者是刺客。

所以，阮文才才有上述的反應。

平心而論，阮文才反應的神速，是沒得話說。

＊　＊　＊

不錯，已經來到阮文才的寢室門外，是惡客，也是刺客。

那是龍慕白、杜冰心二人。

龍慕白在杜冰心的引導下，輕車駕熟，沿途只經過三次盤查，都被他們輕易的制住，沒出過紕漏。

即使是制住寢室外的兩個警衛時也做得乾淨俐落，沒發出任何的聲音。

寢室外的附近，並沒有第三個警衛，那麼，這個出聲向阮文才招呼的人，又是何方神聖呢？

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明白是怎麼回事時，都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原來，是一隻能言的鸚鵡。

當龍慕白、杜冰心二人苦笑着向牠打量時，牠也偏着小腦袋，在向他們端詳哩！

就在這檔口，才胡亂地穿上衣衫的阮文才，已持劍啓門而出。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還是阮府武士的打扮，阮文才也只是只認衣不認人地脫口叱道：「是什麼客人？」

龍慕白首先搶答道：「那客人正在花圃中。」

話聲中，已拉着杜冰心退到丈外的花圃中。

龍慕白之所以拉着杜冰心退到花圃中，是由於對方身手高強，而花圃中不但地勢寬廣，可以聯手齊上，必要時並有文百川、董小梅二人支援。

阮文才也跟踪而來，精目一掃之下，接問道：「人呢？」

龍慕白含笑接口說道：「咱們兩個就是了。」

緊接着，三兩把地，雙雙撕下武士外衣，現出本來面目。

杜冰心一挫銀牙，道：「老賊，還認得我嗎？」

阮文才微微一怔之下，苦笑道：「高明。」

一頓話鋒，又飛快地接口道：「老夫雖然不認識妳，却已經知道，妳就是十一年以前的漏網之魚，杜瑜的女兒杜冰心。」

杜冰心冷笑一聲道：「你也知道姑奶奶我，今宵是索命而來的。」

阮文才哈哈大笑道：「老夫的命是現成的，只怕妳沒這個本事索得去。」

龍慕白心知對方是借狂笑聲召集人來。

所以，他當機立斷地沉喝一聲，道：「大姊，咱們上！」

「上」字聲中，雙劍成交剪狀，向阮文才攔腰疾斬而來。

阮文才雖然已經由東方亮口中知道了這些年輕人不好惹，但他一方面由於自視甚高，也自恃寶刀未老，另一方面也認爲東方亮過於誇張對方的身手。

因此，他存心一試對方的份量，以九成眞力，劍演「分花拂柳」，硬接硬架。

在他的想像中，憑自己數十年的修爲，這九成眞力的「分花拂柳」，縱然不能將對方的長劍震飛，也該震開去才對。

可是，他忽略了龍慕白手中，那無堅不摧的震天寶劍，因此他那招「分花拂柳」才施展一半，已經是劍毀人傷，手中長劍被削成兩段，一條右腿也被齊膝砍掉。

他的右腿，是被杜冰心砍斷的。

這還是他功力高，反應快所致，如果他的功力稍遜，反應稍慢，那就當場被腰斬了。

龍慕白跟杜冰心之間，已有協議，儘可能讓杜冰心達到手刃親仇的目的。

所以，龍慕白協助杜冰心使阮文才劍毀人傷之後，並未乘勝追擊，而只在一旁掠陣。

阮文才不但功力高絕，也夠狠。

他在右腿被砍掉的情況之下，居然能一衝三丈多，到達他那幢精舍的大門前，並還將手中半截斷劍以甩手箭的手法脫手射向「啣尾」疾追的杜冰心，然後，才揚聲大叫：「媚娘救我！」

崔媚娘爲什麼還沒有出現？

這就是女人較男人爲難之處了。

狂歡過後，還光着身子的阮文才，可以胡亂披上衣衫，衝出來應變。

但同一情形之下的崔媚娘，却不能這樣做。

何況，她跟阮文才之間，根本談不上一絲感情，其所以同阮文才上床，完全是由於利慾薰心的東方亮所一手促成的。

更何況，她在房間中，已看到了外面的一切，縱然她不顧一切的追出去，也救不了阮文才，甚至可能還賠上自己的性命。

所以，阮文才緊急的呼救，並沒有獲得任何反應。

但，杜冰心已一劍格開那向她疾射而來的半截斷劍，疾射而前寒芒一閃，又是一劍橫掃。

阮文才單足一躍，衝進大門，又是一躍。

阮文才夠强，夠狠。

身負重傷之下，猶能像生龍活虎似地，逃過杜冰心的兩次追殺。

但他那樣情急逃命的「又一躍」，却沒有「躍」起來。

原來是，在一旁替杜冰心掠陣的龍慕白及時「賞」了他一粒小石子。

小石子擊在他那僅剩的左膝蓋上，於是，他那「又一躍」就功敗垂成，而他的腦袋也跟着搬了家。

當然，他的腦袋是被杜冰心所一劍砍掉的。

這些，說來雖然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雙方交手的剎那間所發生的事。

也就當阮文才人頭落地之間，崔媚娘已恢復了一身勁裝，俏立門口。

同時，東方亮、江珩二人也已疾瀉當場。

東方亮二話不說，疾喝一聲道：「快走。」

立即偕同崔媚娘躍身飛射而去。

江珩就着疾瀉當場之勢，一刀劈向杜冰心。

但他一刀劈向杜冰心之同時，却眼看東方亮居然「臨陣退縮」，不由「咦」了一聲。

不，只能說是「咦」了半聲。

因爲，他的「咦」聲才出口，手中鋼刀已被杜冰心一劍震飛，人頭也跟着滾落地上。

緊接着，暴喝連連，阮府中的高手紛紛趕到。

龍慕白、杜冰心二人立即身陷入包圍之中。

憑龍慕白、杜冰心二人的身手，對方人數再多，也猶如燈蛾撲火，有去無回。

因而一時之間，殺聲震天，慘呼陣陣，三五個照面，已陳屍十具以上。

龍慕白還算冷靜，殺的人並不多。

但杜冰心却像殺紅了眼睛，也許她是想到了自己和舅父一家數十條人命的滅門慘禍，而怒火高漲，因而下手不留情。

那十多具屍體，有五分之四都是她的「傑作」。

而她好像越殺越有勁，儘管已經加入混戰的文百川、董小梅和龍慕白等三人，都同聲招呼她撤退，但她却聽如未聞，仍然像斬瓜切菜地亂殺一通。

阮府中的高手，還不知道他們所保護的國師已經遭了報應，仍然像潮水一般，一波一波地湧了上來，而且，實力還一波比一波强。

文百川畢竟比較冷靜，眼前東方已經發白，如果城防官兵趕來，那更難善了，因而，當機立斷地衝向杜冰心身邊，沉聲喝道：「冰心，跟我走！」

「還想走，留下命來！」

接口的是兩個黃衫老者，一個仗刀，一個用劍，分別將文百川、杜冰心二人截住，而且，還戰成平手。

杜冰心揚聲喝道：「這兩個都是跟獨孤兄弟一樣的老魔頭，二弟、四妹，給我殺！」

那兩個黃衫老者雖然能分別跟文百川、杜冰心二人打成平手，但卻敵不過持有震天寶劍的龍慕白和董小梅參戰後的聯手攻勢。

所以不到三招，就分別死於震天雙劍之下。

死亡，畢竟是令人恐怖的。阮府的高手們，由於被殺寒了膽，也由於頭頭們都已伏誅，沒人督促，也沒有人繼續向前送死。

一場殘酷的大屠殺，自然停止了。

但，就當羣俠們準備離去之際，現場已被大批官兵所包圍。

文百川不禁苦笑道：「東方亮這個人，可眞能幹。」

杜冰心訝問道：「文伯伯認爲，官兵是東方亮叫來的？」

「如果，不是東方亮在搗鬼，官兵們哪有這麼高的辦事效率？」

「唔……這樣也好。」

「也好？」

「我跟他們進宮去一趟。」

一個將軍裝束的人，在十名兵勇簇擁之下，大步走了過來。

杜冰心入目之下，目光爲之一亮，道：「好極了，我認識他。」

那將軍模樣的人，目光朝現場一掃，不由臉色大變，怒聲叱道：「大膽叛逆，膽敢刺殺國師！」

杜冰心俏臉一沉，道：「杜玄人，你可能不認識我了吧！」

杜玄人一怔之後，目光深注地道：「妳……」

「我叫杜冰心，小時候曾經叫你『叔叔』。」

「哦……」杜玄人臉色又是大變。

「你本來是先父的得力助手，先父待你可不薄！」

「是是……這個我可知道。」杜玄人一臉尷尬笑容。

「可是，先父蒙冤，被害之後，你不但不曾感恩圖報過，反而投入了阮老賊的門下。」

「姑娘，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妳不了解……」

杜冰心冷然截口道：「對於官場中事，現在，我很了解。」

杜玄人苦笑說道：「那……妳能諒解我？」

「不錯，而且，我還可以促成你建一次大功。」

「怎麼說？」

「我問問你，你還承認你是杜家的子孫嗎？」

「當然。」

「你也明白，大理王朝是杜家。」

「是的。」

「你更明白，阮文才心懷不軌，其罪狀，可說擢髮難數？」

「這……是的。」

杜玄人這答話不夠爽快，又引起杜冰心的不快，因此臉色一沉，道：「是我冤枉了阮文才？」

杜玄人苦笑道：「我可沒這麼說呀！」

杜冰心冷然接問：「阮文才是不是死有餘辜。」

杜玄人這一下子答得很爽快道：「是的。」

當然，這道理也很簡單。

杜玄人既然是杜冰心父親杜瑜的助手，杜瑜含冤負屈，遭到滅門慘禍之後，又能改投杜瑜的仇人阮文才的門下而飛黃騰達，自然是善觀氣色，見風轉舵，八面玲瓏的人物。

而且他對阮文才的實力也一定最爲了解。

憑阮文才的實力，都慘死在目前這二男二女的手中，如果自己不識相，豈非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何況，杜冰心還說過，不但諒解他的處境，還要促成他建一次大功。

憑他靈活的頭腦和杜冰心所問的話意中去揣摩，對杜冰心所說的「奇功」，已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所以，現在，他對杜冰心「乖」起來了。

杜冰心注目接問道：「那麼，當年先父是不是叛逆犯呢？」

杜玄人毫不猶豫地道：「那當然是阮文才故意栽贓陷害的。」

「那麼，目前的事情，你打算如何處置？」

「請姑娘吩咐。」

杜冰心却又岔開話題，道：「你現在掌握大理王朝一半的兵權？」

杜玄人道：「是的。」

「也兼管京城警衞？」

「是的。」

杜冰心道：「這就行了，你比我聰明，該懂得如何去做，憑你目前的權勢，也有力量自由發揮，沒有人膽敢制肘。」

杜玄人像個馴服的部下在聽訓，一臉肅容，祇聽不說。

杜冰心又道：「但是，有兩項原則，絕對不能違背。」

杜玄人正容說道：「請姑娘指示。」

杜冰心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第一，杜氏王朝的傳統不容變更！」

「是。」

「第二，先父的沉冤必須洗刷，公佈週知，並由朝廷明言褒揚。」

「是。」

「你答得夠爽快，」杜冰心冷冷地一笑道：「但我提醒你一聲，如果你口不應心，那麼，目前的阮文才就是你的榜樣了。」

「是。」杜玄人苦笑接道：「姑娘，有妳在暗中監視，我有幾個腦袋，膽敢違背妳的意旨？」

杜冰心道：「你明白就好了。」

杜玄人道：「其實，方才當姑娘原諒我的過去時，我就已經想到要完成姑娘所吩咐的兩件事情了。」

「噢？」

「姑娘……」

杜玄人欲言又止。

杜冰心冷然接道：「有話就說了，別吞吞吐吐的。」

「是。」杜玄人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姑娘，如果我說錯了，妳可得多加包涵。」

杜冰心道：「說吧。」

杜玄人輕嘆了一聲之後，改以傳音入密功夫說道：「姑娘，以妳的人品、武功、聰明才智，以及猶勝鬚眉的豪情壯志和超人的魄力，如果由妳來接替王位，則杜氏王朝必然……」

杜冰心擺手制止他，說道：「夠了，想不到你也成了一位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了。」

杜玄人訕然一笑，「姑娘過獎。」

一頓話鋒，又以傳音功夫道：「姑娘，不是我有意在姑娘面前賣弄我的傳音功夫，而是，這種話題，不便在當衆之前談論。」

「我了解。」

「姑娘當也了解，王上還年幼，又太懦弱……」

「這問題不許再提，」杜冰心也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道：「你很能幹，又富智謀，祇要你不懷二心，那麼，王上有你輔位，杜氏王朝一樣地有光明的遠景。」

接着又以普通語聲說道：「記住我的話，我要走了。」

杜玄人很誠懇地說道：「姑娘金玉良言，下官當永記心底。」

「那很好。」杜冰心扭頭向文百川等人說道：「文伯伯，咱們走吧。」

夜盡天明，文百川等人在杜玄人的恭送下，快步離去。

* * *

當杜冰心、文百川等人離去之後，圍牆外却有三個人在低聲密談着。

那是司徒仇、東方亮和崔媚娘。

司徒仇一臉得意神色。

崔媚娘木然呆立，無任何表情。

東方亮則一面慘然神色道：「一切都是白忙，眞他娘的活見鬼。」

司徒仇似笑非笑的道：「東方兄，不是我放馬後砲，你之所以鬧成這『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笑話，怪祇怪你自己利慾薰心，才想出這餿主意，可怨不了別人。」

東方亮說道：「不是怨別人，却該怨你。」

「怨我？」

「唔……」

「這話由何說起？」

「我問你，負責盯住文百川那批人的是誰？」

司徒仇禁不住的失笑道：「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東方亮冷笑道：「結果，你却把人盯失了。」

「可是，我另有收穫。」

「那是另一回事。」

「總是你有理由。」

「本來就是，如果你能及時知會我一聲，又何致弄出這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臭事來。」

「我怎麼會想到你會出這樣的餿主意哩！」司徒仇苦笑，接道：「算了，事情已經過去了，不用再提了。」

東方亮道：「你說得多輕鬆！」

司徒仇向崔姑娘偷偷的瞟了一眼，伸了一下舌頭，道：「其實，這種事情，也談不上甚麼虧，崔大姊，妳說是嗎？」

一直木然呆立的崔媚娘，哼了一聲，道：「小滑頭，你再油嘴滑舌的，當心我摑你兩記耳光。」

司徒仇又伸了一下舌頭，道：「好大姊，下次不敢了。」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我逮住的那丫頭，好處還不是大家的？」

「逮住那丫頭？」

聽司徒仇這口氣，莫非文雪兒又被劫持了。

對對，文雪兒由於功力較低，沒參加突襲國師府的行動，負責盯住文百川等人的司徒仇，自然不會放棄這大好機會而可被他撿了一個便宜。

是的，文雪兒就在她落單的那段時間，被暗中盯梢的司徒仇所劫持了。

* * *

文雪兒本來是被秘密安置在一家農戶中。

現在，文百川等人已回到那兒，却是一個個滿面焦急神情。

杜冰心手中持着一紙便箋，那是司徒仇留下的。

便箋上潦草地寫：「今夜三更正，洱海赤文島旁恭候俠駕，司徒仇敬草。」

半晌，董小梅才苦笑一聲，首先打破沉寂道：「司徒仇之所以劫持三姊，還不是爲了震天雙劍和九源清笈？」

杜冰心「唔」了一聲，道：「大概是吧！」

董小梅道：「我想，震天雙劍也好，九源清笈也好，都是身外之

物，比不上三姊的安全，所以，我主張以九源清笈和震天雙劍去換人。」

目光移注龍慕白道：「二哥，你說呢？」

龍慕白點點頭，道：「我也正是這麼想。」

杜冰心道：「好，咱們就決定這麼辦。」

文百川苦笑着一嘆，道：「眞該死，我爲甚麼不把雪兒帶在身邊！」

杜冰心也輕輕一嘆，道：「文伯伯，事情既已發生了也就不用後悔了。」

董小梅道：「其實，文伯伯當時的顧慮，並沒有錯，怪只怪司徒仇那小子老是陰魂不散地暗中盯梢咱們，而咱們也居然不曾覺察到。」

龍慕白道：「所以，我想，今晚交換人質之後，一定要設法立即將司徒仇和東方亮二人除掉，這才是一勞永逸的上策。」

「對！」杜冰心正容道：「那兩個如不立即除掉，咱們往後將永無寧日了。」

文百川道：「如果震天雙劍到了他們手中，要想除掉他們，談何容易。」

龍慕白說道：「我想，困難是可以設法克服的，總而言之一句話，咱們絕對不能再姑息那兩個人了，一切到時見機行事吧。」

兩個女嬌娃同時點頭，道：「對，絕對不能再姑息他們。」

「既然大家都這麼決定，我想……」文百川一正神色，凝注龍慕白，徐徐接口道：「慕白，我也不瞞你了。」

龍慕白訝問道：「文伯伯瞞着我一些甚麼？」

文百川道：「本來，爲怕影响你的武功進境，是打算等你閉關七日之後，才告訴你的。」

「是很嚴重的事情？」

「是的，所以，在我說出之前，你必須先行在心理上有一個準備。」

龍慕白身軀微震，然後猛地吸了一口氣，說道：「文伯伯，我已經準備好了。」

文百川這才長嘆了一聲，道：「慕白，令尊已經去世了。」

龍慕白臉色大變，整個身子都搖晃了一下。

但他畢竟早已於文百川的嚴重語氣中，做好了接受非常性打擊的準備。

所以，他雖然乍聞後，震驚得搖晃了一下，却並未昏倒。

而且，再度吸進一口氣之後，目注窗外長空，居然以極平靜的語氣問道：「文伯伯，先父被人殺死的？」

文百川道：「是的。」

「仇家是誰？」

「司徒仇！」

「司徒仇？」龍慕白那悲憤的心情和莫名的悲憤目光，凝注文百川問道：「司徒仇爲甚麼要殺我父親？」

「因爲……」

接着，文百川將他所身經目睹的，將龍雄遇害的經過，娓娓地詳細說了一遍。

龍慕白靜靜的聽完之後，才目含悲忿之淚，仰首「喃喃」自語道：「想我龍家一向忠厚傳家，我爹更是濟困扶危，仁俠廣被，到頭來，却落得這樣的下場，老天爺，你爲甚麼這樣的混帳？」

說到最後聲淚俱下。

兩個女嬌娃同聲驚呼：「慕白……冷靜一點。」

文百川連忙搖手制止道：「讓他發洩一下，對身體只有好處。」

杜冰心恍然地道：「對，將悲憤積壓在心中，那會傷人於無形……」

龍慕白忽然穿窗而出，瀉落院中，寒芒連閃，院落旁一塊重逾萬斤的巨石，被他以震天劍砍成百個小塊，然後，仰天一個字一個字沉聲說道：「蒼天在上，如果我龍慕白不能將司徒仇的心肝挖出來，祭奠先父和我龍家死難族人的在天之靈，我龍慕白就如此石！」

話聲鏗鏘，擲地有聲，令人爲之熱血沸騰不能自己。

文百川向兩嬌娃招招手，一同走向室外，向龍慕白沉聲，說道：「慕白，現在你該冷靜下來了。」

龍慕白幽幽地道：「文伯伯，我很冷靜。」

「那麼，我有話說，請聽好。」

「文伯伯請吩咐。」

「從現在起，你們三個人，都得在這農家好好調息，養足精神準備晚間的廝殺。」

「是。」

「調息時，一定要有一個人擔任着警戒。」

「我懂。」

「如果我天黑時還沒有回來，可由冰心率領，逕行前往洱海赴約，我一定在三更之前趕到。」

杜冰心訝問道：「文伯伯，你要去哪兒？」

文百川說道：「這個，我暫時不想說出來。」

董小梅道：「文伯伯此行，必然跟營救三姊的事有關。」

文百川點點頭道：「不錯。」

龍慕白不加思索地說道：「我也去一趟。」

文百川道：「不，此行不是去廝殺，去再多的人也沒用。」

董小梅靈目一轉道：「我知道。」

杜冰心含笑接道：「妳知道什麼？」

「文伯伯是去找段翠。」

「哦……」

文百川苦笑道：「我就知道瞞不過妳這個鬼靈精。」

「其實，我不過是旁觀者清而已。」董小梅悠悠地接道：「想想看，憑文伯伯、段翠、東方亮三者之間的關係，再加上段翠又是三姊的母親，那麼，文伯伯去找段翠，不是最好的辦法嗎？」

杜冰心嬌笑道：「對對對，這的確是最好的辦法。」

不遠處，一行五人疾奔而來，並傳來文雪兒的歡呼聲道：「爹，我回來了，您看，是誰來了？」

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五人中爲首一人，就是段翠，依次是文雪兒、文銀鳳、「皓首神龍」謝音、「冷面閻王」董路，不過，此刻的段翠，已不是昔日的「南天一鳳」，已成爲一位牛山濯濯的比丘尼了。

對文百川而言，愛女無恙歸來，愛恨難分的往日愛侶竟大徹大悟，遁入空門，可說既是興奮又是傷感，自己也分辨不出心頭是什麼滋味。

董小梅飛投乃父懷中，仰首憨笑道：「爹，你還要不要打斷我的雙腿？」

董路一本正經道：「當然要，只是，爹現在是打不過妳了。」

「那你就饒了我吧！」

「不行，爹打不過妳，爹可以命令龍慕白那小子代勞。」

話中有話，使得董小梅俏臉飛酡頓足嬌嗔道：「爹，你欺負我，我不來啦！」

董路高興得在愛女香腮上吻了一下，道：「丫頭，妳現在是爹的乖乖女兒，是爹的寶貝，爹怎麼捨得打妳，以後，如果龍慕白那小子欺負妳，爹才要打斷他的兩腿啦，哈哈哈……」

董小梅嬌羞地，偷偷地向龍慕白瞟了一眼。

龍慕白正一臉肅容，獨個兒呆立當場，他的足前，一幅已經打開的油布包袱上，擺着司徒仇的血淋淋人頭、人心和人肝。

段翠緩緩走近龍慕白身邊，柔聲說道：「孩子，我了解你因爲不曾親自手刃親仇而難過，但當時情況特殊，來不及通知你，而且，代你手刃親仇的只是雪兒姊妹……」

接着，將當時的全部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並附帶說出二十年前的一段秘事來。

段翠跟侯子青的婚禮上潑毒液毀容的人，就是東方亮，將文百川送往「死亡谷之路」的也是東方亮，這秘密是東方亮於酒醉後，才洩露出來的。

由於上述的原因，加上東方亮與崔媚娘已打得火熱，因而段翠於半年前即已循入空門，却仍然住在原處，以便保護銀鳳。

昨宵，段翠獲悉司徒仇、東方亮二人將雪兒劫持，意圖作爲交換九源清笈及震天雙劍的人質消息後，乃會同謝音、董路，將東方亮、司徒仇二人誘入一個秘密的土木機關中，予以格殺，崔媚娘也被廢掉武功。

說完這些之後，段翠又含笑道：「孩子，由雪兒口中，我已知道你跟冰心、小梅、雪兒、銀鳳等人的感情，由兩個未來的妻子，替夫婿手刃親仇，又有何不可呢？」

一席話，說得四個女娃兒的俏臉上，都飛上兩片紅暈。

董路精目在杜冰心、文雪兒、文銀鳳、董小梅等人的臉上一掃，最後，目光落在龍慕白身上，拈鬚微笑道：「這小子艷福不淺，只是，今後的麻煩，却也夠這小子頭大了。」

董小梅有意岔開話題，向段翠訕然一笑說道：「伯母，我……我……很覺抱歉。」

段翠笑問道：「幹麼要抱歉？」

董小梅尷尬地一笑道：「我說的是原訂中秋節向妳借劍的事。」

段翠帶笑一嘆道：「孩子，那事情追究起來，應該是我跟銀鳳向妳道歉才對啊。」

「皓首神龍」謝音長嘆了一聲，說道：「你們誰都不用道歉，說起來，都是我這個剛愎自用的老不死惹的禍，想想我這一大把年紀，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董路含笑說道：「不用自責了，如果你老兒自覺過意不去，我倒有個好辦法。」

謝音苦笑地問道：「有什麼好辦法？」

董路道：「由你老兒作東，去大理城中痛痛快快地醉上一場。」

謝音楞了一下，說道：「好啊，好辦法！」

董路舉手一揮道：「孩兒們，擺駕大理城中，哈哈哈……」

—完—

鬼域

人鬼傳奇故事／墨客・文 可飛・圖

誤闖地府 鬼魅爭寵

深夜，濃霧迷濛。

一架民航機轟然聲中墜落荒島，頃間變成一個大火團，熊熊的燃燒了起來。

這是一座原始荒島，不僅沒有任何救難機構，甚至沒有半個居民，四周都顯得死寂沉沉。

天亮後，烈火總算是熄滅了，但仍然冒着濃濃的黑烟，美麗的機身現已變成了一個殘骸，屍體狼藉，慘不忍睹。

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空難，兩百多位乘客當中只有林大慶和邱素貞兩名倖免於難，而且只是受到了輕傷，實在算是一項奇跡。

林、邱兩人都是赴美留學的學生，他們素不相識，不過經過這次的空難，立刻就變成了很好的朋友。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在荒無人烟的孤島上，爲了生存，需要同舟共濟，共同想辦法渡過難關。

他倆在飛機失事現場默默的對坐相望，昨夜所遭受的驚嚇還未完全褪盡，臉上餘悸猶在。

呆坐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後，林大慶先開口：「小姐，妳覺得怎麼樣？」

「我好害怕，嚇死人了！」邱素貞情不自禁的紅了眼眶。

林大慶露出溫和的笑容：「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就當它是一場惡夢吧！」

「可是，我們怎麼辦？」

「妳是說……」

「我們總不能就這樣的流落荒島呀？」

林大慶沒奈何的聳聳肩說道：「那只好靠上帝保祐了，能不能獲得救援，眼前誰也不敢保證。」

「但是總要想一個辦法才行呀！」

林大慶腦筋一動，喜道：「我想到了一個求救的辦法來，我們一同動手。」

於是，邱素貞在林大慶的指揮之下開始檢取散落在荒島上的枯枝。

荒島上別的東西沒有，若論枯枝乾草，到處都有。

兩人很快就檢拾了一大堆。

他們開始將枯枝排列成一個很大的圖形——SOS，然後將他點燃。

邱素貞很高興的道：「這倒是一個好辦法，不論是航行中的飛機或輪船，一定很遠就能看到我們求救的訊號。」

「但是也要靠運氣，如果沒有飛機，輪船經過附近，照樣是收不到了預期的效果。」

「那只好聽天由命了，除此之外，我想不會再有更好的辦法。」

「我們暫時不能想得太多，最迫切的問題需要先解決才行。」

「甚麼最迫切的問題？」

林大慶拍拍自己的肚子，苦笑道：「現在快到中午了，難道妳一肚餓嗎？」

經此一提，邱素貞倒是眞的餓起來了。

於是，他們便在失事現場開始找尋食物。

天老爺，整個機身都要快被烈火溶化了，怎麼可能還有食物？

不過，他們倒是檢取了幾樣尚可使用的小物品，有打火機，也有小刀……

現在他們最迫切需要的乃是食物。

失事現場既然沒有，他們只好另尋途徑。

運氣還算不壞，荒島雖然沒有文明社會中的美酒佳餚，香蕉、木瓜一類的水果倒是很多。

他們吃飽了之後，又開始着手下一步的安排。

救援能否到來，還是未知之數，他們要作適應環境的打算。

兩人略經商議之後，立刻開始查看全島。

認識處身環境，的確是項很重要的措施。

所幸的這是一個很靜的小島，蛇蟲之類小動物固然難免，倒是沒有甚麼兇惡的野獸，這樣就使他們安心不少。

傍晚時，他們發現了一個山洞。

這是一個怪異的山洞，洞內雖然十分狹窄，但是却漫長無比，深長得幾乎沒有洞底。

按理而言，沒有洞底的山洞，那怕是從地球的這一端通到另一端，總也應該有個盡頭才是。

於是林、邱兩人在好奇心驅使之下，繼續的朝向洞底摸去。

更怪異的是，洞底深處竟有螢火蟲的光亮，忽明忽滅的導引着她們。

似乎那種螢火具有誘惑力，更使他們非欲一觀究竟不可，否則心中不得釋然。

他們已經忘記了恐懼，但是俱都提高了警覺，以防想像不到的意外發生。

兩人已經深入了個把小時的路程，仍然看不見洞底。

邱素貞開始有點膽怯，停步說：「我看算了吧，這漫無止境的摸索下去，我想是不會有甚麼意義的。」

「不，」林大慶說：「我却認爲很有意義的。」

「哦？」

林大慶帶着興奮的語調說：「洞道越長，顯得越爲神秘，我們不是急欲脫困麼？」

「那是當然囉，我們總不能永遠困在荒島的呀！」

林大慶用手向前指：「那就繼續的走下去，說不定能從這條洞道走到文明社會，那時候我們就脫困了。」

邱素貞苦笑搖搖頭道：「我看你簡直是異想天開，這個山洞竟會通到文明社會，眞是天大的笑話！」

林大慶正色道：「我不是在跟妳開玩笑，我很認眞的。」

「可是……」

「雖然我所說的話不一定能夠應驗，但是至少會有這種的可能，所以我們要抱着希望，試探試探。」

邱素貞對於脫困的希望當然是非常之濃烈，終於鼓起勇氣，隨在林大慶身後，再朝向洞的深處走去。

兩人又走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漸漸的感到疲倦了，腿部也在發軟了，突然發現洞內的景象變了樣子。

在他們的感受上，好像已經離開了這座山洞。

因爲他們視野開闊了，映入眼中的，好像是個小城的郊外，有花有草，並且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但却沒有見到人。

邱素貞高興的跳躍歡呼：「我們脫困了，我們已經離開了荒島……」

林大慶突然捉住了她的手腕，緊張說：「快躲藏一下，妳看那是甚麼？」

隨着話聲，便將邱素貞拉到了一堆荒草叢中。

邱素貞順着林大慶的手指朝外望……

她看到了一個人——中年男人。

如果只是一般的中年男人，當然不值得林大慶那樣驚慌。

眼前他所見到的中年人，是個清朝裝束，腦後拖着長長的犬辮子，手中還提着一張雪亮的大鋼刀，臉帶怒容，氣衝衝的直朝小城方向走去。

邱素貞大感驚詫的道：「這是甚麼玩意？」

林大慶盯着那男子的背影，一直等他走遠，這才轉過臉來向邱素貞說：「我正想問妳呢，妳認爲這是怎麼回事？」

邱素貞的眼神動了一動，脫口道：「據我想，可能是那家電影公

司在這裏拍古裝武俠片，剛才所見到的，不過是一個演員而已。」

「拍戲要有導演、攝影機，還有大批其他的人員，一個人的獨腳戲是演不成的。」

「那你認爲這是怎麼一回事？」

「說句使妳害怕的話，可能我們遇到天大的麻煩。」

「甚麼天大的麻煩？」

「傳說中的『時光隧道』妳聽說過嗎？」

「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會不知不覺進入古代社會之中，使時光倒退數百年或數千年不等。我想，可能我們碰到這種情形。」

邱素貞聽得啞然失笑，道：「我看你有點神經過敏，眼前只碰到了一點不合常理的事情，在還沒有經過證實之前，你就滿口胡說八道起來，很難使人心服。」

「這樣說，妳是不相信了？」

「當然不能相信，最低限度，我們應該去求證才對。」

「妳要怎麼樣的求證？」

邱素貞向小城一指，道：「我們到城裏去看看究竟，不就完全明白了麼？」

「嗯，有道理。」

於是，兩人懷着好奇的心理，朝向小城方面走去。

那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四週砌有高厚的城牆，古意盎然，顯然不是現代的小市鎮。

等到兩人走至城門前，更加認定了他們的想法沒有錯。

那不僅是一座十足地道的古城，而且來來往往的都是古代裝束男女，不得不令他們大感驚訝。

兩人慌慌張張的躲在暗中。

邱素貞駭然道：「糟糕，看樣子眞的是被你說中了，我們糊裏糊塗的進入了『時光隧道』，這該怎麼辦才好？」

林大慶咬牙想了想：「管他的，既來之，則安之，我們大大方方的出面，跟他們打個招呼，也許他們會指點我們，讓我們回到了屬於我們的世界。」

邱素貞急忙阻止道：「千萬不能魯莽，我們的打扮裝束，跟這裏的人完全不同，如果貿貿然出去，他們不拿我們當妖怪看待那才怪哩！」

聽她說得有理，林大慶頓陷猶豫之境。

城門口突然發出了大聲喧嘩。

原來他倆的行踪已被發現了，許多男男女女懷着惡意的圍了過來。

他們倆眼看苗頭不對，掉頭便朝荒野中飛逃。

人在情急時，力氣大了許多，林大慶和邱素貞居然能夠一口氣跑出老遠老遠。

像這樣亡命的逃走如果在平時，他們是辦不到的。

後面的呼叫聲，終於漸漸沉寂，兩人停步回頭，所幸再也沒有人追趕了，原野中呈現着一片冷清。

好險。

兩人驚魂甫定，暗感幸運不已。

他們很難想像，萬一被這批不屬於同一社會的人追到，不知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邱素貞氣餒的道：「大慶，我看我們還是找到原來的山洞，回去好了。」

林大慶甚感詫異的道：「妳是說，我們仍然回到原來的荒島？」

「嗯，我們待在荒島，也許能夠得到救援的機會，總比被人逮住後橫加折磨的好。」

「不，他們也是人，是人總會講理，只要我們詳細說明我們的遭遇，縱然得不到幫助，他們也不會爲難我們的。」

「我看你少說風涼話吧，既然你有這種想法，爲什麼剛才逃得飛快？」

「剛才他們人多勢衆，我怕解釋不清楚，發生了誤會，那就不好收拾了。」

「那你認爲我們應該怎麼辦？」

林大慶四下一看道：「我們暫且不宜進城，前面有條小路，不知通往什麼地方，我們去看看再說。」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邱素貞已經失去了主見，只好答應了他的提議。

兩個人順着小路，慢慢地向前走。

夜已深了，幸好尚有淡淡的月光引路，不然的話，他們的處境就更爲艱辛了。

他們繼續向前走，翻過了一座山後，涉過了一處溪流，突然眼前一亮。

我的天，一幢精緻的閣樓，竟然映入了他們的眼中。

那幢精緻的閣樓紅牆綠瓦，古色古香，座落在一片樹林之中，遠遠望去，就像圖畫册一般的美麗。

邱素貞恍如置身夢境道：「是不是我們的眼睛看花了，或者是見到了沙漠中的海市蜃樓？」

林大慶冷靜的道：「兩樣都不是，我們的的確確見到了一幢精緻的閣樓。」

「在曠野荒郊，能有這樣漂亮的房子，眞是令人感到意外。」

「也許是有錢人家的別墅，我們去看看再說。」

兩人懷着希望，漸漸的走到了閣樓跟前。

附近一帶非常安靜，閣樓上面

有輝煌的燈光透出，除此之外，兩人再沒有見到什麼。

突然，閣樓上面傳來了女人的哭泣聲音，隱隱約約的，哭得十分傷心。

兩人頓感驚異不已。

正當兩人不明所以時，樓下的園門開了，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當門而立，用十分奇怪的眼光看着兩人。

老人也是清朝古裝打扮，看樣子是個僕人。

林大慶急忙上前含笑道：「老先生，請你不要害怕，我們不是壞人。」

老人用冷冷的眼光，朝他一陣打量，冷聲道：「我根本沒有害怕，只是感到非常奇怪。」

林大慶道：「可能是我們打扮使你認爲怪異，是嗎？」

老人臉色繃得更緊：「不錯，看你們混身的奇裝異服，你們是那個國家跑來的？」

林大慶與邱素貞被他這一問，都有點啼笑皆非。

邱素貞插口道：「老先生，其實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只是朝代不同而已。」

老人眼睛一瞪，「既然是朝代不同，你們是怎樣跑到這裡來的？」

邱素貞不慌不忙的道：「我們是因爲飛機失事，流落荒島，糊里糊塗的就跑到這裡來了。」

老人寒着面孔道：「什麼叫做飛機失事，我聽不懂！」

邱素貞神情一愕，暗暗叫苦不已。

想是在老人時代裡，飛機根本沒有發明，他當然不懂，如果要詳細解釋，恐怕要大費力氣了。

其實，老人根本不想聽他們詳細的解釋，用趕客的語氣道：「我不管什麼飛機失事不失事，你們最好立刻離開此地，不要惹火燒身吧！」

說罷便要將門關上。

林大慶急忙出聲阻止：「老先生，我們是遭遇困難了，在這裡人生地不熟，請你行行方便，指引我們一條明路。」

老人突然滿面盛怒，斥道：「一點小小困難何必大驚小怪，我們現在面臨殺身之禍，誰又會來幫助我們。」

邱素貞驚異的問道：「老先生，你們現在面臨嚴重的困擾麼？」

林大慶附和着道：「可否說出來讓我們聽聽，我們會儘量給你支援。」

老人嘿嘿一陣的冷笑道：「你也不怕說大話閃了舌頭，你們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尚且難保。滾滾！快些走開，萬一事情連累你們，你們就後悔莫及了。」

老人的惡劣態度使林、邱兩人非常之不滿，但却無法硬賴在這裡不走。

正當老人怒衝衝的準備將門關閉時，閣樓上面傳來了女人聲音：「田管家，對待過路客人，說話不可這樣無禮。」

這段時間內，閣樓上的女子哭泣聲早已停止了，林大慶可以聽得出，剛才的哭泣聲，就是現在說話的女子發出的。

老人聽到了吩咐，頓時誠惶誠恐，面對閣樓小心回話：「是，小姐，這兩個外國人一直囉嗦不休，所以老奴……」

「你說他們是外國人？」

「嗯，他們的裝束怪異極了，我們這裡從來沒有見過。」

樓上女子噢了一聲，然後又說：「出外人是會遭遇到很多困難的，你請他們進來，我想見見他們。」

「是。」

有了這樣的轉變，林大慶和邱素貞眞是喜不自勝，但也感到非常的好奇。

＊　＊　＊

從田管家口中透露，好像他們現在正面臨一場大禍，難道眞有像他所說的那麼嚴重嗎？

還有一連串的疑問，在腦中起伏不停，一面走，一面想，不知不覺被老人帶進了樓上的花廳。

嘿，花廳在琉璃燈映耀下，顯得金碧輝煌，古色古香，一切陳設顯得極有氣派。

同時他們也看到了一名美麗的少女，年齡只有二十出頭，眞所謂黛眉鳳目，皓齒朱唇，只是臉龐上罩着濃濃的憂愁，腮旁淚痕還未抹去。

她的裝束當然也是清朝的打扮，配合着她的身材、臉型，愈發襯托得古典、端莊，顯得很有氣質。

林大慶和邱素貞處身在這種環境下，好像做夢似的，感到非常的奇妙。

可是，眼前這位麗人却對他們的裝束一點也不驚奇，只是對他們略爲注視一下，便將眼神轉到田管家的臉上。

「你去吩咐一聲。」她說：「叫廚房準備些好的酒菜，我要款待這兩位遠道而來的客人。」

「是。」田管家恭敬的退了下去。

她又轉過臉來，嫣然一笑：「我姓尤，你們不妨直接叫我燕娘。」

「噢！」林大慶露着笑容：「原來是尤小姐，深夜打擾，實在感到

不安。」

「能夠相識，就算有緣，兩位不必客氣，請坐。」

就在一張名貴的大理石飯桌旁，三人一同坐下。

一名丫環上來獻茶，然後躬身退下。

過不多久，又有四名丫環端了許多酒菜水果，琳瑯滿目的擺滿了一桌子，然後靜靜的站到一旁侍候。

看了這種氣派，可以認定這位尤小姐縱然不是官宦千金，必然也是大家閨秀，不知爲了何事，竟會滿面愁容，令人深爲不解。

盛情難却，林大慶和邱素貞經過自我介紹之後，遂即開始享用酒菜。

自從飛機失事之後，他們只在荒島上摘些水果充飢，如今桌上放滿了山珍海味，怎不食慾大動。

尤燕娘在旁殷勤相陪，酒過三巡，她才開口：「剛才聽田管家說，兩位是遭遇了意外的災難，又是迷失路途，所以才誤打誤撞的走到這裡來了？」

「是的。」林大慶說：「我們是因爲……」

「我不想知道你們遭受意外的原因，縱然你們說了我也不懂，反正我知道你們現在正面臨困難，這就夠了。」

「小姐。」林大慶臉帶肅容：「剛才聽田管家說，好像你們也正面臨着嚴重的困擾，是嗎？」

尤燕娘幽幽的嘆了一口氣，沒吭聲。

「尤小姐。」邱素貞插口問：「恕我冒昧的問一聲，剛才我們在外面曾經聽到了哭泣聲，是妳在傷心落淚嗎？」

尤燕娘黯然的點了一下頭。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爲了什麼？」

「對。」林大慶附和着邱素貞的口脗：「如果我們知道事情眞相，只要有能力，我們是願意替妳効力的。」

尤燕娘投以感激的一瞥道：「謝謝二位的好意，我的確是在危難之中，但是你們是幫不上忙的，請你們不要多問吧！」

「眞的一點也幫不上忙？」林大慶不相信的問。

「嗯！」尤燕娘認眞的說：「難道你沒發現我們之間是不在同一個世界裡生存的？」

「這我知道，我們的確是處身在不同的時代裡面。」

「知道就好，不同時代裡面的事務，是不能用同樣的眼光來看待的，當然也不能用同樣方法處理，你說對嗎？」

林大慶點點頭道：「也許妳說得有道理，不過我總認爲……」

尤燕娘突然開朗的嬌笑了一聲：「好了，我們不要談論這個問題，剛才我已表明過了，相識就是有緣，我們要把握這短暫的時間，好好的歡聚一下才對，來，乾一杯。」

林、邱二人只好端起了杯子，和她對飲而乾了一杯。

這段時期內，尤燕娘的心情的確開朗了許多，不時笑語如珠，專門找些輕鬆的話題來和他們聊天。

不過，她總是避開了自己所面臨的危難，也不追問林、邱二人的來龍去脈，以及今後的動向。

好像她很珍惜時光，唯恐這短暫的時光會輕易的溜走。

林、邱兩人已經隱隱感覺到，尤燕娘口中的「短暫時光」好像是有特別的暗示，也許這個時光很快就會完結。

夜已很深，在雙方盡情飲用之下，現在已酒盡肴殘。

尤燕娘臉上的歡愉也漸漸被憂愁籠罩。

「小姐！」林大慶關心的問：「看妳臉色很壞，有甚麼不舒服嗎？」

「沒有，我的身體很好。」

「那爲甚麼？」

尤燕娘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現在已是我們分手的時候了。」

被人下了逐客令，林、邱二人感到很窘。

「二位千萬不要誤會，」尤燕娘急忙解釋道：「眞不是我不歡迎二位，實在是時辰已到，如果再不離開，你們會惹上麻煩了。」

「妳是說，妳所面臨的困難，就要來臨了？」林大慶加追問道。

尤燕娘點點頭道：「今夜三更時分是我的難期，現在二更已過，你們還是趕快的離開吧。」

「尤小姐。」邱素貞插口說：「妳我雖然萍水相逢，承蒙不棄，拿我們當作朋友看待，既然成了朋友，爲甚麼不讓我們加以援手呢？」

尤燕娘苦笑着搖了搖頭：「剛才已經說得非常清楚，我所面臨的危機，你們是沒法插手的。」

就在此刻，外面刮起了大風。

應該說是怪風，霎時之間飛砂走石，園內的巨樹搖晃不停，聲勢相當驚人。

不知是否受到了這陣風的影響，尤燕娘臉上的憂容不僅加劇，並且流露出極端的恐懼，令人同情。

田管家匆匆忙忙的走了進來，他也流露出滿面駭容：「小姐，時間到了，妳要速作準備才好。」

「唉！」尤燕娘幽幽的一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了，這種事情你叫我如何準備呢？」

「小姐……」田管家內心十分憂急。

「不要再說了，你替我送客，不要讓這二位朋友惹上了麻煩。」

「是，小姐。」

林大慶和邱素貞俱都看出尤燕娘有難言之隱。雖然心中對她非常之關懷，但是不便多問，只好悵然離開。

林、邱並未眞的離去，他們非常關心尤燕娘的安危。

在短短的相識中，他們認爲尤燕娘是個很有教養而又十分善良的姑娘。

當這樣可人的女孩面臨危難時，似乎任何人也不會無動於衷。

他倆躲在附近的樹林裡，悄悄的商議應對之策。

剛才那陣怪風現已消失，附近一帶靜得出奇。

這是一種反常的寂靜，就像是暴風雨即將來襲的一種前奏。

「大慶。」邱素貞說：「你能不能看得出，邱素貞所面臨的，究竟是甚麼樣的災難呢？」

「猜不中，只能從她凝重的神情上觀察，那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我們準備怎麼樣？」

「剛才她不是說過嗎？三更一到，她的災難就要來臨嘛？」

「是呀！」

「那我們就等待那個可怕的時光來臨，只有見到了眞相，才能明白事件的始末。」

「難道你不害怕？」

「救人心切，顧不了那麼多。」

談話之間，原野上出現了可疑的動靜。

他們機警的立刻屏住了呼吸，朝目標處望去。

原野在灰濛濛的色彩籠罩下突然出現了一個手握鋼刀的兇猛大漢。

我的天，握刀大漢的長相十分面熟，濃濃的眉毛，臉上的橫肉，以及盤在脖子上的那根大辮子……

正是他們初到此地，在原野中見到的那名中年男子。

只是現在他那臉上的怒容更盛，並且又帶着濃重的酒意，令人一眼就看出他是懷着惡意而來。

他在原野中出現得非常突然，事先毫無聲息，就像是從空氣中突然冒了出來的。

幸好他沒有發現林中有人，只顧怒氣衝衝的向前走，畢直的對準了那幢紅樓。

「糟，這個人想殺尤燕娘！」邱素貞低聲驚呼。

「別開口，萬一驚動了他，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我們怎麼辦？」

「跟下去，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好！」邱素貞答應得倒乾脆，可是，她已情不自禁的混身發抖。

這也難怪，面對一個握刀的兇惡大漢，誰不畏懼三分。

林大慶倒還表現得相當沉着，他和大漢保持了一段的距離，小心謹愼，脚步輕微的就像一隻狡兎。

那握刀大漢來到了閣樓門前，粗野的一脚踢去，彭的一聲將大門踢開。

樓上的燈光映照院中，只見尤燕娘冷若冰霜的望着院中，似乎她對難以逃避的事情，心中已經有了充份的準備。

那大漢倒是感到非常意外，微微一楞之後，似乎難抑心中怒火，揚起那柄雪光閃亮的鋼刀，就要……

尤燕娘沉着的仿如未見，只是口角邊噙着一絲冷笑，輕輕的將眼睛閉了起來。

不言不動，她以極端的沉默，代表了內心的抗議。

那大漢怒火中燒，恨不得一刀將她劈成兩半，但是眼見她所表現的神情，反而感到手軟，遂將鋼刀緩緩的垂下。

「燕娘。」那大漢的嗓子就像破鑼：「我給妳一個最後的機會，希望妳不要錯過。」

尤燕娘依然不言不動，站在那裡就像一座蠟像似的。

「只要妳答應我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那大漢神情激動了，「忘掉柳劍書，不僅我不會恨妳，而且還會放他一條生路，絕對不會傷害他的一根汗毛，好嗎？」

尤燕娘一聲冷笑，終於開口：「屠彪，我相信同樣的話你也在柳劍書面前講過，他是怎麼樣回答你的？」

屠彪略作遲疑，「他不答應，他寧願死也不能忘掉妳的情意。」

尤燕娘笑笑，她那爽朗的笑聲，像被風吹響了的一串銀鈴。

「妳笑甚麼？」屠彪粗暴的喝問。

「我很高興我的情意沒有白費，從你口中聽到了他的這句眞情話，你縱然馬上一刀將我殺死，我也是死而無憾的了。」

「我不喜歡聽這些肉麻話，我要妳具體答覆。」屠彪怒火又升。

尤燕娘露出十分欣慰的神色：「你一定要我親口回答你嗎？」

「當然。」

「那好，我的心意跟柳劍書完全一樣，他願爲我而死，難道我還會靦顏偷生嗎？」

屠彪臉上突現殺機，「燕娘，

妳要認清眼前的處境，一句話可以讓妳生，一句話也可以讓妳死，妳要將利害認識清楚才好。」

「我認識得非常清楚，螻蟻且尚貪生，何况人類，但是在你淫威逼迫之下，倒不如以死求解脫，要殺要剮，那就悉聽尊便吧！」

她的口氣非常堅定，而且已將話義逼上了極端。

「好，」屠彪牙縫中迸出恨意：「那就不能怪我手段狠毒了，我要妳跟姓柳的到十八層地獄內去做同命鴛鴦，妳就認命了罷。」

順着話聲，鋼刀再次揚起，呼的一聲便朝尤燕娘的頸上砍去。

這一刀，屠彪乃是含憤出手，又疾又快，眼看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要身首異處。

屠彪的刀法乃是出了名的，慢說是纖纖弱質的尤燕娘，縱然是個具有武功的壯漢，恐怕照樣也難逃此劫了。

可是事情出人意料之外，當那鋒利的刀刄行將砍中尤燕娘的頸項時，斜側裡突然縱出一條敏捷的身形，竟然出手扣住了屠彪的手腕。

這個突然現身的救命使者，就是林大慶。

十數年苦練的擒拿手，現在居然派上了用場，他那超人的技巧，不僅令屠彪的鋼刀脫手飛出，並且還制住了他的右腕關節，痛得他齜牙咧嘴，不能動彈。

場中既然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不僅尤燕娘瞪大了驚詫的眼神，便是邱素貞也是張大了嘴巴，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邱素貞做夢也沒想到，她的伙伴居然還會空手入白刄的功夫。

屠彪更是憤怒得像頭野獸，不斷地吼叫，不停的掙扎。

可是沒有用，凡是被擒拿功夫鉗制下的人，不掙扎反倒好，愈掙扎愈會吃苦頭。

屠彪在吃足了苦頭之後，終於兇相盡斂，臉上露出乞求神色。

林大慶猛的一鬆手，屠彪感到重心不穩，一個觔斗摔在地上。

「我不難爲你，你可以好好的離開此地。」林大慶語氣和平，但很嚴肅：「如果膽敢再來惹事生非，你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的便宜了。」

屠彪倒是識相，立刻抱頭而竄。

不過，他是懷着滿腔憤恨而離去，從他臨走時所投下的怨毒眼神中充份地顯露出來。

尤燕娘像從惡夢中驚醒了一般，眼神中流露出極度的感激，姍姍的來到了林大慶面前，雙膝一軟，跪了下去。

林大慶慌忙將她扶起：「小姐，千萬不要這樣，我是承受不起的。」

尤燕娘抬起嬌艷的臉龐，上面已經充滿了感激的淚痕。

「不過，妳的觀念現在應該稍爲改變一點。」林大慶帶着微笑：「我有能力挽救妳的危難，並不像妳想像的那樣無能。」

尤燕娘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林先生，有句話請你不要見怪，剛才屠彪沒有使出他眞正的能耐，否則，你是鬥不過他的。」

林大慶半信半疑的問：「哦，難道他有三頭六臂不成？」

「雖然他不是三頭六臂，可是有些情形你還是想不到的。」

「不管他有多大能耐，那怕他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我還是有心徹底解除妳面臨的危難。不過，我要知道你們之間的詳細情形才行。」

尤燕娘猶豫了很久，終於毅然的點了點頭道：「好罷，林先生古道熱腸，令人感動，請到花廳獻茶，我會詳細的告訴妳們的。」

於是，衆人又重新進入花廳。

使女獻上香茶後，退去。

尤燕娘端了茶杯，潤了一潤喉嚨，然後不慌不忙的說道：「剛才經過，想必兩位已看出一個大概，屠彪跟我之間的糾紛，乃是因爲感情所引起的。」

「不錯。」林大慶說：「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他神態，聽得出他的語氣，他非常愛妳。」

「那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愛情不是單方面的事情，我想這個道理，兩位一定非常之明白。」

「嗯，那的確是不能勉强的事情。」

「可是，屠彪却要勉强我屈就。」尤燕娘的神情有點激動：「而且不惜運用卑鄙的手段，囚禁了柳劍書，並以生命威脅，逼我就範。」

「我雖沒有見過柳劍書，但是我能猜得出，妳是很愛他的。」

尤燕娘欲語還羞，輕輕的點了點頭。

「能夠被妳看中的人，我想他的人品一定不差，現在被屠彪囚在那裏？」

「囚在城內。」

「妳何不採取正當途徑，讓官府出面解決你們之間的紛爭？」

「這是個沒有法律的地方，屠彪獨霸一方，在他面前是沒有什麼公理可講的。」

邱素貞看了林大慶一眼道：「大慶，强龍不壓地頭蛇，我看這件事情非常棘手。」

「但是我們不能畏難而退。」林大慶將目光再次移向尤燕娘臉上：「小姐，請告訴我柳劍書究竟囚在城中什麼地方，我想辦法將他救

回來，讓你們團聚。」

尤燕娘臉上露出了苦笑：「林先生見義勇爲的精神令我十分欽佩，但我不敢勞動你的大駕去救柳劍書。」

「爲什麼？」

「剛才邱小姐說得對，强龍不壓地頭蛇，你是沒有力量去和屠彪週旋的。」

「原先妳就曾經說過這種話，結果我却擊退了屠彪，這該作何解釋？」

「單獨擊退屠彪，和在他勢力範圍內將柳劍書救出虎口，其中實難相提並論的。」

「妳是說屠彪在城內的黨羽衆多，怕我沒有能力完成任務，是麼？」

「屠彪的黨羽衆多，尚在其次，而是……」尤燕娘突然頓住不說。

林大慶以茫然的眼神在她臉上掃了一下：「請妳繼續的說下去呀，難道屠彪還有特別令人畏懼的能力不成？」

尤燕娘怔了一怔神：「我不方便說出眞正的原因，也許你以後自會明白。」

「我可以不問什麼原因，但是我一定要替你完成這件事。」

「你一定要去爲我冒險？」

「一定。」林大慶表現得非常執着：「那怕是刀山油鍋，我也要闖一闖。」

尤燕娘非常驚訝，也非常感激。

「好罷。」她說：「憑你這份堅强的毅力，也許會有奇跡出現，但有一點你要緊記。」

「那一點？」

「那座小城在你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不論遇到什麼奇怪、恐怖的事情，你都不能畏懼。」

「這很重要麼？」林大慶猜疑的問。

「非常之重要。」尤燕娘神色嚴謹的說：「你去和屠彪廝纏能夠勝的唯一能力，就是要憑你那堅强的意志，如果遇到了奇怪的、恐怖的事情因而生畏的話，你的意志就會隨之瓦解冰消，那就必敗無疑了。」

「好，我記住就是了。」林大慶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趁現在天色還未亮，動起手來比較方便，我走了。」

「我也去。」邱素貞的意向也很堅定。

林大慶的目光在她的臉上停留了片刻，點點頭道：「也好，既然我們是在患難中相交，何妨又再共赴一次患難，我們就一同動身吧。」

尤燕娘一直送到大門外面，眼看他們的背影在夜幕重重之下漸漸消失了。

她懷着無比虔誠的心祝福他們，但願此行化險爲夷，能夠順利平安地回來。

* * *

林大慶和邱素貞懷着無比的勇氣，摸索着進了小城。

深夜中的小城，路上已經看不到了行人，呈現着死一般的沉靜。

這是一座標準古代小城，狹窄的街道，兩旁倒也商店林立，不過現在俱已打烊，黑燈瞎火，靜悄異常。

突然間街道上起了一陣怪風。

邱素貞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大慶，這陣怪風好冷啊，好像吹進我的骨頭裡去了。」

林大慶臉上也是佈滿了詫異：「我也有這種感覺，不知是什麼緣故？」

「大慶，我好害怕。」邱素貞下意識的四下望了一下：「這裡寒風陣陣，實在令人膽寒。」

陰暗處突傳來了一陣笑聲。

那是一個女人的笑聲，笑得非常放縱，就好像是喝醉了酒後所發出的狂笑。

笑聲還未停止，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女人。

這一個女人出現得非常奇怪，沒有看到她是從什麼地方走出來的，好像突然從空氣中幻化而出。

這使林大慶想起了不久前屠彪在閣樓外面出現情形，出現得那麼突然、飄忽，正如眼前出現這女子完全一樣。

眼前女子約莫二十來歲，模樣倒也標緻，只是冷冷的繃着面孔，找不到半點笑容。

「妳是誰？」邱素貞詫異的問。

「先不要問我是誰。」女子冷冰冰的回答：「如果眞的害怕，你們就不該到這裡來，現在回去，還來得及。」

「姑娘。」林大慶說：「我們是有要緊事情特地趕來的，不能這樣的兩手空着回去。」

「爲了搶救柳劍書，是嗎？」

邱、林二人互相望了一眼，感到十分驚詫。「妳是怎麼知道的？」邱素貞問道。

那女子冷冷的瞪了她一眼：「妳的問題太多了，現在是我問妳，不是妳問我。」

邱素貞討了個沒趣。

林大慶急忙插口道：「實不相瞞，我們的來意的確如此。」

那女子冷笑一聲：「就憑你們兩個人，恐怕是辦不到。」

「哦，那要怎麼樣才能辦得到呢？」

「除非有我幫助，否則的話，

你們是沒有辦法將柳劍書從屠彪手中救走的。」

「姑娘願意幫忙嗎？」

「當然願意，不過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

「救出柳劍書以後，你們不能帶他去見尤燕娘。」

「這又是爲什麼？」

「因爲我也愛他，我不能將我的愛人救出後，去讓他和我的情敵相聚。」

「那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諷刺，世界可能不會有這樣的傻子。」

「這樣說，你是同意了？」

「很抱歉，我不能同意。」

女子眼睛一瞪，臉孔繃得緊：「這爲什麼呢？」

「這跟我們搶救柳劍書的原意有所違背，我們的本意是讓有情人終成眷屬，不願使他們飽受兩地相思之苦，所以才……」

「你的話很不公平。」

「哦？」

「我跟柳劍書認識得比尤燕娘要早，既然閣下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爲什麼要將我撇開？」

林大慶被她問得一楞。

敢情，事前他沒有想到，這其中還有三角糾紛。

「姑娘！」邱素貞說：「既然妳也深愛柳劍書，爲什麼妳不設法救他？」

「讓我單獨搶救柳劍書，我也沒有這份能耐，否則，我又何必跟你們多費唇舌。」

「姑娘！」林大慶說：「關於男女間的感情問題，局外人是很難作一公平論斷的，我有一個折衷的辦法，妳看行不行？」

「什麼折衷辦法？」

「先將柳劍書救出再說，以後要看柳劍書的本意來作決定，如果柳劍書願意和妳長相廝守，我們絕不阻攔，反之，如果柳劍書要想回到尤燕娘身邊，姑娘妳也不能橫加干擾，妳看如何？」

「這樣倒是相當公平，不過我不同意。」

「既然姑娘認爲相當公平，那又爲什麼不同意？」

「愛情是非常自私的，和別的事情不能相提並論。」

「不過愛情也是不能勉强的，如果柳劍書一心一意的愛着尤燕娘，姑娘縱然能夠得到了他的人，而又不能得到他的心，那又有什麼意義？」

「你胡說！」那女子聲色俱厲：「柳劍書愛我最深，尤燕娘是不能與我相比的。」

「如果是眞的這樣，我們之間也就不必爭論了，一切讓柳劍書自主，不就結了嗎？」

那女子突然的喃喃自語：「對，既然我有把握，何必再作無謂的爭論呢？」

「姑娘終於想通了。」林大慶帶笑的說道：「我還沒有請教姑娘的芳名。」

「以後，你們就叫我艷紅吧。」

「艷紅姑娘，這倒是很好聽的名字。」

「謝謝誇獎。」艷紅的態度稍轉溫和：「要救柳劍書，就要趁早，我們不能再遲誤了。」

「請問，妳已擬妥了搶救柳劍書的辦法了麼？」

「嗯，現在就去，我們一面走一面說。」

林大慶和邱素貞心中充滿了猜疑，他們對艷紅姑娘的行爲實在有點莫測高深。

* * *

梆鼓已敲四更了。

艷紅在屠彪房內笑語如珠，完全改變了剛才冷冰冰的模樣，她和屠彪正在對飲，深夜喝酒聊天，倒也不失爲情趣，當然，那是屠彪個人的感受，艷紅確是別有用心。

「屠爺。」艷紅嗲聲嗲氣：「來，我再敬你一杯。」

「艷紅。」屠彪大着舌頭道：「我不能再喝了，再喝就會醉倒了。」

「屠爺，你眞是說笑了，平時你是海量，今晚飲這點酒應該是醉不倒你的。」

「不，我眞的不行了。」

「喲，屠爺，你這是不給我面子嘛。」

屠彪拗不過她，只好硬着頭皮又喝了一大杯，在艷紅殷勤勸飲之下，屠彪終於頭重脚輕，噗通一聲，躺在地下起不來了。

艷紅笑了，笑得非常之得意，和躲在暗處的林大慶和邱素貞笑笑。

「妳將他灌醉了？」林大慶問。

「嗯，醉得就像一隻死豬。」

「東西到手了沒有？」

「你看。」艷紅取出一串鎖匙，朝他亮了一亮，然後又小心的收好。

「那我們就按剛才所說的步驟，開始進行了。」

「嗯！」艷紅的神色突轉嚴肅：「不要認爲屠彪醉倒而有失戒心，這只是步驟的開始而已，還會有很難的事情在後頭哩！」

「我知道，剛才妳在路上已經說過了，屠彪的兩名手下，照樣是很難纏的對象。」

邱素貞插口說道：「時間這樣晚了，也許他們早睡了。」

「千萬不能作這樣的設想。」艷紅重複鄭重的提醒：「他們是負責看守地牢，而且非常警惕的，只要稍有響動，他們就立刻發覺了。」

「妳放心。」林大慶道：「我會儘量提高警覺。」

「除此以外，我還要特別提醒你們一點……」

「那一點？」

「無論遇到任何恐怖的局面，你們都要沉着應付，絕對不能自亂陣脚，否則，那就完蛋了。」

「聽妳說得這樣愼重，會有什麼恐怖的局面發生？」

「最好事先不要問，否則，會使你們膽寒，你們就沒有勇氣再辦這件事了。」

「聽妳說得神秘兮兮，究竟其中藏有什麼玄機？」

「剛才我已聲明過，最好事先不要問。」

「奇怪，妳的口氣和尤姑娘完全一樣，我想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不要再囉嗦下去，記住我的話就對了，現在開始行動。」

從艷紅緊張的神情下不難看出，她所作的提醒，絕對不是兒戲，必須特別重視方行，林大慶和邱素貞心中暗暗有數，祇是不知道究竟會有甚麼樣的恐怖局面出現？

艷紅開始在前面引路，林、邱二人悄悄跟在她身後，就像做賊似的向着後面地牢的方向走去。

地牢設在後院，林大慶二人來到了入口處並看到一個小小窗口，瞄着眼睛向裡望去。

這一看，兩人差點嚇掉了魂。

地牢裡面點着油燈，昏沉燈光下尚可看得清楚，有一名大漢正伏在桌上沉沉的大睡。

不論大漢多麼兇猛，祇要他已沉沉入睡，似乎沒有理由能使林、邱二人受到了這樣大的驚駭。

可是現在他們見到的大漢與正常人完全不同，他的頭顱與頸完全分開，就像用剪切下來的一樣整齊，面對窗口放在桌子上。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顆腦袋絕對不是被刀切下來的，斷口處沒有傷痕，也沒有流血，好像他的腦袋本來就是可以任意從頸項上取上取下的。

在林、邱兩人的觀點中，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人類，不要說地球上人類，就是在浩瀚的外太空中，恐怕也沒有這樣的生物。

可是，他們所見到的却是事實，絕對不是做夢。

面臨這種怪現象，簡直令人懷疑那是一具木偶，或者是時裝店裡的模特兒，更爲令人恐駭的是，那顆放在桌上的頭顱正在閉着眼睛打呼，嘴唇一開一合的配着呼聲大作，充份證明絕對不是木偶，也不是甚麼時裝店裡的模特兒，而是一顆眞眞正正的人頭。

人在入睡時，竟能將自己的頭顱取下來放在桌子上面，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眼前的恐怖景象已使林、邱嚇得魂飛魄散，尤其是邱素貞更是被嚇得混身發抖，正欲出聲大叫時，突然被人用手掌捂住了她的嘴巴。

那是一隻冰涼的手，而且不是正常的冰涼，簡直是涼透心底，絕對不是林大慶的手，任何情況下，他的手都不會這樣冰冷。

邱素貞睜大了一雙驚悸的眼神，立刻就看到，那是艷紅的手。

不僅手冷，艷紅的臉色變得更冷，應該說是眼前的艷紅已經完全改變了原有的形象，臉色又青又冷，雙眼赤紅如火，神色上更是充滿了殺氣。

面臨這奇特的轉變，邱素貞簡直快要被嚇傻了。

「記住！」艷紅的聲音低沉而又冷道：「不論遇到任何恐怖局面，妳都要保持沉着，這是妳答應我的。」

邱素貞牙齒打顫回不出話，祇能點點頭。

艷紅又向着林大慶道：「你也一樣，萬一因爲產生恐懼而壞了我的好事，我便不會輕易的放過你們。」

「妳放心。」林大慶極力控制住內心的驚懼：「我會盡量保持冷靜，配合妳的行動，也是我的責任。」

「知道就行了，現在開始按照我的步驟進行。」

說完話艷紅就像一陣風，突然消失無踪。

「大慶。」邱素貞一面發抖，一面問：「我們是不是正在做夢？」

「不是做夢，而是事實。」

「那我們究竟是碰到了甚麼？」

「說不上來，如果妳向靈學家請教，也許妳能得到答案。」

「你是說，我們碰上了鬼？」邱素貞祇覺得混身的汗毛根根倒豎。

林大慶笑了笑，不吭聲。

從神情轉變輕鬆來看，林大慶已經準備豁出去了。

這算是應付目前處境的最好辦法，鴨子既然上了架，除了任燒任烤外，還能變出甚麼花樣來呢？

「爭取時間要緊！」林大慶催促說：「按照預定步驟，妳就先動手吧。」

可能受到了林大慶的影響，邱素貞也從恐懼中轉爲振作。

在這個時刻，她想到了一句話「置之死地而後生」如果一個人能將生死置之度外，還有甚麼值得畏懼呢？

邱素貞從懷中取出噴霧器，毫不猜疑，對準小窗口向裡面噴去，噴霧器是女子防身用的一件小武器，她不知道能不能發生預期的效

果，祇好硬着頭皮碰碰運氣。

林大慶拔出一柄彈簧刀，全神凝聚，靠在窗口擔任戒護。

嗤……

一股白濛濛的濃烟，以非常急速的速度，順着窗口噴到裡面去。

桌上的頭顱頓被驚醒，當他的雙手把頭顱安上頸項後，立刻驚恐的四下查看。

白霧迷濛下帶着刺鼻的氣味，頓使人陷入更加驚險的境地。

在他的領域裡，從未見到過這種怪異的東西，也從未嗅到過這樣刺鼻的氣味，霎時間鼻涕眼淚橫流，連嗆帶咳的走了出來。

是時林大慶加緊配合，他想趁着大漢難受之際，向他猛撲過去準備將他扳倒再說。他的撲勢很猛，而且又是一種冷不及防的動作，可惜他竟撲空了，大漢好像已成氣體，不知流到甚麼地方去了。

林大慶慌忙定神一看，我的天呀！不知大漢又從甚麼地方冒了出來，出現在前面不遠，衝着他嘿嘿的獰笑。

現在他的形象不僅猙獰，而且醜惡，眉毛塌成八字形狀，臉色如同石灰，舌頭長長的拖出口腔之外，就像一條領呔。

邱素貞嚇得一聲驚叫，捂住了臉不敢看。

「保持鎮靜。」林大慶急忙提醒：「如果被他模樣子嚇倒，我們就完蛋了。」

「那該怎辦？」邱素貞聲音發抖，身體如篩糠。

「我的彈簧刀不管用，再用噴霧器噴他！」

邱素貞應聲照做，果然有效，大漢在霧氣中重又嗆咳不止，急得左衝右突，亂碰亂跳，令人感到恐怖而又發噱。

兩人做夢都沒想到，現代社會中對付歹徒的小玩意，現在拿它來對付厲鬼，居然也會有效。

大漢忍受不了眼部刺痛和涕淚橫流的痛苦，終於在嚎叫聲中，飛也似的向後落荒而逃。

艷紅的身影又突然在眼前出現。

「你們表現得很好。」她說：「但是不能鬆懈，他很快就會搬人來和我們算帳的。」

「兵來將擋，事情已經到了眼前這種地步，還能半途而廢嗎？」林大慶表現得十分英勇道：「妳快去地牢救人，我們在外面替妳把風。」

「好！」艷紅應聲後，身子一晃，頓又恢復了原先的姣好模樣。

「喲！」邱素貞甚感驚奇：「艷紅姑娘，妳現在好漂亮呀！」

「怎麼，剛才我不好看嗎？」

邱素貞臉上又現驚悸：「實在不敢恭維，人都快要被妳嚇死了。」

艷紅嫣然一笑：「那是不得已而爲之，當我緊張或發怒時，我就自然會變成那種形象了。」

「現在呢？」

「現在當然不同，因爲我要去見柳劍書，應該裝扮得漂亮一點才是。」

艷紅有點不勝嬌羞，說完飛也似的衝向地牢。

林、邱二人相視而愕，沒有吭聲。

此時，他倆人心中生了同樣的想法，艷紅剛才的嬌羞模樣不僅十分動人，而且和人似乎沒有分別。

突然間，四方陰風又起，其中夾雜着悽厲的吼叫聲音，正從西北方向朝這裡逼近。恐怖氣氛頓又掀起，令人不寒而慄。

好在林、邱已經經歷過了剛才的場面，適應恐懼的能力要比適才强了許多。

從悽厲的吼叫聲中，他們聽出了現在趕來的對手至少在三名以上，聲勢相當驚人。

果然，一陣刺骨陰風掠過後，三條兇獰的影子頓時出現在眼前。

除去了剛才那逃去的大漢和酒意未消的屠彪之外，還有一名瘦高個子，站在那裡就像一根竹竿。

屠彪頭一眼便狠狠的落在林大慶的臉上。

「又是你！」他的齒縫中迸出着恨意：「我正想到尤燕娘那裡找你算帳，現在你倒自動送上門來了！」

「我對你並無惡意。」林大慶說：「祇是我對你硬要霸佔尤燕娘的作風感到不解，你太跋扈了。」

屠彪一聲怒哼：「我們孤魂野鬼的事，就連閻王判官都不管，沒想到被你管了起來了，眞是可惡。」

就在此刻，艷紅扶着柳劍書從地牢裡面衝了出來。

「好賤人！」屠彪怒視着艷紅：「妳竟用酒將我灌醉，跑到這裡來救柳劍書，這筆帳應該怎麼算？」

「要算就連舊帳一道算。」艷紅絲毫不懼的道：「你這殺千刀的，先用千方百計將我騙到手，然後又到尤燕娘面前獻殷勸，這筆帳又該怎麼算？」

「妳！」屠彪被她堵得說不出話來。

空氣中突然傳來了一個人的聲音：「這叫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柳劍書不愛妳，就跟妳不愛屠彪完全一樣。」

隨着話聲，尤燕娘已經亭亭玉立地的站在場中。

情敵見面份外眼紅，艷紅給激

起了滿臉怒容，瘋狂般的和尤燕娘扭成了一團。

柳劍書站在旁邊發楞，他那不失書生本色的風采，也的確能使女人動心。

屠彪一反常態，忽然縱聲大笑起來。

艷紅和尤燕娘立刻停止扭打。

「你笑甚麼？」艷紅兇霸霸的問。

「剛才尤燕娘的一句話提醒了我，從此之後我不願再作傻瓜了。」

「哪句話提醒了你？」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男女間的感情是勉强不得的，以後我不會再爲難柳劍書和尤燕娘了，讓他們自然發展。」

「我呢？」艷紅指着自己的鼻子。

「去留悉隨尊便，祇要柳劍書和尤燕娘容得下妳，我不表示意見。」屠彪突將目光移到林大慶的臉上：「但是我却不能輕易的饒你，你太愛管閑事了。」

林大慶還沒開口，艷紅反倒得理不饒人。

「那不行。」她說：「柳劍書是屬於我的，誰都不能分享。」

屠彪不理會艷紅，掄動他的大拳頭向林大慶身上揮去。

艷紅發覺剛才她已找錯了對象，遂即轉過身來，又跟尤燕娘扭打在一起。

林大慶發覺苗頭不對，立即拉着邱素貞朝着野外奔逃。

屠彪發出淒厲的怒吼聲，跟在後面窮追不捨。

邱素貞也曾轉過身來，用她的噴霧器對付屠彪，倒也非常有效，可惜裡面的氣體用盡，現在發生不了任何作用了。

他倆在屠彪等的窮追之下，上氣不接下氣的奔上了一座山頭。

糟了，他們竟然走上了絕嶺，下面就是深不見底的深淵，前逢絕路，後有追兵，林、邱二人的處境實已惡劣到了極點。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屠彪手中的鋼刀和大漢們手中的兩把利斧，已像泰山壓頂般砍向他倆的腦門。

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如果眞要被砍上，他倆的吃飯傢伙要不立刻變成了兩半才怪。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刀光臨頭，林、邱二人別無選擇，眼一閉，奮身便朝深淵下面跳去。

屠彪開始狂笑，笑聲震盪了整座山谷。

* * *

林、邱二人的身體像殞星下墜，如虛似幻的飄個不停，飄得糊里糊塗的昏了過去。

當他們突然醒轉時，發覺竟躺在飛機失事的荒島上。

邱素貞驚異不止地四下張望，飛機的殘骸，遇難者的屍體……一切景象都在目前，尤其是求救的火堆尚未熄滅，嫋嫋的青烟正在冒個不停。

「大慶。」邱素貞驚訝的問：「這是甚麼回事？好像是在做了一場惡夢。」

「不是做夢，也不是誤進了『時光隧道』。」

「那是甚麼？」

「我們糊里糊塗闖進了一座鬼域，眞是令人不可思議。」

「剛才所有經過，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非常清楚。」

「尤燕娘和艷紅倆都對柳劍書愛戀異常，不知道他們之間的三角糾紛，究竟是怎麼樣的結束！」

林大慶微笑着聳了聳肩：「幽靈地界中的惡愛觀念也許跟我們不同，所以無法用我們的眼光加以衡量。」

「嗯！」邱素貞點點頭：「他們之間的煩惱，還是讓他們自己解決吧！何必由我們去操心呢？」

正說間，遠方天空出現了飛機的聲音。

林、邱二人興奮的一同站了起來，引頸張望。

果然，一架巨型直昇飛機已經盤旋到了頭頂上空，正在緩緩的朝島上降落。

（完）

文・圖
霜・飛

廣東十虎軼事實錄/冷可

虎中之虎



單人匹馬 夜闖武館

廣東十虎最全盛時期，蘇黑虎是虎中之虎，雖然他的武功比不上王隱林的精湛，但却渾身是勁，手脚有毛，恍如一頭猛虎，所以不愧有黑虎之稱。

他的武功固然超卓，爲人也很豪爽，故此街坊鄰里對他十分敬重，至於他本人，並非無賴之徒，只是靠開設一間武館過活爲生，閒來無事，便即喝酒高歌，非常勇猛，附近的拳師都怕他幾分。那時，他在黃沙加倫街那邊設館，跟西關相去甚遠。

西關角那邊有一名叫做扭紋柴的人，也開設了一間武館，還有幾名南派的高手拳師助教，俱是以「柴」字爲名，名叫大柴、二柴、三柴，連同扭紋柴，便是四條柴。

有一天，恰當有事，不知如何，柴館的一名徒弟給蘇黑虎門下的徒弟蘇標打傷了，向師傅哭訴。

柴館的教頭聞悉之下，勃然大怒，各人認爲必須向蘇黑虎報一箭之仇，正想殺奔蘇館之際，有個扭計師爺名叫金牙狗，綽號九叔，獲悉此事，走到茶樓找衆人交談，說：「蘇館的門下高手甚多，貿然前往，大打出手，或勝或負，高下難料，就算勝了蘇館，因爲館中必有武器放置，到時兩幫人馬混戰，互有死傷，一定引起督爺不滿，進而把兩間武館封閉，此事萬萬不可行。還是借故引蘇黑虎出來，單獨跟他比武，他一定不服氣的，到時柴館四名高手圍攻，相信他會難逃一死，就算不死，也得受重傷，此計是否可行，尚祈早奪。」

扭紋柴聽了，大喜道：「九叔確是足智多謀，不過，蘇黑虎並非整天留在武館之中，就算他坐在客廳之中，亦非喜歡管閒事之人，如何能引他出來應戰。」

金牙九雖然只是個狗頭軍師，但仍有多少計謀，聽了稍爲沉思，眉毛往上一揚，說：「我有一條妙計，你們附耳過來。」

於是，四人湊近，金牙九把他想出來的妙計低聲告訴他們，免得茶樓之內的食客聽到，洩露消息，非同小可。

* * *

蘇黑虎有些豪興，晚上月黑風高，長街冷落異常，他在一間杏花樓酒家喝到半醉，踏月回家，長街是必經之路，他身上沒有帶武器，祇靠一雙鐵拳，並無所畏，每晚都是一人乘着半醉回家去的。

那一晚，距離中秋之夜僅有三

天，月色比較澄明，更合心意，他便邁着脚步從杏花樓走出，轉入長街，哼着小調，大踏步的走動。

忽然，聽見有女子驚呼大叫之聲，趕快循聲尋去巡視，果然發覺前面不遠之處，有幾條黑影，鬼鬼祟祟，他也不必多問，已經知道是夜歸的婦女給暴徒凌辱，登時怒火攻心，飛奔上前，大喝一聲，直衝了過去。

果然看見一個半裸的少婦在地上打滾，三名大漢包圍着她，似是施暴的模樣，但却沒有動手，如果蘇黑虎來遲一步，那少婦就難免會受辱了。

此景此情，看得蘇黑虎的一雙英雄虎目噴火，便立即上前，並不打話，衝過去就是一拳。

因爲蘇黑虎來勢洶洶，見面就打，三個彪形大漢當中，已有一人中拳倒地，兩人立即飛身逃走。

蘇黑虎以爲這些人只是膿包，不堪一擊，於是在後窮追，還沒有走出長街，突然殺出一個身型高大，臉孔消瘦的高手來，此人就是名震西關角的扭紋柴。

扭紋柴本來就是姓柴的，乃是關外人氏，他的武器並非什麼，却是一條長達四尺的籐，由於那種長籐本身扭曲，有如扭紋柴，加上他本人性情暴躁，逢人喝罵，吃硬不吃軟，故有扭紋柴之稱也。

那一條柴本來是籐，普通刀劍是無法把它斬斷，憑着這種特性作武器，加上他本人武功精湛，暗自埋伏長街一角。

他一見蘇黑虎走近，然後一躍而出，擋住去路，迫蘇黑虎交手。那就是金牙九這個狗頭師爺獻出來的妙計了。

至於誘敵的三名大漢，不用說，自然是大柴、二柴、三柴三兄弟了。

蘇黑虎一向只知扭紋柴是西關角的一名高手教頭，從未謀面，故此他看見有人擋路，大喝一聲：「我要追打那班暴徒，何以你忽然擋路？」

扭紋柴冷然的道：「他們並非暴徒，都是我的徒弟，至於受辱的少婦，綽號胭脂馬，借口瞞着丈夫到外邊豪賭與偷漢子，無所不爲，丈夫管教妻子，乃是平常之事，怎會勞動外人干涉？看來老哥不必多管閑事，請即退下。」

蘇黑虎看看他手上的籐杖，說道：「你必然是扭紋柴，原來你教出來的徒弟只是喜歡打老婆，凌辱婦女，如果你叫他們幾個匪徒走回來向我叩頭認錯，我就離去。而且要請捱打的少婦站起來說幾句話，證明她是這幾個壞蛋中某一個人的妻子，我才罷手，否則，你休想我袖手旁觀。」

扭紋柴聽了，大喝一聲，果然幾個門徒，聞聲趕到，不過，扭紋柴並非叫他們走開，而是叫他們觀戰。說：「你們現在有機會看看蘇黑虎的武功了，他威震一方，經常派一些門下出來惹事生非，引以爲樂，今日讓我教訓他一頓，你們只是袖手旁觀好了。」

說完，把他的籐杖略爲提高，向蘇黑虎迎面打來。

蘇黑虎恃着武功精湛，就算是夜行，並無武器在手，看見籐杖忽左忽右的劈來，只是閃避，心裡暗想，如此打鬥，吃虧的必然是自己，非想辦法對付不可，湊巧排在第三的一名漢子距離他比較接近，他怒吼一聲，飛撲過去，人到拳到，迎面一拳，跟着雙手把這傢伙抓了起來，施展倒垂揚這一招，就抓住了三柴作爲武器，跟籐杖相鬥。

一來他的攻勢如此凌厲，各人看見了，心中暗驚，二來扭紋柴雖持有籐杖作戰，佔盡上風，無奈對方以眞人作武器應戰，萬一失手，就會把自己人打個半死。

迫得他吞聲忍氣的道：「好，蘇黑虎，今晚算你大命，請你把三柴放下，我們柴館的人每晚都在館內候教，限你三天之內，到柴館比武，到時我與你單打獨鬥，不准任何人插手，如果你在三晚之內不來，第四天晚上，我們就殺進蘇館，與你一戰，你的意下如何？」

蘇黑虎哈哈大笑，說：「今晚我有些醉意，且又赤手空拳，以一敵四，實在是不公平，故此我迫不得已抓住你們一個人作爲擋戰牌，倘若你定期比武，我蘇某人必然如期赴約，只限一人，並無助拳，一言爲定，請讓路。」

說完，蘇黑虎放下三柴，大踏步的向前走去。

扭紋柴認爲他所言合理，便即退下，於是蘇黑虎那晚化危爲安。

翌日下午，黎仁超走到武館找他，問他是否晚上跟柴館的人發生衝突。

蘇黑虎於是把此事說個明白，黎仁超(亦是廣東十虎之一)吃了一驚，說：「黑虎，你怎能答應他在三天之內，夜間登門挑戰，到時你赤手空拳給他們誘進武館之中，柴氏兄弟數人，單靠拳脚交手，他們未必打得贏你，如果他們帶着武器把你包圍在核心之內，加上柴館門下數十人，圍得水洩不通，你就會給他們亂刀斬死，單靠一條鋼鞭，未必能夠突圍而出，此事非同小可，萬一不幸，不但死得太過悲慘，而且有損我們廣東十虎的威名，看來你是要三思而後行的好。」

蘇黑虎聽了冷然道：「黎大

哥，你不必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憑着我蘇黑虎一條鋼鞭，來一個殺個，保證他們給我打得皮開肉爛，請不必替我擔心。」

黎仁超看見蘇黑虎如此固執，決意要去赴約，心下一沉，當時沒有說甚麼，就此離去，暗中却想辦法，準備到時協助蘇黑虎跟柴館的人交手。

＊　＊　＊

第三天的晚上，蘇黑虎仍然先到杏花樓喝酒，喝到微有醉意，然後單人匹馬，前往西關角那邊的大路走了過去。

他並無一人相隨，腰間帶着一條鋼鞭，準備大斷殺，他渾身肌肉，毛脚毛手，臉色沉黑，魁偉兇猛，豪氣迫人，看來眞如一頭黑色的猛虎。

此時正是猛虎下山的模樣，他直闖到柴館的門外，站着看看，只見門前掛着三盞大光燈，大門打開，門內有許多人揮拳踢腿，練習武功，他看看喜出望外，直衝了進去大喝道：「扭紋柴，快些出來受死吧。」

扭紋柴的門徒看在眼中，馬上趕快入內飛報，扭紋柴立即走出練武廳來，喝令各人退下，說道：「蘇黑虎，難得你今天赴約，有多少人跟你同行？」

蘇黑虎傲然道：「只是我一個人，不過，你們一齊來，我亦不怕。」

扭紋柴道：「好漢說過的話，一句就算數，你一個人來，我們當然是單對單的跟你比鬥，你放心好了，沒有別人會加入戰圈的，你用拳脚過招抑或用兵刃比試，悉隨尊便。」

蘇黑虎道：「先用拳脚過招，如果不分勝負，再用兵刃較量，一決高下。」

「好！」扭紋柴說了一聲，便即擺出一個翻江倒海的架式，等候蘇黑虎進攻。

蘇黑虎於是不再客氣，大聲道：「看招！」

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他就飛撲了過去。一招「黑虎偷心」當胸擊去，這一拳是變化多端，並非普通的直拳那麼簡單，對方不明白他的拳路，接招便輸，可是，扭紋柴並非弱者，他沒有接招，只是往斜裡小跳，避過蘇黑虎的一拳，隨即踢出連環五脚，銳不可當。

蘇黑虎的橋手雖硬，臂力亦沉雄，可是碰着扭紋柴，沒有接招，只用脚踢，他就無所施其技，逼得連續閃避，伺機進攻。

他剛剛發招，就化攻爲守，那是屈居下風了，柴館的助教以及門人看了，齊聲喝彩。

本來別人喝彩，沒有動武，對他們二人的搏鬥是沒有多大影響的，不過蘇黑虎的性格魯莽異常，他認爲喝彩等於助戰，竟然遷怒他們，趁着退後之勢，一個掃堂腿，把站在遠處的人一齊掃倒。隨即站定，哈哈的大笑。

柴館那些門人早已對他不滿，發覺他違約展開脚法傷人，於是，各人怒火上升，不約而同的喝打，五六個人一齊湧了上來，拳脚交加，他們怎會是蘇黑虎的對手，接招便輸，紛紛往後退。

另一些柴館的人看了，把心一橫，即從兵刃架上拔下了刀劍來，撲向蘇黑虎，迎頭劈來。

蘇黑虎的身形一抖，便把腰間的九節鋼鞭握在手中，立刻揮鞭出擊，刹那間鞭聲呼呼，刀光劍影，晃動不已。

跟着有人中鞭慘叫倒下，混戰之局已成，扭紋柴立刻從門人接過他準備出擊的籐杖，舞動起來，有如一條黑蛇似的向蘇黑虎噬到。

蘇黑虎突然看見柴館的門人退下，便知道扭紋柴親自出馬，於是立刻提高警覺，緊守中門，隨時應戰。

但剛剛收鞭，對方的籐杖已經無頭無腦地打下。蘇黑虎知道這種武器十分厲害，不宜硬碰硬的接招，杖來即閃，打了幾個照面，然後伺機把他所握的鋼鞭由斜裡殺上，捲住了那一根籐杖，順勢一拉，扭紋柴就連人帶杖仆倒。

蘇黑虎得勢不饒人，一脚掃開扭紋柴，奪取那一根籐杖，放聲大笑，聲震屋瓦，王隱林等人趕往柴館相助，他已大獲全勝。

王隱林勸他罷手，不可再鬥，還叫他離開柴館之前放下扭紋柴的籐杖。

蘇黑虎依言行事，數人轉身走出門外，柴館裡面的人不敢追趕。

翌日，王隱林代表蘇黑虎往柴館講和，本來他們是無冤無仇的。

於是就化干戈爲玉帛。蘇黑虎單人匹馬夜戰扭紋柴，此事很快就傳播於外，投入其蘇黑虎武館練武的人，越來越多了。

（本文完）

奪劍奇兵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老鴇勢危救星降　魔宮供奉計難逞

上文提要：容婆子開的百合院妓寨，經營了十餘年均相安無事。離此三十里外的天潭寨主「潭魔」赫連棠於三十年前遭容婆子一掌重傷，至今仍無力雪仇。如今出面找碴，是黑白鬼神指使，「白鬼」崔不四，「黑神」蒙今生兩人是地下魔宮的使者，受命來找赫連棠，指使他率領十餘護院教頭，直闖百合院，容婆子一時寡不敵衆……

無匹內勁，催策着驚人的斧招！

崔不四以一把一尺利刀，與大胖子王寬的一對板斧週旋，接戰之下，居然祇是平分秋色的局面。

蒙今生冷眼旁觀，不由得對這大胖子王寬重新估計！

但無論怎樣，「黑白鬼神」仍然認爲，己方是穩操勝券的。

＊　＊　＊

百合院簷篷上，忽然悄悄的出現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老人。

這老人手捋白髯，臉上孕育着一種奇怪的笑容。

這種笑容，看來令人有着神秘莫測，甚至是諱莫如深的感覺。

這老人一身灰袍，雖然看來瘦骨嶙峋，仙風道骨一般，但他的一雙手掌，却是粗大得出奇！

所謂出奇，是指他的手掌，彷彿原本並不屬於他的一樣。

誰也不曉得他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就連警覺性極高的容婆子也不知道。

當她驀然發現簷篷上有這麼一個老人存在的時候，他彷彿已在簷篷上坐了很久很久……

對容婆子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而且，這是很不妙很不妙的怪事！

＊　＊　＊

王寬大戰崔不四，其戰況之燦爛，可說是大大出人意料的！

最少，那是蒙今生和容婆子都預料不及的。

即使是在戰陣中的崔不四，也全然無法預料得到，這大胖子的武功，竟然遠遠在自己估計之外！

要不是崔不四仗着一身輕功，在身形游走閃避騰挪方面略勝王寬，恐怕他早已落敗！

但饒是如此，在一百招之內，崔不四仍然無法稍佔上風。

轉眼間，王寬招式突變！

他使的是一雙板斧，此際他的斧勢，突然有如左八卦，右五行地，兩種完全逈異的路數，分別從左右二斧施展出來！

赫然竟是一心二用之法！

在刹那間，崔不四彷彿整個身子的要害，全都暴露在這一對板斧之下！

崔不四目光寒芒驟閃，刀勢也在急變！

他出刀極快，刀鋒更挾着驚人的呼嘯聲，足以震人耳膜。

鏗！

刀斧相安，刀無損，反而斧口出現了崩缺！

崔不四刀勢如影隨形，着着緊逼王寬！

王寬大笑。

「這是甚麼刀法！簡直是不倫不類的玩意，難登大雅之堂！」

雙斧突以弧形急劃！

左手板斧劃向右下方！

右手板斧劈向左上角！

這兩斧，交叉而過，看似兒戲，簡直是全無紋路章法可言！

可是，這兩斧的威力，是任何人都無法估計的！

「嘿」的一聲悶響，崔不四竟然中斧！

不是中了一斧，而是在同一霎間，連吃大胖子王寬兩記沉重的板斧！

王寬右手的板斧，砍入崔不四額角！

而左手的板斧，則兇狠地砍入崔不四小腹以下的要害！

這兩斧，已足夠讓崔不四立刻變成一個死人！

* * *

崔不四倒下！

蒙今生的臉上，居然沒有露出驚詫之色，祇是淡然一笑。

容婆子盯着他的臉，忽然說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話：「你等這一天多久了？」

蒙今生卻不認爲這一問是奇怪的。

但最奇怪的是：他居然絕不掩飾心中的「秘密」。

他悠悠地一笑，道：「這姓崔的，向來都以爲他最聰明，我能夠和他平起平坐，共闖天下，那是我的福氣！」

容婆子冷冷道：「你明知道他瞧不起你，卻偏偏甘願與此人爲伍？」

蒙今生又是一笑。

這一笑，更顯出這人心計之深沉。

他道：「與他爲伍又何妨，最少，到現在我還沒有甚麼損失，祇不過是這個自以爲聰明的人死了！」

容婆子嘿嘿一笑，轉過臉望向王寬：「大胖子，你聽見了沒有？」

王寬翻了翻白眼：「俺祇是聽見狗吠的聲音！」

容婆子輕笑道：「早就叫你把耳朵裡的泥泥漿漿挖出來！」

簷篷上的老人忽然一仰身，飄然落入庭院中央。

蒙今生立時抱拳道：「蒙今生參見南宮老供奉！」

南宮老供奉！

這老人姓南宮。

但他是南宮世家中人嗎？

容婆子知道不是！

絕對絕對不是！

理由很簡單，因爲她知道，南宮世家雖然在江湖中享有盛名，但在這一百幾十年以來，還沒有任何一人，其武功堪與眼前這老人相提並論。

這老人的武功有多高？

容婆子也不敢十分肯定。

但她看得出，這老人的武功，最少比蒙今生、崔不四之流更强數倍以上！

眞正可怕的對手，絕不是「黑白鬼神」，而是這位突如其來的「南宮老供奉」！

* * *

「南宮前輩？」

「學無前後，達者爲師，老夫年紀雖大，不一定就是甚麼前輩。」

「要是晚輩看的不差，前輩武功，是現今場中最高的一人！」

「哈哈！瞧一個人的武功怎樣，並不像是瞧瞧那些嫖客身上有多少金銀，妳雖然是經驗豐富的鴇母，但老夫可不是那些嫖客！」

「看嫖客身上有多少銀子，也不一定法眼無差，有些看來像個腰纏萬貫的大腹賈，也許祇是空殼，倒是一些衣着樸實之人，說不定一擲萬金，而毫不動容！」

「說得好！看來，妳的眼力，果然不差！」

「敢問南宮前輩，是江湖上那一個門派幫會的老供奉？」

「地下魔宮。」

「喔……大駕光臨，未知有何賜教？」

「『黑白鬼神』蒙今生、崔不四都是地下魔宮的戰將，不意竟然在此遭遇不測，看來，這青樓烟花之地，竟然臥虎藏龍，殊不簡單……」

「這只是爲勢所逼，要不是慘遭逼殺，也不會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好一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唉！老夫如今，看來也只好被迫出手，才能爲地下魔宮挽回一點點面子了。」

「前輩武功高超，似乎不是南宮世家之人。」

「嘿嘿，妳這話可眞令人費解，想南宮世家在江湖中久享盛名，族中高手不可勝數，何以竟出此低貶南宮世家之詞？」

「晚輩只是實話實說，要是前輩不肯承認，晚輩也是無可奈何的。」容婆子淡然回應。

老人盯着她，盯了很久很久，才「呵呵」一笑，道：「區區一名青樓鴇母，雖則貌不驚人，容顏猥瑣，但卻心細如髮，眼光獨到，老夫佩服佩服，實不相瞞，老夫本非複姓南宮，更非南宮世家中人，至於原來姓氏，早已不想提起，乃至五十歲那年，改姓南宮，定名獻國，自號『悲天老人』，年屆六旬，投入地下魔宮，如今忝爲魔宮三大

老供奉之一，妳明白了沒有？」

「好一個『悲天老人』，晚輩雖然還是不完全明白，但已很足夠。」

「說的是，可惜妳與魔宮爲敵，爲自己鋪下了一條不歸之路，否則，老夫大可以舉薦妳入魔宮。」

「不必多言，人各有志，晚輩雖非前輩敵手，但總不甘心束手就擒，請出手吧！」

「嘿嘿，雖是風塵中一名小人物，倒算有點骨氣。」

悲天老人大袖一揮，一股大力向後直湧。

但這一股大力，却絕非向容婆子而發，乃是湧向站在他背後的蒙今生。

蒙今生猝然不防，立時被這一股大力震退逾丈。

悲天老人朗聲一笑，道：「姓蒙的，滾遠一點，別教老夫拳脚無眼，大水衝倒龍王廟，自己人傷了自己人。」

蒙今生不敢還以顏色，反而恭聲說道：「多謝老供奉提點，屬下感激不盡。」

容婆子冷笑不迭：「昂藏七尺，一身骨頭却是糯米做的。」

蒙今生臉上木無表情，彷彿沒聽見容婆子的冷嘲熱諷。

悲天老人道：「妳那一手『雙飛星月掌』，似乎練得頗有點火候，但要是用來對付老夫，乃是蜻蜓撼石柱。」

容婆子道：「晚輩省得。」

悲天老人道：「人貴自知，妳既知這套掌法絕不足恃，那麼，妳非要另想奇謀不可，否則，只有慘敗慘死，絕無悻理可言。」

容婆子道：「晚輩明白。」

悲天老人怪聲叫道：「就算妳什麼都明白，這一戰畢竟還是强弱懸殊的，看來，妳今天合該命絕於此。」

容婆子不等他說完，已搶先出手。

雙飛星月掌。

她明知道用這一套掌法，絕不足以制敵，但她一使出來的，仍然是這掌法。

悲天老人獰笑。

「看老夫的『悲天憫人蝕骨功』！」他在獰笑中發動反擊。

他的反擊，看來並不凌厲，但只雙手一伸，已把容婆子全身要害籠罩住。

容婆子只是看他這一招，已知道自己必敗無疑。

但必敗也得戰。

「嗨！」容婆子一聲吆喝，招式已變。

再也不是雙飛星月掌，而是再也普通不過的羅漢拳。

一個女子，居然使出羅漢拳，看來未免是不倫不類。

但妙就妙在她是由雙飛星月掌轉化而成使出了羅漢拳，在兩種截然不同武功轉變過程中，竟然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威力。

「變式大還功。」悲天老人陡地發出了一聲怪叫。

變是殺着。

任何武功，不變是守着。

一變再變，便是殺着，甚至是殺着中的殺着。

想不到一個青樓鴇母，竟能參悟出這種「變」的威力，眞不簡單。

悲天老人雖然有一身驚人藝業，他的「悲天憫人蝕骨功」更是歹毒無比，絕對足以在任何情況之下擊殺容婆子，但容婆子兵行險着，竟能一變再變，悲天老人倒也不敢掉以輕心，以免陰溝裏翻船。

悲天老人是謹愼的。

一個武功絕高的人，决不會跟一個武功遠遜自己的人拚命。

拚命，是一命拚一命。

只有毫無勝算的人，才會拚命。

佔盡優勢的人，既不必拚命，也不想拚命。

所以，悲天老人不得不謹愼，甚至是萬二分地謹愼，不肯跟容婆子之流拚命，所以容婆子反而獲得一絲生機。

此消彼長，這是江湖爭殺中永遠不變的鐵律。

* * *

羅漢拳，雖然名列少林派七十二絕藝之一，但一般武林中人，都只當拳法是三四流江湖人物的「小玩意」，根本難登大雅之堂。

但這是膚淺的見解。

在眞正高手底下，任何粗陋的武功，都可以轉化爲天衣無縫，威力無比的上乘武功。

羅漢拳，一般認爲，是男子方可鍛煉之武功。

但這也是錯誤的見解。

眼前，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容婆子練羅漢拳，比起練雙飛星月掌更早。

她在八歲那年，已跟隨着一個流浪江湖的狗肉和尚練習羅漢拳。

這狗肉和尚遊戲人間，爲人不拘小節。

這小女孩既願意跟隨他，他也樂於把一生武功傳授於她。

偏偏這小女孩對什麼武功都不感興趣，只喜歡練少林派的羅漢拳。

於是，狗肉和尚就把羅漢拳傳授給她。

想不到這小女孩居然把這套拳練得似模似樣。

她就是如今的容婆子。

羅漢拳，看似粗淺，實則博大有如瀚海，深奥仿如萬丈深淵。

狗肉和尚曾告誡她：「千萬不要輕視這一套拳法，在眞正高手手中，它的威力，和般若神掌、阿波羅無上神功、拈花指等等絕學，是絕對不遑多讓，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有練武者曾竊聽此語，不禁嗤之以鼻，只把那狗肉和尚當作瘋子。

但容婆子却深信狗肉和尚之言，而且數十年來一直牢牢記於心中。

而且，她在這數十年間，一直潛心鑽研武學之「變」。

變式大還功。

最重要的環節，她還未曾想得通。

但她最少已掌握了若干要訣，雖未曾正式使用，但却已有了頭緒。

這「變式大還功」，倒不是容婆子自創，而是她在無意之間得到一本武功秘笈，內有數種武功，包括輕功，暗器及「變式大還功」等……

容婆子沒有練輕功和暗器，只是挑選了「變式大還功」，暗暗苦練，果然有所成就。

但悲天老人不愧是武學上的大行家，雖然這「變式大還功」已失傳多時，但一經容婆子施展出來，他仍然能夠一口叫破。

可知這位老供奉，實在殊不簡單。

* * *

仗着「變式大還功」的神妙，容婆子在俄頃之間，搶佔了不少先機。

那是令人驚詫的，即使是悲天老人，也感到有點詫異。

容婆子以一套羅漢拳，竟把悲天老人連連逼退。

但悲天老人很快就站穩了樁。

以內力而論，這位來自地下魔宮的老供奉，畢竟比容婆子强勝甚多。

不到二十招，悲天老人又再反客爲主，把容婆子逼得透不過氣來。

王寬早已看得雙眼冒火，到了此際，他再也按捺不住，又再揮斧直撲悲天老人。

容婆子睹狀，立刻嘶聲大叫：「王寬速退，你決不是這老妖怪的對手。」

她這嘶叫之聲甚是尖銳，就算是相隔數十丈外也是清晰可聞。

王寬當然絕不可能聽不見。

但他偏偏好像連一個字也沒聽進耳朵裡。

一斧！

兩斧！

三斧！

王寬一左一右，右二左一，連環出三斧！

每一斧都全力揮出。

王寬全力出擊！

悲天老人却在大笑！

容婆子大怒：「大胖子，快退！」

但王寬充耳不聞，依然揮斧狂攻悲天老人。

以王寬的武功，又怎敵得過悲天老人？不到五招，已胸前中掌，雙斧棄於地上，胖大的身子更有如斷線風箏般倒飛丈外。

容婆子怒意更甚，喝道：「老雜種，老娘今天誓與你拚個死活！」

悲天老人獰笑：「可惜妳已黔驢技窮，根本不是老夫的敵手！」

他說的不錯，容婆子雖曾一度稍佔先機，但畢竟還遠遠不是悲天老人之敵。

接戰之下，容婆子也左脅中掌，雖然傷勢不如王寬那麼嚴重，但形勢却已岌岌可危！

正當最危急關頭，忽見半空一朵偌大紅雲飄下，看來蔚爲奇觀。

當然，這並不是眞正從天而降的一朵紅雲，而是一襲大得出奇的大紅披風！

容婆子眼前一亮，在她眼中，彷佛看見了當年的那個狗肉和尚！

* * *

一個年約跟悲天老人不相伯仲的老人，突然從天而降，攔在悲天老人和容婆子中間。

這老人鬚髮皓然，並不是個和尚。

但容婆子却在叫道：「以爲來的是個狗肉和尚，原來偏偏不是狗肉和尚！」

而老人的回應更是令人大感詫異：「以爲來的並不是個狗肉和尚，原來偏偏却是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狗肉和尚！」

王寬聽了，不禁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這老人，赫然竟是卜雙單！

卜雙單來了！

他是約了宋業邦在這裏見面的，但却在約會之前，遇上了容婆子和悲天老人。

悲天老人冷冷一笑，目注着卜雙單道：「你以前是個和尚嗎？」

卜雙單哈哈一笑：「這又有甚麼稀奇！天下紛亂，民不聊生，做和尚最少還有齋菜米飯稀粥可吃，當年老夫與之所至，做了七八年和尚，那又有甚麼古怪了？」

悲天老人道：「做了七八年和尚，怎麼又還俗了？」

卜雙單道：「做和尚又不是做皇帝，做了七八年，已經膩透啦。」

容婆子却笑道：「怕不是吃狗

肉吃膩了吧！」

卜雙單瞪了她一眼，「哼」了一聲道：「妳已中了老雜種一掌，怎麼還笑得出來？」

容婆子道：「人在江湖，那一天不是命懸一髮的？若要活得長久，早就該退出江湖，歸隱於泉林之間！」

卜雙單道：「老夫倒以爲妳眞的會步當年狗肉和尚之後塵，跑去甚麼庵當其不三不四的尼姑！」

容婆子道：「你是不三不四的和尚，不見得我也要跟着你變成一個狗肉尼姑！」

「哈！妙趣得很！狗肉和尚見得多了，狗肉尼姑，倒是連聽也沒聽說過！」卜雙單大笑道。

悲天老人冷冷道：「你仗着這一襲大紅披風，在江湖上也算是闖出了名堂，須知成名不易，你若珍惜羽毛，最好今天趕快溜之大吉，別插手淌這一趟渾水！」

「呸！老夫何來珍貴羽毛了，有的祇是一副老骨頭，再說，這不成材的鴇母，以往總算跟老夫有過一些淵源，你要難爲她，老夫又豈可坐視不理？」卜雙單凜然地說。

悲天老人臉色一沉：「你可知道，在老夫背後的，是甚麼靠山？」

「可憐！可悲！活到你這把年紀，不但做不了別人的靠山，還要依賴靠山才能在武林中爲虎作倀，這算是高手風範嗎？」

「哼！當今天下大勢，已盡在地下魔宮掌握之中，正是識時務者爲俊傑！」

「老夫祇是一個狗肉和尚，不識好歹的江湖流浪客，甚麼天上玉皇大帝，地下魔宮，老夫一概不懂，也懶得去理會！」

「如此說來，你眞是的執迷不悟了？」

「這句話，似乎用在你這位老供奉身上才最貼切吧！」

「可惡！姓卜的，你是越老越糊塗了！」

「糊塗是福，就祇怕你太清醒了，反而不妙！」

悲天老人給卜雙單一輪數說，一張老臉已變成了豬肝般的顏色。

這兩位前輩決一死戰，照理看是難以避免的事了。

但却在此際，又有兩人走進庭院之中。

這兩人，一老一少，赫然是宋業邦與司徒英武！

司徒英武來了。

他的外貌，似乎沒有甚麼改變。

但他的眼神，却比以前更銳利。

也更成熟。

他一出現，悲天老人就盯着他。

卜雙單也是一樣。

「兩位前輩，這一戰若眞的非打不可，可否讓晚輩也來湊湊興趣！」

卜雙單冷然道：「你明知道自己是晚輩，又有甚麼資格？」

宋業邦臉露大不以爲然之色：「高手過招，講究的是武功，並不是年紀和輩份。」

卜雙單冷笑道：「說得好！但這小子到底有多少斤兩？他可有自己秤一秤嗎？」

「他是個不自量力的小子，但老夫不是！」宋業邦冷冷地回答。

卜雙單道：「明知道他不自量力，這豈不是送羊入虎口嗎？」

「那可不一定！」

「這又是他媽的甚麼道理？」

「這小子雖然斤兩有限，但在他背後，却另有明師指點，情況就不一樣了！」

「明師？你是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嗎？」

「非也，所謂明師，當然不是老夫，而是閣下！」

「嘿嘿！這小子跟我毫無淵源，老夫爲甚麼臨陣敎他招式？」

「話可不是這樣說，難道你忘記今天到這裡來，究竟是所爲何事呢？」

「這小子看來氣宇不凡，也許是個可造之材，但照老夫看，他眼神精華不足，目前尚未能成大器……」

「要是已成大器，也用不着你來指點！」

「好！既然你這麼說，老夫權且從旁指點，看看他是否資質聰敏，一敎就曉！」

語畢，悠然地退下。

悲天老人臉色一沉：「這算是甚麼意思？瞧不起老夫嗎？」

卜雙單嘿嘿一笑：「你若要向老夫逞强，首先得要擊敗司徒英武！」

「好！老夫就讓你們知道地下魔宮老供奉的厲害！」

悲天老人眼中殺機大盛，雙手更變成赤紅之色！

卜雙單對司徒英武道：「小子，你要小心了，這老雜種的『地底火燄掌』可不容易對付！」

「晚輩明白！」

悲天老人爲了要一顯顏色，這一戰是志在必得的。

他不但要戰勝，還要一出手便把司徒英武重重擊敗！

雖然司徒英武從沒見過悲天老人，也不知道這老人的武功究竟達到怎樣的地步，但這老人肯定不會是易與的角色。

（未完・九）

上文提要：諸葛嚴等重返傳家血案現場，發現地窖已被搜掠過，「烏金」仍在，但名畫盡失，梅三月倒斃地窖口，據此判斷滅門兩案均與名畫有關。據曹子奇說，梅三月與盜墓者有來往，爲探個水落石出，羣豪親往河洛一帶查訪，當高迎龍暗訪名盜「走千穴」此知情者時遭到了伏擊，從交手中他獲知點滴綫索……



獲悉栽贓幕後人　巧入虎穴擒眞兇

只見婦人血流不止，咬牙道：「今夜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高迎龍哈哈笑道：「少爺不將妳之穢史揚出去，妳怕什麼？爲何不住手談一談？」想起適才她之激動，不由忖道：「看來這次讓華雄猜着了，蒙面人必是她奸夫，難怪她非殺我滅口不可，亦可見她必是邊同濟之母親，只可惜無人告訴我，她是一名高手。」

婦人倏地反握短劍，揮肘來回刺殺，狀若瘋婦。高迎龍心頭一動，脫口問道：「這是『披荊斬棘劍法』，妳是苗疆的獨臂姥姥的徒弟？」

原來苗疆有位奇女子，自小嗜武，學了苗疆的武功後，便到中原闖盪江湖，後來與中原幾名高手結了合體緣，又學了不少中原之武功，可惜她因遍洒甘露，人盡可夫，惹起情人之妬恨，斬掉其右臂，她一怒之下便進回苗疆潛心苦修。

她花了二十年工夫，創下了一套以短劍制敵之「披荊斬棘劍法」，遂獨霸苗疆，此時她年紀已大，又羞於年輕時之所作所爲，無臉再來中原，長居苗疆，後人知之，乃稱之爲獨臂姥姥。

獨臂姥姥後來收了幾個徒弟，武功都不錯，由於她痛恨中原男子，因此若沒有特殊任務及原因，嚴禁門下到中原，此婦人爲何會在邊家？她有什麼任務？

那婦人突聞高迎龍叫破自己之身份，臉變聲變，厲聲問道：「你爲何知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去年家師爲了找尋師門仇人，曾遠到苗疆，有幸見識過貴門之武功，在下碰巧猜着吧了，我不認識貴門的人，妳不必緊張。」

「令師是何人？」

「敝門與貴門從無瓜葛，妳不必多問，當年家師在我下山之時，再三告誡我不要與貴門結怨，想不到今夜到底還是碰上了。」

婦人反問：「你跟我兒到底是什麼關係？你來此有何目的？」

高迎龍見她口氣有變，心頭一動，忙道：「夫人，咱們來做個買賣如何？」

「你我之間素不相識，毫無交情，有什麼買賣可做？最安全的買賣便是你讓我殺死。」

高迎龍哈哈大笑道：「妳殺得了我麼？殺不了我，反讓我把妳之事揚出去，那後果相信妳知我也知，買賣不成情義在，隨便妳！」

婦人顫聲問道：「老身有什麼穢史可供你宣揚的？」

「最低限度我不會將妳之奸夫供出去，其實我只要拿此事跟人交易，還有什麼東西得不到的？」

「你要跟誰交易？」

高迎龍只以一串笑聲答覆她：「肯不肯只在妳一句話，如果妳還愛他的，便得替他隱瞞，替他隱瞞，也就是替妳自己隱瞞，妳不怕傷了丈夫兒子的心？」

「姓高的，你什麼時候到東京的？你還知道些什麼？」

高迎龍心知不能再說下去，因爲他根本無所知，是以大喝一聲：「別說廢話了！」他劍法一變，比前凌厲。

婦人內心交戰，臉色忽青忽白，只可惜天色太暗，高迎龍根本看不到，他對能否順利平息干戈，達成協議，只有五成把握，是故攻勢更加凌厲，好讓對方知難而退。

忽聞婦人叫道：「好，老身跟你做這宗買賣，只怕你嘴巴不緊。」

「高某可以對天發誓，但希望彼此能坦誠相向！」

「一切依你，老身相信你是位守信諾的男子漢，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若你違背諾言者，老身這輩子就算奈你不何，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她說得十分狠毒，高迎龍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忙道：「高某也信你一次，咱們擊掌爲誓。」

兩人伸出左掌，輕輕互擊一記，同時退後。這一掌，雙方都沒有用力，亦証明彼此是坦誠的。婦人摸索着桌上的火石，將油燈點燃，然後邊包紮傷口，邊問：「你到底想知道什麼事，要與老身做什麼買賣？」

「請夫人告知姓名，也好稱呼。」

「老身娘家姓史，在家排行第四，人稱史四娘。」

高迎龍微微一怔，脫口問道：「你是漢人？怎會在苗疆？」

「家父是商販，經常到苗疆做生意，家母是苗女，後來家母便留在苗疆。」

「爲何你能離開苗疆？在下聽說獨臂姥姥向來嚴禁門下到中原的，除非有特殊……」

史四娘道：「我沒有特殊任務，只因爲愛上了邊展新，便不顧一切跟他來中原，因恐同門找上門來，是以從不在人前顯露武功，也因此你務必替我守秘。」

「你眞的很愛邊展新？」

史四娘臉色一變，老臉泛紅，忽然猛吸一口氣，然後坦然道：「當時我的確愛他，但後來……咳咳，他一年回家才幾天，我不能守活寡，你必須知道我身上有苗人的血緣，我不能長期沒有男人，但除此之外，老身絕無做出對不起他的事來，而且敢言爲他爲邊家作出不少貢獻。」

高迎龍更加詫異：「此話怎說？」

「駱堅兄弟都喜歡我，駱堅因此極力提拔展新，此事展新其實是知道的，他只是故作不知，是以回家的時間越來越少，老實說，除了他外貌之外，我對他實在覺得很失望，唉，我不該對你說，你到底想知道什麼？」

高迎龍這才恍然，「駱固與你暗通款曲，駱堅並不知道，而且駱堅是確實眞愛你的，此點你亦十分清楚，不知你愛他否？」

「不知因何我居然願意將一切和盤托出。」史四娘在廳內踱起步來。「駱堅是位英雄，可惜他只爲他之事業而忙，很少來看我，是故……不錯，他很愛我，他更不能容忍駱固也跟我暗通款曲，你莫以爲四娘無耻，水性楊花，其實這與本門之內功心法有關係，是以家師以前也如此。」

「她如今已不受影響了？」

「那一定要練至爐火純青，隨心所欲，方可壓住體內之慾火，可惜，我如今還練不到這個境界。」

「邊展新武功如何？」

「哼，他此人胸無大志，把錢看得太重，武功又怎會進步？二十多年來，毫無寸進。」

「你覺得駱堅爲人及武功如何？」

「他是位英雄，有大志，敢作敢爲，武功又好。」

高迎龍道：「他志在何方？」

史四娘沉吟了一下道：「他想雄霸一方，男子漢最重要的是有志氣。」

「他挖掘古墓，賺一般人鄙視的錢，這算是大志？這跟邊展新有何分別？依我看也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罷了？」

「邊展新是爲賺錢而賺錢，而他是爲了雄霸一方，爲了擴展勢力才去賺這份錢，這有極大之差異，他絕對是位英雄。」

「好，故且信他是位英雄，不知駱固又如何？」

「他是位最佳的情人，對女人細心溫順，只要我心裡不高興，他必然想盡辦法討我歡心，但他也有缺點……」

高迎龍截口道：「他沒有大志，他亦不是英雄。」

「不錯！」史四娘嘆了一口氣：「這輩子我共經歷過三個男人，但竟無一個是十全十美的。」

史四娘臉上肌肉似乎僵硬了，久久都沒有表情，高迎龍吃了一驚，深怪自己孟浪，正想打圓場，忽聞她長嘆一聲：「你問得太好了，我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爲何會要求男人是十全十美的？」頓了一頓又問：「你到底想知道些甚麼？」

「夫人對駱堅之事業是否全面了解？他如今在何處？」

「第一個問題很難回答，第二個問題很簡單，他不在洛陽便在安陽，因為他在那兩處發現了『寶藏』，正在挖掘。」

「駱堅跟梅三月、杜英陵是否有來往？」

「跟梅三月有來往，梅是他的伢子，暗中替他介紹買主，至於杜英陵，我還是頭一次聽到他的名！」

高迎龍再問：「他跟南宮世家是否有交易？」他雙眼緊盯着她不放。

史四娘臉色一變，沉吟了一陣方道：「我曾經聽他提到南宮鴻，至於他們是否有甚麼交易，我不知道。」

「此話當眞？請別忘記咱們之間的協議及誓言。」

「的確如此。」

高迎龍想了一下再問：「他在你面前提南宮鴻之情況可否告知在下？」

史四娘也是沉吟了一陣方道：「他說南宮鴻此人看不出還會附庸風雅，臨老才學人畫畫，專買古墨古紙古印泥，而且字也寫得很好。」

高迎龍心頭狂跳。「他買那些舊東西，作用何在？」

史四娘道：「他沒告訴我，我也沒問，每個人都有自己嗜好，有的人喜歡搜集古董，有的人喜歡字畫，有的人喜歡女人，有的人發誓要吃盡天下美味。南宮鴻家大業大，他喜歡搜羅古代之紙墨，絕對不奇怪，而且他玩得起。」

稍頓，她還是忍不住問：「我已一股腦兒把自己之隱私告訴你，為何你至今還吞吞吐吐？今日我兩度與你交鋒，你悍不畏死，很有男子氣概，但此事……」

高迎龍道：「在下一定會告訴你！」當下將自己如何被天星堡宋繼祖懷疑是殺死杜英陵之經過說起，在說至在杜英陵家發現了許多古代之書畫、古代之墨、紙、印泥，而懷疑杜家是以製造假古畫為止。「咱們懷疑，杜英陵只負責『製造』，南宮鴻負責提供材料及銷售假古畫，是故一直追查到此！」

史四娘恍然：「賣這種東西是最賺錢的，難怪他倆都富可敵國！」

高迎龍誠懇地道：「不知夫人還有甚麼線索可提供？例如南宮鴻有否定期與駱堅見面？你不可誤會，在下不是要對付駱堅，我只對南宮鴻感興趣。」

史四娘搖搖頭。「我對此眞的不知道。」

「南宮鴻野心很大，他擴大財力為的也是他日雄霸武林，他將是駱堅事業的絆脚石，此點駱堅知道否？」

「此點我不清楚。你還有甚麼要問？」

「南宮鴻除了向駱堅搜購古墨等物之外，是否也跟『神鏟』、『黑手』有交易？」

「應該有，聽說有時也會買一兩幅古畫！」

「最後在下再問一個問題：駱堅通常多久來找你一次？」

「大概一個月必來幾天，算日子過幾天便會來了！」

高迎龍精神一振。「你可否替我向他打探一下南宮鴻之事？」

史四娘沉吟道：「這只能盡力而為，不能勉强，以免他起疑。」

高迎龍忙道：「此點在下明白，過幾天在下再來找你如何？再者，你如今受了傷，他若問起來，你如何回答？」

史四娘道：「女人自有女人的辦法！當他離開之後，我會將紅肚兜掛在屋後，你暗中留意就是！」

「還有一事相問，邊展新在駱堅手下擔當甚麼職位？」

「他是駱堅之軍師，他對古墓建築、及鑑定年期方面是有一手的，是故駱堅也甚為看重他！」史四娘一口將油燈吹熄：「今夜至此為上，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

「亦請你代在下守秘，遵守協議！」

史四娘道：「我只代你調查南宮鴻，你不能對駱堅兄弟及邊展新父子做出不利的事來，否則老娘絕對不會輕饒你！」

* * *

高迎龍悄悄返回客棧，神不知鬼不覺。

次日，高迎龍詢問華雄，華雄方將昨夜之所見告知於他，原來余招財在開封的一位親戚家吃晚飯，他好像在追求那位親戚的女兒，到半夜才回東京客棧。因見不到高迎龍他們還十分詫異，不斷向掌櫃打探。華雄怕把事情鬧大了，方現身並說，邊同濟不在家，高迎龍及華靜已去洛陽，他特地留下來跟他打招呼。

高迎龍大喜。「雄哥你眞是粗中有細呀！小弟也有事報告！」當下將昨夜經過告之兩位。

華靜生氣地道：「你居然騙我睡覺，却偷偷出去，萬一有甚麼事，根本無人接應，看小妹幾時跟你算賬！」

高迎龍連忙陪笑，「我這不是好好的回來了麼？」

「還敢狡辯！不是又給我添了新傷！」

「皮外傷而已，代價實在很小，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

不費工夫，昨夜之收穫，可省掉不少時間及工夫！」

華雄忙打圓場道：「龍弟說得不錯，這次收穫極大，代價很小，如今你有甚麼打算！」

「在此好好養傷，過幾天再去討消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只是恐神捕他們擔心，是故小弟正想借助雄哥太力。」

華雄忙道：「有需要俺的地方，你盡管說！」

高迎龍道：「小弟斗膽請雄哥先跑一趟洛陽，將此消息告知神捕，不知你意下若何？」

華靜道：「堂哥先到鄭州，若能找到周九命前輩，請他轉告便可立即回來，不必急於去洛陽！」

華雄道：「這倒省事，此去鄭州，來回最少三天，俺也比較放心，如此，午飯後愚兄便上路，以免找不到周前輩！」當下就此決定，他忙去準備。

華雄一走，倒是他倆的「好日子」，兩人在房內談情說愛，溫存痴纏，說不盡的旖旎風光。

果然，華雄找到了周九命，並安然回來，而史四娘尚未掛出紅肚兜。「龍弟，那婆娘會否在騙你？」

高迎龍道：「絕對不會，苗人最重信諾，才相隔四天而已，不必急！」

華靜道：「你就相信其他女人，從來不信我一次，快坐下來，該換藥了！」

* * *

華雄在焦急中渡過了好幾個日夜，至第十天，邊家後屋方掛出一件紅肚兜來，他立即報與高迎龍知。高迎龍連忙換了衣服，好不容易才說服華雄兄妹，留在客棧裡等他。

他獨自赴約，敲開邊家大門，開門的正是史四娘。只見她滿面春風，將他迎了進去。「他來了又走了？」

「是的，住了四天，今早才離開。」史四娘替他斟了一杯茶，「沒有毒，你不用擔心！」

高迎龍道：「在下已把你當作朋友看待，才不擔心你會在茶裡下毒！」他隨即舉杯一飲而盡。

史四娘見他如此相信自己，十分高興，便自動打開話匣子，「他來了之後，我仔細問過他了，南宮鴻的確與他有交易，同樣也跟其他盜墓者有交易，但所買的都是古墨、古印泥及古紙，尤其對宋元兩朝的最感興趣，除買紙之外，也買絹！」

「他可知道南宮鴻因何買那些東西？」

「賤妾問過了，他說他只要有生意上門就好，那管別人的閑事，何況他付的酬金很不錯！據說，他們之間有交易已達十多年！」

「他可認識杜英陵？」

史四娘道：「這次若非你叫我問他，他不說我也不知哩！原來杜英陵一向跟他買古畫古書法，且是駱堅介紹他跟南宮鴻認識的，不過他不知道他們之間有甚麼勾結！」

「杜英陵除了向他買古畫之外，還向誰買？」

「這個他不知道，但隱約聽到道上的人說，他常到中原一帶搜購古畫，而且出手不低！」史四娘道：「你必須知道，這種事無論是買的還是賣的，都不是件光采的事，彼此都不會宣揚出去！」

「說得倒是！」高迎龍道：「感謝您之幫忙，但駱堅不問你為何問這些事麼？」

「我告訴他，聽人說杜英陵被人殺死，家裡有許多古畫，故好奇一問，他是幹大事的人，這種鷄毛蒜皮的事才不管哩！」

「他也不問你之傷？」

「我告訴他有夥劫匪來行劫，但我也受了傷，他要說要派幾個人來暗中保護我！」

「你一定拒絕了！」

「你為何知道！」史四娘言畢，兩人相顧而笑。「小夥子，你準備去找南宮鴻？」

「這是必然的，因為在下懷疑杜英陵之死跟南宮鴻一定有關係！至於如何調查則尚未有方案！」

「那賤妾只好祝你馬到功成了，記住咱們之間的協議！你這個朋友，我算是認了！」

兩人又抵出左掌，互擊一下，相顧大笑。高迎龍突然覺得她確是位奇女子，而且頗有男子漢之風。

* * *

高迎龍、華雄及華靜在次日一早，便乘馬離開開封，高迎龍傷口已合攏，是以一路上曉行夜宿，四天之後，便抵達洛陽城。

他們三人，是趕在城門關閉前進城的，到了鬧市，已是華燈初上，三人問了路，直趨花都客棧，正好諸葛嚴、宋繼祖等人都在。

衆人見面都十分高興，諸葛嚴包了一座獨立小院，裡面有客廳有飯廳，是故着小二把晚飯開上來，周九命笑嘻嘻地道：「送幾壺酒上來，瞧小高那副高興相，便知道他大有收穫，理該慶祝一下！」

高迎龍笑道：「前輩滿面春風，料亦大有收穫，晚輩先洗把臉再說！」

「這小子還學會了賣關子！」

飯菜十分豐盛，酒亦醇舊。衆人動了幾箸，便迫高迎龍「招供」，於是高迎龍把調查所得告之羣豪，却依諾隱去史四娘與人通姦之事。

周九命問道：「這些消息是誰提供的？」

「晚輩已當着提供人之面前下重誓，務必守秘，不能將其出賣，故請前輩不要再問，但晚輩敢言，她所說的非常可靠。」

宋繼祖道：「高少俠眞是不虛此行，省却咱們許多調查工夫，宋某敬你一杯！」

高迎龍笑嘻嘻地道：「其實我並沒有費多少工夫，只是應了一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而已！不知周前輩收穫如何？」

「本來老夫還道收穫不淺，但比起你來，簡直是雲泥之別！」周九命喝了一杯酒道：「我查到了不少有關黑手鄧飛的情況，但咱們來洛陽目的只是向他們打探杜英陵、南宮鴻跟他們之間的關係而已，如今看來有些線索已用不着了，小高，這次讓你搶了頭功啦！」

羣豪都笑了，高迎龍道：「其實此事對諸位來說，只是查明眞相，讓死者安息而已，但對在下來說却是洗脫嫌疑、恢復清白的大事，誰在乎什麼功勞！」

華靜問道：「神捕，如今咱們已掌握了這些情況，是否可立即向南宮鴻下手？」

諸葛嚴沉吟道：「照道理說，應該直接向他下手調查，但如何個查法，可得仔細推敲斟酌！」

華雄訝然問之：「如何推敲斟酌？你懷疑龍弟所得之線索是假的？」

諸葛嚴呵呵笑道：「某怎會懷疑這個？但南宮鴻可不是省油燈，他一切一定做得十分乾淨俐落，難道你直接問他，他會老實告訴你麼？就算你暗中跟踪，案子距今已幾個月，証據能讓咱們垂手而得？」

周九命道：「不錯！南宮鴻勢力不可小覷，可不能貿然行動，否則打草驚蛇，更加不妙！的確須仔細推敲一番。」

高迎龍道：「在下有個看法，請諸位莫怪！此案對在下來說，只求了解眞相，還我清白，並不在乎能否緝到凶手，且杜英陵本身也不是好東西，他們之間怨恨，只不過是黑吃黑而已，犯不着冒險替杜英陵報仇！何況至今爲止，咱們基本上已可以肯定的說一句：杜英陵應是死於南宮鴻之手！」

諸葛嚴道：「你這幾句話，前一半某沒有意見，後一半，某認爲未至水落石出之一日，都不能遽下判斷！不錯，照推理杜英陵好像是死在南宮鴻手中，但其實咱們還沒有半點証據！南宮鴻雖然不斷搜集古畫、古紙等物，但並沒實據証明，他買的這些東西，是提供給杜英陵製造假畫的！」

高迎龍不由啞然，本來滿腔熱情，如被冷水淋潑，看來距離眞相大白之路，還很遙遠！

其他人也覺得諸葛嚴所言甚有道理，都低頭吃飯沉思，諸葛嚴一見如此場面，忙道：「諸位不必氣餒，咱們其實已取得了很好成績，猶如走一里路者，咱們最少已走了半里，只須再努力一下，便可到達目的地！」

周九命接口道：「不錯，咱們最低限度已弄清楚幾件事：第一，杜家雖死於蛇形劍之下，但凶手不是高迎龍；第二，杜英陵之死很可能另有別情，其家有龐大的地下室，專事製造假古畫，由此推測，杜家之死，可能與此有關；第三，南宮家與杜家有來往，南宮鴻有賣古畫之經驗，喜歡搜索古代墨、紙、絹及印泥，他可能與杜家勾結，製造、銷售假古畫……」

諸葛嚴截口道：「可能的事不要再說下去，反正，餘下未竟之事，希望諸位助某一臂之力，直至揭發眞相爲止，包括『劍鎭』傅雪生一家之命案！」

他目光從衆人臉上一掃而過，續道：「某家要揭發命案眞相，並不是爲了個人之聲名，老實說，諸葛嚴三個字名頭已夠響，某這樣做是爲了阻嚇凶徒、暴徒、不法之徒，日後行凶時，先估量一下後果，這對武林之安靜有極大之貢獻，未知各位有何高見？」

這刹那，高迎龍突生羞慚之心，因爲自己想的，只是自己個人之聲名，但諸葛嚴想的却是整個武林之安危。

宋繼祖輕嘆一聲：「神捕果然非尋常人，咱們天星堡將傾盡全力，助神捕揭發眞相！」

高迎龍接道：「在下之想法太過卑微，跟神捕宏遠之志向，廣闊之胸懷相比，簡直如螢火比之日月，慚愧慚愧！在下自罰三杯！」他言出必行，連盡三杯後，再斟一杯，道：「神捕，這一杯是在下向你請戰，希望你大人有大量，繼續接受在下加入查案行動！」

諸葛嚴哈哈笑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小夥子，你前途似錦，某家有什麼道理拒絕你呢？」當下接過酒杯一飲而盡。

周九命道：「大家都乾杯，今夜盡歡，日後的事，明天再作計議！」

* * *

正如諸葛嚴所說，一里路只走了半里，餘下來的路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也可能是最艱苦的半程！

南宮鴻與杜英陵到底是不是一夥的？傅雪生之死跟他倆又是否有關連？杜英陵一家慘死，是否南宮鴻幹的？

不管是不是南宮鴻幹的，應如何調查？事隔幾個月，也許許多証據南宮鴻早已消滅了，應如何下手？

這一連串的問題，一直困擾着諸葛嚴，他躺在床上，却沒法入眠。

遠處傳來三更之梆子聲，諸葛嚴索性下床，換了一套衣服，由後院翻牆出去，長街寂靜，不見人影，只有夜風偶爾送來遠處之絲竹聲。

他在長街上徘徊，苦思無策，明天是否要去南宮家附近等候機會？

忽然他聽到屋頂上傳來一個輕微之衣袂聲，諸葛嚴心頭一跳，隨即亦躍了上去，果見一條黑影，正向前掠去。他本不是喜歡多管閑事的人，何況此刻查案正在最關鍵之處，更不願受他事干擾，但這刹那間，他突然覺得夜行人之背影、身法及姿態，竟然十分眼熟，是以一怔之後，立即緊躡其後。

諸葛嚴之武功到底有多深，武林中知之者極稀，他點地無聲，幾個起落，已迫近了兩丈。此刻他已肯定此人若不是霍黑塔，便是霍白塔，疑念未了，已見他射進一座院子！

諸葛嚴來不及看清楚那是座什麼院子，自平房屋頂躍落街中，足尖一點，亦翻過圍牆，進入大院。進內院子，他才發覺這是座妓院！

他落地時，姓霍的已經躍上一座小樓，臥伏在欄杆後，諸葛嚴忙匿在假山後，凝神靜聽，只聽他低聲道：「臥看殘月上窗紗！」

房門有人問：「誰？」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房內人道：「莫愁前路無知己。」

「相逢何必會相識？」

房內燈光熄滅，但姓霍的反而推門而進。諸葛嚴立即結紮好衣袂，輕輕躍上去，伏在窗外。只聽一個沉而宏的男子聲音道：「咱們早已貨銀兩清，你爲何還來找老夫？哼，若眞要計較，你們並未完成合約！」

「只差三天而已，且諸葛嚴率人趕至，家兄肋下挨了一劍，故無法完成任務，而咱們當時只取訂金……」

諸葛嚴此時方知他是霍白塔，却不知他爲何穿深色之衣褲。房內那人道：「你今夜來此何事？」

「上個月，在下下山去買東西，但回家時，家兄已被人殺死……」

他未說畢，房內那人已截口道：「令兄被人殺死，你來找老夫，到底是什麼意思？你懷疑令兄是我殺的？簡直荒謬！老夫若要殺令兄，一定連你也殺掉！告訴你，以後你絕對不能再來此處，否則休怪我無情！」

霍白塔道：「你知道我兄弟情深，家兄被殺，此仇在下一定要報，我來見你，乃因爲你神通廣大，線眼衆多，希望你能助在下一臂之力，查出凶手，在下感激不盡，爲你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那廝聲音稍緩。「老夫未聽到有關之消息，嗯，念在一場僱主，老夫答應替你打探一下……還有，他跟諸葛嚴結仇，說不定是諸葛嚴幹的！」

「不是他，絕對不是他！」

那廝聲音倏地提高：「爲什麼？爲何你對他這般信任，反而不信老夫？」

霍白塔囁嚅了半晌：「家兄曾經落在諸葛嚴手中，但他不但沒有殺他，反而放了他！」

那廝冷笑道：「原來如此！諸葛嚴爲何不殺他？你們兄弟是殺死傅雪生一家之凶手，爲何諸葛嚴會輕易放他離開？請你解釋一下！」

霍白塔聲音也略提高：「你應該知道咱們兄弟之性格，不該說的話，絕對不會說，更不會出賣僱主！」

那廝聲音又恢復原狀，但語氣更加冰冷。「老夫相信令昆仲，但老夫不相信諸葛嚴！不該說的他不會說，但不知他說了些什麼？你可否替他復述一下？」

霍白塔顫聲問道：「南宮老爺，你信不過賤兄弟？」

諸葛嚴心頭狂跳：南宮老爺，不就是南宮鴻？複姓南宮的，放眼武林，除了南宮鴻之外，尚有誰能令霍白塔以老爺稱之？

南宮鴻僱霍白塔殺傅雪生一家，原因何在？杜英陵一案，又是否他僱人殺的？諸葛嚴抑住激動之心情，繼續偷聽下去。

姓南宮的冷冷地道：「信不信得過你倆，主要看你們自己之表現。霍白塔，你還未答覆老夫的問話，老夫耐性是有限的！」

霍白塔不敢惹他，低聲道：「咱們只說受僱來殺人，其他的一概不知！」

姓南宮的道：「你以爲某是三歲小孩？你們這樣說，諸葛嚴會輕易放令昆仲離開？」

「事實確是如此，他曾經迫咱們，但在下以死反抗，結果他只要求賤兄弟改邪歸正，在下答應他退出江湖，不再從事殺手，他便放咱們離開了！」霍白塔誠懇地道：「在下所說句句屬實，老爺若不相信，在下也無辦法！」

姓南宮的道：「既然你所說句句屬實，某又怎會不信你？好吧，你可以走了，以後不要再來找老

夫，否則休怪我翻臉無情！」

「您不是說要助我調查殺死家兄之事麼？在下如何跟您聯繫？」

「你不必跟我聯繫，老夫會派人告訴你。」

「你知道我會去何處？」

姓南宮的道：「老夫若連這點本事也沒有，還能立足江湖麼？當然，若你是聰明的，便應該留在附近一帶！」

「那在下留在您身邊，請您收留。」

姓南宮的柔聲道：「這倒不必，而且老夫暫時不欠人手！你在洛陽或鄭州住下來吧！七天之內，必有消息！去吧，老夫床上還有兩位美人兒，不要敗我之興！」

「如此在下告退！」

諸葛嚴知道他快出來，連忙竄到另一邊去，果見霍白塔推門出來，雙脚一蹬，身子平射，落在牆頭上，隨即打了個沒頭觔斗，翻了出去。

就在此刻，倏地聽到房內傳出一個鈴聲，下面即有人道：「老爺請吩咐。」

「剛才出去那個人是誰，你們知道麼？殺了他！做得乾淨一點！」

話音剛落，黑暗中竄出兩條黑人影，亦越牆而去。諸葛嚴大吃一驚，忙不迭飛身而去。只聽那姓南宮的喝道：「誰？」

諸葛嚴雙脚一踩上牆頭，便知道有伏兵，他不敢造次，急急翻身下去，先向小巷閃去，他一路狂奔，連穿幾條小巷，再拔身飛上屋頂。只見那妓院又湧出幾個人來，正在四處搜索，他在屋頂上低頭飛馳。

再幾個起落，已追上霍白塔，他心生警覺，立即伏下來，抓起一塊屋瓦，再定睛回望，果然發現黑暗中有兩道黑影，悄悄尾隨着霍白塔，他脫手將瓦片拋了出去！

瓦片落地發出一道響聲，下面三個人同時嚇了一跳，同時轉身回望，如此一來，霍白塔便發現那兩個漢子，那兩人見行踪敗露，立即撲了過去！

霍白塔抽出刀來，沉聲道：「你們是甚麼人？敢在此處放肆！」

「你知道就好，沒有三兩三，那敢上梁山！」左首那位漢子使的是一條七節鞭，不由分說，照頭便是一鞭抽過去。「待你死後，自會告訴你！」

霍白塔低頭讓過，斜飛退步，一退又進，反遇上右首那位持短斧的虬髯客。他是著名的殺手，招式十分實用，又悍不畏死，豈肯輕易屈服？可是南宮老爺對他之武功深淺十分了解，又怎會派庸手來追殺他？

不過幾個照面，霍白塔在一硬一軟兩件武器之合攻下，已處在下風，而那兩個漢子出手狠辣，招招要命，令他又驚又怒。

諸葛嚴恐跟踪他而來的漢子很快聞聲趕至，連忙取出手帕蒙住口鼻，然後躍下，抱劍刺向虬髯客！

虬髯客好生了得，聞得風聲，閃身擰腰、轉身、揮斧，四個動作一氣呵成，連消帶打，反劈諸葛嚴脅下，諸葛嚴也不是省油燈，左足尖在地上一點，再斜飛七尺，長劍改刺持七節鞭的蒙面漢！

他這一劍故意發出凌厲之劍風，那廝聞聲返身看了一眼，心頭大駭，急忙閃開！不料，諸葛嚴這一劍純屬雷聲大雨點小，對方一閃，他手腕一翻，倏地來一招：「鐵鍊鎖江」，化直刺爲橫劈！

這一來，那廝眞的亡魂喪膽，不由自主發出一道驚呼，忙不迭揮鞭來格。說時遲，那時快！霍白塔刀光過處，刀鋒已深深砍進其肩骨！慘叫聲未落，霍白塔又飛起一脚，將其踢飛！

那廝水桶般大小之身軀，如斷線風箏般倒飛，撞向虬髯客！此乃千金難買之良機，諸葛嚴立即道：「小霍快跑，對方還有四五個人即將趕至！」

霍白塔雖尚未摸清底細，但來人却肯定是友非敵，是故尾隨其後射進小店。諸葛嚴脚步未穩，霍白塔道：「多謝閣下相救，請問高姓大名？」

「某是諸葛嚴，且到安全地方再說！」

諸葛嚴故意在附近兜了幾圈，然後才射進花都客棧後院。兩人落地，即聞值夜更朱柏喝道：「誰？」

諸葛嚴忙道：「噤聲，是諸葛某！」他引霍白塔進廳坐下，又道：「不要點燈，不可高談闊論，外面有敵！」

此時，宋繼祖、高迎龍及周九命等人均聞聲披衣而出。「神捕這麼晚還未休息？」

「某因睡不着，獨自出外徘徊，無意中見到霍白塔匆匆而過，心中奇怪，是以尾隨他到了一座妓院，却聽到他跟一個姓南宮的在房內交談，後來他離開之後，那廝却下令手下追殺他！」

霍白塔臉色大變，澀聲道：「那兩個人是他派來殺霍某的？」

「某家沒有必要騙你，而且我跟踪而出時，亦驚動了其他人，後面還有五六個人跟着哩！是故某未徵得你之同意，便毅然拔劍相助！」

霍白塔忙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多謝神捕相救之情……但他爲何要殺某？」

諸葛嚴笑道：「閣下跟他說明退出江湖，你已再無利用價值，留你一條命，他始終難以放心，豈能不殺你？這個道理其實很顯淺，你比誰都更明白！」

周九命道：「你們說來說去，那廝到底是誰？」

諸葛嚴再笑。「小弟也不知道，全看小霍肯不肯告訴咱們了！」

霍白塔咬咬牙道：「如今他既然不仁，我又何妨不義？南宮老爺便是南宮鴻！」

諸葛嚴抑住心頭之狂喜，續問：「僱令兄弟去傅雪生家殺人的便是他？」

「不錯，正是他，這已是第二次交易了，上次是三年前，要咱們殺死杭州之桃花莊主殷建德！」

宋繼祖聳然道：「難怪此案至今懸掛未決，原來是令昆仲幹的，難怪不留絲毫線索！」

諸葛嚴問道：「堡主跟殷莊主是朋友？」

「不是，不過殷莊主在江南一帶名氣頗大，曾有兩面之緣，此人家財不少，不過對金錢看得較重……對，在下記起來了，殷莊主喜歡古董，說不定他之死也與此有關！」

羣豪聽至此，都似看到一線曙光，却又尚欠一點工夫天色方大亮！

周九命伸手止住其他人發言：「小霍，事到如今，你大可將事情和盤托出。南宮鴻要你去殺傅雪生，目的何在？」

「他跟賤兄弟說，志在其『烏金』，但後來咱們發覺，他根本沒有派人去搜索，也沒有跟咱們聯絡，又不似是志在『烏金』！」

「你跟南宮鴻可有交情？對他的事了解多深？」

霍白塔悻然道：「若有交情者，他怎會派人殺霍某滅口？在下與他純屬賓主關係，且賤兄弟一向只認銀子不認人，也不管江湖閑事，對他的爲人和事不清楚，更不可能了解！」

高迎龍實在忍不住，揚腔問道：「他跟梅三月是否有勾結？他兒子你認識否？」

霍白塔搖頭道：「霍某眞的甚麼也不知道！」

高迎龍道：「咱們在傅家發現梅三月之屍體，他是死在地窖裡的，當咱們進莊時，恰好有一條蒙面漢子自內逸出，袖管上破了一角，而梅三月手心正有一角破布！」說着恰好有一個蒙面漢子自內逸出，袖管上破了一角，而梅三月手心上有一角破布。」說着自其懷內取出破布來，並晃亮火摺子讓霍白塔看。

霍白塔看了幾眼，將布放回桌上。「這塊布不是霍某的，因爲在下從來不穿這種衣服！」

「咱們不是懷疑你，而是懷疑南宮鴻父子，因爲穿這種衣服的人，非富即貴，請問，你可曾見過他父子穿這種布質、花紋的上衣？」高迎龍吹熄了火摺子。「希望老兄坦誠相告！」

霍白塔沉吟一下道：「在下第一次見南宮鴻及其子南宮望時，他父子的確是穿這種衣服，但不是深灰色的，而是寶藍色的！」

高迎龍道：「假如兇手眞的是南宮父子，則梅三月不但跟駱堅有關係，跟南宮鴻也有關係！」

諸葛嚴頷首道：「不錯，其實梅三月便是南宮鴻派去取『烏金』的，因此方極力將殺人之罪名加在宋堡主頭上！他並非不知情，並非不明理，而是故意的，以便替南宮家及霍氏兄弟洗脫嫌疑！這一切都可能是南宮鴻授意的！」

高迎龍道：「是故杜英陵家一案，主兇極可能也是他！只是不知他爲何要嫁禍本門！」

霍白塔咬牙道：「說不定家兄亦是被他殺死的！他死得極慘，身中七刀五劍兩斧，此仇不報非君子！」

周九命道：「問題是下一步咱們如何去調查？」

諸葛嚴嘆息道：「這正是某今夜睡不着之原因！」他看一看窗外，又道：「小霍，你暫時匿居於此，不要現身，天快亮了，大家先歇一會兒，有話明天再商量！」

話音剛落，高迎龍已低聲道：「散開，有人進來！」廳內一陣忙亂，羣豪立即散開，或匿在柱後，或匿在桌後及暗處！

諸葛嚴豎起耳朵，凝神靜聽，果聞院子裡有個輕微而又悠長之呼吸聲，不由暗讚高迎龍眼明耳聰。

「不必緊張，是老夫！」

周九命沉聲道：「閣下到底是誰？再故弄玄虛，便休怪咱們不客氣了！」他話未說畢，倏地掠過客廳，落在院子裡的一盆花樹後面。

那人冷冷地道：「周九命，以你這兩下三脚貓的功夫便想暗算老夫？眞是笑話！老夫是馬如風！」言畢抬步向大廳走去。

諸葛嚴這刹那已認出他果是「鐵腿飛龍」馬如風，忙道：「大家不可造次！小高，點燈！」

燈光亮起，果是馬如風，只聽他道：「進房去說話，留些人守在暗處，不可輕易暴露行踪！」他語氣緊張，羣豪受其感染，心頭立即沉重起來。

當下小高引他進入自己之臥室，因房間小，只有諸葛嚴、周九命和宋繼祖三人進房，馬如風待他們三人進房，便立即將門關上。「

熄燈！」

高迎龍將燈吹熄，問道：「老前輩何事這般緊張？」

「老夫已混進南宮鴻身邊，還當了其貼身保鏢，剛才是追諸葛嚴而來的，這家客棧歸老夫搜索，是故老夫不能久耽！你們剛才太大意了，竟不派人放哨！」

「前輩說得是！」高迎龍喜道：「原來前輩已成功混進南宮鴻身邊，那一定已查到不少線索了！」

「只查到一點點：他到處購買古墨、古紙、古絹等物，至於他是否與杜英陵一案有否關係，則尚未查到！」

周九命問道：「他這般相信你？短短時間便讓你當其貼身保鏢？」

「他出外一向帶十個保鏢，老夫只是其中一個，記住老夫如今化名常子龍，他日見面可得小心稱呼，常子龍是老夫表弟，身材年紀與老夫差不多，他五年前已過世，死訊只老夫一人知道，是故他完全沒有懷疑！」

諸葛嚴問道：「是江南『雲中游龍』那位常子龍？咱們記下了！請問老爺子是否知道他將買來之古墨等物，送去何處？」

「老夫查了幾個月，他先後買了兩三批，均未見他將東西送出去，通常買後立即派人送回家去，交給總管董善堂保管！」馬如風道：「而且這些日子來，他從未提到杜英陵三個字！」

「他是否有出賣家內之古畫！」

「這個老夫因時間不長，尚未查到！因爲老夫已混在其身邊，比你們方便多了，是故老夫今夜現身之目的，便是請諸位不可輕舉妄動！」

高迎龍問道：「前輩要咱們再等候多久？」

「這很難說。」馬如風沉吟道：「只要你們不太接近他，做得隱蔽一點，大可以繼續調查，老夫不能多耽，今夜到此爲止。」

周九命忙道：「且慢，咱們若有事如何與你聯絡？」

「不要與老夫聯絡，有事老夫會找你們，不管將來去了何處，請你們在落脚之處，用白粉在牆角畫個葫蘆，老夫便知道。」

諸葛嚴道：「南宮鴻還會在洛陽住多久？他下一站會去何處？」

「下一站去何處，何時要去，誰也不知道，說不定他天亮就離開，但他通常都在中原一帶走動。」

高迎龍再問：「萬一他悄悄離開，咱們如何知道？」

馬如風沉吟道：「老夫會在牆角上畫一條金魚，金魚嘴若向上，即表示未動身，金魚嘴向左，則等於老夫隨南宮鴻往左邊走了，以此類推，金魚嘴向右，便是右轉，老夫告辭，千萬別送！」他走了兩步，又回頭道：「再有一點，南宮家裡養了好些高手，諸位務必小心，你們可先推敲推敲，下次有機會，老夫再來見你們。」言畢匆匆而去。

高迎龍道：「神捕，這眞是好消息，天助我也！」

「不錯，眞是天助我也，如今某家可以睡個安穩覺了。」

＊　＊　＊

羣豪在東京客棧住了好幾天，每日只派人到那家妓院——倚紅院門外打個轉，牆角有條用黃粉畫的金魚，魚嘴向天，証明南宮鴻尚在裡面。

諸葛嚴心中又生疑雲，南宮鴻手下被霍白塔及自己打傷，他爲何無動於衷？他心中不信，却又不敢貿貿然再進去探聽，可惜馬如風太過自信，不與自己訂下聯絡方法，如今只能等他來，自己却無法去找他。

幸好這天半夜，馬如風又悄悄來客棧找他們了，諸葛嚴劈頭便問：「南宮鴻還在倚紅院？」

「還在院裡，老夫怕你們輕舉妄動，故特來通知你們一下。」

「你親眼看見他還在院子裡？」

「他寸步未離那間花房，那是倚紅院的頭牌倚玉的居所，南宮鴻最寵愛她。」

諸葛嚴目光一閃，再度問同樣的問題：「在下問您，是否親眼看見他？須知房內也許有暗道通樓下，而樓下可能亦有暗道通到外面，說不定他早已由暗道溜走了。」

馬如風不悅地道：「老夫雖然未親眼看到他，但每天最少會聽到他發兩三次命令，難道老夫會連他之聲音也辨不出來？」

諸葛嚴道：「不是在下不相信大俠，而是世上有許多奇人奇技，可模仿別人之聲音，外人根本分辨不出，亦說不定南宮望之聲音，跟他父親之聲音本就差不多，會否房內已改由他兒子代替？」

周九命接道：「諸葛老弟說得有理，馬兄弟勿過於自信，那倚紅院是不是他家產業？」

「聽說是他之產業，不過他出外必帶保鏢，但這次咱們十名保鏢仍住在倚紅院。」馬如風口氣已比較軟弱了。「老夫再回去，若有什麼風吹草動，立即想辦法與你們聯絡。」

諸葛嚴見他要走忙道：「且慢！大俠可知南宮家在何處，在下想派人到他家附近摸摸底，但不會貿然進入他家。」

「南宮家在滎陽，離鄭州城不遠，南宮家高手如雲，而且設有機關，不可輕進。」

「您對他家了解到什麼程度？」

「老實說，老夫雖是他貼身保鏢，但南宮府只走過一半，另外一半是什麼情況，還不知道。」馬如風抱拳道：「老夫是偷偷溜出來的，不能久耽！」言畢匆匆走了。

諸葛嚴道：「小高、周兄和朱柏，你們三人明日一早便動身去滎陽，一切小心。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不可進入南宮家，最好先易容再走。」

周九命呵呵笑道：「易容之技，老哥哥尚未丟下，老弟放心，包管南宮家認不出來。」

諸葛嚴道：「小弟懷疑，南宮鴻已經回家，多則三天，快者一天，小弟等人便尾隨出發，還有，請華姑娘留下來。」華靜雖然不高興，但倒也不敢逆其意。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吃過早飯，周九命便爲高迎龍及朱柏先易了容，最後才是他自己。他將高迎龍扮作貴公子，他與朱柏是僕人，三人出店即上馬東出。

一路上，三人不敢怠慢，除了讓坐騎休息之外，眞是馬不離鞍，至次日黃昏便到了滎陽。三人也不問人，只花一頓飯工夫，便找到南宮家，那座巨大之莊院在縣城之外，有如王公府邸，圍牆足有兩丈高。

莊院之外，是一片綠油油之草地，周圍兩三里之內，連一棵人高之小樹也不見，誰走過那裡，都逃不過莊院內之監視。

周九命看了不由怒道：「單看此便知南宮鴻不好對付，小高，快想個辦法。」

高迎龍抓抓頭皮道：「除非是在晚上方可接近外，還有什麼辦法？」

朱柏道：「辦法倒不是沒有，只是太費時太費工夫了，自遠處挖一條地道，直逼南宮家，那就神不知……」

周九命截口罵道：「這等於廢話，咱們站在這裡太久，必引人注意。」他拉拉韁，催馬前進，俄頃，便進入縣城，租了兩間上房住下。

朱柏道：「這次任務可眞棘手，急也不在乎那一時半刻，咱們先去吃飯。」

周九命精神一振，道：「好建議，吃了幾頓乾糧，嘴巴裡都快淡出鳥來了。」

高迎龍不便反對，當下問了店小二，便聯袂去飯館裡用膳。剛坐下不久，對面小桌兩個漢子正在高談闊論，三人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其實都在留神偷聽。

左首那位胖漢道：「林兄，聽說南宮老爺的小兒子下個月成親，你備了禮物否？」

「不瞞萬兄，小弟亦爲此犯愁哩！」另一位較瘦的中年漢子道：「不知萬兄備了什麼厚禮，你跟南宮家還有點親戚關係，平日得益良多，這份禮肯定不輕。」

胖漢嘆了一口氣：「你們外人不知道，老爺從來不會關照親友，何況咱們這個親戚也太疏了，除了逢年過節，或南宮家有什麼大事之外，平日去他家，都見不着他。」他稍頓又道：「小弟上月去杭州，碰巧買了一塊玉珮，回來方聽內子提及此事，故準備將玉珮作賀禮。」

「那是塊什麼好玉？他家這種東西還少？」

「那塊玉是唐朝的，花了小弟千把兩銀子，賣主方肯割愛。」

瘦漢問道：「你不怕會買到贗品？」

「小弟請教了好些朋友，他們都說是眞的，這才忍痛買下，本來就準備找個機會送給老爺，你不知道，他一向喜歡古董，只要是舊東西，他連紙、墨、絹都要，何況是玉珮。」

瘦漢笑嘻嘻地道：「萬兄這次馬屁是拍準了，不知對他何求？他日可得提携小弟一下。」

胖漢不悅地道：「你這就不了解南宮老爺了，求他根本沒用，他從來不用庸才，也不會輕易提携某人，這算什麼拍馬屁？他在乎我那一千兩銀子的玉珮？誰教我交上他這位富親？」

瘦漢看表情極不相信，低聲問道：「南宮老爺這麼多生意，只須關照你一點，萬兄便受用不盡，還須怎樣特別提携？難道你不曾跟他合作過生意？」

姓萬的苦笑道：「說來也許你不相信，至今爲止，小弟未曾跟他做過一宗生意，不曾有一文錢的交易。」

「萬兄生意做得廣泛，難道無一次能交接得上的？」

姓萬的長長一嘆：「咱們還是談別的吧！」

「他這位兒媳婦是那家的掌珠？」

「南宮老爺三子兩女，除了這個小兒子娶的媳婦跟武林有點關係之外，其他的完全無關，而且也非名門名戶，他說他娶人唯才，不是財！」稍頓又道：「新媳婦娘家是姓傅的，聽說在東北關外，名氣不小，但女家全家被人殺死，這頭親事是多年前訂下的，南宮老爺不想失信，是故要兒子早日將媳婦娶進門。」

（未完・七）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 錢一串故意將小五子輸給朱胖子，巴結却用一千兩銀子贏回他，故意折騰小五子並謊說喜歡聽孩子哭聲，目的是引錢一串出來，帶他去七惡窩藏的地方，而錢一串已弄清了八邪來到西京奪寶事，得意忘形回去向羅老大報告，不料「黃雀」巴結尾隨跟至，弄清楚七惡只來了三個，祇羅老大、白爾艷與錢一串後巴結走了……



七惡八邪無人性　聯手奪寶殺官兵

成器，正是八邪之一的「冷面小刀」，他聞得文公度的話，立刻對附近的大個子吼道：「石老三，今天眞是個大好的日子呀！」

那大漢——「鬼見愁」石老三，也是在大散關開黑酒館的石大娘丈夫，他嘿嘿的笑道：「今天是個發財日，狠狠的撈一大票，三代也吃不完！」

忽然，文公度低聲道：「穩住，別再出聲。」

原來文公度七個人，早在一年多以前便以投軍爲名，投效到長安城的總督府吃糧當差。

這種當差當然祗是一種掩護。掩護他們的眞正身份。

當文公度與成器巴結三人離開無憂島之後，三個人便到了長安城。

「黃雀」巴結嗜賭如命，盡往「姜子牙大賭坊」走動。

不久之後，文公度查出總督府將有一批價値連城的財寶往京裏運。

這批財寶來自西南七個省，十年精挑細選，都是無價之寶。

於是，文公度立刻趕到大散關，他把「閻王舅」李黑子與「鬼見愁」石老三找來，更把「笑面虎」勞一匡與「病羅漢」齊飛約到長安城。

於是，七個人便設下了這個計謀，這個出人意料之外的陰謀。

就算七惡之首的羅老大，也想不到如此絕妙的計謀。

七個人從小卒幹起，腳踏實地的認眞幹，偶爾露一手武功，便立刻博得上面讚賞。

這一年多幹下來，七個人已深得總督大人的好感，這一次選人護送這批寶物，他七個人全有份。

此刻，來換班的人已滾在地上號，臉皮泛青，冷汗直流，哎喲之聲此起彼落……

井邊上的一羣人，有的已在罵聲不絕。

坐在大樹下的和尚，忽的拔空而起，他的人未落地，一連七次空中翻騰，呼轟衝進茅屋裏。

不料三間茅屋是空的。

那女人呢？

和尚撲向茅屋後，遠處的石頭上坐了個人。

不錯，正是那女人。

女的小孩不見了，和尚大步邁向女人，冷沉的道：「你絕不是這裏的人！」

女人吃吃笑道：「你眞聰明，一猜就中，酒肉大師，多年不見，別來無恙！」

和尚雙目一睜，睜得宛似銅鈴一般，他的頭上也冒出了汗。

天氣本來就熱，他又喝了酒，當然會出汗，汗水滴在他那圓嘟嘟的臉蛋上，又滾了下來，他伸出胖

手摸了一把，沉聲道：「拉開你的面巾來，讓佛爺瞧瞧！」

那女人吃吃笑，道：「別瞧了，瞧了你會吃不消，後悔出家當和尚！」

酒肉和尚臉皮一緊，道：「你在井裏下了毒？」

那女人淡淡的笑道：「總督府來的這些吃糧當差的好對付，但車上坐了你們四個人，老娘就不得不用點手段了，你說是吧！」

酒肉和尚道：「什麼毒？」

那女人淡淡的道：「不多，半斤砒霜。」

酒肉和尚哇哇怪叫，道：「可惡，你是誠心要這些人死絕了。」

那女人吃吃一聲巧笑，道：「可惜沒有毒死你這個酒肉和尚，更遺憾的是沒有毒死趙鐵腿和柳長泰。」

酒肉和尚怒道：「我們四個沒毒死，惡婆娘，你就沒命了！」

突然間，前面傳來暴吼聲：「不要慌亂，守緊篷車。」

是那軍官的吼聲，聲音中充滿了忿怒！

有人傳來淒厲的大叫：「原來他們是强盜！」

便在這聲大叫裏，立刻又是一陣喊殺之聲。

「絕一鏢」劉言與酒肉和尚本來就在一起，他見酒肉和尚久未出來，立刻撲進茅屋。

茅屋中沒有人，但他已聞得坡後面傳來酒肉和尚的吼聲，便立刻飛掠過來。

那女人見到劉言也趕過來，她不但不驚，反而吃吃笑道：「喲，百花谷的嬌客，上官蘭花的好丈夫，你怎麼把那麼美的妻子留在家中，自己卻跑到了山裏來，幹嘛呀？是不是找我呀！」

劉言忿怒道：「你是什麼人？」

酒肉和尚騰身而上，袍袖疾揮，一招「袖裏乾坤」忽然暴出右掌，往那女人臉上抓去！

那女人腰身一矮，快得宛如一陣風也似的自酒肉和尚脅下穿過。

便在這時候，一點寒星電光一現的射來。

那女子停身未躲過，肩臂上面已冒出鮮血來。

那是「絕一鏢」的「三稜穿骨鏢」，打中人身，肉碎骨裂，血流不止。

女子挨了一鏢，她連哼一聲也沒有，反而吃吃笑着掠向一塊大石上面。

她匆匆的拉下頭巾，又匆忙的把傷處包紮起來。

酒肉和尚已大驚的道：「是你，八邪之一的『死要錢』嬌嬌。」

又是吃吃笑，女人已抖一頭長髮，道：「眞令老娘高興，幾年不見，你這臭和尚竟還認得我！」

「絕一鏢」劉言驚異的道：「大師，這女人就是傳言的八邪之一？」

酒肉和尚沉聲道：「別問了，劉施主快到前面支援柳掌門，這女人就交由貧僧料理。」

劉言道：「前面的人祗是中了毒……」

酒肉和尚又急急的道：「這種買賣，八邪絕不會祗有她一人出馬，說不定全來了！」

那女人，不錯，正是「死要錢」嬌嬌。

她又是一聲吃吃笑，道：「說不定前面的人已經全完了，哈……」

酒肉和尚聞到前面的喊殺聲。

劉言也聽到了。

「快去，貧僧收拾了她，立刻前去。」

劉言怒視了嬌嬌一眼，心中除了忿怒，他還在想：「這個女人眞殘酷，她竟在井裏下砒霜——她的臂上在流血，但她連眉頭也不皺一下，就好像流的不是她的血，是別人受的傷一樣！」

「絕一鏢」劉言扭頭便走，如飛的奔向茅屋前面。

他在飛掠中，又向鏢囊中摸出兩支三稜鏢。

酒肉和尚已向嬌嬌逼過去。

不等酒肉和尚撲到，嬌嬌一聲尖叱，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挾着一片冷焰，帶刺耳的「咻」聲，猛往酒肉和尚的光頭上削去！

大吼一聲如雷，酒肉和尚左袖狂甩，便聞得「噹」的一聲，祗見鋒芒點點，嬌嬌的尖刀已飛上了天。

一聲驚呼，嬌嬌已發現酒肉和尚伸出的左手臂上竟然套着一個金環。

怒翻三個空心觔斗，嬌嬌閃退五丈外，她人剛落地，酒肉和尚已如影隨形的迫過來，十八掌連環劈出，猛往嬌嬌罩過去……

肩臂上仍在流血，右手腕被震得有些痲木，如果她想逃過酒肉和尚一輪狂打，天知道她會不會逃得過。

便在這時候，附近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喲！幹嗎呀，先是兩個打一個，再是欺侮個受傷的，臭和尚，你有完沒完。」

酒肉和尚心繫前面，他決心先做了嬌嬌，忽聞這幾句話傳來，猛然吃一驚。

酒肉和尚收掌暴退，他沉聲道：「什麼人？」

附近的大石後面，扭呀扭的，轉出個白得像麵缸裏走出來的女子。

這女子邊走邊笑道：「你好呀，老相好！」

酒肉和尚驚異的道：「你……你是萬人迷……」

不錯，白爾艷來了。

她身邊還跟了個小孩子，這小孩子當然是小五子。

白爾艷走向酒肉和尚，道：「見了你我便心癢癢，可惜你祇喜酒肉，不愛娘，奈何！奈何！」

酒肉和尚看了小五子一眼，道：「你還會生孩子？白爾艷，你同誰生的？」

白爾艷道：「反正不是同你生的，你多的什麼心？」

受傷的嬌嬌吃一驚，七惡怎麼也跟來了？

白爾艷對小五子道：「這個阿姨你是認識的！」

小五子笑道：「認得，認得，我還幫她在大街上拉場子，可是，那個小妹妹呢，她怎麼沒有來？」

嬌嬌笑了，道：「小彩當然來了．這種難得一見的場面，她是不能錯過的，機會教育最重要。」

小五子道：「她人呢？」

嬌嬌用手一指。

她指向附近一棵大樹上，笑道：「她躲在樹上看熱鬧，小子，你也快去吧，她可是你未來的老婆呀！」

酒肉和尚驚訝的道：「如此說來，你們還是兒女親家了？太不可思議了！」

白爾艷道：「和尚，時辰不早了，你露一手五行金環吧，我這幾年未出山，可也沒把功夫擱下來，接你一二百招，我還接得下！」

酒肉和尚知道這兩個女人的厲害，白爾艷比嬌嬌還狠幾分，看樣子，七惡八邪都來了。

酒肉和尚恨恨的道：「上蒼無眼，『刀公子』南大俠英年早逝，否則你們這邪惡之徒，又怎敢明目張膽的打劫官寶。」

白爾艷笑道：「這才叫老天有眼，姓南的完了，我看你今天也休想活着離開了。」

酒肉和尚狂吼的道：「殺！」

「五行金環」已取在右手，掄起一片金光，猛古丁伸向白爾艷。

「厲害！」

白爾艷雙肩左右閃掠，藏在右腕下的尖刀忽然上撩如電，可是，她的右腿後發先至，猛踢和尚下部。

陰損毒辣，攻防兼備，果然惡毒無比。

「死要錢」嬌嬌見機不可失，「轟」的一聲猛往酒肉和尚頭上殺過去，她竟然還有一把匕首。

那是一把尖而細如筷子的匕首，可以當刀，也可以當鏢，原是插在她靴子裏的。

酒肉和尚腹背受敵，右腿力旋，「五行金環」暴旋中途，忽覺背上刺痛，不及細看便一飛衝天……

他人在空中，灰色袈裟已裂開半尺長的一道口子，鮮血也立刻自裂口處往外濺。

不用看，那是嬌嬌的尖刀割破的——從左背割向右脅，雖然未傷及內腑，但酒肉和尚明白，自己不能戀戰下去了。

世上的酒是醇的，世上的肉更香，這兩種東西最是誘人不過，如果死在這兒，又怎能捨得這兩樣東西。

人在危急的時候，都會想到自己生命的可貴，雖然有時候死得無奈，但想的總是最寶貴的生命。

而酒肉和尚卻不是，他卻想酒和肉。

人在空中滴血，酒肉和尚咬牙不哼出聲，七個空心觔斗連翻，他竟從茅屋頂躍向前面的大路上。

「死要錢」嬌嬌從茅屋裏往外追，邊追邊哈哈笑道：「好禿驢，我看你往那兒跑！」

「萬人迷」白爾艷也從屋頂追過去，但她一到了屋頂上，便立刻得意的笑了。

酒肉和尚人尚未落下地，業已怪吼：「柳掌門，我們中伏了，七惡八邪全出洞了。」

但當他落下地，當他一眼看清地上滿是屍體，便不由得暗自吃驚，地上已經死了七八十人。

酒肉和尚知道，這次押寶進京的人，都是百中選一的好手，若論武功，雖非江湖一流高手，忝爲二三流也說得過去，他們絕非一般士卒泛泛之輩。

穿過這些死人中間，酒肉和尚這才發覺，地上死的皆是中了毒的人．沒有一人是被人用刀殺死。

兩輛篷車附近，業已分成七堆在搏殺。

喊殺之聲震天，有幾撥人不要命的往上圍。

便在這震天價喊殺聲中，卻也滲雜着笑聲。

笑聲來自附近的山坡上，那兒坐了六個人。

這六個人可眞清閒，一個個臉露微笑，宛似在欣賞戲台上演的全本鐵公雞。

這處，白爾艷奔來的刹那間，山坡上還有人大叫：「『萬人迷』，快來喲，大家來看布袋戲喲！」

「萬人迷」白爾艷俏目一翻，便發現山坡上喊她的人正是「八隻手」錢一串。

那面，羅老大已經向她招了手叫：「我親愛的，你還是過來看熱鬧吧！」

白爾艷本欲往人多的地方撲，這一看便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吃吃笑款擺柳腰，白爾艷大搖大擺的上了山坡上。

羅老大又對她說道：「讓他們打，由他們拚，完了咱們撿便宜。」

坐在一旁的「大頭鬼」包藍，搖晃着他的鐵頭，卻也憂慼的道：「羅老大，我看有些不對勁！」

羅老大嘴裏還啣了一根茅草在嚼，聞言「呸」的一聲吐出茅草，道：「『大頭鬼』，你看出什麼不對了？」

「大頭鬼」包藍道：「你看看篷車四週，文公度他們雖然守得緊，那些官兵也不含糊，打了半天，官兵沒有躺下幾個，反倒是文公度他們，就像獅子被狼羣圍，你看看，業已醜態畢露了。」

「屠夫」金太保也點點頭，道：「如果文公度他們被這批狗腿子們吃掉，我們也一樣難應付。」

「瘋狗仔」陶民咧着金魚般的大偏嘴，道：「你們看，『死要錢』那娘們身上還流血，她……」

就在這時候，「萬人迷」白爾艷已繞道到了羅老大幾個身邊來，她吃吃的道：「羅老大，你的主意我贊成，嘿……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我一向就是這種作風！」

她一頓又道：「最聰明的人都會如此，我們羅老大是這樣，我也是這樣想。」

「大頭鬼」包藍道：「祇怕不是你想的那麼好，萬人迷你看看，那些官兵像黃狼。」

在草原上有一種黃狼，這種狼比野狼還奸詐，也更凶殘，牠們咬起來比豹還狠，所以有人就會說過，寧遇十頭狼，別遇上一頭小黃狼。

白爾艷長住在天山，那兒就有不少黃狼。

她當然知道黃狼的厲害。

更明白包藍指的是那些官兵。

於是，白爾艷瞪一雙勾人的妙目，祇見一個大漢雙手托大關刀，橫劈豎砍，正面同文公度幹得眞熱鬧，他那種轟轟烈烈的樣子，立刻引得白爾艷驚異的道：「你們看，那傢伙的刀法……」

羅老大冷沉的道：「山西關家寨的刀法，這小子有點像關世雄的徒弟……」

關世雄曾自稱關二爺的第三十七代後人，關家寨的人都習大關刀。

白爾艷道：「如果是關世雄本人，他早就看出文公度幾個人的眞實身份了。」

「如果是關世雄當把總，文公度也不敢把六個人巧裝改扮的在總督府裏混吃官糧一年多。」羅老大沉聲說。

白爾艷笑道：「文公度幾個人，可也眞能熬，更能存得住氣，難怪江湖上未見他們的人。」

羅老大笑得十分奸。

羅老大是不喜歡有人比他更精明，而精明的人總是不願意看到有人比他更精明。

精明的人，如果內心包藏奸詐，這個精明的人便是個可怕的敵人。

羅老大有名的「千面人屠」，祇有精明的人，才有他那樣的變化出各樣的人。

而文公度在羅老大的眼中，祇不過是個奸險的殺手之流，他根本就沒有把他放在眼裏。

羅老大更沒有把八邪中任何一人放在眼裏。

現在，文公度竟然會變化這種絕妙的招式，把他們七個邪道人物一古腦潛伏在總督府裏一年八個月之久，這一招確實高明。

羅老大心中也暗暗喝彩不已。

但當他聞得白爾艷對八邪的讚美之後，便冷冷的道：「不錯，文公度幾個人是計劃得週詳，尤其他算準了今天，今天是個酷熱的天，而且這十八盤嶺上，祇有這一家野店在土路邊，他竟然在此地按下一步狠棋，娘的，他是誠心要毒死所有的人。」

半晌不開口的「夜貓子」丁大川卻吃吃的道：「人沒毒死，怕是八邪的人要完蛋了。」

他的話聲甫落，已見酒肉和尚脫了灰色袈裟，匆匆的把破袈裟撕開來，將流血的傷口裹緊，便聞得他一聲長笑，道：「劉老弟，貧僧來也！」

烈陽下，一片金光迸濺，酒肉和尚一頭便往迎面的人撞過去，便也聞得好強烈的一片金鐵交鳴聲！

「絕一鏢」劉言急忙高聲大叫：「大師不急，他們今天一個也走不了啦！」

酒肉和尚與八邪之一的「閻王舅」李黑子照上面便自拚搏九招十八式，也不過眨眼之間的事。

便聞「閻王舅」李黑子怪吼如虎的道：「酒肉和尚，你還有多少血好流？還是一邊歇吧！」

「絕一鏢」劉言已接近酒肉和尚，他撲身阻住酒肉和尚的第二波攻殺，急急的道：「大師傷得如何？」

酒肉和尚咧開大嘴，強忍脅下刀口的撕裂痛，沉聲道：「貧僧還挺得住。」

有七個軍士把李黑子圍起來，劉言忙把酒肉和尚架到大路一邊，匆忙的自懷中摸出一包刀傷藥，道：「大師，快敷藥止血，這是百花谷最靈的刀傷藥。」

「絕一鏢」劉言是百花谷的嬌客，他的老婆便是蝴蝶門七金釵之一的上官蘭花。

百花谷的武功獨樹一幟，便上

官堯的醫術也高明。

酒肉和尚也不多言，忙把一包傷藥敷在刀口綻開的肉上面，他業已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有一股十分沁心的涼意，沖淡了傷口處錐心的痛，酒肉和尚卻也感到全身無力。

「絕一鏢」劉言叮嚀的道：「歇着，千萬不能再用力，必須等血凝住。」

酒肉和尚自己在包紮，劉言已往李黑子撲過去。

原來圍殺之中共分成七批，每一批官兵皆有一高手率領，就好像事先議定好了一樣。

其實這次總督府派出的人，早已派定那位武功一流的把總關百忍率領一百二十名幹練的軍士押運這批寶物，如遇有人劫奪，便立刻分成三批，兩批守車，一批應戰，再由酒肉和尚四人一邊支援。

這原也是萬全之策，可行之道，不料卻因文公度等的潛伏，加上嬌嬌在井中下毒，原本萬全之策，卻成了百密一疏，還未動上手，便已死去七八十人。

「笑裏藏刀」文公度可也眞不輕鬆，他被嶺南白鶴掌門的柳長泰，率同六名軍士圍在第一輛大車邊，六個軍士皆十分聽從柳長泰的指揮，分進合擊，攻守有序，沒有一個人冒險急進。

柳長泰也不急進，祇要覷準機會，便毫不遲疑的揮刀便殺，他本最擅長白鶴掌，此時卻並不使出來，光景是一心要累死文公度了。

不但要累垮文公度，便其餘的幾個也是同樣的殺法。

這種殺法實際上也是拖延戰，時間拖得越久，文公度幾個就會越吃虧。

柳長泰就是認準了這一點，他更清楚不能再損失人員，他們已失去了七八十人，要想取勝，便不能再犧牲，祇有圍住敵人。

圍住敵人之後，不予敵人有喘息的機會，幾人分途攻殺，不求殺死敵人，但求消耗敵人的精力，時間一久，鐵打的漢子也要變成泥。

柳長泰果然薑是老的辣。

就在這時候，「死要錢」嬌嬌帶傷飛掠過來，她藏在文公度身邊，急切的道：「老大，這樣耗下去不是辦法，依我看……」

文公度已氣喘如牛，全身濕透，聞言低沉的道：「嬌嬌，這時候你若想出個兩全其美的絕招，那個王八蛋以後不叫你活菩薩。」

所謂兩全其美之策，當然是擊退官兵，更順利的奪得財寶。

嬌嬌當然知道文公度的意思，她尖刀逼退三個攻上來的軍士，又替文公度擋過柳長泰的斜身一刀，低聲道：「我們可以同羅老大幾個合夥。」

提起羅老大，文公度立刻冷冷道：「羅老大不是在長安城嗎？遠水怎能救近渴？」

嬌嬌使一個掃堂腿，尖刀疾揮，擋過三個併肩衝殺過來的軍士，立刻又道：「難道你沒有發現『萬人迷』白爾艷的出現？」

文公度閃掠過柳長泰的反手托掌，橫肩側旋中，沉聲道：「單單一個白爾艷有甚麼用？」

嬌嬌道：「白爾艷說啦，羅老大他們都來了！」

文公度忽然拔身躍在篷車頂，便立刻大聲吼，道：「羅老大，你個娘的老皮，妄圖等撿便宜！也不看看清楚，對方存的是甚麼心！」

就在這時候，遠處的大石後傳來一聲笑，道：「文公度，你們頂不住了，是麼！」

文公度低頭看，嬌嬌又挨了柳長泰一掌。

嬌嬌本就受了傷，她是帶傷玩命，挨了一掌不吭聲，繞過柳長泰便往另外三個軍士殺去！

無奈三個軍士退得快，側面的三個軍士又撲過來。

嬌嬌被逼，不得不回過身來再殺。

這種戰術，文公度已應付了快半個時辰。

當然，成器與石老三、李黑子勞一匡、齊飛與巴結，也都是被圍着如此幹。

這種就像牛皮糖般的戰術，原是柳長泰等早經商議好了的，如果不是已經死了七八十人，柳長泰等根本就不用出手，文公度等就會被累死。

祇可惜，文公度等到了這時候才知道有此一着，他們本來潛在總督府當差，都不知道柳長泰會臨時用此戰術，等到文公度七人露出原形，姓關的便立刻接受柳長泰的建議，分別把文公度七人圍起來。

此刻……

大石後面傳來羅老大的聲音，便也帶給文公度七人以喜悅。

文公度高聲道：「邪惡不分家，有寶大家分，羅老大，你們可以動手了。」

羅老大哈哈大笑，道：「邪與惡是一家，文公度，別忘了，親兄弟也要明算帳！」

文公度高聲道：「二一添作五，邪一半來惡一半，你們不多拿，我們不多要，怎麼樣？」

這兩個代表邪與惡的老大，竟然在這種血肉相拚的時刻，論起斤兩討價來了。

柳長泰聞言，嘿嘿笑道：「別作夢了，今日這十八盤嶺上，正是埋葬你們七惡八邪的好地方。」

另一邊，指揮圍殺巴結的西蜀

趙鐵腿，便也嘿然道：「柳掌門，該是把握機會痛施殺手的時候了，難道眞的要等他們雙方聯手？」

柳長泰當然想一舉殺了文公度八人，但他心中明白，江湖八邪，武功都有獨到之處，眞正硬撲，不一定就能放倒他們，反倒免不了自己的人死傷。

而柳長泰更明白，自己的人不能再折傷了。

柳長泰未開口，遠處的羅老大卻開口了。

粗啞聲音，羅老大道：「文兄，上次你們曾對包藍不禮貌，無憂島上幾乎要了他的命，這可怎麼說？」

文公度大叫道：「羅老大，你怎麼在這時候那壺不開提那壺，難道這是評理算舊帳的時候？」

嬌嬌也尖聲道：「羅老大，丁是丁，卯是卯，不能夠混爲一談的。」

錢一串忽然大聲道：「嬌嬌，你忘了長安城你是怎麼整我與小五子的？」

提起小五子，嬌嬌立刻大聲道：「錢一串，彼此開個玩笑，無傷大雅，別忘了，小彩可是你的乾女兒，難道你不念這點交情。」

錢一串急問道：「小彩呢？我那乾女兒呢？」

小彩是在長安城認錢一串爲乾老子，無非也是嬌嬌想弄錢一串的銀子。

錢一串明明知道，但他還是由衷的高興，因爲他知道，小彩是南英的女兒，也是小五子的親妹妹，有一天他二人拜天地，變成夫妻，往後可就熱鬧了。

嬌嬌已吃吃笑道：「你們若是不快快出手，祇怕你們一輩子也見不到小彩了，便小五子也完了。」

站在羅老大一邊的白爾艷立刻對羅老大道：「她說的不錯，羅老大，小彩一旦完了，我們也不一定能奪得這批寶物，失寶事小，小彩小五跟着完蛋才是事大，別忘了，當初我們設下的計謀，一定要促成他兄妹完婚，爲我們七惡在江湖上大振聲威，也爲八邪揚眉吐氣。」

羅老大重重的點點頭，道：「對！對！對！如果奪寶與這事相比較，我寧可不要寶。」

白爾艷道：「你還等甚麼？」

在七惡八邪而言，促成小五與小彩兄妹將來結成夫妻，實在是一件驚人之事，創世之傑作。

這種邪惡的怪點子，眞比他們親手殺死「刀公子」南英還要令他們痛快。

寶物可以再奪，但這種創世之舉卻不能失去。

別人想不出來的邪惡點子，七惡八邪卻想得出來，而且他們也要決心造成這件怪誕的缺德事，因爲他們太恨「刀公子」南英了。

羅老大忽然站起身來，祇見他反手拔出背上砍刀，高聲大叫：「文公度，我們來了。」

「殺！」

「屠夫」金太保已跟着往坡下撲，兩把原是他宰牛殺豬的屠刀，卻被他舞出一片極光四濺，一照上面，便聞得兩聲淒叫，兩個軍士已倒死在血泊之中。

「夜貓子」丁大川原是黑風洞主，他舞動三尺長利爪，兜緊了三個軍士便是十七次狂打，立刻兩個人的腸子被他的利爪鈎上了天，另一人的臉皮也不見了。

文公度哈哈大笑道：「幹得好！」

就在他的笑聲裏，騰空直往柳長泰撲過去。

那面，「絕一鏢」劉言抖手五鏢齊出手，分取撲來的「大頭鬼」包藍與「瘋狗仔」陶民。

「大頭鬼」包藍躍在陶民的前面，劉言的五隻鏢被他撥落兩隻，左手抓住一支，他的大頭一挺，便往劉言的胸腹猛衝過去。

「咯」的一聲，劉言躲過胸腹被扎，卻在左脅下被扎個正着。

劉言仗年輕血氣旺，祇悶哼了一聲退一丈，硬是把擠壓到喉頭的鮮血強壓下去。

不過，劉言的另兩隻三菱鏢，卻打中「瘋狗仔」陶民的左肩頭與右耳，差一點兒要了陶民的命。

也不知甚麼時候，「瘋狗仔」陶民的雙手中指上，各套了一隻尖錐，錐長不足半寸，發出點點星光。

他在中了劉言的鏢以後，不退反進，狂吼躍過包藍，猛往劉言逼去。

辰州陶家拳威名震中州，陶民的雙拳帶風聲，聲似奔雷，拳未到，拳風已撲面。

劉言剛站定身子，見陶民的雙拳打到，反手揮刀相迎，但他卻忽略了姓陶的是個瘋子，尤其在交鋒的時候瘋得更厲害。

一個瘋子是不會心生畏懼的，拿刀殺人的瘋子，更是天不怕地不怕。

陶民如今便是這樣子，他的耳朵幾乎被鏢打掉，鮮血流得像是個血泉，肩頭上的三菱鏢還未拔出來，但他卻好像不覺得痛，宛似別人中鏢與他毫無關係。

而他的拳更見凌厲狂猛，出招更是精純的打向敵人。

劉言心中吃驚，他不該在這時候吃驚。

此刻吃驚，就等於削弱自己的氣勢。

於是，他的刀劈了個空，一刀

落空，也令他再也無法躲過陶民的雙拳。

一逕「咯咯咯」三次暴響，劉言的身子被打得懸空而起三丈高。

陶民有一拳重重的打在劉言的臉上，便也打裂一道幾乎半尺長的血口子。

那是因爲陶民手上套的尖錐，生生撕裂了劉言的面孔，鮮血迸三尺高。

劉言人在空中，業已發出鬼似的狂吼叫聲。

他沒有跌在地上，他被人及時的托住。

那個托住他的人，正是酒肉和尚。

酒肉和尚帶傷抱住劉言，他重重的道：「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我們走。」

劉言幾乎痛昏過去，他開口說不出聲音來，便任由酒肉和尚架往大道上奔去。

六個軍士立刻把陶民圍起來。

「大頭鬼」包藍又吃吃笑道：「快了！快了！狗腿子們就快完蛋翹了。」

七惡一經撲上，反而把官兵挾在中間。

裏面由文公度八人，漸漸能相互支援，放手攻殺。

外面的七惡，交替迎擊，截斷官兵交互替補。

形勢立刻逆轉，氣得姓關的把總哇哇大吼，道：「不可盲進，覷準了殺！」

柳長泰更是使盡全身解數，他鬚髮戟張的吼道：「集中，集中，不要落單。」

但二人的叫聲不濟於事，這時候已倒下二十多名軍士，明擺是個全軍盡墨局面。

西蜀的趙鐵腿，這時候追上「八隻手」錢一串，這二人一個擅長腿功，另一人精於掌法，一經交上手，便見沙石飛揚，草葉紛飛，打得好不熱鬧。

跟着趙鐵腿圍住「笑面虎」勞一匡的七個軍士，便祇得往一側退，卻被「笑面虎」勞一匡趁機刺死三個。

於是，所有的軍士均奔到姓關的身邊來。

姓關的舞動大關刀迎戰「黃雀」巴結與「病羅漢」齊飛，守在他身邊的軍士有十二人，當其餘的軍士往他身邊集中過來，他約略的算一算，也祇有二十一個了。

柳長泰已失去指揮能力了。

因爲他一人硬拚文公度與羅老大，一邊還有個虎視眈眈的嬌嬌，他已到了首尾難以兼顧了。

當柳長泰發現酒肉和尚架劉言往大道上奔去，他便知道結局是甚麼。

現在，併殺的祇有三批人了。

羅老大與文公度合殺柳長泰。

錢一串與趙鐵腿也打得熱鬧。

餘下的，便是姓關的把軍士們集中起來，作正面的搏鬥，那種戰法，也是正規戰法，兩軍陣上用得到，但對於七惡八邪卻失去了主動。

主動操之在七惡八邪之手。

七惡八邪分成兩翼中兩翼包抄殺。

包藍、陶民、白爾艷、金太保與丁大川，五個人從右翼攻殺。

成器與石老三、李黑、嬌嬌、勞一匡、齊飛、巴結六人已結合一起，猛攻姓關的左翼。

姓關的再是有本領，也不是七惡八邪中任何一人的對手，更遑論那些軍士了。

要知七惡八邪皆是一方梟霸，黑道巨擘，個個凶殘無匹，殺起人來如宰雞。

如今一經聯手，姓關的一衆立刻被衝散開來。

這些軍士一旦被衝散，便各自應戰，再也難以把武力集中。

於是，此起彼落的慘號不斷的傳過來。

姓關的忽然大吼一聲，大關刀一招橫掃千軍，生生逼退向他狂殺的齊飛與石老三。

齊飛叫得一聲：「厲害！」

石老三更是吃吃笑的道：「玩命了！兒！」

突見姓關的大關刀又是一輪暴劈，人已閃近第一輛篷車前，但見他刀劈如電，立刻砍斷馬套韁繩，那馬受驚前蹄暴彈，姓關的已躍身跨上馬背。

姓關的一聲喝：「哈！」

那馬便揚起四蹄往前衝去。

齊飛大叫道：「他奶奶的，臨陣脫逃呀！」

石老三一刀未砍中，也大罵道：「王八蛋，你也怕死呀，我說兒！」

姓關的拍馬奔出十丈外，他忽然又撥轉馬頭來，但見他雙手托起關刀，厲聲如雷般：「殺！」

姓關一挾馬腹，怒馬如飛的又奔回來。

那種厲烈的模樣，宛如天降的殺神一般。

人與馬已合爲一體，大關刀閃耀出嚇人的冷芒，猛古丁的往石老三與齊飛二人衝殺過來。

怒馬的奔勢太猛烈了，齊飛不敢攖其鋒，石老三更是往一邊閃。

大關刀就在二人的頭頂上切過去，那刀芒的耀目，刀風的勁旋，還眞令二人大吃一驚。

姓關的一衝落空，便立刻又撥轉馬頭。

「哈！」

第二次向齊飛與石老三衝過去。

那氣勢的磅礡，直令人不寒而慄。

齊飛與石老三二人對望一眼，誰也想不出如何才能出手打下姓關的把總。

就在這時候，忽聞「死要錢」嬌嬌冷笑道：「你們兩個是怎麼了？被這傢伙唬住了？」

怒馬業已奔近，石老三立刻往路邊閃掠，口中大叫：「娘的，你有辦法？」

嬌嬌冷笑道：「這你看我的！」

姓關的二次劈空，他又撥轉馬頭，猛往回衝過來。

姓關的發現路中央站個白淨淨的女人，那女人還雙手插腰衝着他咧嘴笑，露出一嘴白如雪的貝齒來。

大關刀斜指右下方，姓關的把總蓄勢待發，準備一刀劈死那女的。

「咻！」

那一刀姓關的用了十二成功力，帶起的氣旋便地上的沙石也飛揚起一丈高。

不料，嬌嬌卻突然躍身而起三丈餘，她也是覷準了時機，用盡了力氣，拔身在半空中。

姓關的怒馬奔馳如電般從嬌嬌的足下躍過，大關刀回頭暴劈又落空，嬌嬌的三隻短刀便已脫手擲出。

「啊！」

姓關的背上在冒血，三隻短刀俱插中在他的肩背上。

這一回他再也沒有撥馬而回，而是帶着三隻飛刀猛烈的拍馬而去。

嬌嬌落在地上，齊飛與石老三立刻走上來，石老三笑道：「你比我那口子還機靈，要得！」

石老三的那口子，當然是石大娘。

石大娘已死，死在小五子手中，但石老三至今還不知道，他若是知道老婆已死，他不氣瘋才怪。

姓關的帶傷逃走了。

柳長泰的左手挨一刀，頭髮被削落一大片，就在姓關的逃去時候，他也騰空而起，人在空中，已大吼道：「趙兄，別打了，走吧！」

＊　＊　＊

正在同錢一串拚鬥得不可開交的趙鐵腿，聞得柳長泰的叫聲，立刻施出一招「怒踢北海孽蛟」，祇見他左一腿右一腿，一口氣就是五腿旋踢。

錢一串也及時的擊出五掌，但趙長腿卻在這時已騰空而起，一連七次空中翻滾，人已追上了柳長泰。

高手纏鬥，難分高下，但高手若要逃離，卻是十分的容易，除非比對方的輕功高絕，否則便很難追趕得上。

但更重要的是兩輛篷車還在。

祇要篷車在，寶物便也在，又何必去費力氣追殺逃走的人？

附近追殺那些軍士的人業已收起兵刃，笑呵呵的向篷車圍來。

文公度抹去頭上汗珠子，笑對羅老大道：「羅老大，我先謝謝了！」

羅老大淡淡的道：「別謝我，要謝就謝那批財寶，如果不是那批寶物，我又怎會出手助拳？」

文公度仍然在笑。

羅老大最討厭文公度的笑，因爲他最清楚，祇要文公度在笑，他的肚子裏便正在製造壞水了。

文公度卻邊笑邊道：「羅老大，你的這種開門見山的話，實在是令人高興，誠實的人有福了，你們馬上就可以分到應得的一半。」

羅老大道：「彼此！彼此！」

就在這時候，「大頭鬼」包藍走近「死要錢」嬌嬌與「冷面小刀」成器二人面前。

嬌嬌與成器二人幾乎摟得宛似要你儂我儂的再和成泥巴併在一起似的。

可笑的是石老三還站在二人身邊吃吃笑。

嬌嬌原本是石老三的情人，可是成器卻是用一對貓兒眼與十顆夜明珠把嬌嬌弄到手中。

這件事也是石老三說出來的。

這件事也是包藍親耳在無憂島上聽到的。

如果有人把這件事當成趣事一樁，那這個人便有些大驚小怪了。

「換個男人吃炒飯，那多乏味呀！」這是嬌嬌常說的話，可也因爲這句話，她幾乎掏空了成器在無憂島上存的財寶。

嬌嬌就是用這句話來脅迫愛上她的男人。

石老三最是清楚不過，所以石老三便把嬌嬌「讓賢」，他讓給了「冷面小刀」成器，卻在大散關上姘上了石大娘。

此刻，包藍像個救命恩人也似的走向成器與嬌嬌，冷冷的道：「二位，無憂島上你們是如何對付我的？」

成器臉皮一緊，道：「幹甚麼，想在這時候算帳？」

包藍道：「如果要找你算帳，剛才我們便不會出手了。」

嬌嬌「喲」的一聲，道：「包大頭，那麼你是不是找來吃豆腐？」

包藍「呸」的一聲，道：「不要錢也不要，我是要告訴二位，這次你們欠了我的情，也可以說，我是以德報怨，在你們危難的時候拉了

你們一把。」

嬌嬌吃吃笑道：「包大頭，剛才羅老大的話你難道沒聽明白？如果我們要謝，也該謝那批財寶，誰要謝你了？」

包藍沉聲道：「個臭娘們！」

成器怒道：「姓包的，錯過今日，非宰你不可！」

包藍道：「算了吧，姓成的，等你有一天把一身武功傳授給小彩那小丫頭之後，我自會找你比劃比劃。」

嬌嬌笑笑，道：「既然如此，你過來放的甚麼閒屁？」

她忽然一聲尖叫，道：「喲，倒忘了，我那小彩還躲在樹上呢！」

路的另一面，白爾艷也叫起來：「我們的小五子，小五子還在屋後面沒出來。」

這兩個女人邊叫拔身便往三間大茅屋的後面奔。

白爾艷還高聲道：「小五子，出來了，沒事了，快來看大夥分財寶呀！」

兩個女人奔到後山坡，也逼近那棵大樹下，但那裏還有小五子的人？

當然，連小彩也不見了。

嬌嬌大吃一驚，急得她忽前忽後跑叫：「小彩！小彩呀，你回一聲話呀，個死丫頭！」

白爾艷也厲聲道：「小五子，你若再不出來，回去吊你三天不管飯！」

但二人怎麼叫，附近還是靜悄悄的死寂一片。

兩個惡婆娘幾乎傻了眼，無精打彩的走回來。

羅老大看出苗頭不對勁，忙一個箭步躍過去，一把抓住白爾艷，吼道：「小五子呢？」

白爾艷無奈的道：「不見了！」

羅老大怒道：「快找呀，個騷婆娘，你回來難道不再找那孩子了！」

便在這時候，文公度也對嬌嬌吼道：「小彩呢？你也把小彩藏丟了？」

成器見文公度對嬌嬌吼，冷冷道：「丟了去找，你對她吼甚麼，這種仗陣，你可別忘了，她可是頭一大功勞！」

成器的話對，如果嬌嬌不先在井裏放了半斤砒霜，祇怕他們八個人誰也活不成，就算能脫身，也是帶傷而逃。

包藍又走過來，道：「當初是我設下的計謀，但願這對兄妹二人將來能繼承七惡八邪的衣缽，如今可好，兩個人一齊跑了！」

成器側面吼道：「你休再火上加油，兩個孩子又能走到甚麼地方？我們去找呀！」

羅老大道：「如果眞的找不到小五子，我對這些財寶便會興趣缺缺了。」

白爾艷道：「喲，我可憐的小五子，我可憐的羅老大，我們不是白忙一場嗎？」

羅老大憂慼的道：「我們七人都無子女，將來的財富全都是那小子的，可是，唉！他竟然無福消受！」

「八隻手」錢一串道：「你們等着分財寶，我先去附近找一找！」

錢一串剛剛拔空起，這處已傳來馬蹄聲。

這匹馬來得怪，馬背上坐着兩個小乖乖。

遠遠的，馬上有個孩子在叫：「嗨！我們回來了！」

敢情正是小五子的聲音。

也有小彩那銀鈴般的笑。

七惡八邪不分寶，竟然一齊迎上去。

小五子在馬上可神氣了，他大聲的叫道：「喲，你們怎麼不分寶呀！」

小彩已叫道：「看那個滾下山崖的人一路奔逃，眞好玩，阿姨，那人的背上在流血！」

小彩說的是姓關的，嬌嬌當然知道，姓關的中了她三把飛刀，騎在馬上逃去了。

羅老大一把便把小五子拉下馬光光的就是兩巴掌，他忿怒的叱道：「你到甚麼地方去了？」

小五子本來很高興，但羅老大令他不愉快，他一頭鑽向白爾艷的懷裏，抗聲道：「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人！」

白爾艷道：「我叫你同小彩躲到大樹上，你倆怎麼私自下樹來？」

小五子翻大眼，道：「我們兩個看不見你們打架，便溜下樹來，可是又怕遇見官兵，便繞道另一邊，那兒有棵老松樹，我們正要爬上去，見道邊一片老籐根，我便同小彩合力拉了許多老藤放在路的這一面。」

小彩也笑道：「小五子哥說，這樣把路堵起來，羅大叔他們就會抓住逃跑的人了。」

小五子點點頭道：「就是嘛，那個彎道下面是個山崖子，好深好深的山崖子，我們把幾根老藤連在一塊大石頭上，正巧看到個騎馬的跑過來。」

小彩又笑道：「那個人受了傷，他飛一般的繞過彎道，可是，當他發現路上橫老藤，一聲大叫，便一頭栽下馬來，他太不幸了。」

小五子道：「那人摔到山崖下面去了。」

文公度大笑，道：「所以你二人合騎一匹馬回來了，是嗎？」

小彩道：「眞好玩！」

小五子好奇的看地上屍體，道：「都死了？」

白爾艷拉小五子，笑道：「他們永遠也站不起來了，你說他們是死是活？」

小五子道：「這多人死在叔叔阿姨之手，可見叔叔阿姨們本事多大了。」

白爾艷嘻嘻笑道：「小五子，到今天你才明白？阿姨要告訴你，往後的日子裏，你可得用心的練功夫，快快的長大成人，可不要辜負了我們對你的期望！」

小五子立刻點點頭，道：「阿姨，我一直用心學武功，以後更用心。」

羅老大已站在篷車邊上笑道：「文公度，兩車上載寶物，你我說好了，二一添作五，七惡八邪各一半，如今該是分紅的時候了，你說怎麼分吧！」

「笑裏藏奸」文公度呵呵笑得令人十分不解，道：「羅兄，這筆生意，當初你是怎麼知道的？」

羅老大陰陰的一笑，道：「我不會說的，總之，我們早在一年前就知道了。」

文公度道：「可是我們幾乎是兩年前就知道的，而且我們七個大男人投靠在總督府當小兵，吃苦受累，聽人使喚，爲的就是今天。」

白爾艷吃吃笑道：「也難怪自從『刀公子』南英完蛋之後，天下還會太平一時，原來你們幾個躲進總督府裏當好人去了，哈！」

「冷面小刀」成器叱道：「個萬人迷，難道你們也躲起來了！」

羅老大道：「盡說閒話幹甚麼？分寶才是正經。」

文公度道：「我以爲按人頭分最平均。」

羅老大一怔，道：「文兄，你這話甚麼意思？」

文公度道：「羅兄，我們在場的人，那個不是拚了命的幹，何人一邊閒着？如果分配不均，必然又起爭執，你羅兄一定比我還明白。」

羅老大冷冷道：「如果剛才我們不出手，祇怕你們非完蛋不可！」他一頓，放眼看了八邪幾人一眼，又道：「那個姓關的與柳長泰二人的計謀實在高，他們使出以多圍少，作困獸之鬥而不急燥，準備活活把你們累死，是問，如果我們不出手，你們的後果如何？」

「笑面虎」勞一匡笑得像個彌勒佛似的道：「羅老大，你的話祇說對了一半，不錯，我們幾個可能討不了好去，但若是殺開一條血路，拔腿就跑，頂多這些寶物不要了，這條命還是死不了，對吧？」

他的話當然有道理，憑八邪的能耐，如果不再戀戰，全身而退，絕無問題。

問題卻是他們八個人誰也不願意走。

不走的原因便是他們等了兩年的那批財寶。

羅老大當然也明白八邪有這個能耐，但他更明白八邪絕不會輕易放棄，空手而去。

羅老大嘿嘿笑道：「姓勞的，你的話羅某信得過，但你們卻也無法打敗姓關的人馬，在那種情況之下，你們又能支撐多久？」

「死要錢」嬌嬌道：「別盡在抬槓子了，怎麼個分法就快說。」

羅老大道：「七惡八邪各一半，這是剛才文兄當場自己說的。」

文公度笑容可掬的道：「那時情況危急，說出的話未加仔細琢磨，羅老大，你千萬要包涵，千萬包涵。」

羅老大冷冷道：「你想反悔？」

文公度道：「有些時候我說出去的話是說一不二的！」

羅老大道：「那是在對你有利的時候。」

文公度笑笑，道：「心照不宣，何必說出口來！」

羅老大道：「可是這一次，你怕要失望了！」

文公度道：「强梁不如商量，羅老大，道上同源，你我相知二十年，何必爲那麼一點點身外之物而翻臉成仇？划不來呀！」

羅老大重重的道：「你不信守你的承諾，二十年交情便眞的要付諸流水了！」

「屠夫」金太保沉吼道：「我有個主意，你們要不要聽？」

羅老大知道金太保的火爆脾氣，他除了兩把宰牛刀之外，不會有好主意。

但這時候羅老大卻不得不聽聽金太保會說些什麼。

點點頭，羅老大道：「你說！」

金太保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大家單挑獨鬥，或是雙方羣打，這就叫憑本事奪寶，你們看如何？」

文公度一瞪眼，道：「好小子，個殺豬的，你這是什麼坑人的餿主意，你看我們八個人傷的傷，累的累得大喘氣，你想乘人之危呀！」

「黃雀」巴結道：「這原是我的作風，殺豬的竟也學會了，娘的。」

羅老大重重的道：「文兄，還是剛才一句話，二一添作五，雙方各一半，你休打如意算盤，按人頭來分。」要知這批財寶數目龐大，如果按人頭，一個人的份就價值無算。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熊天剛夥同勾通要做了艾慈，小子知道這局面弄不到銀子，索性殺了二人。之後，艾慈又與勞克摸進「飛龍堡」，看見丁百年在筵請至仁、至善與楊剛，美其名爲劫鏢道歉和歸還羅漢像，三人中計被迷倒，幸虧被暗中看見的艾慈救下，幾人聯手殺回飛龍堡，勞克乘混亂之際盜回羅漢像。勞克欲送小子去完婚，路上碰到王家父女三人被押在囚車中……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小子統吃

賢淑嬌妻明眞相　擁護丈夫育孤兒

尉遲明吃過他的虧，他上一回就是被艾慈這招刺上他右肩頭的。

他吃驚中，三節棍的招式尚未使出來，已發覺艾慈如法炮製的又是那一招，但他就是不知如何躲，好像艾慈吃定他似的。

尉遲明只得拚命的把頭偏，但他仍然偏不出艾慈那一刀，他仍然挨在右肩頭。

果然舊傷新發，更加的厲害。

當艾慈斜落實地的刹那間，尉遲明的右肩頭猶似一道血泉，噴出了三尺高的血柱來。

狂叫一聲，尉遲明左手又捂住右肩傷口，狂叫着縱上馬背，落荒而去。這老小子怕死，逃命去了。

冷冷一聲笑，艾慈不等崔氏兄弟追到，忽然一個倒翻，人未到，刃風先至，崔成虎與崔偉虎已氣得哇哇大叫。

就在艾慈回身縱來的時候，二人也騰身而起，三件兵刃撩起三股排山倒海的威勢，一下子便成一團。

緊接着又是一陣「咻！」「叭！」加上「叮噹」與悶哼聲。

三個空中對招狂砍捨死忘生的影子，在一陣波蕩與翻折中，七彩瑰麗的血雨噴洒下，悠然品字形的落在實地，細看之下，三個人都冒血。

艾慈的利刀橫胸，雙脚左右踏實，不使自己倒下去，他那右膀與左上臂，血流如山泉一般。

矮樹下，王氏姐妹大驚，哭叫着一衝而上，拚命的抱住艾慈，她們以爲艾慈快要倒下而永遠不起來了。

慢慢的架扶着艾慈，走向樹下面。

崔成虎一屁股坐在地上，左胸明顯有一個血窟窿，一張大紅臉成了死灰色，强撐着不願離開這花花世界。

但他却在崔偉虎的一聲：「大哥！」中，虛弱的死在血泊裡。

崔偉虎想哭，但他連哭的力量也沒有了，因爲艾慈一刀插在崔成虎的胸上以後，利刀快不可言喻的斜殺，便也刺殺到崔偉虎的左脅。

他十分清楚，左肋骨至少斷了兩三根，更不知道裡面傷得如何。

啞着聲音，崔偉虎大叫那跌在地上的三個大漢，快把他大哥送上囚王氏父女的囚車上，連他自己也被抬上囚車，六個人成了五個活的一個死的，悽悽慘慘的馳向平鄉的崔家堡去。

現在除了鮮血好幾處之外，只有一輛囚車孤零零的停在路當中。

艾慈的傷勢還眞不輕，胯上被崔成虎的虎爪撕裂開——那本是撕破他肚皮的一爪，却被他擰腰躲過了。

雖然抓在胯骨上，也幾乎抓了他半斤肉。

左臂上被崔偉虎的判官筆尖劃了半尺長一道血口，眞正是皮開肉綻。

艾慈出道以來，就是這回傷得慘。

他沒有哭，也沒有笑，只把牙齒咬得咯咯叫。

勞克沒有打算追殺崔偉虎，他以爲崔家這一回該完了，何必趕盡殺絕？

他老人家在看到王家父女三個人的時候，氣得吹鬍子瞪眼睛要艾慈狠幹，但當崔家的人死的死傷的傷，他的心腸又軟了。

他沒有追殺，艾慈也不說話。

勞克忙著爲艾慈敷藥包紮，邊說道：「你小子原不該受傷的，誰叫你力求表現而不畏死，你也不仔細的想一想，若是你有個三長兩短的，娘的，人家姑娘怎麼辦？」

他邊說還邊瞪著眼。

王家姐妹在哭，這場面可把她姐妹嚇壞了。

平鄉崔家走得快，他們還眞怕勞克出手。

兩方面一照面，單就勞克放倒他們三個人的手法，他們就擔心勞克橫身攔阻，因此，一輛車他們也不要了，正好成了艾慈的坐車。

於是，王家姐妹陪在艾慈的身邊，王掌櫃騎上艾慈的馬，五個人又折回寶山城。

艾慈這一傷却又因禍而得福。

因爲他與勞克二人就住在王家的後院裡。

每天在王家姐妹兩人的侍候下，半個月已完全康復。

年紀輕的人，復原自然就快。

勞克就說過，如是他受傷，至少也要半年來養息的，所以他儘量不動刀槍。

＊　＊　＊

艾慈的傷痊癒了，緊接著就是辦喜事。

王掌櫃這些天笑得合不攏嘴，兩個女兒齊嫁人，而且還是嫁給同一個人，他心中明白，女兒合嫁一人絕對不吃虧，她們姐妹什麼事情也會商量著來。

黃道吉日還是勞克選定的。

他不但替艾慈選日子，還替他主持婚禮。

最令艾慈吃驚的，是他的結婚日子快到了，勞克才讓他知道。

新娘兩個人，王小倩與王小雯。

新郎却只有一個人，「黑桃愛司」艾慈是也。

這消息立刻傳遍寶山城，惹來不少看熱鬧的人。

有人說，新郎好像兩個新娘的小兄弟，關起閨房的門，新郎一定被她姐妹「騎」歎。

也有的說，這小子十五六歲小年紀，竟敢一娶兩個黃花閨女，他不想過太平日子了。

不管怎麼說，艾慈總是笑嘻嘻，也不開口，只是笑，笑起來更像小弟弟。

這問題可眞的來了！

前廳拜堂沒關係，後屋上床怎麼辦？

洞房花燭夜，如何巧安排？

如果這碼子事也勞「紅心老克」去安排，可就有點不太對勁了。

艾慈自己去琢磨吧！

誰叫他一口氣娶了兩個黃花閨女？

他活該！

寶山城南門附近的王家飯店，門前一張紅紙條，上書「家有喜事」，這是在王掌櫃與勞克二人商議的結果，決定把婚禮安排在「熱鬧不足，喜氣有餘」的氣氛中完成。

熱鬧不足，是因爲沒有請來三山五嶽的同道人物，與遠親近鄰至親好友，當然這與他二人的職業有關係，也怕招來幾處的魔頭。

至於喜氣有餘，除了王掌櫃大表滿意外，當事的三人更是喜上眉梢，笑逐顏開，開心極了。

艾慈憨態畢露，心滿意足，王氏姐妹一副羞答答又含情脈脈，好似待放的玫瑰花兒一樣了。

＊　＊　＊

時光捉弄人，轉眼三天過去了。

這日勞克略事準備，一個人就要上路了，却見艾慈與王氏姐妹二人相繼走入客室來。

勞克發覺王氏姐妹笑臉上有淚，又發現小雯手上提了個包裹，當下一怔，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艾慈苦笑道：「大叔，一大早我對她姐妹說，我還有一大家子人等我去賺銀子養活他們，她們不相信，一定要我帶她們去看看，我一直不敢說出來，怕的就是她姐妹不依，這件事你得替我解釋一下，否則，我到那兒，她們就跟去那兒，這成什麼話？」

艾慈愁容滿面，攤開兩手無奈何。

勞克呵呵道：「她們要去，你就帶她們去，何須我來解釋？」

王氏姐妹一楞，彼此對望一眼，幾乎又要哭出來了。

那王小倩皺起了眉，道：「勞大叔，他這麼小就已經有家室了？我姐妹兩個眞的是不敢相信。」

「有啊！」

勞克指著艾慈如是說。

「他不但有家室，而且兒女成羣一大家的人，大多乏人照料，這

件事事前他沒有告訴妳們姐妹倆？」

王家姐妹哭出聲來了。

王小倩又道：「事已至此，木已成舟，我姐妹也沒話可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但願他心中有我姐妹，把我姐妹也迎入他家門，我姐妹也心甘了。」

勞克指著艾慈鼻子道：「聽聽人家說的話，你小子怎麼忍心欺騙人。」

「我欺騙？大叔，你沒開玩笑吧！」

勞克一甩頭，道：「老規矩，我在三道灣等你小子三天，你去好生安排你的衆傢伙，我老人家要走了。」

勞克提著包裹走到前面，他吩咐小二去牽馬。

王掌櫃挽留不住，只得送出南門外，臨別，勞克對王氏姐妹擠擠眼，道：「你們這位糊塗小丈夫，有時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哈……」

艾慈聽得十分清，急得直搓手，他若是道出三官廟的事，不知王氏姐妹有什麼樣的反應。

如果反應好，大家笑呵呵。

如果反應不佳，不贊成他為小乞兒弄點吃的喝的用的，他真的不知道要放棄那一邊才好。

進入後院裡，艾慈唉聲又嘆氣，他拿不定主意。

王氏姐妹一旁看，真不忍心艾慈如此痛苦。

那王小倩本是賢淑女子，當即對艾慈道：「板橋明月，茅店雞聲這種江湖日子，並非長久可賴以圖生的，郎君何不把家人也接來寶山，我姐妹決不會計較大小，只要能與郎君廝守一生，於願足矣。」

王小雯也以淚洗面，並未開口。

艾慈一咬牙，一跺腳，道：「我愛妳姐妹，也愛我那個大家口，在我未同妳們姐妹成婚以前，活著完全是為了我那個大家庭，如今心志仍未變，我們雖已成夫妻，但如果比起來，我寧願投入那一邊。」

他猛吸一口氣，又道：「妳們也聽到了，大叔臨行給了我三天的時間，這情形很明顯，他要我帶妳們去看看，那就快去收拾一下，咱們這就上路了。」

王氏姐妹還以為這一次要回男家了，一切可都馬虎不得的，除了刻意的收拾之外，更帶了許多的禮物。

三騎馬馳出寶山城，艾慈領著王氏姐妹——也是他的兩位嬌妻，翻山越嶺跨河溪去了。

一路上真愜意，說說笑笑也不覺得累，就好像三個人在度蜜月，果然情調大大的不一樣。

進入大山裡，更見高山危崖，古木參天，似與天齊。

三騎正沿著山路往深山緩緩而馳，早見遠處半山腰的地方，一連三進的尼庵，沿著尼庵四周，蒼松翠綠，怪石嶙峋，奇岩下面，溪水潺潺，景色之美，有如圖畫一般。

三人遙望遠處峯巔，夕陽已是近黃昏了。

馬蹄踩著溪邊碎石，發出沙沙響聲。

王小倩低聲問：「郎君，今日我們借住此庵？」

艾慈笑道：「到了，這裏等於是我家。」

他笑指山峯腰的房舍，又道：「那上面是上心庵，我有幾十個女娃兒住裡面，我擔心妳們姐妹會不會喜歡她們。」

王小倩猛一楞。

王小雯已驚道：「你有幾十個？」

「是啊！大約四五十個吧！」

王小雯笑指艾慈，道：「說謊也不怕咬斷舌頭，騙人也不是這麼騙的，你同誰生了這麼多的孩子？」

艾慈苦笑道：「我可愛的兩個小親親，到了這時候，我不說也不成了，想也知道，我那會有那麼大的本事生養那麼多的娃兒，老實說，總共有一百多呀！」

「一百……多，你……」

王氏姐妹大吃一驚，張口結舌的……

艾慈把馬拴在山崖下，三個包袱由他背，一面往山上爬，一面說著話：「前幾年鬧災荒，黃河還發大水，下游淹死上萬人，那時候還跟著師父學本事，等到師父斷了氣，我也真的成了個孤兒，這世上有許多可憐孤兒餓肚子，我有本事，比他們好多了。」

他深深的嘆了口氣，又道：「我見過四五歲的娃兒討飯吃，一個人生下來就要靠人拉拔大，而這些小孩就像我小時候，連生存的權利也沒有，於是我決定，只要我碰見要飯的小娃兒，立刻送他們來這裡，沒關係，我去賺銀子養他們，而且……哈……」

「你收養的都是孤兒了？」

王小倩問得有些不自然。

王小雯笑道：「原來你在做善事，合著不該瞞我們的，你是怕我們姐妹不高興？」

艾慈笑道：「不想讓妳們也操心，要花銀子的！」

王小倩一聲笑，道：「自我們結婚那天起，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只要你喜歡，我們便也喜歡，如今知道你的一家人原來是一羣可憐的孩子，我們心裡真高興，因為我們沒有看錯你，也更未嫁錯人，你那赤子之心充滿了善良，你奔走

江湖為孩子們討生活，真是令人感動，你放寬心，我姐妹全力支持你。」

艾慈一高興，一把抱住了王小倩，道：「我可愛的小綿羊，妳的小嘴兒真會說話呀！」

突然，一陣哄叫聲，發自上心庵的大門場子上。

三人望過去，一大羣女娃兒擠擠蹭蹭的奔下來，口中還不住地大聲叫：「艾哥哥！」

艾慈放下抱起的王小倩，張開雙臂迎上去。

於是，一幅感人的畫面映在王氏姐妹面前。

那一大羣天真無邪的小臉蛋，盡往艾慈的身邊擠，有幾個大的，只把手摸摸艾慈的衣衫，便露出滿意的笑容來。

一衆人擠擠蹭蹭的到了尼庵大門外，上心師太已與幾個中年尼姑迎出。

艾慈不等上心師太開口，先向小倩小雯道：「這位是上心師太，快過來見禮。」

上心師太稽首道：「阿彌陀佛，二位女施主是……」

艾慈道：「師太，我結婚了，她二人都是我……」

師太呵呵笑，伸手拍拍王氏姐妹仔細瞧，邊瞧邊笑邊說道：「靈慧秀氣於外，善良慧根於內，心性靈巧，玉潔冰清，小施主真好福氣，只是為何不告知貧尼一聲，也好趕去討杯喜酒喝。」

艾慈一笑，道：「掙銀子不容易呀，能為這些娃兒們省些花用就省些吧，師太，我可是關起大門結的婚，鮮敢為外人知呀！」

於是，女娃們被兩個尼姑帶入膳堂裡，原來是吃飯的時候到了。

艾慈與兩位嬌妻急急放下包裹，也走入膳堂去，立刻又引起一陣歡叫聲。

小倩與小雯流下了淚，她二人也擠坐在娃兒們的椅子上。

上心師太與十二個尼姑陪坐在艾慈身邊，吃著香噴噴的白饅頭和幾樣可口的小菜。

那年頭有這種東西吃，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事。

當天夜裡，艾慈與嬌妻二人就住在上心庵。

第二天天剛亮，王氏姐妹就起來了。

二人來到廚房裡，親自為孩子們做了她們最拿手的點心，山上有些材料不夠，但在王小倩的一雙巧手下，還真叫孩子們領略到那見也未見過的糕點，就是上心師太也讚不絕口。

艾慈又掏出一張銀票來，那是取自丁百年身上的，五萬兩銀子足夠開銷三年有餘，艾慈言明，這其中的三萬兩要送往三官廟。

上心師太笑道：「艾施主，你為這孩子們已經送來了不少銀子，省著用，也夠十年八年的，這些銀子你還是留著安家用吧！」

王小倩笑道：「師太，妳快快收下吧，寶城我們有家，吃的喝的用的還用不著我丈夫操心。」

上心師太笑笑，心中大感快慰。

因為，她之所以要推辭，為的就是擔心艾慈結婚後，不知他的兩位嬌妻是否還同意他大把銀子用在這些可憐的孩子們身上，如今看來，真是俠骨柔腸，令人佩服。

心念間，她當即稽首道：「三位菩薩心腸，正所謂：『白玉黃金為衆生，淡飯清粥充己飢』，貧尼代這些孩子們為三位祈福了。」

她接過銀票五萬兩，走入禪房，不久便又拿出三萬兩銀票來，交給艾慈收下。

艾慈笑笑道：「師太，原來我把這檔子事埋在心裡不敢對任何人吐露，如今也是不得已才吐露一些口風，把她二人帶來了，想不到她二人也贊成，大出所料，誰說女人是個小氣鬼？」

小倩尚自在微笑著。

小雯卻一撇小嘴，道：「一個人行事要善惡分明，你行善事，我們做妻子的就善惡不分？」

艾慈笑笑，道：「有件事，我想問問師太，這件事好像有位前輩也知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上心師太呵呵笑道：「你小施主說的可是那位紅鼻頭的老施主？」

艾慈瞪大眼睛點著頭。

他當然說的是紅心老克了。

於是，上心師太道：「勞施主曾提過，他說你們在金錢上是往來客戶，他偶而也來看看孩子們。」

艾慈聞言呵呵笑。

他笑著笑著捧腹大笑起來。

白天孩子們認字，兩個尼姑在教她們。

艾慈與兩個嬌妻不願驚擾孩子們，當即由上心師太送三人走向山下。

三人跨馬馳向三官廟，智慧禪師知道艾慈成了家，甚為高興，連一大羣的娃兒們也高興。

巴大雄剃了個大光頭，還真叫艾慈嚇了一跳。

「巴兄，你出家了？」

指著淨光的大腦袋，巴大雄笑道：「我想出家，大師不同意，他說再等一陣子，約莫著他在考驗我了。」

艾慈笑道：「有志者事竟成，你有決心，就一定會如願的，是吧？」

巴大雄點點頭，他又瞧著王氏

姐妹看，低聲對艾慈道：「艾兄弟，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講？」

艾慈道：「你說吧！」

巴大雄道：「你有這麼兩位如花似玉的嬌妻，就該爲她二人著想，如果江湖上有人知道你的美眷，單就幾個魔頭就不會給你好日子過，艾兄弟三思呀！」

拍拍巴大雄的厚肩，艾慈道：「巴老兄，眞謝你了，這件事兒我正在琢磨呢！」

* * *

又是一夜山中宿，松風呼嘯楓窗外。

艾慈與嬌妻陪著娃兒們嘻嘻呵呵的到二更天，才各自睡去，有幾個娃兒早睡在艾慈的身邊了。

次晨，三人起了個大清早，本想靜靜的下山去，不料外面已站了一大羣孩子，連巴大雄也站在一邊。

那巴大雄雙臂抱著兩個三四歲的娃兒，背上也爬了一個大個的。

房門一開，王氏姐妹笑中帶淚。

艾慈站在門口，他只對孩子們說一句話：「好好讀書，做個好孩子。」

孩子們都哭了。

因爲每一次他都是同樣的一句話，再多一句，他就不會說出來了。

吃飯的時候，艾慈把那三萬兩銀票交在智慧禪師手中，於是，他們三人又下山去了。

送行的場面十分的感人。

就是巴大雄也禁不住哭了。

* * *

艾慈馳馬官道上，爲了沖淡心中的淒苦，爲了叫兩位嬌妻開心，便不由得唱起了梆子腔來。

「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斷，

過一嶺又一嶺，嶺嶺相連，

黑桃的受司攜嬌妻啊，我山陰道上走一程，

但願天下從此得太平，不動刀槍見笑靨吶……咳……」

艾慈隨口改改戲詞兒，他把唱詞改得妙，兩個嬌妻全笑嘻嘻的。

這天趕回寶山城，那城門已關不准進，還是王小倩叫開城，放他三人走進城。

艾慈把嬌妻送回家，王掌櫃還大吃一驚，因爲，他以爲女兒回到男家了，不料三天又回門，但見三人臉帶笑，多少他也放了心。

等到王小倩把這兩天所見，仔細的告訴她爹，那王掌櫃可樂了，他的女婿是好樣的。

* * *

一宿無話。

其實有話，只不過閨房裡不知他三人說的什麼話。

大概不外乎男女間情話綿綿的事情，要不然爲何傳出陣陣的笑聲來。

第二天一大早，艾慈在二位嬌妻侍候下，略事整頓，就要上路，王掌櫃自然有一番叮嚀。

那王小倩與王小雯姐妹更是臨別依依，不忍郎君離去，一直送到南城外，這才洒淚而別。

艾慈從未有過「三」情依依難割又難捨的經驗，因爲他知道他那兩窩小娃兒每次的分別，也都是半同情半關懷中分的手，但與兩位嬌妻的分別，卻有著一種難以形容的斷腸感，簡直與那些娃兒們別離時所激起的味道「小同大異」而又不是滋味。

艾慈拍馬疾馳，一口氣衝到一座山崗上，他回頭望，卻發現兩個嬌妻仍然站在原地上。

他看著看著熱淚倒流著，流入肚子裡的感覺，覺著濕濕的，可又他娘的暖洋洋的，他這是在被人關愛。

愛的滋味眞幸福。

他自以爲眞的很幸福，他幸福得滿足了。

一個人只要滿足，他就會覺得幸福。

現在，他瞭解到兩個嬌妻與娃兒們之間的愛，其不同之處在什麼地方了。

當然，最明顯的不同處，在於施與受，他與娃兒們之間的愛，那純是施以關懷，也就是他把一股熱情與愛心，無條件的奉獻給孩子們。

但現在，他與嬌妻之間的愛，卻是他在被愛著，而施與受就在此有所不同了。

艾慈在馬上直起身，伸長了手臂揮了揮，兩個嬌妻也揮了揮手，不由苦水往肚裡吞——他嚥下的苦水也眞苦，一半是流下的淚水。

* * *

萬里晴空，沒有一片雲兒。

艾慈撥馬疾馳，一口氣就是七十里，那馬兒也累得直喘氣，口水流到地上。

迎面是個山陰道，兩邊山川自相映，刀削似的山壁使人應接不暇，山道曲曲彎彎往上盤，只要翻過山，另一面便是赤陽地界了。

艾慈在馬上彈彈身，隨著馬蹄一上一下的搖晃著，他好像是抖落一身的煩惱和懷念似的。

迎面是個大轉彎。

就在過嶺道旁的幾棵大樹下面，停靠了一輛藍布篷的雙轡車，兩匹健騾正在附近啃草，一根粗木棒子三尺高，直直的撐在車轅下，保持著車身的平衡。

看不到任何一個人，那天藍色油布篷不是新的，但前後兩邊車簾上也綴著七彩緞簾，兩邊開著個小

紗窗，全是一色的粉紅，一支馬燈還掛在車檔下。

大白天馬燈未點上，馬燈沒點卻在晃盪著，晃盪得吱吱呀呀響，光景打老遠就引起艾慈的好大奇心。

那年頭還沒有「地震」這名詞，馬燈怎麼會晃盪？

於是，艾慈老遠就下了馬，他以爲車上一定發生天大的事情了。

艾慈想摸過去看一看，他還未走上兩步，突然車內發出一聲淒厲狂叫聲，那聲音是女子發出的。

緊接著一陣劇烈的撲擊聲，一個男的呼叱喝罵起來了。

然後，女子似乎已歇斯底里的狂蕩又尖叫……中間還夾雜著尖罵與嘲弄。

男的野牛般呼叱著：「我要吃掉妳這潑浪貨，我要妳知道，什麼東西才是厲害的大傢伙。」

於是，掛著的馬燈叮噹響，車子也在晃動著。

艾慈那裡知道這是什麼光景，他似乎從前見過馬痳子與卓寡婦也發出這種聲，可是那時候是在房裡，更是在黑夜裡，而現在……

艾慈想著想著，已走到車後面。

他伸手撩起後車簾。

「哦……呸！」

艾慈有點想嘔，他罵了一聲。

車裡面還在動。

艾慈大罵：「你他娘的是那座山上下來的野狐狸，窩在高山上興雲雨。」

他放下車簾，人已閃退兩丈外。

他看到一個與「笑面周倉」勾通長得十分相似的黑漢，赤著毛森森的上身，摟著一個光屁股的老女人，狂咬狂抓還帶拳打腳踢，那女人哀哀叫，卻又不見一滴淚，反而有點樂陶陶，一對利爪盡在大漢的身上捏又抓，她還張口咬，兩個人的下身可未曾動，艾慈看不清他們下面在搞什麼玩意兒，想是正在勁頭上。

艾慈剛剛退後兩三丈，車子裡衣衫悉索響，利時躍出那一男一女兩個人來。

男的果然像「笑面周倉」勾通，黑溜溜的粗大個子，全身黑毛亮晶晶，手中也提著一把刀，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赤著上身光著腳，上身還有爪子印。

那女的依偎在黑漢身邊，她右手提著一把刀，衣扣只扣了一兩個，隱隱然，身上有塊皮膚露了出來，這女人的一身肉還是白淨的。

這光景，艾慈才不會知道，他怎會懂得那麼多？

他以爲自己在「英雄救美」呢！

一楞之間，他開口了：「哇呀，這是什麼名堂？」

黑漢一揚大砍刀，破口罵道：「那裡冒出你這小不點，撞破勾大爺的好興緻，該當何罪呢？」

女的也變了腔，不像在車上那野模樣，如今說起話來細又嗲，好像捏著小鼻子在說話，道：「小子，陽關大道你不走，偏要走向鬼門關，這麼標緻的少年人，眼看你是不成了，可也怪可惜的。」

艾慈笑笑道：「娘的，就算死，也得弄明白，我問你們，你們剛才在幹什麼？本來你這老黑子在强暴人，怎麼一下地，你二人又如此的親熱在一起，奶奶的，是不是你們在演戲啊？」

姓勾的戟指艾慈罵：「放你娘的狗臭屁，你見過天底下還有丈夫强姦妻子的？」

艾慈猛一怔，道：「哦！原來二位是夫妻呀！」

女的咧嘴笑，立刻露出一排大暴牙，她咯咯笑道：「你小子這才明白呀！」

艾慈苦笑道：「要辦事也不能大白天，更不用雞貓子大喊大叫，難道還要找來一隊樂隊在一旁吹吹打打的給你二位助興呀！」

姓勾的大罵道：「奶奶個熊，你小子懂個屁！」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白鳳仙與白爾壯受淨雲大師指點身穿護墊，雖中箭卻無恙，救不出錢老只好黯然而退。「鬧江鼠」張千在洪洞縣找到來如風等人，眾人急趕回找白鳳仙，正逢白鳳仙欲砍下忽必亮右臂去換錢老，來如風說服她救醒忽必亮，將其兄忽必日不欲救他事告知，忽必亮忿然撕下袍角寫下他被擒削下耳朶事，要老王妃快來救他，來如風持其書呈上王妃看……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成竹在胸救錢老 詐代擒魔索巨款

忽必日立刻大吼：「不可以！」

老王妃道：「你有更好的主意？」

忽必日道：「我沒有更好的主意，但也不能放了人送他們十萬兩白銀呀！」

來如風道：「小王爺金枝玉葉，他們能比嗎？」

忽必日道：「這事不可再犯，咱們最多不過來個一人換一人，多一人不換！」

來如風道：「十萬兩銀子呢？」

忽必日道：「一兩不給，休想食髓知味。」

來如風想了一下，道：「也罷，我這就拍拍胸脯答應下來，王爺呀，我這張面子他們還不敢不聽，也算報答老王爺的知遇之恩。」

他又重重的向老王妃一抱拳，道：「來如風這就去辦事了，不出一半天的，我準會把小王爺帶回來。」

老王妃拉過來如風，道：「你是個好人呀！」

來如風道：「好人命不長，唉！」

他重重一抱拳，又道：「且容我先帶走一人，去換回小王爺回來，對方如不答應，來如風的這條命也不要了，老王妃，這就是江湖。」

老王妃道：「有勞你辛苦了。」

於是，來如風與忽必日與忽必月三人走出佛堂，三人一路奔向後面去了。

* * *

來如風很注意他經過的地方，這太原七王府邸之大，全太原誰人不知，何人不曉，雖然往後院走，但曲曲折折的走了許久才來到後院，先就聽到惡犬的狂叫，然後過來八個韃子迎上來。

忽必日沉聲道：「開囚室門！」

有個瘦漢立刻走到屋門前，他自腰間取出一串鑰匙，匆匆的打開一隻拳頭那麼大的大鎖，門也被他推開了。

忽必日道：「來如風，你打算救走那一個呀！」

來如風道：「不是救走，是交換。」

他伸頭看看暗室中，又道：「王爺，你的堅持，既不給銀子，又是一個換一個，我的麻煩也大了，對方也不是善人，我是衝着老王才攔是非，眼前只有走一步說一步了，我還能怎樣？」

忽必日手一堵，道：「來如風，如果沒把握，你也別管閒事了，我送你出府算了。」

來如風一笑，道：「王爺，事後你在老王妃面前說我來如風辦事不力，沒有救回小王爺，這小王爺

的死，帳便算在我來如風的頭上了，是嗎？」

忽必日道：「那是你說的，我卻不會做，我希望我的三弟早日能回來。」

來如風道：「那便快放一人走，我這就進去了。」

忽必日道：「你請！」

來如風推開門，然後又推開窗，他這才看清楚最裡面的一個土炕上躺着一堆血糊淋漓的人，眞慘，一個個已是在出氣有聲了。

來如風牙齒咬得咯咯響，他幾乎想回身掐死這可惡的韃子忽必日。

他來到了土炕邊，仔細一瞧，不由更吃驚，錢如土好像是不動了。

不動就是死，來如風立刻撲上去，吼道：「錢老，錢老，你不能死呀，你個老傢伙，你不能死。」

「誰呀！」

這是一邊另一人的聲音，也許是石虎吧。

來如風火大了，他轉回身吼道：「還不快打開他的鐐銬，可惡啊！」

忽必日進來了，他哈哈笑道：「原來你一心要救出這老狗呀！」

來如風咬牙道：「最好他沒死，如果他死了，嘿……娘的，咱們大家都別活吧！」

忽必日哈哈道：「不死也成殘，嘿……他早該死了的，他也幾乎死了的，來如風，本王會查的，會派人去洛陽查，你說你沒去老爺嶺，你回去了來家村，我暫時的相信你，只不過……」

來如風大怒，道：「你去查吧，越快越好，你……比你老子差遠了。」

忽必日嘿嘿笑起來。

但來如風可急壞了，他還跳脚不已。

他在一個韃子爲錢老開鐐的時候，又在錢如土的耳畔叫道：「錢老，錢老，你醒醒呀，操！」

另一人開口了，那聲音一聽便知道是申屠仁的聲音：「朋友，他老年歲大了，受不了這種折磨，這兩天，他天天張口叫酒呀！」

來如風一聽之下心一動，他又在錢如土的耳畔叫：「錢老，錢老，酒來了，喝酒呀！」

果然生效，沉昏的錢如土如大夢之初醒，有氣無力的叫道：「酒？酒在……那兒？」

來如風心中似落下一塊大石般，立刻回應道：「錢老，我們外面喝個痛快，我來背你。」

「你是……誰呀……」

錢如土那綠豆似的小眼睛仔細的看過去，來如風已對他笑笑道：「來如風！」

錢如土的眼更大了，他吼道：「娘，你小子游手好閒，那裡去了，怎麼到現在……」

「到現在我才遇上那些人，是不是？」

他急忙用話岔開，免得錢如土說出他們是一幫人，便連他也麻煩了。

錢如土當然發現忽必日與忽必月二人在，他立刻又道：「聞得你小子愛管閒事，是嗎？」

來如風道：「咱靠管閒事吃飯的呀！」

錢如土道：「你這是來幹什麼？」

「救你老出去呀！」

「只救我一個老骨頭？」

來如風道：「一個就夠受的了。」

錢如土又把頭一偏，道：「那你救他們之中任何一人吧，我不出去了。」

來如風道：「錢老，總得一個一個的來吧？」

錢如土道：「我就是最後一個出去。」

來如風未開口，申屠仁已接上腔，道：「老爺子，你這就看扁咱兄弟了，咱們比你年紀輕，這苦還能挺下去，你老就不同了。」

石虎道：「是呀，咱們還挺得住。」

毛勇與丁大海也同聲道：「錢老，走吧，別叫咱們難過了，你出去比咱們出去有辦法。」

錢如土大怒，道：「不要多說，我是不會走的。」

來如風道：「酒也不喝了？」

「酒？」他舌頭舐嘴唇。

來如風道：「汾酒十斤夠吧？」

錢如土厲吼道：「滾，什麼酒也不喝，咱們有難同當啦！」

來如風道：「完了，我怎麼向白鳳仙交代喲？」

只這白鳳仙三字，錢如土已問：「她好吧？」

「你不出去她不會好的。」

錢如土大叫：「來如風，你還不背我快走呀？」

來如風哈哈笑了……愛的魔力太大了。

來如風要背起錢如土，忽必日上前手一阻：「慢着！」

來如風道：「還有什麼指教？」

忽必日道：「誰是白鳳仙？」

來如風道：「幹什麼？」

忽必日道：「有個女人來劫人犯已經兩次了，這個女人手段毒，毒死我的人還毒死我的獒犬，本王要抓她。」

來如風道：「想抓那個毒女人，江湖上只有一個人能抓到她。」

「誰？」

「我！」

「你？」

來如風重重的道：「除了我沒有第二人。」

忽必日道：「那女人叫什麼名字？」

來如風道：「外號人稱魔女，名字叫屠蒙人。」

忽必月已點頭，道：「對，我見過那長相，嚇死人。」

忽必日道：「屠蒙人，她不是叫白鳳仙？」

來如風道：「嗨，白鳳仙人似天仙呀，人見人愛的美人兒，要不然，吺！」

他推推錢如土，又道：「不美的女人他逃都來不及，他會聽了名字變了心的急着去找白鳳仙呀，操！」

忽必日冷冷道：「原來還是個老色鬼，媽的，酒色財氣他一人佔了兩樣。」

錢如土有氣無力的道：「走呀，來小子！」

來如風又欲背起錢如土，忽必日又攔住，道：「何時把我小弟送回？」

來如風道：「我說過，就是這麼一半天，王爺，你還不信任我來如風？」

忽必日這才一笑，道：「來如風，久聞你肯爲銀子賣命，有這回事嗎？」

來如風雙眉一挑，道：「是呀，只不過……」

他忽的笑笑又道：「只不過我的價碼高呀！」

忽必日道：「屠蒙人這個女人的人頭，你開價吧！」

來如風心想：「這小子同我較勁了，我豈會上當。」

於是，來如風坦然的一笑，道：「抓一個普通大盜人物，三二百兩銀子就夠了，但要抓住屠蒙人這個女魔不容易得很吶！」

忽必日道：「開價！」

來如風道：「價碼與時間是有關係的。」

「怎麼說？」

「一月抓到人與三月才抓到人，這價碼我差一倍。」

忽必日道：「越快越好。」

來如風道：「越快越貴。」

忽必日道：「屠蒙人的人頭，開價吧！」

來如風道：「白銀十萬兩，而且先收五成。」

忽必日雙目一厲，道：「你眞敢要呀！」

一笑，來如風道：「我說過，我的價碼很高。」

忽必日道：「來如風，我怕你拿了銀子一去不回來，我去那裡找你？」

哈哈一笑，來如風道：「所以我勸王爺，你還是另請高明，我實在也怕屠蒙人的化骨銷魂毒藥，那玩意兒一個不小心，沾上那麼一點點，這個人就立刻變成一灘濃血而死，那種死的過程，叫人看了也會嚇死。」

他這就要背起錢如土欲走了，忽必日立刻又攔住，道：「來如風，你眞的不會一去不回吧？」

來如風道：「我在後悔，爲什麼自己又財迷心竅接王爺你的這筆交易，自己同自己過不去呀！」

忽必日對他兄弟忽必月道：「老二，去取五萬兩銀票，咱們就衝着屠蒙人的名字，也要見她的人頭。」

忽必月道：「王兄，這是個大數目呀！」

忽必日道：「咱們要的是人頭，銀子不重要。」

來如風嘆口氣，道：「唉哎，我又要大忙特忙了也！」

忽必月走了，他去取銀子了。

忽必日道：「來如風，我見了屠蒙人的死之後，我還有事要你辦。」

來如風道：「是去抓同他們一幫的那些人？」

他伸手指着倒在炕上正自發楞的申屠仁幾個。

忽必日道：「不錯，我要追回他們在我王府中，趁我們不在的時候弄走的金磚與銀子。」

來如風一拍巴掌，樂道：「那太容易了，而且抓他們呀，只需一萬兩銀子，哈……」

忽必日雙目一亮，道：「你有把握？」

來如風道：「不是有把握，而是手到擒來。」

忽聽錢如土叱道：「好個來王八蛋呀，你想賺銀子想瘋了不是？主意打在我的那幾個徒子徒孫們身上了，去你娘的，老夫不出去了，老夫不上你的當。」

來如風道：「錢老，你還說那幾個你的徒子徒孫呀，娘的皮，你怎麼不想想，他們把金磚銀子弄去以後分光花完也沒想到來救你老出去，這他娘的算什麼嘛，這時候你還爲他們呀，操！」

這二人演起雙簧來了，忽必日也更加皺眉了。

* * *

忽必月來了，銀票一大把捏在手中，他重重的對來如風道：「五萬兩，咱們等你的成果。」

來如風把銀票接手上，他還眞有些無奈的嘆口氣，道：「點子太硬了，我眞怕爲財完蛋操，只不過我盡力。」

他背上了錢如土，錢如土還掙扎：「不出去，老子不出去了，你想揪住我的徒兒們呀！」

來如風忽的出指，他併指點住錢如土的穴道，錢如土瞪眼不動了。

來如風道：「娘的，由不得你這老傢伙不走了，小王爺的命才是最重要。」

他衝着忽必日與忽必月二人點點頭，背起了錢如土由七王府的後門奔出去。

* * *

「派了幾人跟蹤？」

忽必月道：「一共五人，由方管事派府中最幹練的五個眼明腿快的跟去了。」

忽必日冷笑道：「打從一開始，媽巴子的，我就不相信這傢伙的鬼話連篇。」

忽必月道：「我則半信半疑。」

忽必日道：「想也知道，他會爲了小王爺呀，他就是要救這老頭兒，我看得出他與這老頭兒的交情厚。」

忽必月道：「爲何王兄不立刻抓住姓來的？你還送他銀子放他走呀！」

「哈……」忽必日笑了。

忽必月却懷疑的道：「王兄，你是欲擒放縱？」

忽必日道：「比之欲擒故縱更高一籌，哼，他背着個不動顫的老傢伙，走得必然不快，五萬兩銀子他一時間也用不了幾個，早晚還是咱們的，等他到了他們藏身之地，我們便來個一網打盡。」

他得意的又是連聲冷哼，又道：「來如風啊，來如風，你以爲把我忽必日玩弄於你股掌之上了，哼，我是順水推舟，將計就計，最終，我叫你知道本王的厲害。」

那忽必月一聽，大感佩服的道：「王兄，二弟彷彿又見爹的雄風再現了。」

眞是一句十分得體的拍馬屁話，嘍，那忽必日愉快的捧腹哈哈狂笑起來。

這兄弟二人走出這間通炕囚室，笑聲漸漸的遠去了。

* * *

土炕上，申屠仁低沉的罵道：「兄弟呀，聽聽這小韃子的話，多陰狠呀，難怪錢老同咱們兄弟會在河岸邊上大當！」

那丁大海罵了一句粗話：「眞他娘的曹操幾巴！奸傢伙！」

毛勇道：「不知這來大俠會不會上大當呀！」

石虎道：「是呀，咱們的希望全在來大俠的身上了，這可是錢老說的！」

他停了一下，轉動了一下身子，又道：「如果連來如風也上當，咱們可眞的完蛋了！」

哥兒四個在嘀咕，四個人八條腿還是血肉一片，好像有的正發出臭味來！

* * *

來如風背着來如風奔出太原府城的時候，天色快黑了，他走着不回頭，只是口中在低語。

「錢老，你可要仔細的聽着！」

「娘的，我還沒聾！」

來如風道：「我這是往汾河一處山邊深處走，到了那兒我有安排，只不過你得受個小罪就沒事了！」

錢如土道：「來小子，你可憐我這老頭子吧，你白賺了五萬兩銀子，怎麼，不分一些也就罷了，還想再整整我這受難人不是！」

來如風道：「錢老，天地良心放中央呀，你說說，你說說你的那一段戀愛史，我操，咱們是道上老伙伴，十多年的老交情，直到今日才被我發現，太過份了！」

錢如土哼了幾聲，那實在是因爲腿上傷口在流膿，痛到他的心裡了！

錢如土歇了半晌才開口，道：「來小子呀，那是一段令我老人家傷心的情史，有他娘的甚麼好提的？」

來如風道：「你至少叫我知道吧，說不定我還能伸手幫幫你的忙！」

錢如土道：「幫我屁個忙，我失去心上人的那年，你小子還穿開襠褲……對了，你有沒有三十五？」

來如風道：「差一年吧！」

錢如土吃的一笑，道：「我的愛人不見了，你小子還未出世的，你怎麼幫我？」

來如風道：「如此說來，你才眞正是情聖呀，女人不見了，此身此生不作第二人想了，情聖喲！」

錢如土道：「別再囉嗦了，如今我已遇上我的她，我們再也不分開了！」

來如風道：「所以我爲你弄來五萬兩銀子養老金，叫你們好生的過下半輩子了，哈……」

錢如土道：「你小子少來，南邊的義軍需銀子呀！」

來如風道：「錢老呀，你放心，我有辦法把七王府的金庫搬個家，奶奶的，如果辦不到，我是他娘的『武大郎胯下吊的那一串——拖地王八旦』，你信不信！」（此語因武大郎身材矮而起的！）

錢如土道：「你……小子等等，等我把腿傷養好，咱二人合作，這場面我老人家不想錯過！」

來如風道：「來不及了，聽我的，銀票你先收下來，吶，我這個錢袋可防水，到了水裡別出來！」

錢如土火大了，他怒道：「來小子，你個小兔崽子，我兩腿幾已

成廢，血糊淋漓的，你把我往河中抛呀，操，我還想要我的腿呢！」

來如風道：「放心，你的那位美得閻王老子也不要的愛人，她的眞本事叫甚麼呀？」

「藥魔女呀！」

「不就結了，她善於用藥，你怕她不盡力爲你把腿傷治好呀！」

錢如土道：「對呀，我倒忘了我的鳳仙也是個老郎中，她是傳家大夫，對對對，她一定會治好我的傷！」

他頓了一下，又道：「來小子，我問你，你的胡謅太妙了，妙得老夫當場幾乎笑出來！」

來如風道：「江湖之上，隨機應變我第一嘛！」

「喲喲喲，說你胖你就喘起來了，可惡，你說的那個屠蒙人，可眞比喻得妙，屠者屠殺也，屠殺蒙古人，也不正是殺韃子呀，哈……」

來如風道：「如是七老王在，我是不會亂說的，那老傢伙是個魔，在他身邊多多小心，否則……」

來如風走到沿河岸邊了，他仍不回頭。

他相信身後必有跟踪他的人。

來如風暗中把個油紙包塞入錢如土的懷中，低聲道：「銀子你收下，也算是我來如風對你老同老嫂子的虧欠，你如果推辭，不用別人駡，我自己駡我自己祖宗十八代！」

錢如土吃吃一笑，道：「娘的，爲了你來家祖宗十八代，這五萬兩銀子我……娘的皮，我貪財了！」

於是，來如風這才對錢如土道：「水中有個人叫張千，太行五鼠之一！」

錢如土道：「鬧江鼠張千藏在水中呀，他們五兄弟算是爲我老人家兩肋插刀了！」

來如風道：「入水之後你下沉，張千有辦法接應你，我可就要回陽曲先找地方睡大覺去了！」

錢如土道：「咱們養的幾個小子呢？」

「來了，都在窰洞等着你回去！」

來如風往一道斜坡處走去，忽的他抱住錢如土大哭起來：「哎呀呀，錢老爺子呀，你怎麼死呀，我把你救出來，是活人交換活人呀，死人怎麼能交換？我……喂，你不能死呀，我慘了呀！」

他還拍打着錢如土，但錢如土不能動，他明白這又是來如風在搞名堂！

忽的，來如風托起錢如土，大吼道：「你的老情人是不要你死的，爲了人家小王爺，我也只好硬起頭皮騙你的老情人，先放人家小王爺，再放你回來，娘的，我這裡昧起良心把你抛入河中，錢老呀，汾河水洗淨你一身罪孽，也好找個來生吧！」

他已站在懸崖上往河中瞧！

於是，河水中冒出個人頭來，果然，張千在河中等久了，有些興奮的樣子。

來如風大吼：「錢老呀，來生再見了！」他說完，把雙臂用力猛一抛，就聽河面上「嘩」的一聲響，錢如土被抛入水中去了！

來如風站在水面前的黃土崖上，緩緩的地跪了下去，十分莊重叩了三個頭，於是……

嚄，有兩個黑衣黃褲大漢奔過來了！

只這種打扮，來如風就知道是王府衛士，他們比武士差一級，但七王府衛士中有許多摔跤能手！

「喂，喂！」

來如風緩緩回過來，他還在拭淚，眞不知他的眼淚是怎麼出來的！

他仍然跪在崖邊不起來，道：「你們是……」

其中一人道：「是這樣的，咱們奉派跟來接小王爺回去的！」

「誰派你們來的？」

「當然是王爺了！」

來如風道：「太過份了，不是派人跟踪我吧？」

「當然不是，只能說是接應！」

「謝謝，你們請回吧！」

那人指着打旋的河面，道：「你怎麼把人抛入河中呀，你拿甚麼回去換小王爺？」

來如風拭着淚水，道：「他死了，我不能送個死人回去呀，對方見他死了，小王馬上會挨刀，你們怎不多想想，小王死了怎麼辦？」

另一人道：「你有何打算？」

來如風道：「我自有辦法去騙他們，此時我也眞累了，我去陽曲住一晚，運氣好，明日午時我會把小王爺送回七王府，運氣不好，也叫王爺放心，我出刀搶回王爺來，我不能在王爺面前失信，更是愧對七老王知遇之恩吶。」

幾句話說得兩個人面面相覷，而來如風却邊走邊抽噎不已，想是傷心至極的樣子。

來如風走了，只一看便知道他往陽曲鎭了。

兩個黑衣黃褲大漢仍然站在崖邊，他二人直視河面上，只是天已黑了，想看也看不清楚了。

*　*　*

來如風走入一家小酒館，他要了兩樣小菜吃喝起來了，對於四週什麼樣的人物，他連正眼也不瞧。

吃飽了，也喝足了，他要了一間客房便關上房門睡他的大覺，就

好像他什麼事也沒有，忘了還有個小王忽必亮要送回去了。

來如風睡到半夜裡，他至少發覺過三次窗前有人影，他不由得冷冷笑了。

想跟踪來如風呀，這人除非是超人。

世上那裡有超人唷。

世上只有大笨蛋，而且還眞不少。

*　*　*

來如風就像一陣風似的，他已經走了半個多時辰了，他的房門外還有人在偸窺，然後又消失，直到天大亮，人們已往前面吃早餐，來如風的房中依然無動靜。

天亮了看得清，床上的棉被虛設的，立刻，一連五個人衝入小房間中了，有個大漢扯起棉被駡：「娘的，咱們被這兔崽子耍了。」

「快，回去向王爺報告去。」

五個人一路衝出小酒館，他們走得快，有個伙計大叫：「沒付帳呀！」

他追得快，可也挨了一耳光：「去你媽的！」

伙計「哎呀」一聲叫，五個惡漢走遠了。

那伙計開始駡：「你娘的老皮，韃子又怎樣，許白食白住店呀，你奶奶的！」

駡歸駡，還是自認倒楣吧！

*　*　*

來如風奔回汾水那一段荒崖上的時候，天色快正午了，他爲了小心，繞了個彎才回到土窰的。

來如風只一回來，他便對忽必亮道：「小王爺，我原是送你回去的。」

忽必亮帶着些許不敢相信的樣子，道：「來大俠，你……你……眞的要送我回去？」

來如風道：「君子一言既出，豈有中途變卦之理？」

他見洞室中人人一副不屑的望着他，心中十分滿意，因爲他要表現出不同他們一夥的樣子。

乾乾一笑，來如風道：「各位，咱們……唉，這件事我還眞的不知怎麼是好了。」

忽的，內室中走出白鳳仙，她吼道：「你換的人呢？」

來如風搓搓手，道：「我去了王府，只是，唉，他們要咱們先放回小王爺，便是老王妃見了小王爺的字，也一樣的要先見小王爺，我……」

他拍着胸膛，又道：「前輩，我擔保，必定把妳的老公救回來。」

一邊的忽必亮接口道：「一定，一定！」

來如風立刻抱拳打揖，道：「在下必盡力而爲。」

他對忽必亮又道：「小王爺，可得再要委屈你了。」

忽必亮道：「怎麼說？」

來如風道：「把你蒙上眼，最好裝入蔴袋中才能把你送回去，我擔心的是有道理的。」

「又要裝入蔴袋呀！」這光景忽必亮能不懷疑才怪。

「非裝不可，你的兩個王兄都想你死，萬一他們沿路有埋伏，截殺你於中途，我怎麼向你娘交代，我也別想把錢老救出來了。」

白鳳仙一聽，便知道這來如風厲害，他這是明爲忽必亮，實乃保住此地的秘密不爲外人所找到。

於是，忽必亮又被塞入原來的蔴袋裡了。

這一回風流丹扛起忽必亮，由齊向前找回雞公車，來如風見他二人扛了忽必亮出了土窰洞，他把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找過來，道：「山崖下石洞中，快去接回錢老來，他大概凍慘了。」

白鳳仙一聽，抓住來如風便吻了幾下子，來如風閃也閃不及。

白鳳仙道：「來如風，眞有你的，太好了，唔，我的阿土回來了。」

來如風道：「妳的阿土雙腿慘呀！」

白鳳仙道：「來如風，我早調好了藥等他回來醫呀！」

來如風笑了。

來如聲問道：「堂兄，還有四鼠呢？咱們聽了張千張叔的話，正爲四鼠擔心吶。」

一笑，來如風道：「我問你們，什麼地方搏殺最適合？」

來如聲不加思索的道：「汾河灣呀！」

來如風道：「好，那地方我知道，你們快去那地方埋伏，咱們捉活的。」

來如聲笑道：「堂哥，你眞行！」

花牡丹道：「來家的人都精。」

一邊的白爾壯淡淡的道：「來大俠，我也去吧？」

「好呀，韓信用兵，多多益善呀！」

白爾壯還斜了來如聲一眼，但白鳳仙却叫乾兒子留下來了。

*　*　*

張千與錢如土回來了。

錢如土還在喝酒吶，原來在來如風去之前，他已暗中全部設想好了才進行的。

錢如土由張千背回來的，那張千吃吃笑道：「聽到雞公車『吱吱扭扭』的聲音，我才背了錢老回來，嚄，錢老有了酒，精神好多了。」

白鳳仙早撲上去，她抱着錢如土連哭帶笑的摸個沒完沒了的。

錢如土却是有笑有淚的哆嗦着

：「鳳仙吶，能再見到妳眞是不容易呀！」

來如風冷冷的道：「娘的，就沒人對我說聲謝謝呀！」

錢如土道：「來小子，等你把四鼠救出來，再謝你，此刻你免了吧！」

「操！」來如風回身便走，他必需追上雞公車，因爲他要再去七王府呀。

那可是闖龍潭入虎穴的事，來如風心中充滿了熱血，他也有着屎殼螂上茅房——找(屎)死的味道。

* * *

雞公車到了陽曲鎭以後就得換人推車了。

七王府中人有人認識風流丹與齊向前二人，那方管事便恨死他兩個了。

齊向前與風流丹二人也不會去七王府找死，在來如風的安排下，他二人繞道去汾河灣找來如聲與花牡丹去了。

來如風不怕花銀子，他出高價僱了兩個推車的，由他自己在前面引路，「吱吱扭扭」的便進入太原城了。

七王府那面有戒嚴，雞公車被堵在街頭上，來如風上前去打點，他對那一個韃子軍官道：「軍爺，小可是奉了老王妃與王爺之命送東西來的！」

「送甚麼？」

「那得見了老王妃才能亮出來！」

那韃子軍官走到雞公車面前，他欲伸手，但來如風伸手擋，道：「摸不得！」

韃子軍官帶着忿怒的道：「甚麼貴重東西不能摸？」

來如風道：「軍爺，你只往內府通個報，就說有個叫來如風的來了，他們就會對你說明白的！」

韃子軍官冷然道：「裡面正辦老王三七祭，你來的不是時候！」

來如風道：「老王妃必在佛堂上，軍爺，誤了事我不負責任的，搞不好會殺頭的！」

只有這句話才把這韃子官唬住了，他思忖了一下，道：「也罷，你候着，我親自去佛堂一趟！」

來如風道：「勞駕了！」

韃子軍官自街頭往七王府大門走，走得十分快，他在門口也照樣被擋駕，只不過就在他的解說下，嚄，立刻有兩個黑衣黃褲大漢奔來了。

這二人只一到，立刻衝着來如風道：「姓來的，你又來了！」

來如風道：「我說過，我是守信約的人呀！」

「咱們小王爺的人呢？」

「二位，請帶路！」

「帶路？沒有小王爺，你還想走？」

來如風自雞公車上扛起大蔴袋，道：「人在袋中，你們快帶路！」

兩個衞士吃一驚，二人也不敢再多問，併肩前面就走去，來如風可講話了。

「小王爺，快到了，你見了你娘之後，但願你上天言好事，下界就平安了！」

蔴袋中有聲音道：「來大俠，救回本王你是頭一功，我不會忘你的！」

來如風道：「得，我來如風沒白幹，如果你眞要回報，何不叫你娘放了被囚的幾個人呀！」

忽必亮在袋中道：「我盡力！」

來如風只是說說，他根本不抱希望，因爲忽必日是不會放人的，忽必日要抓敲去王府金銀的人。

來如風把希望寄託在汾河灣，那兒才是救四鼠的好地方，太行四鼠眞的夠義氣！

* * *

來如風扛着忽必亮，他的精神大極了，如果不是七王府正在辦喪事，說不定他還會哼起山歌來。

一路走又趕，匆匆的到了七王府後堂一邊的大佛堂，果然是老王妃正在爲亡夫超渡唸經。

兩個衞士輕悄悄的走入佛堂上，那忽必日已發現了來如風，又見來如風扛着大蔴袋，便知道他把小弟送回來了，心中眞不是味道。

忽必日心中暗罵：「狗東西，個來如風，多事！」

但他却在老王妃耳邊嘀咕兩句，老王妃站起來了。

來如風把蔴袋放下來，道：「老王妃呀，來如風花盡了心血才把小王爺救回來了，妳老請看！」

老王妃走過來，只見蔴袋中忽必亮正在流眼淚，忍不住雙手抱住忽必亮的頭哭了！

忽必月也來了，他一見是小弟，又見少了耳朵一隻，立刻咒罵：「媽的，誰敢割你的耳朵呀！」

忽必日也忿怒的道：「我必捉住那醜女人，碎屍萬段肉餵狗！」

他才剛把話說完，只見忽必亮突然站直身子，他戟指來如風道：「要抓那醜女人，先拿下這來如風，媽的，他們是一夥的！」

來如風心中吃一驚，他再也想不到自己會栽在這小子的手上！

來如風道：「喂，你狗咬呂洞賓呀！」

忽必亮冷笑道：「來如風，你以爲我糊塗呀，只你們的對話中與神色上，我斷定你們是一伙的，你以爲那幾個小子與你無關，他們聽你的把我送回來？哦呸！你們那點技倆，唬不住我的！」

來如風道：「小王爺，你該感

恩圖報呀，你怎麼對我也變了臉？」

忽必亮撫摸着被削下的耳朵，冷冷道：「我這耳朵，會先由你的耳朵開始削，我要把你們幾個人的耳朵全部削下來！」

來如風道：「小王爺，你該不會忘了他們要砍你一臂，是我撞見才有心出面的吧？」

忽必亮道：「只有這一點，我還沒想通，不過你是他們一伙絕對錯不了！」

來如風道：「江湖原本一家親，他們給我面子，才會聽我的呀！」

忽必亮道：「來如風，我就不信你若未救出那個糟老頭，他們會答應放我歸！」

來如風道：「哎哎，那老人呀，半道上他死了，我怕那醜婆子要人却是死人，爲了救你，才拋入河中走的呀！」

這事昨日忽必日也已知道了。

忽必日與忽必月二人一邊看熱鬧，當然聽得更仔細，如果來如風答不上來，他二人就出手，門口還有四個會摔跤的守得緊。

忽必亮怒叱道：「騙鬼，那醜婆子愛那糟老頭兒愛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不是糟老頭，她是不會放我的，來如風，你怎麼說？」

來如風道：「我不說，我請老王妃說一句公道話！」

老王妃道：「來大俠，你眞是他們一夥的？」

來如風道：「老王妃呀，像我這種黑白兩道分不清，張三李四是朋友的江湖人，認識他們也是平常的呀，這有甚麼不對嗎？」

他指指忽必亮，又道：「老王妃，最直接的証明乃是我來如風不負老王妃你的託付，把小王爺安全的送回來了，妳老以爲是不是？」

老王妃在猶豫，她的雙目充滿了不信任，當然，來如風也看出來了。

老王妃在三次遭受勒索之後，她恨透來如聲幾個年輕人，當然也包括錢如土在內，因爲他們趁着王府的人馬去了老爺嶺前來敲走不少金銀！

此刻只一聽小兒說出來如風與那些人一伙，她猶疑着，是的，如果他與他們不一伙，他們憑甚麼聽來如風的？

於是，忽必日冷笑了！

「王妃娘，咱們把他留下來，仔細調查，如果他冤枉，咱們還他清白呀！」

忽必月已準備兜攔來如風去路了。

這光景來如風再不走，他就是大笨猪！

來如風不等兩個王爺，不，應該說三個王爺圍住他，身子平飛而起，人在半空中順勢足踢一張太師椅往忽必日撞去，同時單足點地，又是一張太師椅砸往佛堂門口，他的人已隨之到了佛堂外。

「抓住他！」

來如風拔身登上屋，他冷笑：「汾河灣大伙玩命吧！」只這麼一聲叫，人已彈到圍牆外了。

等到忽必日與幾個大漢追上屋，來如風早已消失不見人影子了。

* * *

忽必亮厲吼道：「一個人你們也攔不住呀，快叫李大猛他們幾個，追去汾河灣，務必抓住這來如風。」

於是，方管事奔來了。

方管事道：「王爺，找武士們去汾河灣呀，屬下帶他們前去。」

「你能對付來如風？」

「來如風三頭六臂，屬下帶李大猛四人足夠了。」

忽必日道：「那就快去。」

方管事以爲這一回要爭回面子了，機會來了是不能錯過的，他拔身便走了。

* * *

八月天氣秋風寒，晨曦無霜樹葉黃。

汾河灣西北方刮來陣陣涼風，把一片荒林吹得嘩嘩啦啦的响個不停，荒林中除了幾隻寒鴉之外，常有的大雁有一大半已往南方遷徙了，唔，正是北雁南飛時。

帶着涼意的風刮過汾河面的時候，河面上泛起一波波的水紋蕩向兩岸，也好像蕩到一個人的足底下才消失掉。

那個人站在河邊有一陣子了，看上去他們似在等什麼人，不時的回過頭去瞧遠方。

這人等誰？

這人等着追殺他的人，如果誰感到奇怪，那便大錯特錯了。

還有人等着敵人來殺他的？那當然是沒有，只不過這個人與衆不同，因爲他是靠別人向他下手而弄點生活費的人，這個人也正是來如風。

來如風早就來到汾河灣了，當他發覺後面不見追兵的時候，他還眞的覺得失望。

他現在不失望了，因爲他發現五條人影旋風打轉似的往他這兒撲過來了。

來如風大方的雙手叉腰微微笑，他十分篤定，他還偶爾的笑出聲音來。

只有一件事，來如風只一旦想起，他的臉上就不自在，因爲憑他的估計也會把一個人估計錯誤。

來如風想到的人不是別人，乃小王爺忽必亮是也。(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楊威追問小峯，何人將寶盒盜出送他，結果趙婉君做了替死鬼。激鬥正酣，聽說血女到，楊威心中惶恐，却是鬼谷主與女兒左慧姑來到，她背着鐵箱子，內裝銀圖秘籙。楊威欲搶箱子，重創左慧姑，她昏迷中跌下壕溝，小峯拚死相救……羣豪與幽冥教諸人展開劇鬥，鬼谷主鬥楊威，小峯居中援手，楊威志在取鬼谷主之命……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挾持人質吊高空　血女駕臨緩危機

兩邊的人相距數丈，俱已無力再戰，各自運氣調息。

頓飯工夫之後，楊威望着毒閻王傅平和吸血鬼王，道：「剛才是誰叫你們多管閒事？」

這人簡直冷酷無情，人家好心好意的幫他的忙，却說成多管閒事，豈不叫人扼腕？

然而，二魔似是天生的賤骨頭，偏愛吃排頭，聞言一怔，垂首無語。

楊威又道：「你們應該很清楚，倘若專心一意的對付病叟、呂老頭，此時他二人早已血流五步，命歸九幽！」

傅平與吸血鬼王互望一眼，同聲回說：「這倒不假，以當時的情形來看，是可以要了他二人的老命，不過……」

「不過怎樣？」

「他們以二對一，屬下是怕教主有失。」

「胡扯！巧辯！本教主再無能也足可自保。說，這是誰的主意？」

吸血鬼王據實答道：「是小弟的意思。」

「噢！是你？」

「不錯！」

「那麼，私通外人，盜走銀圖玉符的人也是你幹的？」

「絕無此事，教主對我恩深義重，小弟矢志効忠，絕無二心。」

「你這話可當眞？」

「小弟願爲教主死！」

楊威從懷中掏出一個檀木小匣，取出一粒紫色藥丸，交給吸血鬼王，道：「好，那你就死吧，此乃本教主特製的斷腸毒藥，服下之後很快就會毒發而亡，不會有任何痛苦。」

「是，謝教主恩賜！」

吸血鬼王毫不遲疑，當眞張嘴吞下去。

直把在場諸俠看得目瞪口呆，一齊凝視着吸血鬼王，看他到底會不會死。

楊威目睹吸血鬼王服毒後，轉對毒閻王傅平道：「傅兄，你又是爲何貿然行事，錯失一次殺人取勝的良機？」

傅平肅容滿臉道：「在下跟魏兄一樣，爲馳援教主。」

「你的意思是說，同樣對本教主忠心耿耿，不會幹吃裡扒外的勾當？」

「是的，傅平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背叛教主。」

「那麼，你可願爲本教主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這是屬下的榮幸！」

「眞的？」

「眞的！」

「好，楊某成全你，也服一粒

毒藥吧。」

毒閻王傅平的確是條漢子，甘願服毒自殺，始終臉不改色。

沉默，一陣可怕的沉默。

寂靜中，氣氛却格外緊張。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二魔身上，看死神是否會眞的降臨？

病叟龍雲、鬼谷谷主、康少峯的功力已大致復元。

玉笛金童、神州一奇呂松林在靈藥的幫助下，已無大碍，正自閉目行功。

九州羅漢、武當一塵與鐵掌趙峯的情況較差，勉强坐了起來，正在自行療傷。

只有左慧姑一人，仍躺在那兒，一點動靜也沒有。

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吸血鬼王與毒閻王傅平，至今仍挺立如故，沒見絲毫中毒發作的跡象。

康少峯雙眉緊蹙道：「師娘，這兒的事由徒兒一人應付，妳老人家快過去看看慧姐吧。」

鬼谷谷主見楊威一臉奸詐，似是裝着滿腦詭計，道：「且慢，老賊可能另有陰謀，千萬大意不得。」

「師娘可是懷疑姓楊的給他倆服下的並非毒藥？」

「嗯，老賊再笨也不會在陣前自斷羽翼。」

幽冥教主楊威哈哈大笑道：「左大嫂，妳命運雖然欠佳，守了二十年的活寡，腦袋瓜子倒挺靈光，一猜就中，失敬啦！」

吸血鬼王和毒閻王傅平聞言大喜，暗中運氣週身，血暢氣舒，功力早已復元，心知服下的是靈丹，並非毒藥，教主此舉只不過測試一下自己的忠貞罷了。

楊威拍一拍二魔的肩膀，道：「這是一次教訓，以後凡事都要多加思考，切勿莽撞，一切應以本教的前途爲重，不可因小失大。」

「教主教訓的是，我等將永銘五內，不敢稍忘！」

鬼見愁傅宏大難不死，也來到三人身邊，楊威衡敵度己，見對方只有康少峯、鬼谷谷主、病叟龍雲可以迎戰，以四對三，佔盡優勢，有把握在三十招之內取勝，給傅家昆仲、吸血鬼王使一個眼色，預備發難。

康少峯洞燭機先，有意拖延時間，待九州羅漢、呂松林等人功力恢復後再決一死戰，道：「楊威，你頭頂生瘡，脚底流膿，簡直壞透了，對自己的親信心腹也玩陰謀詭計，本掌門眞爲這三條忠狗喊寃叫屈。」

楊威趾高氣揚道：「兒子，想駡就多駡幾句，以後就沒有機會啦。」

「放屁，誰是你的兒子，沒有機會的是你，本掌門今天要清理門戶，叛徒不死，絕不離開。」

「不走也好，五虎嶺的風水不錯，可以埋葬在此，咱們父子一場，爲父的保證會爲你選一口上好的棺木！」

本來，楊威確是小峯的生身之父，不幸，命運弄人，骨肉成仇，爲了母親、師父、師祖、外公，更爲了他自己，康少峯却非殺楊威不可。

每當他聽到楊威叫他兒子時，就好像受了莫大的羞辱，彷彿被人扎了一針，刺了一刀，會變得像一頭受傷的野獸，充滿了仇與恨，很想痛快淋漓的放手殺一場。

果然，一句話激起了康少峯的萬丈殺機，殘琴一振，虎虎生風，大踏步的衝上去。

鬼谷谷主、病叟龍雲緊隨左右，亦步亦趨。

正合幽冥教主楊威之意，立即率衆迎上來。

情勢再一次緊張起來，山雨欲來風滿樓。

但是，並沒有眞的打起來。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而且，還是一位貴客——血女！

血轎是從大樓的一側繞過來，四名如花似玉的宮裝少女擧步從容，却其快如飛，一眨眼工夫便抬至場中，放下血轎，分站兩側。

打開轎簾，首先出現的是許心影。

坐在一旁的血女並未下轎，一雙冷電似的眸子橫掃全場而過。

血女名頭太大，威震遐邇，敵對雙方皆鴉雀無聲。

有那膽小的幽冥教徒避之猶恐不及，紛紛遠離血轎。

血女掃視全場一眼後，興高采烈地喊叫道：「死傷枕藉，血流成渠，殘肢斷臂，腦袋開花，好極了，我老人家就喜歡這種場面。」

她爲甚麼會喜歡這種場面，一言以蔽之，就是嗜殺成性，決心要一網打盡天下英雄。

楊威昔日曾隨師參予剿滅血女之戰，知她來者不善，正與一鬼二使密商應敵大計。

鬼谷谷主見許心影含情脈脈，對小峯用情至深，心憂女兒終身大事之餘，又覺得血女師徒的出現，對諸俠應是利多於弊，最低限度，許心影會站在小峯這一邊。

心中如此盤算，頓生及時救人之心，在康少峯的耳邊私語數言，逕向九州羅漢等人盤坐之處行去。

給他們各服一粒靈丹，復又渡過壕溝，去探視愛女慧姑。

許心影目注康少峯，欲語未語，血女已自發話道：「那位是幽

冥教的楊教主，還認得我老婆子嗎？」

楊威臉無表情道：「血女名滿天下，沒見過也聽說過。」

「別打馬虎眼，我問你到底見過沒有？」

「本教主識人無數，一些陳年往事已不復記憶。」

「這是一件大事，你不會忘記。」

「女英雄說的是那件事？」

「二十年前我老人家被人圍攻的事沒忘記吧？」

「此事轟動武林，童叟皆知，何必多此一問。」

「老身想知道，你會否參加？」

「這……」

「你想否認？」

「沒有這個必要。」

「不否認就好，凡是參予此事的人一個也活不了！」

楊威打了一個冷顫，蓄勢以待，血女又道：「你先別發毛，我老人家現在還不會動手，也許會有人代勞。」

最後這一句話突如其來，楊威一時間還沒弄清楚她的言外之意，血女翠眉一揚，繼道：「聽說令師業已作古？」

「妳是說誰？」

「宇內一聖張子漁。」

「嗯，去了。」

「是死在你的手裡？」

「知道就別問。」

「夠毒！夠狠！又多了一條罪狀。」

「哼！」

這當兒，神州一奇呂松林、玉笛金童、九州羅漢的傷勢已經好轉，功力亦稍復，先後來至小峯身旁待命。

黑虎莊主趙峯與武當一塵道長傷情較重，則仍在閉目行功。

鬼谷谷主已將女兒扶直坐起，正坐在慧姑身後以內家眞力幫她行功療傷，情況不明。

血女轉過頭來，對康少峯道：「娃兒，你的本事不小，幽冥教險阻重重，居然能夠攻到這裡來，恭喜啦。」

康少峯臉帶笑容道：「謝謝前輩關心。」

「我老人家關心的不是你的人，而是你的諾言，還記得吧？」

「小峯沒有忘記。」

「你說過，殺掉楊威，奪回銀圖秘籙之後，一定會雙手奉還？」

「晚輩說話算話，前輩儘管放心。」

「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預祝你一戰成功，等着你交出銀圖秘籙與項上人頭。」

康少峯愕然一楞，道：「在下並無獻上人頭之言，前輩請勿添油加醋。」

血女面罩寒霜道：「是我老人家臨時加上去的。」

許心影倒抽一口寒氣，道：「師父，妳老人家……」

血女打斷她的話，道：「心兒，別打岔，爲師的恨透了龍虎門的人，早已發下重誓，必須趕盡殺絕。」

小峯心頭一震，羣豪相顧失色，血女又找上了楊威，道：「風聞幽冥教有人冒充血女，到處招搖，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有又怎麼樣？沒有又當如何？」

「有就據實招認，沒有老身再查。」

「確有其事。」

「爲甚麼要這樣做？」

「替妳打知名度。」

「如此說來，我老人家還要謝謝你？」

「別客氣！」

血女臉一沉，聲音更冷：「二十四張銀圖可在貴教？」

楊威沉吟一下，道：「曾經在，現在已經不在了。」

「此話怎講？」

「已被人盜走。」

「甚麼人？」

「內奸！」

「是誰？」

「正在查！」

「楊教主最工心計，天天打雁，怎會被雁啄了眼，難道忘了龍虎門是怎樣覆亡，宇內一聖張子漁又是怎麼死的？」

指桑駡槐，分明是在駡楊威欺師滅祖，但血女武功太高，却不願多樹强敵，立即正面衝突，强自忍了下來。

同時，楊威本有意將銀圖已落入小峯之手的事揭穿，借刀殺人。但既而一想，又怕弄巧成拙，萬一康少峯當眞將寶圖交出，豈不又增麻煩，想要從血女的手中奪回來，簡直比登天還難。

血女的出現，令楊威十分頭痛，一步走錯說不定就會滿盤全輸，忽然眉頭一皺，似有所決，引吭發出一聲清嘯。

嘯聲未盡，樓上人影閃閃，也不知在幹甚麼。

羣豪知他必有所謀，連忙嚴加戒備，以防萬一。

幽冥秀士忽然詰問起血女來：「女英雄此來本教究竟爲了何事？敢請明言。」

「我老人家是來爲你們大家送終的。」

「還有沒有別的事？」

「沒有了。」

「如此，本教主就此失陪！」

陪字未落，人已縱出，一掠之

勢已至吊呂盈盈的竹竿下方。

血女不請自來，打亂了楊威的全盤計劃，欲以退爲進，拿呂盈盈的性命作要挾，藉以穩住全局。

由於是謀而後動，吸血鬼王、奪魂二使的動作更快，早在楊威發話之初，便搶先一步到了竹竿下面。

忽見鬼見愁傅宏騰空而起，一手抓住竹竿，一手抵住了呂盈盈的「中府」死穴。

事出突然，快如電光一閃，當諸俠發覺時，已經來不及攔阻。

康少峯怒不可當，掄琴虎撲而上。

九州羅漢、病叟龍雲、神州一奇與玉笛金童也如影隨形，隨後跟進。

鬼谷谷主見情況有變，丟下垂危的女兒，越溝奔來。

羣豪聲勢浩大，行動敏捷，瞬間已至竹竿附近。

楊威臉色一沉，吼聲如雷道：「別動，乖乖的給我退回原地去，如敢說半個不字，本教主就要這丫頭的命！」

從懷中摸出一把飛梭，作勢欲發。

鬼見愁傅宏則換了一個姿勢，手掌蓋在呂盈盈的「天靈」穴上。

以楊威的功力，舉手投足之間便可要了呂盈盈的命。傅宏更不用說，只要暗力一吐，便會腦袋開花。

而呂盈盈暈、麻大穴被制，猶如夢中一般，一切皆渾然無知。

人命關天，諸俠怎敢冒失，齊皆楞在當場。

神州一奇呂松林的想法不同，破口大駡道：「楊威，要殺儘管下手，老夫寧願犧牲一個女兒，也絕不接受你的敲詐勒索！」

楊威聞言狂笑不止道：「哈哈，看不透呂兄的心腸比我楊威還狠毒，既然如此，本教主就不客氣了，你準備收屍吧。」

方待出手行兇，康少峯喊了一聲：「且慢！」接着，轉對呂松林道：「呂前輩請勿意氣用事，盈盈的性命在他們的手掌心裡……」

「小女死活事小，武林存亡事大，理當捨小取大，以大局爲重。」

「可是，即使犧牲了呂姑娘，也不見得準贏，以眼前敵我雙方實力，應是不相上下，縱然能勝，也必將大費周章，何況攝魂判官、玉面郎君楊明迄未露面，天曉得楊賊在弄甚麼玄虛，還是稍安勿躁爲宜。」

也不管神州一奇是否願意，硬將他拉退三四丈，退回原地。

其餘的人亦有此同感，爲了呂盈盈的安全，紛紛忍恨退下。

楊威看在眼中，得意非凡，下令所有的教徒全部退至竹竿後方。

病叟龍雲默察一下敵我形勢後道：「楊賊一肚子壞水，生性善變多詐，可能懾於血女雌威，已萌退意。」

康少峯想了想，道：「也許是，也許不是，逆賊鬼頭鬼腦，很難以常理推斷。」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咱們好不容易才攻進魔教核心，千萬不能讓他們從容溜走，爲了這個惡棍，莊大俠趙女俠已先後喪命，在別處犧牲的武當、少林高手更難以數計，絕不可因爲小女一人功敗垂成，給他們一個重新部署的機會。」

康少峯道：「姓楊的做事一向神鬼莫測，在眞相未明之前，最好別輕擧妄動，此時一動不如一靜，隨機應變方爲上上之策。」

話剛落地，血女忽然冷言冷語道：「楊教主，我老人家是來看熱鬧的，你再拿別人家的大閨女當擋箭牌，故作冷場，不演好戲看，老婆子我可要親自上台主演啦。」

話雖說得輕鬆，威脅意味十足，幽冥秀士乾笑道：「女英雄別急，好戲馬上登場，保證叫妳看個夠，看個飽，芳駕的乘轎最好放遠點，免得被鮮血濺到。」

話落，朝竹竿上的傅宏，以及樓上的教徒，作了一個手勢。

立聞三層高樓上傳來一聲暴喝，接下來是一陣叫駡之聲。

羣豪覺得這叫駡聲似頗耳熟，可惜還沒有想出來是誰？便告中斷，窗口上出現三四張陌生的臉孔。

鬼見愁傅宏也沒閑着，雙脚絞住竹竿，左手抱着呂盈盈，右手開始解她身上的繩索。

幽冥教主楊威、毒閻王傅平、吸血鬼王三人各據一方，鼎足而立，組成一個堅强的鐵三角。

小峯見此情形，神色立變，道：「看樣子老賊怕血女師徒幫咱們，眞的想暫時退守，先求自保，再作打算。」

病叟龍雲憂心忡忡地道：「事實可能確是如此，咱們必須有所行動。」

康少峯皺眉道：「辦法倒是有一個，只是風險不小。」

呂松林知他是怕愛女涉險，斷然道：「小峯，別猶豫，放手去幹！」

小峯點點頭，將自己的計劃說出來，吩咐大家如此這般行事。

血女乃老江湖，已意識到將有一場暴風雨，命四婢將血轎換一個方向，面對竹竿與大樓，當眞想要坐觀龍虎鬥。

鬼見愁傅宏已將呂盈盈的繩索

解開，一聲不響的順着竹竿滑下來。

嗚！傅宏快，小峯更快，霍地將手中殘琴擲出，飛向竹竿。

楊威大驚，一把沒撈住，殘琴正中半腰，竹竿從中腰折，竿頭的傅宏猝不及防，抱着呂盈盈摔下來。

康少峯早已算好傅宏落下的方向，殘琴一出手，便電射而出。

諸俠的任務已有安排，康少峯一動，大家都跟着動，九州羅漢和神州一奇合攻吸血鬼王，病叟龍雲獨戰毒閻王傅平，鬼谷主師徒迎擊幽冥教主楊威。

面面俱到，堪稱計劃周密，决心要救下呂盈盈，進而一舉殺掉楊威，消滅幽冥教，爲武林除害。

康少峯動如脫兔，拔起兩丈多高，正好與傅宏相遇，伸手就抓。

不料，鬼見愁凌空一閃，僅僅撕下一片衣襟，被他滑出手去。

傅宏嚇一跳，猛一沉氣，疾墜而下。

康少峯在他的上方，只要一伸手便可要了傅宏的命，但他懷中還有一個呂盈盈，未敢造次，咬着他的尾巴墜下來。同時，疾伸雙手食指，點傅宏的雙肩「肩井」穴。

楊威的確厲害，鬼谷谷主師徒居然困他不住，人已彈身而起，凌空截殺康少峯。

吸血鬼王、毒閻王傅平，也擺脫對手，騰空而起。

鬼谷谷主、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病叟龍雲、玉笛金童絲毫也不敢大意，齊步一飛衝天，企圖攔截。

十來條人影，凌空搏殺，其勢如濤，其快如電，看得血女笑口大開道：「過癮！過癮！熱鬧！熱鬧！總算不虛此行！」

許心影可笑不出來，爲康少峯捏了一把汗，乍然紅影一閃而出。

可惜，身形未動，已被師父叫住，道：「影兒，別多管閑事，讓他們打個痛快！」

「是，師父！」

師命難違，許心影只好停下來。

彭！無數的暗力在半空中撞在一起，人影倏合乍分，震落地面。

吸血鬼王、神州一奇、玉笛金童一屁股栽坐在地。

鬼谷谷主、九州羅漢、病叟龍雲、毒閻王傅平也好不到那裡去，被震得東倒西歪，立脚不穩。

只有幽冥教主楊威一人仍悠然自如，氣定神閑。

與此同時，鬼見愁傅宏抱着呂盈盈，也足落實地。

康少峯一擊無功，恰巧落在傅老三的身後。

這種機會千載難逢，小峯不等他喘過氣來，便駢指如戟疾點鬼見愁的「肩井」穴。

同一時間，右腿膝蓋猛一抬，撞向傅宏的身後「心俞」穴。

本是十拿九穩的事，却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楊威猝然施襲，從後面連攻三掌。

此刻，諸俠有的跌坐在地，有的鞭長莫及，如果小峯不肯閃避，必會傷在楊威掌下，而傅宏自然也難逃一死，說不定連呂盈盈的命也會賠進去。

情勢危在旦夕，羣豪的心緊張得快要跳出來，凡是能動的人都衝了出來。

對方的人也不少，除毒閻王傅平之外，攝魂判官突如幽靈般率衆出現，堵住去路。

雙方旗鼓相當，勢均力敵，扭在一起幹上了

也就是說，誰也無法到達小峯、傅宏立身之處。

康少峯原式不變。

鬼見愁無力反擊。

楊威的鐵掌眼看就要撞上來。

生死一髮，可謂險到極點！

「住手！」

嬌叱聲中，驀見紅影一閃，許心影電射而至，當下二話不說，連攻楊威五掌。

五招快攻，滙集成一股旋風掌浪，呼嘯翻滾，聲勢好不嚇人。

血女却不以爲然，綳着臉孔道：「心兒，妳怎麼越來越不聽話了，再胡鬧可別怪爲師的不念舊情，要以門規處斷。」

晚了，雙方的掌力已經撞在一起，彼此半斤八兩，各退數步。

許心影沒再進招，回頭撲跪在血女面前，淚流滿臉道：「師父，徒兒知罪！小峯哥是我唯一的親人，心兒不能不救！」

血女伸手把她拉起來，以感傷的語氣說道：「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師父又何嘗不知他是妳唯一的親人，而且妳對他又是一往情深。然而，命運似乎在有意作弄咱們師徒，他偏偏又是龍虎門的掌門人，爲師的含恨二十年，重履江湖的目的主要就是爲了誅殺龍虎門的人，尤其是掌門人！」

許心影聽在耳中，心碎了，腸斷了，忍不住失聲而泣道：「師父別說啦，求妳老人家別再說啦，徒兒的心裡好苦好痛……」

話至此處，已泣不成聲，再也說不下去了。

心裡雖然難過，却幫了康少峯的大忙，震退楊威，危機立解，點中了鬼見愁的「肩井」穴，傅宏但覺肩頭一麻，功勁全失，噗通！一聲，栽了下去。

通！傅宏一倒，呂盈盈也滾落在地。

康少峯跨步而上，伸手抓住呂盈盈的右臂。

正要抱起來，楊威也及時趕到，將呂盈盈的左手捉在手中。

康少峯火冒三丈道：「你怎麼老是陰魂不散？」

幽冥教主答得妙：「這就叫做父子連心！」

「放屁，接招！」

「接招！」

二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還是分不出高下來，却把呂盈盈的羅衫震得噗噗亂飛，遭了池魚之殃，小峯睹狀沒敢發掌進招。

早已驚動了敵對雙方的人，紛紛攏過來，分站楊威、小峯身後。

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這一對既是父子，又是仇敵，以及呂盈盈的身上。

幽冥秀士楊威給攝魂判官使了一個詢問式的眼色。

攝魂判官會意，趨前咬着楊威的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羣豪雖然聽不見他說些甚麼，但有理由相信，攝魂判官遲遲未現身，必有陰謀，大家眉目傳語，一致提高警覺。

兄弟情深，毒閻王傅平冒險上前，將三弟被點的「肩井」穴解開。

玉笛金童很機靈，見殘琴落在附近，急忙拾起來交給康少峯。

楊威陰森森的目光從血女師徒身上掃過，轉而望向高樓。

高樓上的人越聚越多，正密切注視着下面的一舉一動。

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後，康少峯緊抓着呂盈盈的右手，「老賊，你想怎麼樣？」

楊威挑眉瞪眼道：「好說，本教主要你鬆手。」

「假如本掌門說不呢？」

「那就讓她分屍！」

「你敢！」

「天下沒有本教主不敢做的事。」

說幹眞幹，腕上加力，猛然一拉。

這一拉不大緊，呂盈盈的苦頭可吃大了，骨節「卡巴！卡巴！」的響個不停，眼看就要扯斷。

突聞呂盈盈發出一聲殺豬也似的慘叫，雙眼暴睜，一臉惶恐痛苦。

原來一陣拉扯後，被點的穴道已不解自開。

一聲慘叫，刺傷了呂松林、康少峯的心，痛如刀割。

楊威笑了，笑得很邪，說起風涼話來：「掌門人，怎麼樣？好不好聽？要不要多聽幾次？」

言語間，拉得更緊，又加了三分力。

骨節暴響，哀鳴不已，呂盈盈冷汗如豆，已是奄奄一息。

小峯實在不忍盈盈再繼續痛苦下去，暗道一聲：「罷了！」隨即把手鬆開，緊接着挺身而上，攻出一琴。

幽冥教主楊威不知是用力過猛，還是出自預謀，康少峯手一鬆，竟帶着呂盈盈倒了下去，一下子就骨碌碌的滾出去五六丈遠才翻身站起來。

諸俠早有防範，楊威一退，拔腿就追，却被二鬼雙使阻住去路，寸步難進。

「殺！」

「殺！」

康少峯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喊殺聲中，衝入魔羣，狠攻狠殺。

羣魔早萌退意，並無戀戰之心，佯攻數招，轉身就走。

諸俠且戰且進，羣魔且戰且退，小峯動作最快，一馬當先，嗚！鬼見愁傅宏行動略緩，被康少峯一琴打中，卸下來一條臂，人也痛暈過去。

殘琴高舉，對準傅宏的頭，康少峯大吼大叫道：「楊賊，把呂姑娘給我放下，不然本掌門就砸爛他的頭！」

楊威已在十丈以外，頭也不回的冷笑道：「兒子，儘管下手，沒人會攔着你！」

仍自抱着呂盈盈，率衆猛往大樓衝去。

情急事危，那還顧得下殺人取命；點了傅宏的穴道，與鬼谷谷主等人瘋狂的追殺上去。

孰料，甫進丈八，樓上灑下一陣箭雨，擺脫亂箭再進時，幽冥教所有的人已全部穿門而入。

砰！大門關上了，還下了門，隔斷了仇，隔斷了恨，也澆熄了天下英雄復仇雪恨的怒火。

康少峯飛起一脚，猛踹一下樓門，聲若焦雷道：「楊威！惡棍！魔鬼！有種就別做縮頭烏龜，滾出來見個眞章！」

樓內傳來楊威的聲音道：「想死也別太性急，咱們後會有期，該見面的時候本教主自會與大家相見。」

話完是一串冷笑，笑聲漸去漸遠，終至完全消失不聞。

康少峯恨得牙癢癢地，跺脚道：「楊賊一日不死，武林便一日難安，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從容逃走，咱們趕快合力把樓門震開，或者還能追得上。」

身先示衆，當即連劈三掌。

諸俠起而效尤，全力施展。

這些人都是一等一的頂尖高手，彼此聯手合擊，威力大得驚人，大門之前驟然間像是響起了晴天霹靂，動地狂風，以千軍萬馬之勢撞向樓門。

掌浪嘶吼聲中，樓上有了動靜，有人說了一句：「接着！」

立見一件黑忽忽的東西疾墜而下，朝掌風勁氣中撞來。

病叟龍雲發現是一個人，驚呼道：「糟了，姓楊的丟下一個人來，不曉得他又在搞甚麼鬼？」

墜下之人距離漸近，康少峯見是少林寺的智元大師，忙道：「是智元禪師，大家快退！快撤！」

招式業已遞滿，人退回來了，暗力却無法撤回。

眼睜睜的看着智元禪師的整個身軀，投入滾滾掌浪中。

通！智元大師變成撞門的杵，敲鐘的槌，積塵紛紛而下，樓門吱吱作響。

可憐的老和尚被撞成一個肉餅，貼在門上，好一會兒才滑落下來。

骨碎腦溢，血肉模糊，支離破碎，四肢不全，老和尚死得好慘！尤其是死在自己人的手裡。

康少峯咬牙切齒道：「這筆帳要記在那個魔鬼的頭上！」

血雨肉屑稍歛，諸俠驚魂甫定，抬頭一看，樓上連半個鬼影也沒有，顯得格外神秘、詭異而又古怪。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九州羅漢眼見師侄屍骨不全，老懷大傷，落下來幾滴英雄淚。

康少峯熱淚盈眶道：「老禪師，全怪在下處置不當，情急失策，累及貴寺高僧。」

九州羅漢並無責怪之意，肅容滿臉道：「小英雄快別這樣說，本寺數百年的基業全部毀在魔教手中，只要能夠除此妖孽，不惜任何代價，即使要老衲的性命也絕不會哼半個不字。」

老和尚一席話，令康少峯豪情大發，殘琴一掄，嗚嗚之聲大作，正欲飛身上樓，鬼谷谷主伸手攔阻道：「小峯，你要幹甚麼？」

「徒兒打算上樓去把那羣魔崽子趕盡殺絕。」

「不可以，楊賊老謀深算，樓內必有機關埋伏，咱們不能再上他的當。」

「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當然不！」

「那麼，依師娘之見是……」

「先把這道門弄開，看情形再行定奪。」

「他們如再故技重施怎辦？」

「大家小心一點就是。」

鬼谷谷主言之成理，大家遂又拳打脚踢，刀砍劍斬起來。

這次，安然無事，四寸多厚的門板很快就弄出好幾條裂縫來。

羣豪精神大振，又加了三分勁，裂縫亦隨之擴大。

驀然，樓上又抛下一個人來，玉笛金童驚叫道：「慘啦，是少林掌門和尚。」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忙不迭地閃身暴退。

康少峯却不退反進，彈身而起，希望能救下少林掌門的一條命。

可惜爲時已晚，慌亂中，當小峯奮力抱住智通的腰時，老和尚的下半身已撞上門。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智通血肉之軀的兩條腿居然將大門撞出兩個洞來。

却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膝蓋以下已全部不見，變作了血漿，肉泥，骨粉。

這還是康少峯搶救及時，不然那還有命在。

將昏迷不醒的智通放在地上，康少峯的臉色更加沉重。

樓下慘雲密佈，無計可施。

樓上波譎雲詭，聲息全無。

大家都是冰雪聰明，足智多謀之人，此刻却一籌莫展。

玉笛金童道：「小峯哥哥，你看現在該怎麼辦？」

康少峯字斟句酌道：「以眼前的情形看，咱們不能冒險攻門，必須改弦更張，另闢蹊徑。」

病叟龍雲不以爲然：「谷主說得對，樓上定有機關埋伏，除了破門而入外實在別無他途。」

康少峯振振有詞道：「龍前輩！剛才大門尚未打開，少林寺的兩位禪師便已一死一傷，如再不適可而止，武當派的一清一風道長，白龍莊的衞莊主，還有小燕姑娘，很可能都會做了枉死鬼，中了楊賊借刀殺人之計。」

病叟龍雲欲辯無詞，羣俠六神無主。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無論如何，總不能就此作罷呀。」

康少峯道：「事實如此，恐怕不得不另起爐灶。」

「拙見以爲，小心從事也許不會重蹈覆轍。」

「問題的關鍵不是咱們不小心，而是對方看得準，拿得穩，根本防不勝防，縱有一千一萬個小心，還是無濟於事，下一個也許就是一清道長或呂姑娘。」

九州羅漢道：「以小施主之見又當如何？」

康少峯略作沉吟，道：「在下以爲，不如暫且退下，先把智通掌門救醒，看能否得到一些大樓內部的情況。」

諸俠展目四顧，智通昏迷不醒，武當一塵和鐵掌趙峯功力未復，左慧姑至今情況不明，地上屍積如山，大家也力盡筋疲，的確需要稍加整頓，齊皆頷首稱善。

心意一決，隨即付諸行動，九

州羅漢抱起智通掌門，跟着大夥兒退至廣場中央。

玉笛金童驚「咦」了一聲，大聲嚷嚷道：「咦，奇怪，血女怎麼不見了？」

經他這麼一提，康少峯這才發現，血轎停放之處已空空如也。

血女幾時走的？從甚麼地方離開？無人知曉。

康少峯道：「走了也好，省了許多麻煩，此時救人要緊，其他的事暫且別談。」

鬼谷谷主古道熱腸，給智通掌門連服了兩顆靈丹。

九州羅漢早已將智通師侄的雙腿經脈封住，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幫他行功療傷。

鬼谷谷主心繫女兒安危，正要過去察看，康少峯望了鬼見愁傅宏一眼，道：「師娘，可否給徒兒兩粒靈丹？」

「甚麼？你要救他？」

「是的。」

「此人作惡多端，罪該萬死，這……」

「救醒鬼見愁，也許可以從他口中得知樓中奧秘。」

鬼谷谷主暗道一聲：「慚愧！」交出兩粒靈藥，立與玉笛金童雙雙越過壕溝。

康少峯撬開傅宏緊閉的牙關，把藥丸塞進去，還附掌丹田，助他行藥活血。

大樓上下靜悄悄地，沒見有人走動，亦未聞有任何聲音。

羣豪也沒閑着，有的幫人行功療傷，有的在養精蓄銳，爲更險惡的搏鬥預作準備。

猛聽鬼谷谷主在對面驚叫道：「小峯，你把鐵箱子拿走沒有？」

康少峯神色一緊，道：「沒有呀，師娘是說那鐵箱……」

「糟糕，鐵箱已不翼而飛。」

銀圖秘籙乃武林瑰寶，非同小可，康少峯不假思索，馬上飛身而過。

左慧姑仍靜靜地躺在那裡，呼吸均勻，氣色亦佳，看情形很快就會醒過來。

身邊空空蕩蕩的，那還有鐵箱子的踪影？

此事關係重大，康少峯神色緊張，道：「師娘，可知銀圖是幾時失落的？」

鬼谷谷主搖頭道：「我也是剛剛才發現，確切的時間不得而知，可能是在咱們攻打大門的時候被人摸走的。」

「血轎大概也是那時候離開的，會不會是血女師徒所爲？」

「師娘亦有此同感，血女此次重履江湖，追回銀圖秘籙必然也是主要任務之一。」

「不對，此事疑雲重重，仍有許多費解之處。」

「那裡有問題？」

「小峯早已表明，殺了楊威，毀滅幽冥教之後，定將寶圖奉還，血女已滿口答應下來，於理不會突然變卦才是。」

「血女並不知銀圖在你身上，臨走時發現鐵箱子，順手帶走，也是很自然的事。」

康少峯堅持己見道：「不！假如血女確知銀圖在徒兒身上，不會僅單單攜走八幅，一定會追究另外十六幅的下落。」

鬼谷谷主聽他說得絲絲入扣，頭頭是道，也覺得事有蹊蹺，道：「莫非是被楊賊奪去？」

「也不對，若是此獠所爲，慧姐早已沒命，甚至會把她活活擒去，敲詐勒索咱們。」

「你的意思是偷走寶圖者另有其人？」

「不錯，另有其人。」

「可是，是誰呢？」

二人却茫然了。

玉笛金童突然驚叫道：「哎呀！慧姑姐姐的身上有一隻蠍子，不知是從那裡爬來的？」

蠍子乃五毒之一，二人倒抽一口寒氣，定目處，果見左慧姑的心口附近有一隻通體烏黑約兩寸多長的毒蠍子。

（未完‧卅二）

義海搏命

上文提要：君不邪等人爲了套問出玉獅子收藏地方，便將「魔刀」石升倒吊在樹上，他只好說出藏在總瓢把子的內書房。神偷李凱欲盜玉獅子，天公作美下起大雨，他才順利摸進莊，驚險萬狀將玉獅子偷到手，欲渡江回去，碰到一對老夫妻，不料喝下薑湯被迷倒，被搜出玉獅子，兩老脅迫李凱帶他們去找君不邪，因爲只有他才知道司馬太白在甚麼地方……



發誓他日索回眞　物歸原主方知假

「阿邪，這兩個老傢伙是誰？如是敵人交給我。」

屠仁接道：「分我一個。」

君不邪道：「是兩位老前輩，只不過在未証實是敵是友之前，我們要君子風度，莫忘禮貌。」

這時候，介子仁拉着老伴，道：「老太婆，後浪太猛，前浪消失，江湖一代換新人了。」

介老太道：「眞洩氣，你我也認輸！」

介子仁道：「我們走吧，算是白忙忽了。」

介老太看看李凱，道：「小子，你們贏了，你是不是打算討回你的銀子？」

李凱一笑，道：「那銀子算什麼，花光再找，至少你二老送我過了江，對不對？」

介老太道：「也算識相。」

她當先往柳條溝外走去，介子仁對君不邪道：「見了司馬太白，提提我二老，哈……」

他也跟着匆匆就走，刹時間走得無影無踪。

＊　＊　＊

君不邪忽然大笑起來。

「哈……」笑得開心極了。

「哈……」君不邪笑，牛天剛與屠仁二人更是笑，因爲君不邪笑了。

你如果問屠仁與牛天剛二人笑什麼，他二人必會說，君不邪笑，他們當然也笑。

李凱未笑。

自從李凱回來，自從他見了君不邪，他就沒有笑過，他想哭。

李凱現在就在抹眼淚。

君不邪笑着笑着不笑了，因爲他發覺李凱在抽噎。

抽噎加上眼淚，李凱必然遇上什麼令他傷心的事了。

君不邪走過去，他愉快的拍拍李凱肩頭，道：「阿凱，你替我又把玉獅子找回來，這是大喜之事，你怎麼了，是不是喜極而泣呀？」

牛天剛道：「個偷兒，立了功，是不是還要咱們叫你一聲二大爺？」

屠仁道：「別理他，且進去林中，林中還有個白虎堂的二當家石升。」

李凱突然大叫一聲，道：「菜園張已被官府拉去菜市砍頭了，我怎麼不哭！」

君不邪三人幾乎發昏倒地。

哥兒四個忽的擁擠又抱在一起，哇啦哇啦大哭起來。

於是林中忽的凄風慘慘，滴淚成行。

牛天剛還搥胸頓足，聲淚俱下的道：「張川，你死得眞寃吶！」

屠仁忽的把手去拉、去抱，因爲君不邪昏倒下去了。

李凱幫忙扶起君不邪，飲泣吞聲的道：「阿邪，阿邪，醒醒……」

君不邪醒來。

他忽的搥胸頓足，痛不欲生的道：「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一輩子也不安心吶！」

屠仁道：「他奶奶的，官家不仁，咱們不義，阿邪，幹了！」

君不邪道：「官家少數敗類，這個仇當然得報。」

他吃力的抬頭看看四週，又道：「我的好兄弟們，咱們還是不能亂了陣脚。」

他抹去眼淚，道：「按計劃進行吧！」

當先往林中走去，四個人到了林中，那個在樹上的白虎堂二當家立刻大叫：「他娘的，你們得到玉獅子了。」

李凱道：「不錯。」

石升道：「所以你們高興得大哭？」

牛天剛火大了，他對君不邪道：「姓石的如何處置？宰了？」

君不邪尚未開口，石升已大叫道：「喂，你們雖是烏合之衆，難成氣候的潑皮，可也得講求江湖規矩，我已對你們說了玉獅子的藏處，而且你們又得了手，應該是放石大爺走人的時候了，難不成說話當放屁呀！」

君不邪沉聲道：「咱們放你。」

他叫牛天剛把石升由樹上放下來，牛天剛大是不甘心，只不過君不邪的交代，他只有聽命了。

石升被放下地，君不邪一掌打過去。

「喲，你打人！」

君不邪叱吒：「娘的老皮，說來說去都是爲了玉獅子，前後害死我兩個好兄弟。」

他此言一出，屠仁奔上前便是出腿踢過去。

那牛天剛抓起石升往地上摔。

石升大叫：「打死人了吔！」

屠仁又是踢又是打，半晌才住手。

君不邪咬牙，道：「你給老子帶個信，回去告訴王偉山父子，叫他們千萬別被咱們堵住，否則，看我怎麼收拾他。」

李凱一聲吼，道：「你還不滾！」

石升道：「我怎麼滾唷，你們不把老子的繩子解去。」

李凱心中想笑，只因爲此刻不該笑。

他出刀挑斷石升身上的繩子，突然出腿踢過去。

「滾！」

石升這兩天的罪受大了。

他乃南京最大幫派的白虎堂二當家，受此一番折磨，他的心中想殺人。

仇恨已埋在他的心中，光棍不吃眼前虧，他咬着牙，苦撐着往柳條溝外走了。

＊　＊　＊

君不邪見走了石升，他對李凱三人道：「這地方暫時不能住下去了，得換個地方。」

李凱道：「我認識山海幫的朋友，他們的堂口在浦口，我帶大伙前往。」

君不邪道：「咱們這是同白虎堂，甚至官家卯上了，又何必拖上人家山海幫。」

屠仁道：「不如回去閻王灘吧！」

君不邪想了一下，道：「也罷，你三人在閻王灘等我回來，我把玉獅子交給司馬老前輩，立刻趕回來。」

李凱道：「趕回來爲張川哥和在山哥報仇。」

他提到死了的二人，聽得君不邪三人又撫面哭出聲，汨汨眼淚落下來。

於是，四人一齊往柳條溝外走去。

那君不邪交代李凱等在閻王灘去住下來，要準備吃的用的東西，千萬別隨便走出來。

就在四人前往上路途中，迎面忽的來了兩輛大車，車轅上插着小藍旗，上面繡着山海二字。

雙方就快照上面，前面趕大車的一邊，有個漢子大聲吼：「吁……吁……」

這是叫拉車的兩匹馬停住的吼聲。

只見自車上跳下一個漢子來，直往君不邪四人迎上來，口中還叫着：「是你呀，李凱老弟。」

來的人眞巧，李大山來了。

李凱很高興的拉着李大山的手，對他道：「快過來，見見我的好哥兒們。」

雙方介紹，李大山十分親熱關懷，聽說要暫時找地方住幾日，他笑開懷了。

「李兄弟，上車吧，咱們這是趕着大車去合肥，你們不知道，從淮陽山與大別山，有最好的山藥運南京，你們跟着走一趟，大家路上不寂寞。」

李凱道：「來去需幾天？」

李大山道：「三五天就回來了。」

李凱與君不邪，四個人圍在一起打商量，半晌，才見君不邪點點頭。

那李大山愉快極了，他叫身邊趕大車的去後面大車上，他自己掌鞭，李凱坐在他身邊。

屠仁與牛天剛坐在車後面，四條腿垂掛着，咕嚾隆咚的兩輛大車上路了。

山海幫原是水旱碼頭也有份，如今已被白虎堂啃吃一半，山海幫的老爺子白雲山一直忍讓着，可是兄弟們的心中就不服氣。

李大山一心想拉李凱入夥。

這一路上，李大山有許多心裡話吐出來，聽得李凱三人直咬牙。

＊　＊　＊

君不邪匆匆忙忙的走了。

君不邪是奔向太湖的，司馬太白就是躲在太湖北岸的小舟上。

君不邪爲了送還司馬太白的玉獅子，他晝夜不懈的奔了兩天才趕到無錫。

無錫就在太湖岸，只不過君不邪明白，想要見到司馬老前輩，那得等到二更天以後。

司馬太白自從失了玉獅子，他是費煞苦心的東躲西藏，白天幾乎不露面。

君不邪見天色尚早，他投入一家小客棧，先是吃上半斤二鍋頭，然後房中睡大覺。

他這麼一睡，可急壞了兩個人。

那是兩個老人，小客棧裡的兩個老人在抱怨。

「娘的，這小子進店不出來了。」

「咱們暗中跟他跑，三百多里地呀，差不多跑斷兩條老腿了，他娘的。」

這二人可不是別人，乃介子仁老夫妻，二人跟踪在君不邪後面來到了無錫。

原來這二老見君不邪習了司馬太白的武功，初時他二老並不吃驚，準備聯手對付君不邪，只不過當屠仁與牛天剛出現，這二老不聯手了。

於是，薑是老的辣，他二人只稍加合計，便一路上暗中跟來了。

＊　＊　＊

介子仁與老伴二人眞能湊合，二人買了吃的站在遠處街角等，等着君不邪的出現。

這二老直等到二更天，才發現小客棧中出來一個人，那個人的出現，令介子仁二老精神一振。

「他娘的，他可好，吃得飽睡得足，可也苦了我二老。」

「沒關係，只要見到司馬老兒就算不錯。」

於是，這二老立刻跟下去了。

君不邪再也想不到介子仁二老跟來了。

＊　＊　＊

君不邪已奔到太湖岸的另那一段荒蕪岸邊了，就在一片蘆葦岸邊，他開口呼叫了。

「司馬老前輩，司馬老前輩！」

君不邪叫了兩聲，附近有回應。

「是阿邪嗎？」

君不邪笑應道：「司馬前輩，恭喜你了，我把玉獅子帶來了。」

他話聲甫落，立刻傳來急驟的打槳聲，一條小舟自深草蘆葦中過來了。

那嘰嘰渣渣的打水聲，帶着歡笑，只一聽便知道這人有多麼的興奮，多麼的快樂。

君不邪站在岸邊也笑了。

「前輩，小子我不負你老的期望，總算達成你老的這個任務了。」

「哈！」

蒼老的大笑，帶着幾分嘶啞與無奈，發自內心的高興，表現了雖老也天眞的意味。

小舟尚未到岸，小舟上的老人已飛落到岸上了。

「從此我司馬太白不但履行付託，更可見天日了呀，哈……」

笑着，他伸手道：「拿來，玉獅子！」

君不邪忙自腰帶上解下了小包袱，雙手遞交過去，還解釋的道：「只因怕中機關，玉獅子的絨盒放棄了。」

那老人正是「邪神」司馬太白。

他接過布包，邊解邊笑道：「沒關係，玉獅子最重要。」

君不邪一邊高興的搓着手，他幾乎笑出聲來了。

於是，玉獅子在司馬太白的手上托得高高的，他仰面大笑，道：「玉獅呀，玉獅，我爲你躲了許多年，哈……我再也不用躲了，且等湊齊，老夫立刻上路，哈！」

他忽的比向月亮，口中發出驚訝的「噫」聲。

然後，他急急忙忙又飛到小舟上，取了火種燃起來。

只見他把火種在玉獅子的雙目上瞧着。

左瞧，右瞧，忽的一聲凄厲大吼叱：「他娘的，這是一個假的玉獅子呀，王八蛋！」

司馬太白幾乎要一掌打向君不邪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附近傳來兩聲尖嚎。

「不得了呀，那不是眞的玉獅子，我二老好苦呀，我們快再躲起來。」

隨着這兩聲尖嚎，兩條人影自荒草樹林中飛一般的走遠了。

司馬太白立刻大叫：「介子仁，你們躲遠吶，我實在不想殺人呀！」

原來司馬太白已聽出是介子仁夫妻二人的吼叫了。

君不邪幾又昏倒，好不容易到手的玉獅子，怎麼會是個假的？

司馬太白已氣消一半。

他對君不邪道：「我告訴你吧，眞的玉獅子，其雙目是寶石，

一般人看不清楚，要對準太陽光或燈光，就會發出無數光芒，十分耀眼。」

他大失所望的又道：「君不邪，你小子等一等。」

忽見他四下看一遍，立刻躍上附近最高處。

只見他幾乎站在樹巔放眼四下看，尤其是無錫的方向，看得更加仔細。

然後他又躍回來，道：「君不邪，你小子怎麼如此不小心，這一回是被江南雙魔暗中跟踪而來，如是上了那王偉山的當，他跟來了而他又掏出眞的玉獅子叫我聽命於他，小子啊，老夫這麼多年的潛逃，就功虧一簣了。」

君不邪道：「王偉山有什麼可怕的，他已被我打瞎一目，受了重傷。」

司馬太白道：「他仍然活着。」

君不邪道：「何不正面與他搏鬥？」

司馬太白叱道：「搏鬥？玉獅子在他手中，我早已投鼠忌器了。」

君不邪道：「不信他有玉獅子就了不得了。」

司馬太白道：「玉獅子本身乃是信物，老夫在玉獅子身上發下誓約，誰取到這玉獅子，老夫就會爲這人辦三件事，絕不食言，唉，眞不幸玉獅子落入可惡的王偉山手上，天南瘋虎手握玉獅子，他吃定我了。」

君不邪道：「能起誓，也能毀約，這種事江湖上天天有發生。」

司馬太白叱道：「你小子叫老夫食言？」

君不邪道：「又怎樣？」

司馬太白叱道：「小子，這話不應出自你口裡，江湖上講的是信義爲重，無信而不立，一旦失約，名譽掃地，老夫雖邪，但還混了個『神』字，人稱『邪神』，若是失去信義，便會被人稱做『邪魔』了，老夫不幹，你少混蛋！」

他忽的雙目一厲，又道：「小子，你是不是打算失信於老夫，不管老夫的事了？」

君不邪忙搖手，道：「當然不會，絕對不會，永遠也不會。」

司馬太白大爲放心的道：「今夜這件事不能怪你，只因我忘了把這玉獅子的本身特點告訴你。」

他頓了一下，又道：「王偉山一代江湖梟雄，如果不是白虎堂人多勢衆，殺手雲集，早有人殺他了。」

君不邪仍然想聽聽玉獅子爲什麼困住司馬前輩，而司馬前輩爲什麼發下誓願爲擁有玉獅子的人效命三件大事，只可惜好像是點到即止，未再詳細的說下去。

果然，司馬太白接道：「王偉山太狡猾了，他必然暗中命人爲他雕刻出同樣的玉獅子，小子，小心再上當，需知姓王的手下能人多。」

君不邪道：「前輩，我兄弟四人已同白虎堂誓不兩立了，便是他娘的官府又怎樣，他們仗官欺人，咱們一樣出刀，哼！」

他冷哼連聲，又道：「不就是一條命嗎？」

司馬太白道：「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也！」

他忽的抓緊君不邪，又道：「小子，老夫不管你是殺官還是去殺白虎堂的人，找回老夫的玉獅子來。」

君不邪道：「當然，當然，老前輩，殺人第一，找玉獅子爲先吶！」

司馬太白聽得大悅，道：「好，好，還算你小子有那麼一點良心，快走吧，這玉獅子……」他忽的抛入太湖中去了。

司馬太白躍身飛起，半空中擰身落在幾丈外的小舟上，刹時不見了。

君不邪有些失落感，他很想同司馬太白聊一夜，然而司馬太白走了。

君不邪當然更失望，弄了個假的玉獅子！

他這幾天也實在是空歡喜一場。

人啦，如果突然失望，這個人就會更沮喪。

君不邪就十分沮喪得幾乎抬不起脚走路了。

就在一陣失望中，他忽然想到了李凱、牛天剛，還有個屠仁，他們三人不是去了合肥了？

君不邪想到李凱兄弟三人，他的精神又來了。

君不邪大吼一聲如野豹，拔身就往回奔去。

君不邪還不知道李凱三人是否已自合肥回到浦口。

君不邪的心中想到李凱三人，他多少有些安慰，因爲這些人比親兄弟還要親幾分。

＊　＊　＊

秋風帶霜意，落葉滿山飄，從合肥回浦口或南京，有幾十里是山路。

淮陽山區就是這一帶。

兩輛雙轡大車相繼往山坡盤去，那吃力的健馬張口噴着白沫，呼叱呼叱的拉着大車。

兩輛大車原只有四個漢子，如今是七人。

原來這兩輛大車上是浦口山海幫的大車，他們由李大山押着往合肥運藥材回來了。

從山下開始，李凱三人就下車

慢慢往山上行，爲的是叫馬匹也輕鬆輕鬆。

前面趕大車的李大山還衝着車後走路的李凱三人，道：「慢慢上山啦，咱們在山頂等三位。」

李凱回應着：「快走啦！」

兩輛大車馳得快，三人後邊慢慢行。

李凱三人故意慢下來，只因爲三人有事要商量。

那李凱道：「我的好兄弟，這一路上人家對咱們眞客氣，當自家人一樣對待。」

牛天剛道：「那是有目的。」

屠仁道：「還不是想咱們加入他們山海幫嗎？」

李凱道：「如是平日，咱們値得考慮，只是如今已大爲不同了，咱們同白虎堂卯上了，便官府也幹上了，一旦加入山海幫，必拖累他們。」

他頓了一下，又道：「雖然，李大山拍胸不在乎，什麼倒灶的事也敢擔當，可是，咱們不忍吶！」

屠仁道：「常言道得好，寧爲雞口，莫爲牛後，咱們四個人誰也不是聽命於人的漢子，兄弟們在一起，推心置腹，忠肝義膽，活得自在，吃睡舒坦，幹什麼要找個繩子套在自己脖子上。」

牛天剛已點頭，道：「對，我同意屠仁的意見！」

屠仁又道：「再說，咱們三個也做不了主，那得等阿邪回來再說。」

李凱也點頭了。

哥兒三個把話敞開來，彼此說個清楚，再看兩輛大車，早已不見了。

＊　＊　＊

大車不是走遠了。

兩輛大車停在山坡上的大道邊，那兒有三棵大槐樹，槐樹下面有個茶棚，賣茶的是半百老人。

這老人眞客氣，攔下大車就是笑。

「幸苦了，辛苦了，停下來喝碗茶。」

不用這老者叫，兩輛大車已停了下來了。

兩輛大車四個人，那老者把個包了棉被的茶壺蓋子打開來，熱呼呼的杭州菊花茶，令人口中生津。

那老者把四碗熱茶送過去，李大山對那老者道：「再來三碗。」

老者一笑，道：「好，再來三十碗也有。」

老者掀開茶缸去舀茶，李大山對另外三人道：「你們先喝，我等他三人來了一齊喝。」

老者又舀出三碗茶，忽然回頭一瞪眼。

「怎麼，你們還有三人吶，何不等他們到了一齊再喝？我等……」

另外三人已呱嘟呱嘟的喝起來了。

李大山四人並未把老者話放在心上，還以爲老者是好意，那李大山要等李凱三人到來一齊喝，那也是他很在意同李凱三人這幾天建立起來的交情。

就在這時候，另外三人已臉色大變，冷汗冒了出來。

三個人不約而同的抱緊了肚皮，其中一人痛苦得大叫：「有毒，砒霜！」

李大山一聽大吃一驚，車上抽出刀來了。

不料老者已哈哈笑了。

「眞他娘的造化弄人，誰死誰活上天定。」

只這兩句話，三個漢子已「噗通通」的倒下地，仔細看，果然是砒霜摧六腑，七孔均出血。

三個人死得慘，李大山幾乎不相信這個事實，只見他暴吼如虎，先是抓起茶碗砸過去，他砸了個空，然後舉刀撲上去，不料那老者了得，伸手猛一撥，李大山幾乎斜出一丈外。

那老者嘿嘿冷笑，道：「你小子差遠了。」

他忽的撮唇吹口哨，附近山石後立刻奔出四個黑巾包頭黑衣大漢。

這四個人一邊走一邊拔刀，其中一人，道：「齊爺，只此一人，交屬下砍！」

四個人擧刀殺向李大山，那姓齊的道：「不，這小子我收拾，他們還有三個人，就快上來了。」

四個人一聽轉頭看，半山坡上果然來了三個人。

李大山已敞開大嗓門大聲叫起來。

「强盜呀，有强盜呀，李兄弟，快來呀！」

這聲音早傳到山坡下，果然，那李凱吃一驚，當先拔腿往山上奔來了。

屠仁邊走邊拔刀，他也哇哇叫：「穩住，咱們來了！」

牛天剛噢噢叫，他走地有聲似金剛！「他娘的，什麼操的狗强盜！」

山坡上，李大山已躲過那老者十三刀砍，他只是一味的閃又退。

於是，牛天剛三人奔到山上了。

其實這山並不高，坡上有個圓圓的土場子，一邊三棵大槐樹，對面蓋了個半丈高的土地廟。

李凱只一看，便直瞪眼，他厲吼！

「奶奶的，我以爲是什麼强盜，原來是白虎堂的人，竟然扮起强盜了。」

他此言一出，老者不追殺李大山了。

那四個黑衣漢便也退到老者身邊來。

李大山指着地上死的三個伙伴，對李凱三人道：「你們看，我的三個兄弟死得好慘吶！」

屠仁道：「怎麼死的？」

李大山道：「喝了那老傢伙的茶，茶裡有砒霜。」

屠仁再向李凱道：「阿凱，他們眞的是白虎堂的人嗎？」

李凱道：「屠仁，難道你忘了幾次三番都是白虎堂的人馬打扮的？他們就是這個做相。」

牛天剛道：「好險，老子一路走來，正覺口乾舌燥，一心想弄茶水潤潤口吶，這要是一碗毒茶喝下去，奶奶的，我老牛不是同他們一樣的死翹翹了嗎？」

屠仁雙手握刀往老者逼去。

那老者的身邊兩個大漢，見屠仁走來，不約而同的大吼一聲：「殺！」

兩個人併肩撲來，屠仁衝得比這兩個人更快，雙方就快撞上了，屠仁才抖然暴出左手，一把飛刀已扎入一個漢子的肚皮上。

屠仁不再擔心挨刀的漢子，右手尖刀已撥開這人砍來的一刀劈。

就在那漢子直不楞往地上倒的時候，屠仁旋踢一腿，直踢得挨刀漢子滾出兩丈外。

屠仁就在這時候自那人的肚皮上拔出他的尖刀，迎上了另一漢子。

這幾個動作，只在刹那間而已。

屠仁的搏殺，看得老者雙眉一緊，也令另外兩個漢子揮刀衝上去。

牛天剛便在這時候堵住那兩個漢子。

牛天剛吼罵：「他娘的，休忘了牛大爺在此，想幾個打一個呀，那是下三濫不要臉幹的！」

「殺！」

兩個漢子齊聲喊殺，兩把刀中途砍向大個子牛天剛。

牛天剛手握特號砍刀，一招秋風掃落葉，兩把刀早被他砍得往半空彈去。

牛天剛不等這二人轉身逃，反手斜殺，鮮血直標，一個漢子從斜肩連到後背，那一道刀口尺半長，「轟」的趴在地上不動了。

「噢！」

這一聲來自屠仁那面，屠仁殺法殘忍，只見他正自從一個漢子胸口，慢慢的往外拔刀，然後他急轉身，一道血雨似箭，差幸未標在他面孔上。

屠仁的身法快，當他剛站定，人已在那老者面前了。

屠仁未出手，他衝着吃驚的老者嘿嘿笑。

忽的，附近傳來「叮噹」響中，又一個漢子歪在大樹邊，半張臉被牛天剛削飛，緊緊的貼在樹身上。

此刻，那老者心驚膽寒的楞住了。

他怎知會遇上這麼三個索命王。

「嘿……」屠仁仍在笑。

老者吃吃道：「你想幹什麼？」

李大山過來了。

李大山指着大車邊，吼罵道：「我操你十八代祖宗，你好像專門等着坑殺爺們！」

老者半挺胸，道：「你少吡唬，娘的，老子報上名號，你們山海幫屁滾尿流！」

李大山突然出手，他兩個大嘴巴，打得老者立刻灰臉變紅臉。

李大山叱罵：「娘的老皮，死到臨頭猶逞口舌之能！」

老者似也豁出了，他回罵：「王八蛋，沒毒死你，那是你的狗命長，老子們乃是白虎堂合肥分堂的人馬，原本打算明着挑了你們山海幫，因爲南京浦口隔長江，有道是『臥榻之地，豈容他人酣睡』，只不過咱們還是慢慢的吞噬你們，叫你們山海幫自然消失，如今……」

李大山咬牙道：「咱們老爺子已把浦口漁市場放棄，放手讓了你們，娘的，你們連咱們求生的山藥販運也橫加阻殺，可惡啊！」

忽聽屠仁道：「對付可惡的人，你應該怎麼對付？」

他再指指車邊死的三個山海幫兄弟，又道：「對付曾坑殺你好兄弟的惡人，又怎麼對付？」

一怔，李大山道：「叫他死！」

屠仁道：「要一個惡人死，不只是說說而已吧？」

又是一怔，李大山擧刀未殺。

屠仁又道：「這老人好像還追殺過你，是不是？而且殺得你拚命逃，對不對？」

李大山重重點點頭。

李大山仍未出手殺那驚怒交加的老者。

老者忽對屠仁道：「朋友，你今如果放我齊公元一馬，他日我有回報。」

屠仁不理姓齊的，他又對李大山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人在江湖行，義膽不能拋，他殺不了你，你能放過他嗎？」

忽聽李大山道：「我懂，屠兄弟，我什麼都明白，只是我又不能不聽咱們當家的白雲山老爺子交代，絕不可以正面與白虎堂的人起衝突，尤其是殺人。」

李凱冷冷道：「婦人之仁，怎能領袖江湖兄弟？」

他指着地上死的三個兄弟，又

道：「你不爲他們報仇，算得什麼好兄弟？」

李凱有些聲色俱厲了。

李大山衝着齊公元大吼：「你爲什麼設計毒死我的兄弟們？」

他忽的走過去，舀了一碗茶端來。

只見他帶着茶碗，道：「喝下去，娘的，喝下去！」

齊公元皺皺眉，他接過碗來，道：「好，這也算是報應，我喝！」

他張口呱嘟呱嘟的一口氣把一碗茶喝下肚子裡。

這光景看得李大山楞然。

李凱哈哈笑：「報應眞快呀！」

忽的，齊公元雙手捧腹，足下跟蹌，尖聲大叫着往林中撞過去，他那模樣，就是中了劇毒的樣子。

然後，他奔到一片草窩中一聲「轟」傳來，人已爬在深草中扭曲一陣，終於不動了。

* * *

搏殺似乎就此落幕了。

死的三個山海幫兄弟被抬上大車，放在山藥材上面，兩輛大車便往山下駛去。

李凱與李大山在前面大車上。

第二輛大車上駕車的是屠仁與牛天剛。

車往山崗下駛了半里遠，屠仁忽把韁繩交在牛天剛手上，道：「先走！」

牛天剛一驚，道：「屠仁，你失心瘋了，你要下車去什麼地方？」

屠仁未回話，飛一般的又上了山坡上。

* * *

林中有響動，有個人影在忙碌。

那人剛找了個林密茂盛的草凹地更把坑加大，然後再把一具具屍體抬到坑中。

這人一面又把一堆割的草，覆蓋在屍體上面，再用石塊壓在草上。

他口中唸唸有詞：「此仇不報非君子，他娘的，白虎堂不是好惹的，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他剛往林外走，也就快走出來了，猛古丁傳來一聲冷叱道：「都埋妥當了嗎？」

那人猛吃一驚，拔刀閃身一個動作，他已跳在林外面來了。

只一看，那屠仁雙手叉在兩腋下，左腿盤右腿，那麼瀟灑自在的背靠一株大樹，衝着那個黑影吃吃笑。

是的，那人正是喝了李大山遞給他一碗毒茶的齊公元。

這位白虎堂合肥分堂的堂主，見是屠仁在此，全身忍不住一震。

「是你！」

屠仁道：「只因爲你那些死了的兄弟們，他們在陰司道上缺少個領隊的，所以，嘿……」

齊公元沉聲吼道：「你，趕盡殺絕不是？常言道得好，得饒人處且饒人，刀握手上好修行，我同你既無往日怨，又無近日仇，你就一定要置我於死地呀，兒！」

他似乎越說越火大了。

屠仁仍然嘿嘿笑，道：「我如果喝了你的毒茶，我去向誰討公道？」

「誰叫你們同山海幫混在一起呀！」

屠仁笑笑，道：「你還眞會詐死，你喝的不是毒茶，那碗砒霜茶，你是怎麼喝的？」

齊公元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屠仁道：「我在領教。」

齊公元道：「我可以告訴你……但……」

屠仁道：「換我放你一馬？」

屠仁頓了一下，道：「好，我答應！」

齊公元道：「君子一言。」

屠仁道：「快馬一鞭！」

齊公元立刻舉起袖子，只見他的左手肘下方有一隻半尺長的小如細筷的管子，管子一端套了個鴿蛋大小的盒子，他半帶笑的道：「我只需手肘略抖，砒霜就會落入茶碗中了！」

屠仁雙眉一挑，道：「這個手段眞陰，你大概以此手段坑過不少人了？」

齊公元道：「死多少，我沒記！」

屠仁道：「好，你活了，你也叫我領教了！」

他徐徐的轉過身子，慢慢的往前走！

屠仁當然是往山坡下走，天空中的太陽還眞燠熱得叫人直叫秋老虎！

屠仁踩着他自己那延長的身影走着，他的背幾乎全部暴露在敵人的眼前。

就在這時候，屠仁的身後有刀光，齊公元悄無聲息的舉刀直劈！

那是個絕佳的偷襲形勢，也是個百分之百會成功的大好機會，齊公元怎麼捨得放棄這種機會？

齊公元也恨透了屠仁！

他的刀幾乎已沾上屠仁的頭頂了。

「殺！」

屠仁就是在此時擰身出刀！

屠仁矮身間，左手尖刀堵住頭上的要命一刀，右手尖刀已捅進齊公元的肚子裡，屠仁也習慣的把尖刀在齊公元的肚子裡攪動！

「噹！」

齊公元的刀落在地上了！

齊公元雙手緊按肚皮：「

你……你是怎麼發覺……的？」

屠仁道：「你，你告訴我的。」

「我？」

「是的！」他指着地面上的倒影，又道：「看到了嗎？你的倒影告訴我的。」

齊公度先是痛苦的左右閃晃，道：「我……便是不偷……襲，你……還是不會放……我……你……叫……老子上當！」

「哈……」

屠仁大笑着走了。

這一回他是眞的走了，便是他身後發出咚的響聲，他也懶得回頭看。

死人有甚麼好看的。

* * *

半山坡上，兩輛大車停下來。

李凱與牛天剛二人拚命的往山上奔來。

牛天剛邊奔邊罵大街：「屠仁這小子，他半道上找麻煩，下了大車就不見了，操！」

李凱道：「你是幹甚麼的，叫他離開你，豬呀，你不是牛！」

這二人邊罵邊跑，剛轉個彎，發現屠仁哈哈笑着往下山路過來了。

李凱奔上去，指着屠仁鼻尖叱道：「你要嚇死人呀，屠仁！」

牛天剛也喘息的道：「坑人不是這麼坑的吧，熱呼呼的天，再叫我這麼大個子往山上跑！」

李凱又追問：「你幹甚麼去了？」

屠仁笑笑道：「拉屎呀，娘的，拉泡屎也值得你們大驚小怪的，走吧！」

他當先大步往大車那邊行去。

牛天剛拍拍後腦，喃喃道：「狗屎！」

他是在罵自己的腦袋像狗屎，怎麼沒想到這上面。

李凱已奔去李大山的大車上了。

* * *

李凱三人幫忙李大山把兩輛大車趕到山海幫在浦口的騾馬棧，這件事立刻引來三十多名山海幫兄弟。

兄弟們聽說白虎堂如今連山道也想奪，一個個磨拳擦掌要拚命！

酒席擺在棧房的後堂屋，白雲山老爺子匆匆的來到，老爺子已花甲之年，對屠仁三位兄弟，他拉在手上久久不放鬆！

「我聽大山說了，三位助我山海幫，我白雲山心存感激，快坐下來。」

席開五桌，浦口山海幫的兄弟到了大半。

幾十個山海幫兄弟直把牛天剛三人當英雄人物，反倒令屠仁三人不自在！

他們怎能稱得上英雄，便是英雄，也是窮途末路的英雄了。

黑道上，白虎堂不會放過他們，官家更是抓得緊。

酒席上，菜過五道，李凱這才開口了。

「白老爺子，你們山海幫賺的是苦水銀子，正遇上一心想吞你們的白虎堂，只不過常言道得好，『人善人欺天不欺』，『困龍也有升天時』，守着規矩過營生，兄弟們過的是太平日，吃的是太平飯！」

他見大伙瞪眼看着他，笑笑：「我們同白虎堂的人卯上了，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

他見有人驚呼，笑笑，道：「便是官家也一樣的幹上了，南京城在抓人，老實說，官家抓的就是我們四個好哥兒們！」

他此言一出，白雲山老爺子也吃驚。

同白虎堂幹上猶可說，同官家幹上活不長！

白老爺子道：「好兄弟，聽你說的話，難道南京府衙的那些捕快們，也是被你們殺的了？」

李凱道：「一點也不錯！」

白老爺子一聽，臉色大變！

聽到的人均吃一驚。

白老爺子道：「民不與官鬥呀！」

李凱道：「官逼民造反，歷來都有！」

白雲山道：「兄弟，前日我老人家也被叫去府衙，官家要我注意你們行踪，有了任何消息，立刻去報知，若有窩藏，格殺不赦！」

屠仁已站起來了！

「咱們走！」

牛天剛也應聲而起。

白雲山哈哈一笑，道：「坐，坐，三位但放寬心，我姓白的再是豆腐渣，也懂得屎香屁臭，咱們均是江湖人，江湖打滾，就得恩怨分明，如今在座的均是山海幫忠義之士，別說沒有暗通官家，便是三位住在我這棧房中，兄弟們只有拚死掩護的行動了！」

白老爺子舉杯，又道：「兄弟們，大家一齊乾，這就算一家人了。」

他這話至情至性，屠仁三個也受用。

三人舉杯齊稱謝，暫時住在棧房中了。

他們與君不邪有約定，約在浦口山海幫會面。

* * *

有句俏皮話，「鷄抱鴨子——白費力氣！」

這話正應在君不邪的身上。

君不邪一路上比個喪家之犬好不了多少，嘆着氣奔回來了，君不邪過了長江到浦口，他正在渡口上

附近左右看，忽聽遠處鑼鼓聲傳來。

這些鑼鼓聲調令君不邪一怔，他心中想：「眞像是夫子廟前拉場子玩把戲的張家班。」

君不邪被這鑼鼓聲吸引住了，不由得往發聲的地方走過去！

那是個土場子，場子一邊是座城隍廟，場子上不只有玩把戲的，還有說書拉唱的也不少！

城隍廟對面是個戲台子，大戲才剛開鑼！

君不邪不用打聽，就知道今天浦口有廟會。

人叢中，君不邪剛擠進去，人頭上忽的閃掠一個人，那個人一掠一閃翻觔斗，君不邪一看就笑了。

「阿燕，眞好身段！」

君不邪擠過去，他雙手叉腰微微笑。

是的，正在繩索上表演的女子，就是張小燕。

張小燕在繩上連翻三個觔斗，那身段之美，之妙，看得人們拍手叫！

這其中有個年輕漢子叫的聲音也最高吭有力！

這年輕人身邊還有兩個漢子左右站，只要年輕人叫好，他二人立刻叫好，早已引得繩子上的張小燕斜目睨視！

場邊的鑼鼓忽停，張小燕輕靈的躍下繩索，有兩個漢子緊接上場，玩的是單刀破花槍！

最後的節目由張班主上刀山。

那是高杆上拴了兩圈刀子，上圈九把，下圈也是九把，人自軟繩像飛一般的滑上去，然後在上面翻觔斗，由兩個刀圈中穿過，甚是驚險。

只不過，這些動作，君不邪早已看過多次了。

張小燕坐在大箱子上面喘息着，直到最後一個節目表演完畢。

君不邪不能上前打招呼，只因爲他十分明白，官家正在各地方懸了賞銀抓他們四個人，此時去招呼，那不但自身危險，也會連累張家班！

君不邪是不想張小燕出麻煩的。

就在這時候，忽有個漢子走近張小燕，他笑得十分愉快，道：「姑娘，夜晚不演把戲，咱們程少爺請你們去鴻運酒樓吃大菜，請賞面！」

張小燕指指剛下高杆的老者，道：「同我爹去說！」

張班主笑瞇瞇的過來了。

「甚麼事？」

那人對張小燕他爹道：「咱們程少爺今晚在鴻運大酒樓請你們喝酒，賞面吧！」

他還指向對面正自點頭微笑的年輕人。

張班主一看，半晌才問：「爲甚麼要請咱們喝酒？」

漢子一笑，看看張小燕，道：「咱們程少爺很喜歡你們的功夫，也算是犒賞吧！」

張班主一笑，道：「那就叨擾貴少爺一頓酒菜了！」

那漢子高興的點點頭，立刻轉向年輕人面前，於是三個人當先往街上走了。

當然是去鴻運酒樓了。

*　*　*

君不邪很高興，因爲他在暗中看得清，張班主先叫他的女兒過江回南京去了。

張班主的江湖閱歷深，只一看那年輕人，便明白這年輕人心中想的是甚麼！

張班主不回拒，但他也不叫他女兒去喝酒！

張班主送走女兒，便帶着他的徒子徒孫九個人，一路找到浦口那間最大的鴻運酒樓來了。

有兩個伙計已等在大門外，見張班主一行來到，直打恭說：「爺們請上樓……」

張班主帶頭走，蹬蹬蹬上了樓，嚄，大圓桌上已擺了酒菜。

那位少年人起身迎過來，兩個漢子也哈哈笑。

「班主，太好了，請入席！」

張班主笑笑，道：「甚麼太好麼？」

年輕人笑了，道：「當然是你們的功夫太好了！」

「謝謝，謝謝！」

大伙入了座，年輕人看得一瞪眼！

他轉頭看身後兩人，其中一人問張班主！

「班主，你們那位在繩索上翻觔斗的姑娘呢？她怎麼不來？」

張班主道：「承蒙關心，我先謝謝，她人有點不舒服，先過江回去了！」

年輕人的臉色也變了。

兩個漢子對着望，張班主却對他的徒子徒孫們吩咐道：「少喝酒，多吃菜，完了回去還要練功夫！」

九個年輕小傢伙立刻大吃起來，一共上了八道菜，盤盤底朝天！

一頓酒菜吃大半，年輕人站起來，他回頭對一個漢子點點頭，那漢子匆匆的走了。

年輕人對張班主道：「夠了嗎？」

一怔，這話說得不客氣，張班主立刻起身抱拳，道：「吃了半天，也得請教少爺貴姓大名，也好他日圖報！」

「程萬里，我爹程定遠！」

張班主一聽心中直叫要倒楣，怎麼惹上白虎堂。

他忙對九個徒弟吩咐：「吃了程少爺的酒菜，你們大家要施禮稱謝，完了過江回去了。」

九個年輕人眞聽話，一個個走到程萬里面前施一禮，立刻就往樓下走了。

張班主也走了，走得心頭噗通跳！

年輕人帶着身邊漢子也匆匆下樓走去，酒樓伙計更恭順，送出大門還鞠躬！

誰敢索銀子！

*　*　*

半圓月斜掛在如洗的夜空，江岸邊只有幾盞油燈在閃爍，張班主帶着他的人往江邊走，忽的一聲厲喝傳來！

「給我打！」

隨着這一聲吼叫，附近奔來二十多個手持長棍的大漢，不分青紅皂白的撲向張班主與他的九個徒弟打上了。

喝打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那位白虎堂浦口分堂堂主程定遠的兒子程萬里是也！

程萬里接着又吼道：「娘的，一個跑碼頭的狗東西，眞不識相，也敢擺你家程大少爺的道！」

他發覺雙方幹得激烈，別看張班主帶了幾個少年郎，可眞正幹起來，持棍打他們的人，也不見得佔他們多少的便宜！

程萬里命身邊漢子道：「他們敢還手呀，去，砍了那個老傢伙！」

「嗆嗆」響起，兩把刀亮出來了！

原是棍棒，如今刀也有了，張班主大吼一聲：「娃兒們，快往江邊跑！」

張班主一人斷後，二十多漢子緊追又打，張班主的頭上至少挨了兩棒，打得他頭破血流！

九個少年要回頭，早被張班主喝住。

「快走！」

九個少年只好往江邊跑，黑暗中忽然傳來一聲吼叫，道：「住手！」

只見一個漢子打橫放過張班主，雙臂箕張攔住追殺過來的二十多名大漢。

「住手，住手！」

有個漢子擁着程萬里過來了！

程萬里上上下下看看來者，冷叱道：「幹甚麼的？」

那漢子淡淡一笑，道：「在下幹甚麼不要緊，要緊的是你們人多，人家只一個，打到最後會打死人的！」

程萬里道：「老子就是要他死！」

那漢子道：「我看人家沒還手，玩把戲的功夫，眞要出手，怕是死的不是他！」

程萬里叱道：「老子們人多，怕他個鳥！」

他再看看那漢子，道：「對了，你是誰？你憑甚麼橫插一手？」

那人道：「路不平，有人踩呀，是不是？」

程萬里冷笑道：「唔，你打抱不平呀，太好了，老子們連你一齊打，看你小子還踩不踩不平的路！」

他退了一步，大吼：「給我砍了這小子！」

「颯！」

「噢！」

好快的一刀，宛似來自九幽一般閃過了程萬里的左肩，一刀連着一條長臂，殺得程萬里立刻昏死在地。

「殺呀，這王八蛋殺了少堂主了。」

「哈……王偉山也是老子幹的，你們這些狗東西，且看老子收拾你們！」

一時間，刀光霍霍，光焰激閃，有刀上了天，有棍被砍斷，緊接着地上又倒了四個。

地上傳來哎呀聲，黑暗中，那些黑衣漢子們一個個急匆匆的逃了。

那漢子冷冷收刀，他往地上狠狠的吐了一口口沫，轉身便往附近走去！

這附近有一家客棧，這人站在客棧門外看了又看，忽的門內傳來一聲喊：「喂，是不是君兄弟呀！」

門外的人已笑呵呵的走近棧房中，他看到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剛從內院走出來的李大山。

李大山甚麼話也沒說，帶着剛回來、又剛殺過人的君不邪往內院中走！

君不邪知道李凱三人必住在後棧房中，他的心中是喜當然也憂。

喜的是兄弟四人快相會，憂的是玉獅子怎麼辦？

君不邪跟着李大山來到後內院，偏房中他推開門，笑道：「兄弟們，看是誰來了！」

房中果然是牛天剛三人。

那間房中是個木板床，好像三人睡一起，一個方案上面堆的也齊全，兩壺酒，一堆鹹花生，鴨翅膀一包，還有豆乾牛肉乾，哥兒三個在喝酒吶！

牛大剛往外看，立刻哈哈笑道：「阿邪回來了，哈哈，快進來！」

李凱道：「大山兄，快去弄兩個熱炒來，我們阿邪這一路好辛苦！」

（未完・七）

上文提要： 三奇中之一「盲道人」帶着陰美華來見小原，曰其受呂景文偷襲救下她，以陰美華脅迫小原，為救陰美華，小原教了他一招錢洞絕招。原野與陰美華顚鸞倒鳳之際被「盲道人」制住，無奈何只好再送一招絕學，正在比劃「瘋和尚」背後施襲「盲道人」，他負創而逃……楊金虎告訴原野，陰美華有野心，小原將信將疑，後兩人去賭，碰到一年輕人名李照……



風塵俠侶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卑躬曲膝任差遣　為索錢洞怪武功

楊金虎道：「『瘋和尚』，你不必侍候，由於你身上逆風臭四十里，你退到牆角去就成了。」

不叫他倒酒，他不由一喜。

「『瘋和尚』，你要是反抗，我就叫小原只傳別人絕技，不傳給你。」

這一手還眞靈，「瘋和尚」什麼都不怕，就怕這個。

他心不甘情不願地退到一角去了。

這工夫應該輪到呂景文了。

恰巧樓上處有兩個人探上頭來觀看，呂景文抓到了機會，大喝一聲「給我滾上來！」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七子」中的「風雲子」和「無本商人」金萬廸，他們「七子」屈居「三奇」之下，鬱鬱而不得志。如今「三奇」吃癟，倍受侮辱，他們當然高興了。

這一聲大喝把二人震得一跳，不知如何是好。

上去吧，必然受辱，下去吧！恐怕非出醜不可。

由於樓下已集了數十人看熱鬧，他們以為二人在樓下出醜，就不如在樓上丟人好些了，樓上畢竟人少。

「怎麼？你們二人不上來？」

二人以為，僅是一個呂景文，他們二人應付得了，上面還有「瘋和尚」和「盲道人」，當然還有小原和楊金虎。

楊金虎之父乃是「七子」中人，也許會賣個人情。

二人上了樓，呂景文反應快，這就叫着廢物利用，道：「你們兩位為原少俠和楊少俠佈菜，再滿上一杯酒。」

這一來，呂景文就不必親自動手了。

讀書的人畢竟腦子靈活些。

風雲子道：「呂大俠，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呂景文厲聲道：「第一，你們二人素日作惡多端，其次，剛才在梯口賊頭賊腦地討人厭，理應受罰！」

「無本商人」金萬廸道：「呂大俠，是誰賦予你們的權力，如此囂張狂妄？」

呂景文道：「老市儈，你不服嗎？」

「我只是看着不大順眼而已。」

呂景文一出手就是「開門引火」，金萬廸措手不及，往後一退，滾下樓梯直到樓下。

呂景文道：「上來！」

「風雲子」一看，乖乖，眞有一套，好漢不吃眼前虧，只有認了，和金萬廸為兩小篩酒佈菜。

呂景文道：「你們二人負責，動員你們『七子』七人，隨時聽我們三人差遣，不得推拒。」

金萬廸道：「其餘五人幹不幹可沒有把握。」

「盲道人」道：「不合作者格殺勿論！」

金萬廸和「風雲子」只有點頭，二人輪流為兩小敬酒，「盲道人」就不必再敬酒了，這工夫陰美華上了樓。

小原道：「妳來幹甚麼？」

「怎麼？我不能來？」

小原道：「我的事妳別管！」

「我不許你再把絕學傳給別人！」

楊金虎道：「妳管的事也未免太多了吧？」

「你是甚麼東西，滾下去！」

楊金虎道：「我不是甚麼東西，妳是甚麼東西？」

陰美華要出手，小原道：「算了！」

「算了？你沒看到他侮辱我？」

「妳不也侮辱過他？」

「怎麼？你偏袒他？」

小原不耐的揮揮手，道：「我的事我自己會處理，妳就不必多操心了，妳何不落個清閑！」

陰美華道：「你被小人包圍了而不自知，我怎能不管？」

小原大聲道：「不要妳管妳就別囉嗦，惹火了我，我就不再回去了，聽到了沒有？」

陰美華看看楊金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她知道八成是楊金虎背後說了她的閑話。

可是她想不通，小原怎麼會信任這小子。

陰美華負氣下樓，但又忍不住，道：「小原，我是為你好，別讓人把你的絕技全部挖了去……」

「我知道！妳請吧！」

楊金虎道：「小原，我眞佩服你！」

「盲道人」道：「原少俠，楊金虎只怕也不是和你一條心，人所共知，這小子的行為一場糊塗！」

楊金虎道：「盲道人，我X你娘！」

「盲道人」要出手，小原道：「幹甚麼呀？」

「原少俠，你聽到他罵我對不。」

小原道：「像你們這種人會在乎這個嗎？」

「盲道人」氣唬唬地作罷。

呂景文道：「何時送給我們一兩招？」

小原道：「馬上就可以辦到，就由尚和風傳你們第二招吧！」

「瘋和尚」道：「我把第二招傳給他們，我自己不是甚麼也未得到？」

小原道：「以後我還會傳給你們，但一定要乖乖聽話，誰調皮就不傳給誰。」

「三奇」學乖了，只不過在這兩個「七子」面前伏首貼耳比聽這兩個小子指揮更不是滋味。

呂景文道：「那就請指示任務吧！」

「你們分頭去找一個年輕人。」

「甚麼樣的年輕人？」

「身材和我一樣，有夢遊症，武功不錯，頭頂上有顆紅痣，年紀也在二十左右光景。」

「盲道人」道：「只有這樣如何找到人？」

「如果好找，還會要你們找？」

「瘋和尚」道：「太難了！」

呂景文道：「這似要到澡堂子去找。」

「對對！」小原道：「那就對了！」

「盲道人」道：「貧道還湊合，『瘋和尚』一生只洗了一次澡，他從不進澡堂……」

小原道：「尚和風。」

「少俠有甚麼吩咐？」

「自即日起，你要開始洗澡……」

「少俠，我甚麼都不怕，就怕洗澡。這樣好不好？自即日起，來見少俠時，身上洒些古龍水。」

「不行！古龍水洒在你身上，那味道更糟！」

「瘋和尚」道：「好吧！洗澡對我可是一件大事。」

楊金虎道：「你可以選個黃道吉日開始洗澡。」

小原道：「你們去吧！有了眉目就儘快報告。」

不一會都走光了。

金萬廸和「風雲子」倒楣，他們要負責去說服「七子」中另外五人，統通由「三奇」指揮，然後去找那個年輕人。

他們以為這是拿着雞毛當令箭。

「七子」中人以為「三奇」供人驅使，總還有點代價，他們七人却是白白地跑腿，甚麼好處也沒有。

金萬廸和「風雲子」找到另外五人時說了一切。

這些人之中只有「棍王」毛嵩不來這一套。

他不想學別人的武功，也絕不供人驅使。

金萬廸道：「老毛，這可要由你自己負責了！」

毛嵩道：「我的事也從不要別人負責！」

毛嵩走了。別人都沒有走。

楊啟宇道：「二位是說犬子和小原在一起？」

「風雲子」道：「可不是！他還很神氣哩！」

「豹娘子」道：「要我們跑腿也可以，他們各學了兩招『錢洞』絕

學，送我們一招就成了！」

「甚麼？」金萬廸道：「咱們也要。」

「雷道人」道：「我們就不能要。」

雷道人道：「只怕『三奇』不甩咱們。」

楊啟宇道：「笑話，要咱們跑腿，又不給好處，天下那有這種事，他們高明，也不怕楊某的毒嗎？」

「趕月叟」道：「對，只要咱們七人一條心，咱們也能要到一兩招『錢洞』的絕學，但一定要團結！」

＊　＊　＊

小原的記憶在逐漸恢復中。

只不過他還會爲人唱輓歌。由此看來，他當然還沒有完全恢復，而且每想起一招，一定會傳給陰美華。

楊金虎隨時提醒他，不要再傳給她了。

似乎小原經常會忘了楊金虎的警告。

現在，陰美華已學了六招。

「小原，你過去說過，在你未失去記憶前，全部只會七招『錢洞』的武功是不是，不會第八招？」

小原想了一會道：「對！只會七招。」

「不可能有第八招了？」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嗎？」

「當然！我何時騙過你？」

陰美華道：「小原，我希望『錢洞』的武功絕對不要教給別人兩招以上。」

小原道：「我不會教他們太多的。」

「小原，第七招何時能想起來。」

「不一定，最快三五天，就能想起來，最慢也許要個把月，妳已經學了六招了！急甚麼呢？」

「不急，不急！」陰美華道：「阿野，我說過，我只是作你的武功倉庫，代你保管而已，一個女人要那麼多的武功幹甚麼？萬一有一天你又失去了記憶，我也可以保護你呀！」

小原道：「我不會那麼倒楣吧……」

這天陰美華外出，來了幾個少女。

以秋玉潔爲首，還有金棠、楊金蕊和藍芝。

「小原……」藍芝道：「我們都爲你付出了不少的代價，我們要你一兩招武功，應該不算過份吧！」

「妳們是來要武功的？」

「對，你能送給『三奇』，爲甚麼不能送給我們？」

小原道：「妳們沒有學這武功，也許都可以活個長壽，學了反而時時危險，算了，妳們不要學了！」

金棠道：「爲甚麼陰美華可以學？」

小原道：「她和妳們不一樣。」

「有甚麼不一樣？」秋玉潔道：「論外型還不如我們呢！」

楊金虎道：「爲甚麼一定要說出理由來。」

楊金蕊道：「哥哥，你在幫誰？」

「我誰也不幫，只是就事論事。」

「就事論事爲甚麼偏袒陰美華？」

楊金虎道：「誰也沒有偏袒她，而是因陰美華是處女，妳們……」

藍芝大聲道：她是處女？快別讓人笑掉大牙了！陰美華的相好的就是武林中出名的花花公子喬賓，請問，那個不知道喬賓玩過很多女人？他的身邊會有處女？」

小原道：「陰美華是處女，這和喬賓好不好色沒有關係！」

「誰說沒有關係？」秋玉潔道：「你一定是因爲和陰美華上床發現她有落紅是不？那是很容易作假的！」

「我不信！絕對不信！」

小原奔出去，楊金虎道：「告訴妳們，小原對陰美華死心塌地，妳們無法取代她。」

「爲甚麼？」

「可能是因爲妳們一開始都不是爲了愛他，不是想把他賣給被殺的苦主就是想他的絕技！」

這些女人都不能否認這些，但她們賴着不去。

這工夫楊金虎也奔出去。

這些女人見小原的東西還在此處，甚至還有陰美華的隨身衣服，就守在這兒，不一會陰美華就回來了。

四個女人在屋中，她好像沒有看到，進進出出，旁若無人，秋玉潔忍不住了，道：「陰美華，妳的眼睛瞎了？」

「沒瞎！只是沒有開光而已！」

「妳知道妳犯了大錯？」

陰美華道：「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認識了妳們這幾個不要臉的女人，引爲終生憾事！」

秋玉潔道：「這句話才會使妳遺恨終生！」

「任何人只要向我亮爪子，她馬上就會後悔！」

「是嗎？」秋玉潔甩甩頭，抬抬下顎，金棠藍芝同時出了手，一個是「無本商人」金萬廸之女，已得乃父眞傳，一個是「三奇」呂景文的義女，也受惠不淺。

兩女合擊，連秋玉潔也非敵手。

秋玉潔叫她們二人出手，也有試探之意，她恐怕小原傳了陰美華絕學，當衆出醜的事，要別人去作。

兩女攻出七八招，陰美華以普通招式應付自是不成，被逼到屋子一隅，兩女因此狂笑不已。

那知才笑了數聲，不知爲甚麼，兩人攻出的拳掌差點打到自己人，二人屁股上各被踢了一脚。

秋玉潔的身手較高，又是旁觀者，她看得眞切，不由心頭一沉，知道陰美華已嚐了甜頭。

秋玉潔還不放心，她想知道陰美華到底學了多少絕活？

她再向楊金蕊抬抬下顎，楊也上了。

三女再次反撲，當然都使出了最拿手的。

這一次秋玉潔看得更眞更切，陰美華奇招又出，和上一招不同，在詭異的角度之下，奇妙地又各砸了三女一掌。

三女的身子飛出，摔在牆上慘呼連連。

秋玉潔不能總是支使別人上而她却袖手旁觀，她此刻厲叱一聲撲上，當然也指揮三女一起上了。

她的意思是，陰美華會的絕對不會超過兩招。

她們都聽說過，小原只記起了三招。

只會三招的小原又怎能全部教給她呢？

四女齊上，武林上一輩的頂尖高手也未必接得下來。

但是，陰美華冷哼聲中詭招又出。

身在其中，四女是看不清對方如何施展奇招的，那要相當高級的人物加上豐富的經驗才行。

首當其衝的就是秋玉潔，因爲她是指揮者。

有所謂：射人先射馬，擒人先擒王。

陰美華一定要煞煞秋玉潔的威風。

「啪」地一聲，一個大耳光把她砸出三步。

三女又各中了一脚或一掌，而且中的部位都是胸部，痛得慘叫不已，有的蹲了下去。

陰美華平靜地道：「要不要再試一招？」

秋玉潔以爲，至多三招，陰美華絕對不會第四招。

反正已經丟了人，這次她一個人上了。

她以爲如對方不會第四招，前三招再炒冷飯，她就不會再吃大虧了。挨耳光她實在是不甘心的。

過去陰美華見了她，是以長輩看待的。

她此刻以絕技「彈腿」中最厲害的連環腿作孤注一擲。

當然，她也知道，如果對方會第四招，她必然灰頭土臉。

果然，又是一招無法破解，不可抗拒的奇學。

「蓬」地一聲，秋玉潔的小腹上中了一脚，腹內有如火灼及刀割般裂痛，竟摔到門外去了。

另外三女心服口服，到院中扶起秋玉潔，陰美華道：「我已經全部用完，妳們要不要再碰碰運氣？」

秋玉潔道：「陰美華，妳別唬，咱們走着瞧……」

三女走後，小原回來了，道：「我已想了最後一招——第七招，妳一定有興趣。」

陰美華眼神一凝即斂，道：「哎呀！我不是說過了？我不過是你的武學倉庫，暫代保管而已，也許有一天會全部還給你呢。」

「廢話少說，你注意了！」

小原馬上就教，陰美華全神貫注地學。

在第三者看來，陰美華的外型不算美，家世也不清白，她能有此收穫，可算是異數了吧？

陰美華自己呢？有無這種想法？

直到小楊回來，才教會了她，小原道：「美華，我所學的全教了妳，妳已是這世上第二個會這門功夫的人了……」

「眞的沒有別人的了？『三奇』不是……」

「他們只會皮毛。」

「會兩招也算皮毛？」

「對！『天門玄功』第三招以後才算入門。」

陰美華仰仰頭，有一種十分明顯的自負，或者可以說是睥睨一切的神色，頗有「莽莽武林，捨我其誰」的豪氣。

陰美華對小楊道：「去叫一桌酒席來。」

「叫酒席？」楊金虎道：「幹甚麼呀？」

「我要請客！要翅席，酒也要最好的。」

小原道：「妳請客幹甚麼？」

「只是聚聚而已，我就不能請請你們。」

楊金虎出門而去，小原也跟了出去。

出了門，小原道：「楊金虎，以前你出賣過我數次所以我不信任你，近來我發現，你似乎不是有企圖而接我的。」

「小原，我不想說甚麼，因爲，你還不信任我，我說甚麼都不成，這次我回到你的身邊，只是因爲在江湖上混了一陣子，接觸到一些人之後，我發現像你這種人很少……」

小原道：「我也能看出來，我看人不會走眼的。」

「不見得吧！小原，你對陰美華就走了眼哩！」

小原笑笑不答。

楊金虎嘆了口氣，道：「你不信我的話，我很焦急、難過，因爲我深信她對你也不是眞心的。」

「我知道，小楊，我要教你兩手。」

「不不，我的資質太差，教了我也無法全部吸收，對那時候你一定會說我太笨，我就怕別人說我笨。」

小原道：「我以爲你並不笨。」

「你是不是以爲我這次回到你身邊又想出賣你，賺你，或者要爲我的妹妹楊金蕊報仇？」

小原道：「正因爲我不以爲如此才想教你。」

「以後再說吧！」

三人暢飲，十分開懷，尤其是陰美華，經常傳出爽朗狂放的笑聲，她今天是有點不一樣了。

三人都有了七八分酒意上了床。

小原本不想和她同床，說是小楊在，不要太過火，陰美華說一定要，今夜這日子不同。

到底有什麼不同？她沒有說。

二人上了床，小原並未作那事，不久就傳了鼾聲，陰美華輕輕地扳開小原的頭髮，藉着燈光，十分注意小原的頭頂。

看清之後，眞正是眉飛色舞，出手連點他三個穴道，匆匆下床穿好了衣衫，挾起小原，自後窗走了。

當然楊金虎還在夢見周公呢。

* * *

古人「五嶽歸來不看山」之句，對黃山是用不上的，古人不知爲什麼不把黃山列入「五嶽」之中。

也許是位置不南、不中、不北吧？

黃山有個新建的山莊，主人不知是誰。

相信武林中知道此莊主人的不多，不過陰美華却是極少數知道的人之一，她此刻來到黃山的「攬翠山莊」門外。

她只說了幾句話，就被司閽人引入花廳中。

原因是，她帶來了一件「寶貝」。

不久，內院走出一人，正是在賭場中贏了兩小，要他們找一個頭頂上有紅痣且有夢遊症的年輕人那個人。

陰美華怎知這年輕人的住處呢？

原來他偷聽到這年輕人——李照和小原的交談，其中就有他的住處——黃山「攬翠山莊」。

「請問這位姑娘是……」

「少俠以爲，這很重要嗎？」

「對對，不重要，在下不也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嗎？」

「是啊！主要是這次交易。」

「姑娘是說，妳找到了我所要的人？」

「對，不知這人是你恩人還是仇人？」

「仇人！」

「那好極了，現在本姑娘把人交給少俠，不知少俠是否可以交出『錢洞』絕學第八招？」

年輕人目光一凝，道：「姑娘知道的不少。」

「不知道這些，我怎會來？」

「是啊，姑娘可算是有心人了。」

「這一點本姑娘也不否認，身在武林，豈能渾渾噩噩地過日子？不能力爭上游，就會被巨浪淹沒。」

「對對，姑娘見解精闢過人。」

「人已交出，請驗明正身，然後交出第八招如何？」

年輕人道：「不成問題，但要學第八招，必須會前七招才行，不然的話，等於在沙灘上蓋房子，基礎不穩。」

「當然會，而且已經很熟了。」

「請姑娘演練一遍好嗎？」

「這……」陰美華很精，他怕第八招尚未學到，一至七招已經先被別人學到了，當然，內家絕技，光看姿勢是學不去的。

「怎麼？姑娘不信任在下？」

「不是不信任，本姑娘沒有必要說謊，要不，豈非和自己過不去？」

「好吧！只請姑娘演練第七招，也就可以舉一反三了，因爲第七招熟了，前面的一定也無問題了。」

陰美華眼珠一轉，立刻起身施展絕技。

到了第二式時，忽然向年輕人逼近。

要說是施襲吧，陰美華臉上却有笑容。

世上沒有這麼和藹可親的刺客吧，這一來頗似「項莊舞劍，志在沛公」。

如果是施襲，花廳如此寬敞，爲何向年輕人逼近？

陰美華這一手也只是試探一下而已。

如果此人不會第八招，陰美華施展第七招，此人就只能以第六、第五或第三、四招來迎敵。

年輕人哂然閃身，一扭身就不見了。

陰美華大驚道：「少俠，本姑娘折服。」

人家已在她身後肩背部份輕拍了一下。

這一下拍得很輕很輕，就像是熟人在後面拍一下打招呼一樣，只不過陰美華却感到一陣氣血上衝，肩骨隱隱痠痛。

「少俠，本姑娘十分欽佩，果然名不虛傳。」

「不敢！」

「這麼說，少俠是『錢洞』中人了？」

「這不在我們談生意的範圍之內吧！」

「是……是的！」陰美華道：「請少俠驗明人質。」

「我信任姑娘，這就教妳第八招。」

「少俠眞乃信人也！」

「我想請問姑娘幾句話。」

「請問！」

「姑娘和此人一直沒有眞情感？」

陰美華一窒，這話眞難回答，如答是，這就顯示她心如鐵石，她沒有一點情感，如說不是，也太反覆無常了。

年輕人又道：「算了，不談這個，那麼此人對姑娘是不是一往情深？」

「我想是的。」

「姑娘騙了他的情感？」

「是……是的……這也可以說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按：姜太公志不在魚，所以用直鈎，他志在訪賢的周文王）。」

「那麼其餘那些女人如秋玉潔、藍芝、百里虹、金棠及楊金蕊等等，她們對此人是眞是假？此人對她們又是眞是假？」

陰美華道：「此人對那些女人只怕不眞，只是玩玩，那是因爲她們對他有企圖，那些人是否全是假的？我就不清楚了。」

「會不會全和妳一樣，都是假情假意？」

陰美華忽然覺得這人話中有刺。

似乎在諷刺她對小原假情假意，形同冷血。

陰美華道：「那些女人中有二、三個是假的，另有幾個可能對他有興趣。」

「此人行爲不大檢點，至少對女人不認眞，爲什麼還有人對他有興趣？」

陰美華想了一下，道：「第一，他很風趣，和他一起永不寂寞！其次，他精力充沛，在某方面，總能使女人滿足……」

年輕人的臉有點紅，陰美華却很泰然。

「第三，他似乎從不缺錢用，而且運氣很好，幾次生死關頭都在九死一生中渡過了。」

年輕人點點頭，他傳了她第八招。

陰美華心花怒放，從此以後，她就是武林中的第二人了，連小原也比她少學了一招「錢洞」絕學。

陰美華走後，李照解了小原的穴道。

小原活動一下筋骨，望着李照道：「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只是想不起來了。」

「那要分兩個階段來說，在不久前，我們在賭場中見過，也正是你賭輸爲我找人的時刻。」

「對對，可是我是如何來此的？」

「被人送來的。」

「誰？」

「陰美華，也就是你最寵愛的女人。」

「她？她……她爲什麼要把我送到這兒來？」

「喏！這兒有兩個鏡子，請照照你的頭頂。」

她幫他扳開頭髮，用兩面鏡子交叉照射，也就看到了頭頂上那顆紅痣，小原楞住了。

絕對想不到，他要小原找的人正是他自己。

這是怎麼回事？

小原還沒有想通，聰明人也有糊塗之時。

這是因爲小原還沒有想起此人是誰。

更未想起，此人和他的關係，如果想起了一點，這人的目的也就一目瞭然了。

「是……是我，你找的是我？」

「對！」

「你找我幹什麼？」

「這枚斑指（戒指）你還認識吧？」她伸出手，無名指下有個大約兩錢重的戒指，中央一塊翡翠，十分名貴。

小原見了這枚戒指，突然叫了起來，道：「這……這……這好像是我的東西，怎會在妳手上？」

年輕人笑了，他似乎很高興。

他就怕小原記不起這東西。

「對，它是你的東西，是你親自去爲小妹套在……」她說到這裡忽然打住。

小原在瞑想，李照道：「你有沒有聽到我剛才的話？」

「你剛才說什麼來？」

「我……我剛才說……這戒指是你親自爲我套在指上的。這代表婚約，也代表定情。」

小原一怔，道：「妳是女的？」

「當然，怎麼說起傻話來了。」

「無怪楊金虎說妳很像女人。」

「那小子很靈，對你也很忠。」

「那小子以前出賣過我，我一直還不太信任他。」

「那就大可不必了，我親自在暗中看到，小楊跪求他的父親楊啓

宇，不要對你施毒。」

「噢！有這回事？他常說陰美華靠不住，這一點他倒是有先見之明，我錯怪了他。」

「當然。」

「妳是說我們有婚約？」

「對對，要不你怎會『錢洞』的武功？」

「看到這戒指，我忽然想到了兩個人。」

「是不是羅旭和齊東海？」

「對對，正是他們。」

「他們是你的好友，但不是好人。」

「不是好人？妳侮辱我的朋友。」

李照道：「我絕對沒有侮辱他們，而是他們自相殘殺，羅旭抓毀了齊東海的臉，所以一直蒙面。」

「蒙面，那個蒙面人是他？」

「你見過他們？」

「可以說見過，也可以說沒有見過。」

「我到處找你，後來聽說你練功走了火。」

「我是被人故意打擾或施襲走火的，也因而忘了『錢洞』的往事和功夫，妳是說陰美華騙了我？」

「難道你到現在還不相信？」

「我一直以為所有女人中只有她可靠。」

「現在她把你出賣了，還有什麼話說？可能她對我們有仇，她可送你來換那第八招，如果說我們有婚約，可能她不敢來換而殺了你。」

小原以為這是可能的。

眞想不到，她在賭場贏了他，要他找人，而他又叫「三奇」等人去找，結果却因陰美華知道此事，而她可能早已看到小原頭上有顆紅痣，只是隱而不說，目的是等小原把七招都想起來傳了她再說。

事實是否如此呢？當然如此。只不過也不全對，最終扯線的却是李照。

她早知小原頭上有紅痣。

她在暗中看到小原和陰美華已有夫妻之實，也知道他和藍芝等有肌膚之親，既然非他不可，就要想個釜底抽薪之計。

這就是他的釜底抽薪之計，要陰美華出賣他，而又制住他，挾持來此換那第八招絕學。

她知道陰美華很貪心。

換了一般的人，這種絕學有三至五招就可以叱咤武林，心滿意足了。可是她要全部的，還要加上第八招。

陰美華的雄心太大，學了第八招，只比李照遜色，就是武林第二把交椅了，然後再報兄仇。

這樣李照不就可以讓小原恨陰美華入骨，自動斷了對她的依戀了嗎？而且還不留一點痕跡。

如果硬要他不喜歡陰美華，甚至强迫他，那效果可就差多了，甚至還會引起反感呢。

小原道：「我們眞的有婚約？」

「你這話不以為會傷人嗎？沒有婚約這戒指會在我這裡？這枚戒指是你的，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小原道：「我還不想太早成親。」

「我也不會逼你，但我們都不小了，成家你會安定下來。」

「這是妳的家？」

「只能說是中原三個家之一，黃山一個，金陵一個，還有一處在魯、蘇交界的微山湖畔。」

「『錢洞』的人果然有錢。」

「這算得了什麼？將來還不都是你的？」

「妳眞的會詐賭嗎？」

「不要這麼說，那只是一種高明的手法而已。」

「『錢洞』的來歷到底是……」

「這個以後再詳談，我們是未婚夫妻，失散後第一次重逢，我要介紹給家中的人，也要為你接風、洗塵。」

於是先讓他沐浴更衣，這麼一打扮，煥然一新，眞正是三分人才七分打扮，況小原的人品極佳。

李照也換上了女裝。

換上女裝，束上高髻，再略施脂粉，嘿！看來比陰美華美多了，這工夫家中一干奴僕，一批批地拜見姑爺。

二人一直飲到凌晨丑時才散。

小原住的院子最大，花木也最多。

李照笑得很甜，帶着五、七分酒意道：「這是個主院，也就是府中最大的院子，自然是留給你。」

「我不一定會在此住很久，這麼大的院子太浪費了。」

「咱們『錢洞』的人，可不要說這類寒傖的話，以免別人笑話！『錢洞』主人的開銷不必作預算，乃是實報實銷的！」

小原道：「好哩！妳回去休息吧！」

「我要看你躺在床上才走。」

小原上了床，她坐在床邊上又聊了一會才離去。小原閉目凝思，對李照是有點印象。但是，他的記憶深處，似乎還有個少女。

由於李照說她就是他的未婚妻，小原也就不再多想了。

大約是半個多時辰之後，小原可以說已經睡了，只是在陌生的地方睡得還不深而已，忽被細微的聲音驚醒。

要不是頂尖高手，這聲音是聽不到的。

小原一睜眼，似乎床前這人的一掌已向他的前胸要穴劈下，看勢

道，絕對不會留他的活口。

小原盡全力往裡一滾……

這一掌勢在必得，也未想到小原的警覺性這麼高，僅在小原的腰上蹭了一下。這工夫小原一躍而起。

由於屋中已熄了燈，雖有弦月清輝，却不太清楚，只隱約看出，這人和他的年紀相若，面貌頗英俊，只是臉稍長些……

在這瞬間，小原忽然想起，這不正是昔年兩位好友之一的羅旭嗎？如今也想起，他們三人（還有齊東海）遠去不毛，誤入「錢洞」。

「羅旭……你是羅旭……」這工夫羅旭又攻出凌厲的三掌，都被小原一一化解，但小原却體會到，這絕不是對付朋友的，這是對付深仇大敵的狠毒招式，小原被震退了五步。

這也正是「天門玄功」中的第七招。

要是小原不會這第七招，後果可想而知。

這一招未能得手，羅旭知道良機已失，穿窗而出，小原追出，但未追上。

返屋之後李照就來了，穿的是褻衣，隱隱見活色生香的胴體。

府中有護院的，發現小原追一刺客就報告了李照。她關切地道：「是甚麼人？看出沒有？」

「沒有，屋中太暗未看清！」

「功力如何？」

「很高！要不是用『天門玄功』只怕要糟！」小原道：「李照，妳眞的把第八招傳給陰美華了？」

「事實上沒有第八招！我不過是胡拼了一招。」

「胡拼的一招居然能騙過陰美華，妳眞有一套。」

「那只能怪陰美華外行，未看出那拼湊的一招，路子和前七招不同而已。」

「威力呢？」

「當然不如前七招。」

「用前七招任何一招破解這第八招成不成？」

「破解這一招最有效的是第三招『日出日落』及第五招『引蝶招蜂』。」

「『錢洞』武功全部只有七招，絕對沒有八招、九招甚至十來招，我一直以為，也許不止七招。」

「沒有。」

「洞主是令尊？」

「上一代都過世了……」

小原本想問問羅旭和齊東海之事，但又打住，他怕李照猜到剛來的刺客是羅、齊二人之一。

「妳回去睡吧！」

「你也要小心點！」

「想不到妳這兒也不安全！」

李照道：「地方遼闊，總不能佈下天羅地網。你學了『錢洞』武功多少招？」

「七招！」

「那就夠用了！還記得嗎？」

「勉强記得，那是剛想起來的，妳願不願意施展七招『錢洞』武功給我瞻仰一下，以便印証一下看看妳我所學的有無差別？」

李照猶豫了一下，只好照辦。

小原發現，二人學的大同小異，有些不完全一樣之處，主要是各人學習的領悟力所造成的。

小原發現，李照施展開來剛勁足，柔勁差。

武功一定要剛柔相濟才行。

「原野，我的火候還差！」

小原道：「一個女人有此火候已經很不錯了！」

「小野，你打算何時成家，我以為不宜拖得太久，我不願意操心兼管偌大的財富。成了親就全交你掌管！」

小原道：「至少要一年以後吧！至於管理『錢洞』的財產，我也沒有興趣！」

「成親之後你就是洞主，怎可不管？」

「那是以後的事，不早了……」

李照撩撩褻衣下襬，躺在床上的小原，在他的角度，忽然發現她沒有穿內褲，不由心頭一蕩。

不是太倉促，那就是有點隨便了。

李照的體型比陰美華好些，不僅是外型，胴體也絕不遜色，而陰的胴體，却又是秋玉潔等諸女之冠。

李照離去時，回眸一笑，似乎任何女人對媚術都是無師自通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眞是迷人。

小原不去想這些，他以為，「錢洞」的事想了不少，但最最重要的却沒有想起來，例如他三人如何闖入「錢洞」？何人授技，齊、羅二人如何火併等等。

另有一事隱隱約約還記得一點，「錢洞」似乎還有一個少女，他對那少女的印象更加深刻。

「羅旭為甚麼要殺我？而且那麼狠毒？」

＊　＊　＊

五天後，小原離開了「攬翠山莊」他答應李照，常常回「家」小住。他要去辦一些事。

這當然包括找羅旭和齊東海二人。

李照在小原離去後，也離開了「攬翠山莊」。

此刻以秋玉潔為首的四個女人，正如鬥敗的公雞，神情落寞地在一家酒樓上用膳。

「秋大姐……」金棠道：「陰美華能得到小原的信任和寵愛，得到那麼多的絕招，而咱們居然一招也

未得到，說出去眞丟人！」

楊金蕊道：「各位，很明顯地，咱們掉落入自設的陷阱，使他看穿了咱們，事實上……」

藍芝道：「事實上陰美華對小原更是虛假，她假得有技巧，把小原騙得團團轉……

秋玉潔道：「各位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不全對，我以爲我們對小原既不假也不太眞，吃虧之處在此。」

藍芝道：「大姐這話……」

「如果我們乾脆全是假的，那就會比陰美華還老練了些，要是全是眞的，有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小原就會感動而自動敎給我們的。」

金棠道：「就栽在不眞不假，不太假也不太眞上面？」

「正是，因爲我們都喜歡小原的精力充沛，外型瀟洒，又風趣幽默，但是，又急於想獲得他的絕學，出發點不純正，結果是一事無成，甚至付出的眞愛也被對方所誤解了！」

「對對！正是如此，」藍芝道：「其實咱們所付出的，任何一個都比陰美華付出的情感多。」

這工夫街有個女性江湖術士，命相占卜之人自街的那邊走近，且邊走邊叫着：「批八、算命、點卦，拆字、看相哩，不靈退費，鐵口直斷……」

正好楊金蕊探頭窗外看到了這個卜者。

這工夫女江湖剛走到樓下窗外，看來四十左右，皮膚白淨，有點稀疏灰髮。

一襲藍衫，芒履白襪，手持「鐵口直斷」布招而來。

楊金蕊以爲，這女江湖頗有點仙風道骨，立刻抬手道：「算命的，請到樓上來一下……」

衆女向街心望去，這工夫算命的女卜者也正在向上張望道：「好的，在下這就上去……」

秋玉潔道：「楊小妹要算命？」

「是啊！不是有兩句名言……」

藍芝跟呂景文學文頗有根基，道：「是不是『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這兩句話。」

「對對，還是藍姐有學問，咱們目前徬徨不決，前途茫茫，何不找這人卜一下……」

金棠道：「江湖騙子，妳也信這一套？」

這時梯口有人接道：「這位姑娘怎可否定中國數千年的哲學寶藏，豈可等閑視之？王充在『命祿論』中說：萬事皆天定，浮生空自忙。」

來人正是街上那個「鐵口直斷」的女相士。

面孔清麗，目光烱烱續道：「中國的命相之學，其來久遠，周朝有名相家姑布子卿，前漢有許負，後漢有朱建平，北齊有皇甫玉、呂大士及解法選等，隋有韋鼎，唐有袁天綱、張景藏及金梁鳳，宋有麻衣道人、傅玉及劉虛白，元有李國用及蔡槐，明有吳國才、袁琪及馮鶴鹿等等，他們在命理方面都有成就。」

秋玉潔讓座，道：「先生請入座！」

女相士謝座坐下，把布招放在一邊。

楊金蕊道：「請先生爲我們看看相吧！」

女相士打量楊金蕊道：「姑娘小運不錯，只是近來諸事不順……」

「有甚麼不順哪？」

女相士閉上雙目道：「姑娘家之不順遂，大致都和『情』字有關，居心誠，意志堅，必有善果，如意志搖擺不定，自難獲得對方之信賴，因而空自忙碌，一無所獲……」

四女互視一眼，似乎正說到她們心裡去了。

楊金蕊道：「先生根據甚麼這麼說？」

女相士道：「在下估計姑娘正是十八、九歲對不？」

楊金蕊道：「十八。但十八和十九一樣嗎？」

女相士道：「十八走『日角』(額上)、十九走『天庭』，這雖是兩個部位，但姑娘此兩部位皆暗。」

楊金蕊道：「暗又如何？」

「在姑娘來說，自必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衆女不由神色一肅，眞有兩套呀！

藍芝道：「先生再爲小女子相一下如何？」

「好的！」女相士看了藍芝一會，然後閉上眼道：「姑娘的小運就不如剛才這位姑娘了。」

「怎麼說？」

「剛才那位姑娘有父母呵護，凡事不須自己張羅，但姑娘七歲喪父，十五喪母，寄人籬下，固然照顧妳的人還不錯，却置身烟花、青樓之中……」衆女不竟一驚，眞正是鐵口直斷了。

藍芝道：「賣藝不賣身也算墮落風塵嗎？」

女相士道：「姑娘捫心自問，眞的作到了『賣藝不賣身』的要求嗎？厠身青樓，即使能潔身自好，在命理及命相上，也已經顯示出來了！」

衆女爲之心折。

因爲她們都從未見過這位女相士，既然不認識，可稱之爲「鐵口」了。

（未完・十二）